#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 ROBERT MORRISON, D.D.

F.R.S., M.R.A.S., MEMBER OF THE SOCIETY ASIATIQUE OF PARIS, &c. &c.

COMPILED

BY HIS WIDOW;

Mrs Eliza A. Morrison

WITH

CRITICAL NOTICES OF HIS CHINESE WORKS, BY SAMUEL KIDD,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Original Documents.

---

"He being dead yet speaketh."—*Heb.* xii. 4.

---

IN TWO VOLUMES,

VOL. I.

---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MDCCCXXXIX.



Engraved by Jenkins from a Painting by Chinnery in the Possession of Mr. Morrison.

Yours faithfully
R. Morrison

# 马礼逊回忆录

卷一

## 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生平与劳绩回忆录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皇家亚洲学会会员
（M.R.A.S.）、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会员

由其遗孀编纂

附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对其汉文著作之评论。附录收录原始文献。

"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

全二卷

伦敦：朗文出版社（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39年

托姆斯（Thoms）印刷铸版，伦敦华威广场（Warwick Square）12号。

# 前言

鉴于本书回忆录主人公长期以来在教会与世界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何等重要、何等显赫，其出版竟迟延至今日，编者自觉有责任向公众致歉。因此，有必要说明：这次迟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要文献当时尚在中国，至去年（1838年）年中方才抵达英国，此外还有编者无法控制的种种其他缘故。这些手稿，尤其是往来书信，卷帙浩繁，在付印之前，需耗费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加以检阅、整理和选录；其中甘苦，唯有从事过类似工作的人方能体会。

这项工作又是在编者身体欠安、家务烦扰，以及种种无可避免的中断之下完成的，其最终完成之被大大延误，可想而知。

在此作这些说明，并非意在减弱读者可能对本书作出的任何批评的分量——无论那批评多么严厉；没有人比执笔者更深切地感到，本书的完成方式本可更配得上这位卓越而令人怀念的主人公。诚然，若唯一的目的是写一本畅销书，或迎合某一类读者的口味，自然可以聘请合适的人才操办，大

有成功之望；但本书的目的是要如实描绘一个品格——其大致轮廓世人已有几分熟悉——而他劳作的主要场景远离众人的观察，又与许多特殊境遇相连；纵使一位在文学上完全胜任的传记作者，若无朝夕观察之便，又无深交之谊，因而缺乏对品格作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切身了解，也难以把这项工作做好。

因此，极盼马礼逊博士之子、其事业的继承人马儒翰先生（J. R. Morrison）能为其父生平作详细叙述；遗憾的是，他因公务繁重等原因，不得不谢绝了这一提议。于是又去请马礼逊博士在世友人中最年长的一位，他起初欣然应允；但后来发现其专业事务缠身，又因必须传送文件的居所远离京城，致使他与本书编者无法面商，障碍重重——此计划终被放弃。种种失望，加上不愿再事拖延，促使执笔者重新考虑朋友们早先提出的建议：由她自己承担叙述的编写工作，当时她手中已有丰富的材料；虽然完成这项职责所需付出的情感代价必然巨大，但若能怀抱一线希望——这份对一位如此备受敬爱者之追思的卑微的爱的献礼，能稍稍配得上他的美德，或能激励他人追随他所走过的那条有益而光荣的道路——那一切牺牲便都得到了丰厚的补偿。

在本书的编纂中，执笔者始终以此为目标：以简朴的事实叙述，阐明他社交、道德与智识方面的品格特征，使其健全的智慧与真挚的虔诚不言自明，无需编者的粉饰；除为联缀叙述各部分、说明其相互关联所必需的一点原创文字外，不加任何点缀。但在叙述以忠实简朴为主要特征的同时，作者希望，书末附录中对其文学劳绩的全面评析，能补本书之不足；该评析出自一位深通中国语言文字、曾任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现任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汉文教授职位的人之手；想来他也完全有能力对其劳绩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些劳绩，在欧洲，能充分领会者寥寥无几。

因此，不再多作说明，谨将全书交付给哲学探究者的公正判断，也交付给普通读者的基督徒般的宽厚。

最后，谨向那些惠赠书信文献、襄助本书编纂的公共团体与友人致谢。在前者中，有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与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在后者中，有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 Bart.）、克卢尼博士（Rev. J. Clunie, LL.D.）、厄姆斯顿先生（J. B. Urmston）、T.埃尔芬斯通

先生（T. Elphinstone, Esq.）、阿勒斯·汉基先生（Alers Hankey, Esq.）等。

斯托克纽因顿（Stoke Newington），1839年7月25日。

# 目录（卷一）

## 第一时期

从马礼逊先生诞生，到他进入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

公元1782—1803年。

——他的诞生。——家世。——教育。——少年品格。——归信。——早年研读与事务。——少年习作。——日记摘录。——评述。——他的健康。——婚姻之念。——开始预备性学业。——A.威尔逊先生（Mr. A. Wilson）所述轶事。——慈母之爱。——慈母去世。——展望基督教事工之省思。——申请入霍克斯顿学院。——成为学生。——赴伦敦之航程。 ..... 第1—32页

## 第二时期

从马礼逊先生进入霍克斯顿学院，到他启程赴华。

公元1803—1807年。

1803年。——抵达霍克斯顿学院。——日记摘录。——邀其归家。——学院同窗。——弗莱彻博士（Dr. Fletcher）论其为学生之品格。——伯德博士（Dr. Burder）之评语。——克卢尼博士（Dr. Clunie）之评语。——佩恩先生（Dr. Payne）之讲道。——加入沃博士（Dr. Waugh）之教会。——首次讲道。——日记摘录。——书信摘录。——愿从事传道之工。 第51页

1804年。——申请加入传道会。——致父亲函。——迁往戈斯波特（Gosport）。——致霍克斯顿学院委员会函。——通信摘录。——被派往中国。——中国传道之开端。——与克卢尼先生通信。——致父亲函。 第72页

1805—1806年。——日记与通信摘录。——在伦敦研读。——日记与书信摘录。 第92页

1807年。——启程安排。——按立。——辞别董事们。——董事们的总训谕与基督徒劝勉函。——告别书信。——前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第105页

# 第三时期

从他启程赴华，到英华书院奠基。

## 第一节

经美洲赴华之航程，1807年1月31日至9月8日。

——离伦敦赴格雷夫森德。——最后一次讲道。——致其兄函。——启程及赴纽约航程梗概。——航行日记与书信摘录。——英吉利海峡风暴。——最后遥望英格兰。——大西洋飓风。——营救商人号（the Merchant）船员。——抵达纽约。——在美见闻日记。——结识格雷厄姆夫人（Mrs. Graham）。——离纽约。——与传道同伴分离。——西格马（Sigma）之追忆。——致其弟托马斯函。——赴广州（Canton）之航程。——被法国军舰追击。——越过赤道。——蒙神保守脱险。——抵达广州。——致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Joseph Hardcastle, Esq.）函。——致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eyner, Esq.）函。——致其父函。 ..... 第106—157页

## 第二节

从他抵达广州，到他结婚及受聘为东印度公司商馆译员。

公元1807—1809年。

1807年。——居美国商馆。——致哈德卡斯尔先生函。——致A.沃牧师（Rev. A. Waugh）函。——致威尔逊先生函。——致亲属函。——董事会报告。——致其兄函。——致哈德卡斯尔先生函。——致施鲁布索尔先生函。——致S.夫人（Mrs. S—）函。——迁出美国商馆。——遵从中国习俗及此后对此之见解。——尝试设立英文礼拜。——占据法国商馆。 ..... 第158—194页

1808年。——关怀与华人共守的安息日聚会。——匮乏与疾病。——澳门（Macao）之行。——日记摘录。——致沃博士函。——致亲属函。——返广州，复往澳门。——英人图占澳门。——日记摘录。——致S.夫人函。——致传道会函。——研读。——中文祷告。——在澳门隐居。——米怜博士（Dr. Milne）对马礼逊先生处境之评述等。——M.先生结婚。——受聘为英国商馆译员。——日记摘录。——致其父函。 ..... 第195—252页

## 第三节

从他受聘为华文译员，到W.米怜牧师（Rev. W. Milne）抵达澳门。

公元1809—1811年。

1809年。——M.先生处境之特殊。——关于其文职任命之评述。——米怜《回顾》（Retrospect）摘录。——董事会致马礼逊先生函。——传道会年度报告。——马礼逊先生致董事会函摘录。——日记摘录。——致马礼逊先生岳母函摘录。——致纽约一位通信者函摘录。——致施鲁布索尔先生函。——致私人朋友函摘录。——米怜《回顾》摘录。 ..... 第253—290页

1810年。——马礼逊夫人病况延续。——致友人函摘录，谈马礼逊先生之中文研习。——马礼逊先生所遭遇之危险。——马礼逊先生之子夭折。——其安葬。——马礼逊先生传道学业之进展。——他的中文译作。——《中文文法》付印。——斯当东爵士致马礼逊先生函。——私人通信摘录。——董事会公函。——马礼逊先生之复函。——董事会1811年度报告。 第291—313页

## 第四节

公元1811—1814年。

1811年。——《回顾》摘录。——《小要理问答》（Shorter Catechism）付印。——M.先生之父去世。——致斯当东爵士函。——复函。——传道会来函，告知委派米怜先生之事。——《回顾》摘录。——禁止传播基督教之上谕。——致施鲁布索尔先生函。——马礼逊先生日记摘录。——马礼逊先生致传道会司库与书记函摘录。——米怜先生启程赴华。——日记摘录。——董事会1814年度报告。——上文提及的马礼逊先生学业之进展。——M.先生1814及1815年日记。——中国古籍之文体。——禁教上谕。——致W.施鲁布索尔先生函。——日记摘录。——书信摘录。 第314—357页

1813年。——日记摘录。 第358—375页

1814年。——致W.米怜牧师函。——米怜先生之布道之旅。——新约流通。——阿科（A-ko）归信。——中文辞书编纂之始。——马六甲传道区。——英华书院。——传道会公函。——致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函，附中文新约一部。——致圣经公会函。——致T.J.埃尔芬斯通先生（T. J. Elphinstone, Esq.）函。——致T.威尔逊先生（T. Wilson, Esq.）函。——中国内乱。——官吏来访。——日记摘录。——刘四爷（Lew-sze-yay）之见解。——满洲人来访。——得子。——《中文文法》付印。——阿科的信仰告白与受洗。——日记摘录。——马礼逊夫人离华。 ..... 第376—414页

## 第五节

公元1814—1819年。

1815年。——董事院命令。——马礼逊先生之复函。——传道会公函。——与中国政府之交涉。——致斯当东爵士函。——拟在马六甲设立文教机构。——同一提案。——英国使团赴北京（Pekin）。——使团抵达。——使团随员名录。——致W.施鲁布索尔先生函。——《创世记》译成。 ..... 第415—432页

1816年。——致G.伯德牧师（Rev. G. Burder）函。——天主教徒遭迫害。——处决一名骗子。——刻字工人被拘、书版被毁。——郭先生（Ko Seen-sang）之品格。——《诗篇》译成。——圣经公会拨款三千英镑，用于新约之刊印流通。——J.欧文牧师（Rev. J. Owen）来函。——使团返广州。——赴北京使团日记。——基督教与异教之比较。——皇帝致英国国王之信。——《中英对话》（Dialogues, Chinese and English）付印。——厄姆斯顿夫人（Mrs. Urmston）来函。——J.T.埃尔芬斯通先生来函。 第433—447页

1817年。——致圣经公会函。——致美洲一位通信者函。——致沃博士牧师（Rev. Dr. Waugh）函摘录。——官府查抄部分铅字与《对话》。——致传道会董事会函。——《为语言学目的而作的中国观》（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四开本）与《Horae Sinicae》付印。——致圣经公会函。——约翰·尼奇牧师（Rev. John Nitche）来函。——瓦特博士（Dr. Vater）来函。——雷慕沙先生（M. Remusat）来函。 第448—492页

1818年。——罗斯博士牧师（Rev. Dr. Ross）、博格博士牧师（Rev. Dr. Bogue）与斯图尔特博士牧师（Rev. Dr. Stuart）来函。——《中国的语言与政策》。——马礼逊先生获神学博士学位。——关于恒河外传道区（Ultra-Ganges Mission）之规章。——寡妇孤儿基金。——基督徒之本分。——论无私之通论。——书院计划。——致马礼逊博士岳母函摘录。——致沃博士牧师、克卢尼博士牧师（Rev. Dr. Clunie）、斯当东爵士、J.T.埃尔芬斯通先生、雷慕沙先生、W.P.克鲁克牧师（Rev. W. P. Crook）与贝尔德博士（Dr. Baird）函。——传道会报告摘录。——C.R.普里切特牧师（Rev. C. R. Pritchett）来函及复函。——伦敦传道会来函摘录。——哈德卡斯尔先生去世。——W.A.汉基先生（W. A. Hankey, Esq.）与J.雷纳先生（J. Reyner, Esq.）来函。 第493—551页

术语表 第535—551页

人名索引 第552—568页

地名索引 第569—572页

# 第一时期

## 从马礼逊先生诞生，到他进入霍克斯顿学院。

### 公元1782—1803年。

**本时期内容提要**：他的诞生；家世；教育；少年品格；归信；早年研读与事务；少年习作；日记摘录；评述；他的健康；婚姻之念；开始预备性学业；A.威尔逊先生（Mr. A. Wilson）所述轶事；慈母之爱；慈母去世；展望基督教事工之省思；申请入霍克斯顿学院；成为学生；赴伦敦之航程。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詹姆斯·马礼逊（James Morrison）与汉娜·马礼逊（Hannah Morrison）之子，1782年1月5日生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莫珀思（Morpeth）附近的布勒斯格林（Buller's Green）；1785年随父母迁至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upon-Tyne），早年在彼度过。

其父詹姆斯·马礼逊生于邓弗姆林（Dumfermline）附近，其母汉娜·尼科尔森（Hannah Nicholson）生于莫珀思

附近的温盖茨（Wingates）。二人于1768年在诺森伯兰郡朗霍斯利（Long Horsley）教区教堂成婚，育有八名子女，罗伯特为幼子。马礼逊先生年轻时迁至诺森伯兰郡，以务农为生。

后来他以制作鞋楦和靴撑为业，并雇有数名工人。他是一位真正虔诚的人，以敬畏上帝之道训育全家；坚持家庭敬拜，并教导儿女严格遵守安息日。

他离开苏格兰时，随身带着所属苏格兰教会堂会（Session）为他开具的品格证明，证明他为基督徒，品行端正。此外，他多年来一直担任纽卡斯尔一间苏格兰教会的长老。

罗伯特——本书回忆录的主人公——幼年由其母舅詹姆斯·尼科尔森（James Nicholson）启蒙；舅父是纽卡斯尔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长。在他门下，这位幼徒表现出对学问非同寻常的热爱，尽管他最初的进步颇为缓慢。从宗教角度看，他的机会则优越得多。除了父母宝贵的教导，他还参加高桥礼拜堂（High-bridge Chapel）约翰·赫顿牧师（Rev. John Hutton）的教理问答课；其父母常去该堂听道。他对此常怀浓厚的兴趣与感激之情。

下面这件轶事可说明他记忆力之强，由他一位在世亲属提供。

"他十三岁那年，一天晚上背诵了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全文，用的是苏格兰译本。为考他，赫顿先生不按顺序背，而是前后跳着抽问。他竟毫无差错地完成了。"

他幼年即拜父亲为师，学习制作鞋楦和靴撑的手艺，勤勉可嘉。

他的少年行为并非全无外在的失检；但当神圣真理之光照进他心灵深处之后，他为这些深深哀恸。然而他在家中的孝顺是那样的，父亲很少需要责备他；对母亲，他表现出一种温情，值得人人效法。母亲去世后，他对她的怀念备极尊崇。率真是他品格中另一突出的特征。他常说，自己不记得曾故意说过谎话，只除了一次；那一次，虽无被识破之虞，他却不能安息，直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这种天生的正直，显出他心灵所受的道德训练的价值；这榜样对父母是极大的鼓励，教他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约在1797年底或1798年初，罗伯特·马礼逊经历了救主所说的重生、并断言为进入"天国"所必需的那场巨变。他的归信并无什么特别的境遇引致。父母的教导早已使他心中充满圣经真理的原则；他按时参加公共敬拜，尤其是赫顿先生的教

理问答课，更使他的心受启发，得以预备，去认真省察自己品格的缺陷与不一；这省察先使他为罪深深自责，终至引他借着信靠基督耶稣寻求救恩与福乐。

关于此事最详尽的记述，载于他1802年申请入霍克斯顿学院为基督教事工学生时，致该院委员会的信中。信云：

"我幼年有幸生于敬虔的父母之家（此福分我愿常存感恩），自幼习惯按时参加所传讲的福音。家父一向谨慎维持家中对上帝的敬拜，并以基督教信仰的原则教育我。年纪稍长，我参加了约翰·赫顿牧师的公开教理问答，从他的教导获益良多。借着这些蒙上帝美意的安排，我的良心得到几分启发光照；虽仍活在基督之外、无上帝、无指望的光景中，未至放纵到许多未重生者那般放荡。我不晓得自己心中的隐疾；虽屡感懊悔、良心自责，却自欺，以为行自己心所喜悦的路，总会得平安。"

"约五年前，我被唤醒知罪，虽记不起有什么特别的事引致；除非是那时我渐渐放荡亵渎，又不止一次被恶友引诱（即便在那幼年），醉酒。回想自己的行为，令我极其不安，遂开始认真关切自己的灵魂。我感到永远沉沦的可怕。死亡的恐惧四面围住我，我大声呼求上帝，赦免我的罪，赐我在救主里有份，在我心志上更新我。罪成了重担。那时我

经历了生命的改变，我信心的改变。我断绝了从前放荡的同伴，专心读书、默想、祷告。上帝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时我深尝'幼年的恩爱'与'订婚的爱情'；虽最初爱的火花渐淡，我信我对救主的爱与认识却在增长。自那时起（不久我加入了约翰·赫顿牧师的教会——他至今仍是我的牧者，也加入了一个祷告会），主渐渐乐意使我谦卑、试验我；我虽屡次在信中经历许多喜乐平安，也经历了许多里面私欲的争战——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二者彼此敌对，使我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渐渐更深认识神圣律法的圣洁、属灵与广大；更深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卑污不配；也更深认识主权恩典的浩大丰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诚心接受基督教，既于属灵品格不可或缺，也有助于一般的长进。它使心灵提升，同时使心灵洁净。它所展开的广阔的探究领域，激发人对知识的热爱；凡智力强健者，必渴望普遍的长进，并热切寻求长进的机会，通常也找得到。年轻的马礼逊正是如此。从他的心认真思量圣经伟大真理之时起，他便开始涉猎各样知识；那些品格要素很快显现，成为他日后伟大与成功的基础。

他于1798年加入长老会教会，随即开始养成研读的习惯；蒙上帝赐福，这习惯他保持终生，果效日增——先是学了一套速记。为的是便利日后的追求，记录人生的境遇与心灵的运作，写成日记。这项操练他于1799年1月1日开始。文献至今尚存：一份简略的记录，记他早年的习惯与虔诚——晨起的时刻、睡眠的小时数；家中与邻里的日常琐事；每日手工劳作、阅读、行善中的光景；他的缺点与他的志向，都忠实地写在上帝面前。此后每年都有类似的文献留存，只缺一年，直至1807年1月他离开英国。他此时期的阅读多属灵修类，大多不出圣经。上文提到的"祷告会"，每逢周一晚在他父亲的作坊聚会；他每会必到，参与其中的敬拜。一位当时住在希尔兹（Shields）的年轻人，与马礼逊过从甚密，彼此都得益良多、乐在其中。他们几乎每日相聚，为宗教事宜读书交谈，又结伴探望贫病者。借此，他的才干渐得发展，属灵的恩赐与力量得坚固。他早年即留意英文文法；1799年间，他似曾研读基督教的证据。他提到的书中，有在爱丁堡出版的月刊《传道杂志》（Missionary Magazine）；此刊系向朋友借阅。此事显出他的心向传道之工倾斜，或许也坚定了他此志。他通常每日睡眠约七小时，手工劳作十二至十四小时，其余时间用于独处与基督徒团契。

1800年初，为在独处时得更多安静，他把床搬到作坊里，常读书至凌晨一二点。他在潘登谷（Pandon Dean）还有一小园，闲暇多在彼读书、祷告、默想。即便劳作时，也常把圣经或其他书摊开在面前，手忙于生计，心却在求知，或涵养属灵敬虔的渴慕。他的日记未记他研读的方法；其实此时他大概还不懂得有系统地用功，常变换目标，又抱怨不知何为最佳之道。植物学、算术、天文学，都偶被提及为他留意的科目。手边的书不多；他提到的有：赫维著作集（Hervey's Works）、罗曼恩书信（Romaine's Letters）、马歇尔《论成圣》（Marshall on Sanctification）、摩斯海姆《教会史》（Mosheim's Ecclesiastical History），以及亨利圣经注释（Henry's Commentary），他从中作过摘录。此外，他还提到《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及其所载的传道消息，言语间显出他对传道之工强烈的偏爱。

他晚年常追念此时因缺书所受的亏损；待有能力购书之后，他总不让自己或家人再受此苦。他也为传道人普遍缺书而叹息，认为这大损他们的效用，也夺去他们的安慰。这一整年，他积极探望病人，与他们读经祷告，并每周从微薄的收入中拨出一部分周济他们。周六晚上，他常去寻访困苦之人，以便探望周济；他作为无依贫病会（Friendless Poor

and Sick Society）的一员，以何等的热忱与温柔履行这服事，已可预见他日后何等牵挂中国的亿万生灵、何等恒忍地寻求他们的救恩。他的虔诚何等纯正：即便在这幼年，他已常主持父亲家中的家庭敬拜；对一个拜在他父亲门下的学徒，他以圣洁的殷勤看顾其属灵福祉，教导他信仰的原则，拉他到一旁与他一同祷告。他参加公共敬拜恒切敬虔；安息日的空隙，或用于教导贫家孩童，或用于安慰病者与老人。

谈到此时的事务，他的姐妹叙述了下面这件事：

"他从见罪而不深深忧伤；又切愿挽回罪人。我们有一位亲戚，在这事上令他很痛心。他与他讲理，恳切劝他，最后发出这严肃的呼吁——'你能与永火同住吗？你能忍受永远的焚烧吗？'那年轻人是个水手。他后来告诉我，这些话常在他耳边响，终成了他归信的契机。我亲爱的、我所痛悼的弟兄，就这样从幼年起，周流四方行善事，使周围的人都得福乐。但愿我们都像他，效法我们蒙福救主的榜样，借着他我们得生命与不朽！"

凡能显明心智能力者，在传记中皆为宝贵。追溯马礼逊这样一个心灵，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早年的运作，尤其有趣；那些品格中更细致的特征，正是日后行事所系。为显明

他的心所倾，我们录入他1798年1月所写的一篇少年习作，题为"自爱是否引人进入真虔诚"，不为他的观点辩护。文云：

"凡出于自爱的，必然被认定为图谋私利。神的圣言告诉我们，自爱，甚至我们的虔诚，都不能确保上帝的喜悦；当我们被引进入真虔诚，那能力必出于自爱之外的别源。作为基督徒，蒙了和平荣耀福音之光，得了独一真神与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被万般的系带呼召，当欢然遵行他的圣命令。不是出于自爱这谬误的原则，仿佛我们的虔诚能博得被冒犯的全能者的喜悦；而是出于感恩的原则，因深思上帝为我们所成的大事——他以永远的爱爱了我们。故受感的作者恳切呼喊：'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明明暗示，我们的虔诚当出于对上帝无限慈爱良善的感恩——这爱在人救赎的宏伟可畏的计划中彰显得最为显著。"

另有一篇少年习作尚存，题为"自然之美"，文云：

"自然之美，或自然之工——毋宁说上帝之工——的美，在于其品质，或那些品质，适于在一切留心观察之人的心中激起愉悦之感。那经培养而我们称为鉴赏力的、对真美的感受力，普遍散布于人类；对于那些不因偶然、任性或时尚而变迁的对象，人人的感受最为一致。葱绿的草场、荫翳的树林、斑斓的风景、浩瀚的海洋、星罗的穹苍，每一位留心的

观者都乐于凝望。只是不同的观者，情感虽同类，程度却大异；要全然领略自然迷人景致的愉悦，心必须未被贪婪、纵欲或野心败坏；感受须敏锐，情操须高尚，情感须虔诚。

'你若想品味这恬静之境，

务使你的胸怀澄澈安宁：

无恨无争无纷扰，

远离一切毒害生命之物；

更须在此心田上，

嫁接爱人类的爱。'

如此景致大有助于激发那欣赏并增进其美所需的宁静。心灵如受一种秘密的感染，沾染所默观的和谐；内在的格局与外在的同化。因为——

'谁能与自然同笑而不笑？当阵阵微风皆是平安、片片树林皆是音乐，胸中岂能翻涌狂暴的情欲？'

从这甘美的安宁中，我们变得易于从周遭万物领受良善的印象。我们以慷慨的喜悦看那忍耐的牛；以怜悯看那无伪的羊；嬉戏的羔羊激起温柔与爱。我们与马一同欢喜它的自由、免于劳苦，在锦绣的牧场上驰骋；小马的嬉戏本令我们乐不可支，若不记起它将要负的轭。鸟鸣使我们着迷；虫吟

使我们舒缓；鱼跃使我们愉悦，因这些都是欢愉的流露；我们因整个有生之物的福祉而欢腾。花匠的鉴赏力曾被讥为琐屑，然而还有什么乐趣能更合理地占据人的心思、更能打动人的情感，胜过对自然之工的合宜默想呢？她以何等精美装饰我们脚下绽放的小花，赋予它外在美的诸般完美。她使园囿常披缤纷的彩衣。连树叶都经历可喜的变迁：春日的新绿，夏日的浓淡，秋日的黄褐，冬日的萧疏，常使生动的想象得乐。但对自然之美的鉴赏力，还有比上述更高的用途；培养它不仅使情感细腻、使人性温和，更使情感尊贵、高尚，引人敬慕、爱那一切美丽、崇高、神圣之物的作者。怀疑与不敬，几乎不能与那因对世间智慧、和谐、秩序有正当而生动的体味而生的心灵的敏锐并存；与万物有生之物和谐共鸣的胸中，虔诚的情感必油然而生。被这神圣的感召激动，人见林皆有面，满怀虔诚的热忱，与宇宙的大合唱同歌，或在更有意味的静默中默想全能者的赞美。

'如此，那些能被自然之工打动的人，与上帝自己日日亲密交谈；以他的意念行事，按他的计划而行；使灵魂的品味合于他的品味。'"

再摘录几段他最早的日记，以为全豹。

"1799年

1月2日。——八点才起。晚了两小时；决心明日不再贪睡。上午十一时，斯图尔特先生（Mr. Stewart）去世。下午七点收工。参加团契祷告会至十点。

睡了八小时。读《使徒行传》十七章。愿我更研读圣经，更心里火热，更殷勤作工！

2月3日。——主日。七点起。上午读亨利释经（Henry's Exposition）。到福斯（the Forth）散步。听了极好的一篇讲论，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下午一篇讲道，罗马书五章六至七节；晚上赫顿先生讲了一篇极好的道。今日收场不好。上帝啊保守我，保守我不干犯你；不要丢弃我，在你的怜悯中救我！

3月1日。——六点半起。今日不甚心里火热，过得平平，心中没有愿得的平安。我把这立为公理：一次只做一件事，最好不过。

8月1日。——今日是詹姆斯生日。上帝啊，求你施恩，接纳我父全家，借着耶稣基督！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二节。晚上我上温拉顿（Winlaten）送一封信，信中说达夫号（the Duff）被法国私掠船俘获。上帝啊，求你施恩待我们！愿我们信靠你！

8月9日。——六点起。经文：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

8月17日。——愿我在恩典中并在认识基督里的上帝上长进。愿上帝赦免我的罪。今日心还算被事务占据。从昨日得的两本《传道杂志》读来大得满足。上帝啊，愿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增长！

9月28日。——晚上与M.先生、C.H.同在。我们一同敬拜交谈。我尚未定下专攻什么；圣经是我唯一的读物；愿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福与它。

上帝似正越发开启我的心。我的上帝啊，愿我等候你，心存感恩。

10月21日。——是团契聚会，轮到我开口。愿我蒙恩，更认识基督！

11月7日。——读《欧文博士传》（Life of Dr. Owen）。上帝啊，怜悯我这个罪人！

12月31日。——晚上整理了过去一年的文稿，为近来的懒惰深感惭愧。过去一年中，比我幼的有三人、比我长的有两人，在恩特里巷（the Entry）去世；这是给我严肃的提醒。主啊，求你使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这些摘录的价值，主要在于显明他天性的淳朴与早年的虔诚。他的深沉谦卑、坚定恒忍、严谨忠诚，一望可知；这

些也正是他品格中至死不变的最显著的特征。看少年如何预示成年，何等有趣；那位"随己意分给众人"的上帝的灵，又如何从起初就预备他，去做他命定的工。

他1800年的备忘虽记的不那么规律，却更为详尽，更清楚地显明塑造他品格的原则。摘录数则，取其多样，不论优劣：

"1月16日。——我的心思游荡，追逐虚妄。哦，住在我里面的虚妄意念何其多！'人的愚妄倾败他的道路，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箴言十九章三节）这节经文今日深深击中我。愿圣灵使我知罪，把上帝的话应用在我心上！

2月5日。——五点起。经文：'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鸿书一章七节）得安慰。晚上散步，喜悦上帝的作为。日落，月明，夜临，大海在远处低鸣。上帝是我的创造主，也是我的救主！今夜独自在家，我向我的上帝祷告。睡了五小时。

2月23日。——主日。六点半起。到福斯散步，雾很大。回家，在作坊里祷告。哦，蒙福的独处，我爱你！我不孤单，因上帝与我同在。读了罗曼恩牧师（Rev. Mr. Romaine）在赫维先生（Mr. Hervey）安息礼拜上的讲道一篇。到会堂听了论行邪术的西门的讲论。午饭后，我带吉姆

（Jem）上作坊，和他一同祷告，又考他教理问答。下午听了论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讲道。我与弟弟托马斯一同吃茶；又与C.H.一同唱诗、祷告、读经。经文：诗篇四十八篇十四节。我被虚妄意念搅扰；我的软弱何其大，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3月11日。——我定了好些功课——植物学等等。不知专读圣经是否更好。

4月1日。——六点起。祷告后开工。白天无特别事。晚上去看H.先生；他身体很弱。他谈上帝的大爱，靠着基督欢喜盼望。我和他祷告，然后回家。家庭敬拜后，我坐下读一本天文学的书，却困得读不下去。祷告后就寝。睡了六个半小时。

4月4日。——得了《福音杂志》。无特别事，只是有两名传道人启程往加拿大。

4月6日。——主日。五点半起。早七点到波斯特恩会堂（Postern Meeting House，独立教会）在祷告会。他们都不认得我，但似乎很亲切，同属一位救主，同被一位圣灵感动。家庭敬拜后，我去了园子。又到礼拜堂，赫顿先生在。何等有福的人！赫顿先生讲论保罗归主。晚上我和C.H.去看

望杜瓦（Dewar）亨德森（Henderson）。主啊，使我看清属肉体之事的虚空！

4月23日。——五点半起。祷告后，在书前坐到六点。白天劳作颇为辛苦。晌午祷告。劳作时读经大有益处。主啊，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

5月3日。——五点起。午饭后密室祷告读经；默想身体复活的盼望，身体要改变成基督荣耀身体的形状。

6月12日。——五点起。祷告，感谢上帝整夜的看顾，求他白天保守。我又到了一天的尽头；离坟墓又近一步——离审判又近一步——离永恒的世界又近一步！晚上没有出门，留在家里；祷告后坐下读书。家庭敬拜毕，将自己交托上帝，安歇。

6月18日。——五点起。祷告后坐到六点；然后开工，做到近八点，C.H.上来。我们一同唱诗、祷告、读一篇讲章；之后我和他散步到园子。去看望赫顿先生。我们谈得很认真。哦，愿我警醒谨守，等候我主再来！

7月10日。——白天心思很乱，被虚妄愚蠢的意念搅扰。'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哦，我是何等的罪人——大罪人！然而我借着羔羊的血有盼望。收工后，我坐在家里读圣经；然后去祷告，求主以他美善的手引导我。"

此月之后，这一年他的日记只写了六段；摘其二：

"9月27日。——距上次写日记已三十多天。我正顺着时间的洪流飞速而下，不久就要被投入永恒。自上次写后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之一，是传道人逃往汤加塔布（Tongataboo）的消息，其中几人被杀。主是公义的；他凡事都能，也必在末后行得全好。

12月31日。——我如今到了十八世纪的终点，也到了一年的尽头；离永恒又近了一步。哦，自年初以来我犯了何等多的罪！亏欠的罪，犯行的罪；隐而未现的过错，擅妄的罪；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主我的上帝啊，我有盼望——愿你名为圣，这盼望有确实的根基，就是基督的血，能洗净一切的罪！在此，让我为他这一年无数的怜悯感谢上帝。'你的恩慈何其大！'主啊，你保守了我，以许多怜悯为我的冠冕；不但如此，你天天以好处待我，尽管我有罪。看：在过去一年中，我所认识的人中有二十三人去世。细数这些去世者，P.先生（Mr. P.）的死最触动我。他曾享富贵，在世时大得人人羡慕的尊荣；他体格强健，似乎人人都羡慕他。但如今，这一切于他何益！我可以长篇论述，显明人为那些事忧虑是何等虚妄——多少人为空忧虑。愿主为他向我和我父全家所施的良善得称颂。阿们！"

本书的编者可在此稍停，请读者留意上述记录中突出的品格特征。成熟之后，这些正是使他卓然超群的特征。马礼逊先生天生的深情，见于他对家中每一桩事的深切关怀，也见于他按境遇所发的恳切祷告或感恩颂赞。他对困苦忧患之子那随时而深切的同情，不但见于按力量周济他们的物质救济，更见于他恒忍地引他们归向那真正的安慰与平安之源。他祷告：清晨起来，他祷告；白天在事务繁忙中，他退去祷告；与同伴朋友相聚，他以祷告分别为圣；夜晚安歇，他以祷告结束一天。哦，愿我们也有他敬虔之灵的同等分量！他教导学徒吉姆的慈善之工，也不容忽视。那时他哪里知道，上帝的灵正这样渐渐预备他，去做何等的工。那时他心中尚无从事基督教事工的认真之念；去中国传道的忍耐而劳苦的工夫，也尚未进入他的预期。

这两年中，他的日记屡次提到头痛——这病痛间歇性地发作甚剧，直至终生。母亲能从他额头的发烫预知其来，常用深切的焦虑守候它的出现。他也抱怨嗜睡，常迫使他早早就寝，妨碍他参加晚上的家庭敬拜。无论这些症状的直接原因是什么，都显出他的体质绝非强健，也实在不利于他日后终身从事的伏案习惯。

从这些日记还可看出，1799年底，他向纽卡斯尔一位年轻女子求婚。他对她的情意显然很深；这段虽早、或嫌过早缔结的情缘，一直延续到他去作传道人的决心完全公开。她起初犹豫，后来谢绝陪他同去；待她后来表示赞成传道之工时，他已受派往中国，而当时的境况，使他至少在起初不宜带妻子同往。无论对这段情缘的明智与否作何评价，马礼逊先生自觉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在他，这是一件严肃而令他在祷告中焦虑的事。他日记中论及此事时，有如下的祈愿：

"我的上帝啊，为基督的缘故，求你指引我的路！我切愿明白主在这事上的心意，凡事都以之为美。哦，愿我常记得我是寄居异地，愿我的心向往父家。哦，愿这事不成为我的罪。"

1801年是他生平的重要转折，这一年他开始了较有规律的研读。他日记中有如下记录；此后日记连绵至1803年：

"6月19日，星期五。——今日始从莱德勒先生（Mr. Laidler）学拉丁文。交了十先令六便士入学金，每季度学费一畿尼。结局如何，我不知道，惟上帝知道。我的心愿是：若他容我活在世上，愿按他所赐的机会，服事基督的福音。主我的上帝啊，我全部的盼望都在你，惟在你。主啊，借着

基督我的救主，怜悯我这个罪人；若你喜悦，求你赐福这尝试。阿们。"

由此摘录清楚可知，他那时已认真思想事工；按他后来的说法，他的眼目已向传道之工。这事如何成就、目的能否达到，他都不知道；但他的心已定，遂以这一系列的研读为预备的初步。

学费须从工钱中省出，手工劳作因此不能减少。他仍早六点开工，做到晚上六点，常到更晚。他在上午九至十点间到莱德勒先生处上课，又从睡眠中挤出时间研读。连用餐都安排得能读书。不难想象，他的长进与他的热忱恒忍相称：十八个月后他进入霍克斯顿学院时，已不只粗通拉丁文，还得了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初步。他爱学问之心甚大，任何难处都不能使他灰心；但爱灵魂才是他最大的动力。他切愿在拯救罪人上有用；这些早年的试炼，无疑是蒙允许的，为要预备他，去担当那后来上帝的护理所召他进入的、舍己的劳苦。

亚历山大·威尔逊先生（Mr. Alexander Wilson）是他此时的同伴之一；马礼逊为学父亲手艺的另一分支，曾到桑德兰小住，二人相识。威尔逊在信中叙述了下面这件轶事，可见他最初的宗教同伴对他的评价。

"我们四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那些事——白发基督徒把它们列在上帝隐秘之事中，默然敬拜。我们见马礼逊先生不先开口，请他把对此事的见解赐教。他回答：'这些事我不晓得的无论有多少，这一件我晓得：我是罪人，耶稣基督是合宜的救主。'这样的话出自席上最幼者之口，使我们都深受触动。"

罗伯特是母亲最宠爱的儿子；她对他为自己划定的人生道路似乎有些惊惶，倾向于反对。想来这并非因她不同情他的目标——他常说她的虔诚深、见识高——而是体弱多病，加上慈母之爱，使分离之念太难承受。他的孝爱何等深，竟应许母亲在世之日不离家。母亲素来指望他的虔诚孝爱，作为晚景的安慰；上帝的护理何等恩慈、何等智慧地安排，使她的盼望不落空，他也不至被拦阻，仍向主的工直奔。

1802年，他母亲病重去世。他以不倦的看顾守在她病榻旁，尽力使她舒适。他预想她的需要，喂她服药，为她祷告，也和她一同祷告；最后领受了她最后的祝福与叹息，亲手合上她的眼。

言归正传。莱德勒牧师（Rev. W. Laidler）看出学生的品格，鼓励他向往事工。他心所系的——在外邦人中的上帝

之工——似乎遥不可及，目前他甘愿将其融入一般的效用之望中。

在这重要而紧要的人生关口，能有下面这样一篇文字陈于读者之前，何等令人欣慰——一篇处处显明卓越的虔诚与无私动机的文字，也显明他何等迫切，要看清基督教事工的性质与宗旨，深受其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所感动。

"候选传道职分者之省思。

'我心啊，你岂'羡慕善工'?

深深省察：你的预备如何，你的呼召如何，你献身这至重之工的目的何在。你是真基督徒吗？抑或是'魔鬼'，在上帝和人面前弄虚作假，心中怀藏罪恶与撒但？你受了基督的割礼、心受更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你是否'靠圣灵敬拜'，在圣灵的影响下读经、默想、祷告、交谈？你确实知道基督于你是什么吗？你是否为他在自己里所是、为他于你、为你所行所成的欢喜？你'不以肉体夸口'，不夸学问口才吗？圣灵是否已将你里面各样的自己倒空，使你灵里贫穷，在自己眼中看为'最小的圣徒'；是否已用大能的手教导你，为得着基督耶稣里的知识的至宝，将万事看作亏损，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你是否切

慕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他受苦的交通，'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基督赐了我何等恩赐的装备？教导的恩赐如何？对天国奥秘的知识如何？有何本领教导人，从我的宝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有何能力使上帝深奥的事向最迟钝的悟性显明？悟性有何敏锐？有何合宜的向学之心，配作委身于无限重要之事的人？有何特殊的讲台恩赐，使我在上帝面前向各人的良心举荐自己，"不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带着"圣灵的明证和大能"？我带着多少亲身经历的经文与默示的原则，进入这可畏的职分？带着多少关于上帝律法及其警告的真理——关于罪、关于撒但、关于被上帝弃绝的真理？我的灵魂尝过茵陈和苦胆吗？有何恩典的宣告与应许？我尝过主恩的滋味，"见他本为善"吗？有何"无限慈爱的绳索"系住拘住我的心？有何天上的神谕是我寻得珍藏，且"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有何试验与真理，是我如今可说"我信，所以说话"的？有何生命之道，是我所见、所听、所尝、所摸，可以"传与你们"的？纵使我与虔诚人的交往，或我对众人的口才，能轻易为我谋得一处堂会，若我的整个事奉未蒙基督差遣，我便是行"贼"、行"强盗"之事，是出卖基督的叛徒，是杀害灵魂的凶手。若无他的差遣就进入这职分，我的工作中有何指引、何扶持、何安慰、何悦纳可望？良心啊，

你要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交账，说：我是"自取"这尊荣，还是"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基督是否差遣我，把"传福音的重担"压在我身上？我随从护理、不走偏僻的路，他是否正把我推进这职分？他是否正向我的灵吹气，使我受圣灵？他是否正赐我深怜人灵之心，深感自己不配，切愿被造为合乎主用、分别为圣？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是否正被圣灵束缚，基督的爱在我心里焚烧，激励我甘心乐意为基督受贫穷、藐视、被众人恨恶，甚至愿意，若可能，为赢人归基督而冒自己不得救的风险？我向这工迈进，有何经文指引鼓励我？耶稣以何种样式似在给我差遣？是"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使他们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抑或"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看见，却与瞎眼的领路人一同灭亡？我从上头得了何应许，有基督与我同在、助我作工？我在向这工迈进中，目的何在？我敢向那鉴察我心、试验我肺腑、速速作我审判者的上帝诉说吗：我不为自己求大事；我不贪人的金、银、衣服；我所求的不是他们的财物，乃是他们本身；我也不求人的荣耀；我不求自己的尊荣，只求那差我者的尊荣？

我殷勤思想过摆在我面前的吗，还是蒙着眼睛冲向这可畏的托付？我思想过事工的性质吗——在其中我是基督的使

者，要恳求那站在地狱边缘行将灭亡的灵魂与上帝和好；是上帝"奥秘和诸般恩典"的管家；是"以无限的代价为赌注"，被要求"忠心"；在我的事奉中，我要"存谦卑的心，多多流泪，靠着我的灵，服事主，传他的儿子的福音"；"上帝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不避讳教训、责备、劝勉；"向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不以凌辱、逼迫、饥饿、赤身露体为动"，甚至"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就是被捆绑，被杀，为耶稣的名也都甘心"；宁愿"与基督一同受辱，不愿与帝王一同作王"；"存敬畏战兢作工"，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用人智慧的动人言语"讨人喜欢，乃"用极大的坦率讲"，带着"圣灵的明证"与"大能"；讲"上帝白白赐给我的"，"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带着圣灵"，"靠基督夸胜"，"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

'出于诚实，出于上帝，在上帝面前说诚实话'；不丧胆，'弃绝暗昧可耻的事，不行诡诈，不谬讲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不传自己，传基督耶稣为主，自己为教会的仆人，为耶稣的缘故'；'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他的生在我身上显明；'既知道

主是可畏的'并他将来的审判，我必须'劝人'，向他们显明，也向他们的良心显明。

被基督的爱激励，我必须改变声音，千方百计引罪人到生命树前；以"圣洁的嫉邪"为他们心切，将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为他们"受生产的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我必须"谨慎我所受的职分，好尽其职"。我必须"专心以诵读、劝勉、教导为念"，"为自己和听我的人得救"，"为他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按时分粮"给各人；"警戒各人，教导各人"，"劳苦"，"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争战"，"不凭血气"，"兵器"非"属血气"，乃"在上帝面前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各样的"计谋"，"制服"各样的心思意念，"叫他顺服基督"，以他为我行事为人的终极，"牢牢守着"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我必须'出到营外，忍受他的凌辱'，'牧养上帝的教会'——圣灵立我为'监督'，上帝用自己的血所买的；'传纯正的道理'，'在信心和真理上'；'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在敬虔上操练

自己'，圣洁、公义、无可指摘；'作信徒的榜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与和平；'弃绝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不争竞'，'温温和和地待众人'，'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逃避'纷争与属世之心，因其最危险、最是网罗；'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守着'所'交托'我的福音真理，'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总之，要试验假师傅，'公开责备'犯罪的人，'用温柔的心'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怜悯他们'，'从火中抢出来'，同时自己'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这篇文字纯以经文写成，显出他的心受过何等的训练。他像提摩太一样，自幼明白圣经；又像许多人一样，深感自己对圣经的广博认识，亏欠幼年所受的教理问答教导何多。

约在同时，有如下一篇记录他心境的文字：

"蒙福的耶稣啊，我长久为不死的灵魂寻求安息，一时在'肉体的情欲'的满足中，一时在'心思的情欲'中。很小的时候，我与醉汉、犯安息日者、起誓者、亵渎者为伴；但在那些事中我的心责备我，我没有安息。后来我以学问书籍为神；但一切，一切，都是虚空！我到你这里来：'凡劳苦担重

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追逐幸福而徒劳疲乏，负罪感重压，耶稣，上帝的儿子啊，我到你这里来，使我得舒畅，脱去我的重担。

耶稣！我主，你拥有

充满永恒上帝的一切！

哦，使我疲乏的灵魂得安息，

除去我的罪，那沉重的担子！"

1802年9月25日，星期六，他这样写道：

"今日我写信给——，欲知关于霍克斯顿学院的一些事。在这将尽的一日，我说什么呢？主啊，赦免我的罪，在你'将他们看为宝贝'的日子，在'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使我属你。'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11月24日（即上文所引的信），他申请入霍克斯顿学院（今海布里学院，Highbury College）为学生；该院是"福音派不从国教者（Evangelical Dissenters）所创办的学院"中最有价值的一所，旨在为圣职候选人提供广博的教育。

在信中述说上帝恩待他灵魂、引他认识自己的经过（上文已引）之后，他接着写道：

"一信篇幅所限，不能详述我的信仰原则；或可简言之：我在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的教义中受教育，一如《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所载；就我至今所能考查的，我是出于原则拥护它们。由此，我对洗礼礼的看法也可得知。

"至于我愿为传道人的动机，乃是这些：切愿（在上帝美手的引导下）作器皿，'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作器皿，建立教会；'切慕属灵的恩赐'，务要追求，好造就教会。'我切慕作先知讲道，因为说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我还要指出，这些经文不但表达了我的动机，也包含我视为此次行动之依据的话，因它们是使徒对哥林多教会以劝勉形式说的话：'要切慕作先知讲道。"务要追求，好造就教会。'

"然而，我愿将自己交托天父的引导。他最知道，必选用他看为合用的器皿。愿他的旨意成就。

"R.马礼逊。

"纽卡斯尔大市场街（Great Market），1802年11月24日。"

几乎不必说，委员会立刻接纳了他，并命他即刻赴伦敦；他于1803年1月6日抵达。在致父亲的信中，他这样叙述航程的情形：

"亲爱的父亲：

"1803年1月7日。

"蒙上帝美手引领，我于昨日下午约两点平安抵达伦敦港池（the Pool）。……承南希尔兹（South Shields）布罗迪先生（Mr. Brodie）推荐，我很幸运地搭上一条好船，船主也是好人。卧病在舱房时，忽听舱中有人唱诗，喜出望外；每夜天气许可，我们都有祷告和读经。航程有几段很险：一夜任船漂流（或说他们任船漂流），又一夜把船头斜桅颠断了；后一事甚险，几乎危及桅杆。我提这些事，为要激发对上帝的感恩，是他领我们平安经过。'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感谢上帝，这话应验了。"

**第一时期终。**

# 第二时期

## 马礼逊（Morrison）先生进入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至其启程赴华

### 公元1803—1807年

**本时期内容提要**：抵达霍克斯顿学院；日记摘录；邀其归家；学院同窗；弗莱彻博士（Dr. Fletcher）对其学生品行的评价；伯德博士（Dr. Burder）之评价；克卢尼博士（Dr. Clunie）之评价；佩恩博士（Dr. Payne）之评价；加入沃博士（Dr. Waugh）的教会；首次讲道；日记摘录；书信摘录；立志投身传道事业；向传道会提出申请；致父亲的信；迁往戈斯波特（Gosport）；致霍克斯顿学院委员会的信；通信摘录；被派往中国；中国传道事业之起源；与克卢尼（Clunie）先生的通信；致父亲的信；日记与通信；在伦敦的学习；日记与书信摘录；启程安排；按立圣职；向理事们辞行；他们的总训示信与基督徒劝勉信；告别书信；前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马礼逊（Morrison）先生于1803年1月7日星期五抵达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随即在两位导师——辛普森博士牧师（Rev. Dr. Simpson）与阿特金森牧师（Rev. W. Atkinson）——指导下，开始正规课程的学习。同月10日，他以如下方式重拾日记：

"我为自己在属灵事上的冷淡而哀叹。天父啊，我既已进入这工场，就是立志要向贫穷堕落的罪人传讲基督；而你按你美善的护理，乐意如此命定，我愿撇下一切事物，好将我的时间与才干全然献给这蒙福的圣工。

我祈求自己能深知自己的软弱，并充分意识到何等需要你的同在，以及你圣灵的教导。哦，求你赐我洞察力与辨别力，看穿我自己内心的诡诈；在我心上深刻地印下一种切身的感受，使我体会你乐意在你蒙福的话语中所启示的那些事，具有何等无限的分量与重要性。哦，愿我的心在你的话语面前战兢——求你使我完全醒悟，使我在自己心里知道并感受到，对你的美善与你的慈爱，有一种生动而感人的体会；哦，我的神，我的救主。哦，我永在的神，我的救主，我若胆敢开口，若蒙恩得开口宣讲你那'测不透的丰富'，求你使我多少能知道并领悟你的价值。哦，愿我能把你乐意指示我的那些事，指示给我可怜的同为罪人的人。哦，在我里面

点燃对灵魂炽热的爱。使我能'为选民的缘故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主啊，我谦卑地切愿，若你看为美，肯宽容我、保守我，使我通读并默想你的话语，始终如一——主啊，我愿将我一切的追求都交托于你。求你施恩与我同在，我谦卑地恳求你。阿们。"

这些心声只是为他日后自己重读而写，为要把那些与他所进入之圣工的重大意义相关的印象，更深刻地铭刻在他心上。因此，作为他将自己分别为圣、献身基督教传道事工时真实看法与感受的表露，这些文字愈发珍贵。圣经真理有力地影响了他的心思；他的灵诚然谦卑；他的眼目专一注视救主的荣耀；他心中的愿望也蒙了应允。

## 邀其归家

看来，马礼逊先生离开时，父亲身体虚弱；而且纽卡斯尔（Newcastle）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个人的操劳，因此他离开父家时，家人是带着相当大的不舍才放他走的。他在霍克斯顿学院刚安顿下来，信心就迎来新的试炼——起因是一封饱含亲情的邀请，请他回到父亲家中，重操旧业。然而他的心意已定——在决心一试之前，他已充分计算过代价

——于是他以孝亲之情与真诚敬虔兼备的笔调作了如下回复：

"1803年2月5日。

"尊敬的父亲、兄弟和姊妹们：

"我收到了你们上月19日的来信。得知父亲的腿疾日益加重，我十分挂念，但我能做什么呢？我仰望我的神——'他所行的全都美好'，他是我的神，也是我父亲的神；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姊妹们，我把你们众人，连同我自己，都交托给他——我信他必看顾我们。我们的日子岂不是短少吗？然而我切愿，若主许可，他能赐你们所需，使你们在寄居世上的短短日子里，在众人面前行事端正。我信他必如此；愿主以丰盛的救恩与知识的交通祝福你们。

"你们劝我回家。我感谢你们的好意，愿主为此祝福你们。但我无意回去；我既已扶犁在手，就不愿回头。主乐意使我一路亨通至今，又使我在这地的人眼前蒙恩。"

亲人们对他离家显然心存不满，这不满并未立刻消退；他在后来的信中曾以委婉的措辞提及此事。下面这封信极具他的风格，

同时又如此彰显他作为儿子与作为基督徒的一切情感——尽管细节稍显琐碎，若隐去不录，实在有失公允。他的父亲和众亲属后来都承认，这事是出于主。

"伦敦，1803年4月23日。

"亲爱的父亲：

"我渴望收到你的来信，想知道你们的境况，知道你身体如何。我怀着一种带痛的甘甜，回忆起那一天——我离家而去、不知往何处去的那一天——父亲、兄弟和姊妹们洒下的眼泪；即便现在，想起父亲的家，我的眼眶依然湿润。这是你们看重我、厚待我的记号，我愿心中永远存着感恩的印象，并感谢我的神，是他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

"我已等了些时候，盼着兄弟来信告知你们的境况。只要还有理由怀疑你们生我的气，认为我对你们的福祉和我自己的前途漠不关心或怀有敌意，我就不能不深受触动。请费心告诉我：你们身体如何；今年如何置办木柴；是否已找到帮手？我盼望父亲安好，兄弟托马斯（Thomas）和他的家人安好；姊妹汉娜（Hannah）和小詹姆斯（James）安好：我盼望他能勤奋。我也盼望……一家安好：惟愿神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自己灵魂的宝贵，看见自己待神之行为的卑劣

与忘恩，使他悔改归向神。请告诉我，老罗伯特（Robert）是否还和你们在一起。

"虽然我离开时你们处境不利，但你们于我，亲如我的性命。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今生与永恒的福祉，是、也盼望永远是，只要我们还在这世上，就贴近我心。神断不许我得罪他，停止为你们祷告。也盼望父亲和兄弟在我父亲的神面前不要忘记我。哦，我的朋友们，我的盼望是，神必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信是神差我到此地，他必看顾我。虽然我的罪多，我的软弱大，但我的救主、我的神必赦免我的罪，使他的恩典够我用。

"我身体颇为健康，人们待我也友善；我最大的不安，在于我对为可怜罪人、也为我舍命的蒙福耶稣，心中爱慕冷淡。我心远离神的游荡，以及对自己软弱的体认，压得我沉重，使我终日哀恸。"

## 学院同窗

他进入霍克斯顿时，与伯德（Burder，哈克尼〔Hackney〕人）、克卢尼（Clunie，曼彻斯特〔Manchester〕人）、弗莱彻（Fletcher，斯泰普尼〔Stepney〕人）及佩恩（Payne，埃克塞特〔Exeter〕

人）诸君成为同窗。他与前两位结下深厚的情谊；与他们众人的友谊至死不渝。他以一贯的热忱，投入学院所开设的神圣文学与古典文学各门功课；同时，他对基督教传道事工伟大目标的委身，足以显明他对基督与灵魂的爱

之爱，置于最无可置疑的高度。以下四位在世友人主动为他作的学生品行见证，即为明证。

在为马礼逊博士所作的追思讲道中，约瑟夫·弗莱彻博士牧师（Rev. Joseph Fletcher, D.D.）说（讲道集第24页）："在马礼逊博士进入霍克斯顿的那一年，我有幸蒙该院录取，成为他每日一同研习古典文学的同伴。我提及此事，是因为在那段时期，他品格中一些突出的特征得以显现，不是在日常交往中，而是在他学院友谊的私密小圈子里。他有一种深沉的严肃之灵，一种不张扬的虔诚，毫无炫耀之嫌，足证他与神相交的真实。他对传道事业的关心，更多表现在他深感其诉求之重，而非表现在言谈上。与其说是那些旨在打动公众的聚会与活动令他激动，不如说是对这一主题的平静而退隐的默想更令他激动；我清楚记得一次谈话，他以最热烈、最感人的确信口吻，谈到自己个人有义务成为传教士。他心智品格的早期发展，除了专注而持续的用功之外，

并无其他突出特征；他日后一生一世所成就的一切，在神的祝福之下，都可追溯到这种不倦的恒忍。"

克卢尼博士（J. Clunie, LL.D.）在其题为《来自中国的声音》的讲论中，如此谈及他昔日的同窗（第9—12页）：

"1803年1月进入霍克斯顿时，我发现马礼逊先生已比我早到数日；又因我们都与朋友们定期聆听神那位杰出的仆人——沃牧师（Rev. A. Waugh，后升为博士）——的讲道，我们很快便熟识起来；结果是近三十二年牢不可破的友谊，在此期间，我们常常互诉喜乐与忧伤，彼此呼应同情与祝贺，并在必要时以忠诚与慈爱互相劝诫责备。他的品格在当时就已因那些后来使他如此卓著的品质而出众：最热烈的虔诚、不倦的勤奋，以及献身的热忱。他天性严肃深思，常为焦虑沮丧的念头所困，尤其是关于自己和自己的学识，因此在某些人看来，他偶尔显得阴郁忧郁。但最了解他的人都深信，他的忧虑多半源于他深感所预备之工的重要，源于他深知自己全然不配忠心承担此工，因而感到自己负有竭尽全力、善用摆在他面前一切便利的义务。因此他是一位最堪为表率的学生，总以出类拔萃为目标，甚至在某些他看似很不擅长的学科上也是如此。但他确保成功的首要倚靠，不在自己任何努力——无论多么勤奋恒常——而在神的祝福。因

此，很少有人比他更透彻地领会伟大的路德最爱的那句格言：'善于祷告就是善于学习'；对他完全可以公允地说，祷告是他灵魂乐意呼吸的空气。因此他不仅自己操练祷告，也鼓励同窗和熟人操练。这事如此显著，以致后者中不乏有人——说来惭愧——非但不欣赏他在这方面的价值，反而暗暗希望他的来访（本就不多）能更少些，因为他每次来访总以祷告作结。很少有学生离院时品行比他更无可指摘，或因真实的价值与不伪的虔诚而更受众人尊敬，或更受有幸享受其忠诚友谊之人的爱戴。当时几乎没人料到，他不久就要被召去担任一个所能设想的最艰巨、最重要的岗位，也没人料到他最终会在其中达到如此高位，赢得基督教会各阶层及社会大众的钦佩；然而，回想他在霍克斯顿勤奋献身的历程，就不能不清晰地辨认出他日后一切成功最初的要素。诚然，别人有更出众的才华、更丰富的想象、更动人的口才或更优雅的举止——但请允许我说，没有人比他更完满地集道德伟大的三要素于一身：最热烈的虔诚、不倦的勤奋，以及为至善事业献身的热忱。"

他敬重的朋友 H. F. 伯德牧师博士（Rev. H. F. Burder, D.D.）也有类似的评述，可引下段为代表：

"他以堪为表率的勤奋攻读学业；又以热烈虔诚与献身之灵，赢得了师长与同窗的信任与爱戴。正是在那里〔霍克斯顿神学院〕，本文主人公与执笔者之间开始了一段友谊，借着终生不断的通信而愈加密切；我们谦卑地盼望，靠着至高的恩典，这友谊将在'他们不再死'的世界里得以延续。"

此外还有 G. 佩恩牧师（Rev. G. Payne, LL.D.）致克卢尼博士的证言，可附于此：

"很抱歉，我实在帮不上莫里森夫人的忙。我们那位优秀朋友寄给我的信早已销毁，我的记忆只提供一件稍有意思的事实。他进院时，拉丁文已有相当根基，希腊文却所学甚少。他希望与我们同班，我们当时远比他超前；他发挥那种专注用功的本领——他正是以此著称，日后也正是靠它取得辉煌成功——达到了目的。他真可谓夙夜匪懈，很快就赶上了我们；我们有幸——当时我深感、现在仍深感这是莫大的荣幸——与他为伴，直到他离开霍克斯顿前往戈斯波特。"

## 加入沃博士的教会

预备学习的时期本难有什么事迹可述；因此这一时期可叙之事甚少。2月10日，马礼逊先生写道："我拜访了沃先生，自荐为他教会的会友。我仰望你，主啊，求你赐福于

此。他劝勉我祷告，并在圣餐这一庄严圣礼面前，与神重新立约。"23日他又写道："今日我三次到沃先生处聚会，被接纳为他教会的会友。这一天守为禁食日。主啊，求你使这于我灵魂有益、荣耀你的名。求你在我身上显明你恩典的丰富。借着基督，为我预备好亲近你圣桌的心。"

在霍克斯顿居住期间，马礼逊先生每逢主日都定期聆听沃先生的讲道，除非他自己正主持圣所的崇拜。他在平日也常参加同一群体会众中较为亲切的宗教聚会。他很快就寻找并找到了从事他所钟爱的探望病贫事工的机会；他实在是随时乐意按自己的能力行善。

## 首次讲道

马礼逊先生首次讲道是在圣路加济贫院（St. Luke's workhouse）；后来追忆此事时他说："我记得曾暗暗流下喜乐的眼泪，当我怀着深切的责任感，第一次被差去向圣路加济贫院的穷苦人传讲耶稣。我平生讲道的第一个讲坛，就是当时立在他们小礼拜堂里的那个。"

此后他常在伦敦近郊各村讲道，并隶属于伦敦巡回布道会（London Itinerant Society）；偶尔也被派往城里乡间

较固定的会众中讲道。以下日记摘录，显明他敬虔的热忱与其情感的大体纯正：

"2月22日。五点起床。早晨在祷告读经中度过，重温讲章。我一直在默想末日那庄严的审判，那时我必须在审判众人的神面前，为自己的行为交账——我现今承认他为我的主，并已委身事奉他。今晨我若

今晨我若被召到他面前交这账，我当如何交代——是欢喜还是忧愁？想到这里，我战兢。我承认自己多有罪愆，天天得罪神。我有一颗虚妄的心，一颗邪恶的心，不肯专注于神。我自称信神；唉，我的言行却配不上这样一位主。我没有把基督的事业放在心上，像我应当的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与荣耀所知甚少。我对"他受的苦难"几乎毫无感恩。我对他的信心甚是软弱。我对他的爱甚是冷淡。神啊，求你加增我的知识，坚固我的信心，激起我的感恩；求你将更生动地渴慕你、更委身事奉你的心，注入我灵。并求你使我因默想你的恩典与荣耀而得更多安慰，为你名的缘故。"

"3月18日。我去看了沃克先生（Mr. Walker）的太阳系仪（orrery），大得满足。哦，我所信靠的神何其伟大！他何其有能力拯救！我的灵啊，以在基督里的神为你唯一的盼望与产业，安息吧。你的救主就是造诸世界的那一位，如今

又以他全能的大能托住万有。他岂不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吗？"

"4月4日。今晚我去了传道会祷告会（Missionary Prayer Meeting），大得安慰。主啊，求你与所有前往地极、传扬你名馨香的人同在！求你收纳我，在你的看顾保守之下。为你名的缘故，将你国度的奥秘教导我。"

"4月14日。审判之日飞速临近；哦，我所经营的工作何其微小！愿我能坚定志向，紧靠耶稣！"

"4月24日。愿我的性情言行与我的信仰告白相称；愿我行事为人配得我所蒙的圣召！我既是这尊贵而艰巨的传道圣工的候选人，你若乐意算我配得这至高的尊荣，立我进入传道之职，哦，愿我能合乎这工之用！愿我常以此为念，并念及随之而来的重大责任。愿我在运用各样方法上劳苦好学，仰望你赐福。但神啊，断不许我未蒙差遣就擅自奔跑。求你认我、祝福我、保守我。愿神的爱常温暖我的心，愿神的灵引导我的舌。赐我坚定的志向与宏大的决心，使我胜过对人有罪的惧怕，放胆开口，讲明神的奥秘。愿我在圣经上大有能力。"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愿你的话在我心里，如同撒在好土里的种子。愿我今日与你、与你

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交通，无论出入。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我所求的一切恩惠，都是奉主耶稣的名，为他的缘故。"

"9月26日。"神啊，你的悟性"是"无限的"。"你的知识没有界限。没有一样能逃过你眼目的。你以浩大的鉴察，包罗诸天无垠的穹苍。"你的眼目遍察全地"，鉴察阴间最深的隐密处。你的眼目看顾我的道路，和我在这世上旅程中所行的弯曲小径。你的眼目注视鉴察我的举步。"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但黑暗岂能使我躲避你的面？"不：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夜必变为光明；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在你看如白昼。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哦，这是何等庄严的思想！那位圣洁无瑕、公义无谬的神的眼目，曾在我犯罪游荡时鉴察我；在我随从今世风俗而行时鉴察我；在我走父母禁止的路、夜间与恶友在城中游荡时鉴察我；在主日去寻欢作乐的场合、追寻罪中之乐时鉴察我。神的耳曾见证我一切可恨的行为吗？是的！是的！神的耳听见了我污秽的言语。哦，我的灵啊，还有比这更多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他，他曾是我的父。他知道我何时妄称他的圣名，何时满口谎言；知道我何时加入醉汉之歌，何时把主日虚度

在空谈中。那些亵渎的思想、不洁的意念，他都见证了。这些就是叫我心自责的事，而"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没有不知道的"。现在论到神的同在，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在我游荡时鉴察我；哦，愿他名得永远的感谢，当他的眼看见我在无底坑边上，他伸出手来，把我如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救出，拦阻我直坠入永远的沉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祝福、颂赞、荣耀、尊贵都归于主我的神，全知的神。哦，愿同一位神以眼目看顾我，伴我走完余下的路程，平安把我带到我所切慕的家——我在天上的父家。阿们，阿们。"

## 书信摘录

马礼逊先生深受天然亲情的牵系。与所爱之人分离，或境况变迁，都丝毫没有减弱这亲情在他心中的影响。他与亲属保持定期通信直到生命终了，并尽其所能地周济他们，有时甚至超过其所能——凡此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与他们的通信中，他惯于详述关于自己的最琐碎之事，也细细过问他所离开的那个圈子福祉所系的一切。他也从不忘记敦促他们留意圣经真理，以及认识这些真理的必要。这里摘录几封短信，正合其处：

"7月14日。我自到来伦敦，还未曾直接给你们写过信，请允许我写几行。在你们寄给我的所有信中，你们都抱怨烦恼忧虑，一部分因生意忙乱、不能按期交货，或许还有别的缘故。若我仍与你们在一起，就我所能，

就我所能，或许你们所说的那些事务，管理起来会稍稍容易些；但即便假设我仍留在纽卡斯尔，也可能发生别的情形，使你们的处境同样不快、同样烦恼。盼望你们不要为已往的事责怪我。……

"我至诚的愿望是，他们能真心关切自己灵魂的福祉，关切在蒙福的耶稣里得着份。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出现片时便消散的云雾；但若云雾消散时，灵魂仍与主耶稣无份，那光景何等可悲！单是口头宣称信主耶稣是不够的，若没有为罪悔改、没有敬虔的忧伤，没有神的爱浇灌在心里。我恐怕他们仍不祷告，若是如此，他们就是没有基督。我若直言相告是错的，那也是出于爱；若我说的甚是直率，这将成为我的安慰，也叫我多多感谢神。

"我对斯科特（Scott）姊妹满有爱与同情；钱财上我不能帮助她，但我为她祷告，也谦卑地盼望，这些严酷的试炼也要成为她的益处，列在那叫万事互相效力的万有之中。

"请告诉我的外甥 J. M.，他舅舅盼望他做事勤奋，尽力做个有用的人；盼望他持守已学到的知识，主日读圣经、参加聚会。

"我对年迈父亲的本分……我毫不怀疑他必在向神的祷告中与我同心代求。愿主使他晚年平静安稳：愿他在老年仍结果子，在属灵意义上常发旺。至于那桩提议的婚事，我的顾虑已除；愿主在凡事上为耶稣的缘故引导他。"

"9月12日。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今生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众人了，若还能见任何一位的话。哦，不要以为我恳求你们多为自己、也为我祷告是絮聒烦扰；愿主帮助我多为父亲、兄弟、姊妹和他们的孩子祷告：愿主把我们都收为他自己的；我们死的时候——很快，我们的年日不过一手之宽——愿我们进入荣耀，永远活在神和羔羊面前。

"我特别挂念她，愿她常使用蒙恩之道，读圣经，守主日，学习祷告。我恐怕她没有密室的祷告，也不觉得没有耶稣就是失丧。请让她看到或听到这些话。

"昨日我有幸与 J. 和 E. 弟兄姊妹一同坐席在主的桌前，与主所救赎的人一同记念耶稣的爱。哦，愿这是那仰望之日的预演——我们谦卑地盼望，那日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在天国里。"

"9月17日。与你们同住时所蒙的恩惠与宽待，将常温暖我心中的孝亲之情，这一点我深信；如今我与你们分离，你们为我祷告时，愿这成为恒常的祈求：神永不收回他的圣灵，我对耶稣基督的爱与效法不断增长。……

"哦，愿神借着耶稣的血，把我们众人带近他自己，保守我们今生远离罪和各样恶，救我们脱离来世的地狱；使数年过去之后，我们在天上相见——我信那些曾与我们亲近、为我们所爱的人，如今就在那里。"

"11月12日。上周一晚上，我有幸见到了三位霍屯督人（Hottentots），他们按自己的话说，从前活得像野兽，却因基歇勒先生（Mr. Kicherer）的讲道归信了耶稣。他与他们上周从荷兰来到城里，这些印第安人……如今正在返回本国的途中。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答问题，回答得体的程度，是我们中间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所不及的。这场面在英格兰恐怕是从未见过的。若你们还订那份杂志，下个月那期上会看到记述。愿神得祝福，是他悦纳了他仆人们的劳苦，应验了他自己的话。"

下面这封致他一位姊妹的信，是他切愿促进亲属属灵福祉、愿见他们都行在主的善道上的动人样本：

"1803年12月8日。我收到了……你们以父亲、母亲、兄弟、姊妹的名义寄来的信，至少收到了兄弟 J. 寄出的那封。得知你们都健康，我很欣喜；你们写信的方式更令我满意。听见你们谈到圣灵更新之工的必要，并表示愿自己能经历，我很欣慰。哦，愿神怜悯，彻底使你知罪。汉娜啊，至多再过几年，我们都要死，正如我们的母亲、兄弟、姊妹已经死了；除非我们的心改变——如你在信中所说——我们必定灭亡。耶稣在世时说过，他在圣经中至今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只有两个地方：天堂和地狱；不去前者的，必去后者。我说这一切的用意，是要敦促你把自己交给为你我这样的可怜人舍命的耶稣基督。为耶稣的缘故，求神改变你的心。虽有人会讥笑这些事，但世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姊妹啊，你的灵魂比一千个世界更有价值。哦，愿 A. 姊妹、S. 姊妹和 M. 姊妹也能多思想这些事。我真愿有时间给 S. 姊妹写几句，但若再耽搁，就要错过寄信的机会了。"

## 立志投身传道事业

马礼逊先生投身传道事业的志向，在进入霍克斯顿之后愈发增长；九月，他再次把此事交托给纽卡斯尔的父亲和朋

友们，他们终于同意，虽有相当大的不舍。这志向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出于对外邦人境况冷静审慎的体察，以及对自己欠救主之债深刻感人的体认。下面这篇文字虽无日期，显然属于这一时期，显明马礼逊先生在寻求明白并遵行神旨意上的圣洁焦虑：

"主啊，愿我有圣灵引导我。不要把我交给我自己的计谋。耶稣啊，我已把自己献给你的事工。我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事奉你？我从你的话语中得知，你圣洁的旨意是要"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因此你已命令你的仆人，直到"世界的末了"，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并应许与他们同在。我视"世界"为"你禾场"，你的仆人必须在其中劳苦。主啊，我的主，当我观看这禾场，我看出绝大部分全无工人；即便有的地方，也不过零星一两个，而另有一角却挤着成千的人。主啊，我的愿望是投身到最需要工人的地方。或许这禾场的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更艰难。我同样不配做任何工。我靠自己不能想出一个好念头；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主啊，在这事上引导我。救我脱离急躁，救我脱离任性；救我脱离一切动机，只存事奉你、促进人灵魂福祉的心愿。我的判断深信这是我的本分，这是我心所愿。不要让我因冒进或退缩而犯罪。使我能计算代价，既已

立定心志，就言行一致。赐我对自己灵魂得救的确据，使我得安慰。"

他如此怀藏的志向，最先向他所受恩的这所学院的导师和司库表明；他们劝他把这事当作严肃默想与祷告的题目。同时有人向他指出，海外事工的艰难甚大，而他的资质将来或许能有益于本国。在挽留他的理由中，有人提议送他去苏格兰一所大学深造；但他默想越久，确信本分的心越坚定；1804年初，他决心向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理事们自荐。

## 向传道会提出申请

传道会周年纪念日的讲道深深打动了他；5月27日，他致函申请，收信人是当时的考试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沃牧师（Rev. Alexander Waugh）。周年纪念日的讲员有：已故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 W. 索普牧师（Rev. W. Thorpe），讲以利亚与巴力先知之争（王上18:19等）；时在朗西（Romsey）的 J. 本内特博士牧师（Rev. J. Bennett, D.D.），讲赛52:13—15；爱丁堡（Edinburgh）的迪克森博士牧师（Rev. Dr. Dickson），讲路2:10—11；已故的 T. 斯科特牧师（Rev. T. Scott, M.A.），讲太9:37—38。

以下就是致沃先生的信——一份极有趣的文件，常被引为传教士申请书的典范：

"先生：

"我谦卑地请求，经由您，向委员会诸位先生陈明我投身传道圣工之愿望的起因、进展与现状——这愿望我已向您及传道会其他理事表达过。盼望委员会诸位先生在神圣灵的引导下，由此能更好地决定对我的安排；因为我同样不愿"未蒙差遣就擅自奔跑"，也不愿拒绝作主差往外邦的使者。

"约七年前，在对罪的警醒自责与对将来忿怒的恐惧之后，我得以把灵魂安息在耶稣基督里，得永远的救恩。我还要说，约两年后（时间不能确指），我心中充满热切的愿望，要以任何方式——无论多么卑微——事奉主耶稣，促进同胞的属灵益处。那时我立志投身传道。我几乎只能说，这愿望起初只是一个热切的愿望。

说它是立志也不为过；那时我身处僻处，离城近三百英里，看不到有实现之日，也无人鼓励、无人襄助。长久以来我怀藏这心愿，默默思想；传教士奇缺的迫切需要萦绕我心。我求主使我行他眼中看为美的事，若合他的旨意，就成就我心所愿。我认定没有学问什么也做不成。于是我从父亲给我的钱中省下一点，请一位拉丁文老师，每天清晨六点

前、晚上七八点后学习。如此坚持了约十四个月，母亲去世了——这除去了我离家的一个拦阻；然而亲爱的朋友们仍力劝我留下，父亲为我流泪祷告，不舍与我分离，又怕自己违背主的旨意，最后才应允。我努力从各方面权衡此事，寻求主的引导，终于立定心志，将自己献给他的事工。我来到霍克斯顿，蒙录取为学生，至今已一年半。

"我当初的愿望就是投身传道。这是我的祷告所负的重担。我向朋友们坦白过这志向。我坦率承认，来霍克斯顿时这就是我心所愿；若当时有人问我，我必承认。我无意隐瞒；但那时我自认不配，自知需要学问。我对传道学院一无所知。我仍怀藏作传教士的愿望，但觉得此时作决定为时过早，因此进入霍克斯顿打根基。

"来此之后，我或多或少仍把心思放在同一目标上——盼望这是出于主。先生，我陈述这些，并非要争胜，而是实情，使您和委员会诸位先生能更好地判断此事。我在霍克斯顿曾与一位知己同窗谈过此事，也常就此写信给乡下的朋友，时常为此祷告。我治学的热切，以及别的原因，常使我的心对属灵事大为迟钝；但每当我醒悟过来，同样的热切愿望就回来，要投身这特别的工。我的情感不像从前那样常被此事牵动。我近来这样思想此事，正如我临死时可能会思想

的那样。我想，若我现在不这样行，临死时我的心必责备我。我恐怕若退缩就是犯罪。我不以此为仅是良善可嘉，乃是我的本分。既知耶稣愿意"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主所救赎的"要"从各族、各方、各民中"聚集；又记起耶稣命令"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身为圣职候选人，理当自荐到最需要工人的岗位上。

"我乡下亲爱的亲属，和城里仁慈的朋友与恩主，都劝阻我，向我说明将遇的艰难，并许诺我若留在本国必大有前途。这些我都考虑过，求主引导我，使我能计算代价，免得作愚昧的盖房人。我对自己极其不放心，嫉妒自己爱耶稣的心是否够坚强到能支撑我到底。但仰赖他爱我的爱，先生，我如今已立定心志，"若主许可，就撇下一切跟从他"，"为选民的缘故劳苦耗尽，使他们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我一立定心志，就觉得有本分告知霍克斯顿仁慈的恩主们——他们的恩惠，我盼望带感恩之心直到坟墓。我已告知他们，现今请求先生允许我接受您和委员会诸位先生的考查，盼望主圣灵引导你们的心，对我作出判断。

"主里卑微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霍克斯顿，1804年5月27日。"

## 致父亲的信

写这封信前数日，他已把心意告知父亲，字里行间孝亲之情与圣洁的良知交融，难以超越。信如下：

"亲爱的父亲：

"我觉得有本分尽早通知您：我正考虑把自己献给传道会。您记得我在乡下时就有这志向，有时也提过。自与您和兄弟姊妹告别以来，我或多或少一直把这事放在眼前。如今我终于立定心志，若主许可，就付诸实行。您会说，征求意见已无用，因为我已决意；但若父亲或其他朋友能提出理由，说明我不该走这一步，且这理由能在我临终之床上安慰我的心，我仍愿止步。

"父亲，我是这样看的：预言向我保证，我所信奉事奉的主耶稣，定意要福音传遍万国；因此我听见他对仆人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知道主所救赎的，要从天下万国、万族、万方言中聚集。基于这确信，我觉得有本分离开这工人充足的本国，前往

工人稀少或全无的那些国家。我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意愿；我恐怕临死时会为错过这工而哭泣，若我逃避这工。哦，我既已求问主的引导，愿我能行得讨他喜悦！盼望您早日给我回信，因为若我不改变心意，不久就要对此事采取进一步行动。我已把心意告知传道学院的导师博格先生（Mr. Bogue）、伯德先生、沃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理事。我也告知了现在的导师们，还有待我极好的威尔逊先生（Mr. Wilson）。我什么都不怕，只怕自己这颗邪恶诡诈的心。我怕自己会羞辱我所要事奉的圣工；若神的手不扶持我，实在会如此。父亲，盼望您赞同我说的话：我既已把自己献上作主的仆人，就当热心投身任何工，哪怕最危险；又当凡事谨慎，不作懒惰的仆人，免得在审判之日不被耶稣欢迎，反被从他施恩的面前赶出去。"

5月28日星期一早晨，他在传道会委员会面前接受考查；面谈非常满意，以致破例免去了第二次考查，当晚理事会就接纳了他，并命他即刻前往戈斯波特的传道学院，受可敬的博格博士（Dr. Bogue）督导。同周星期三他动身前往戈斯波特，他写道："学生们和博格先生都热情接待了我。"他又说："这开启了我人生的新时期。"

这一刻，他回望当初怀藏传道之念、几乎不抱希望能如愿的日子，回想神奇妙护理一步步引领、终成此果的历程，心中的感慨与惊奇，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诚然，"耶和华的筹算必立定，他必成就他一切所喜悦的。"

## 迁往戈斯波特

离开霍克斯顿学院之前，在一次庄严的团契祷告中，他"被同窗们深情地交托给神特别的恩典"；离城时，他致函该院委员会——他曾一度受惠于该院：

"诸位先生：

"经过成熟的考虑和恳切祷告，我已立定心志，若传道会理事们判断我是合适的人选，就到外邦人中事奉主耶稣。我一立定此志，就告知了司库和导师们。他们劝我再三思想祷告，不可鲁莽行事；同时表示，因本国工人缺乏，他们更愿我留在本国。我又推迟了一段时日，考虑了他们的话，最后断定我有本分自荐为传道圣工的候选人。因此，在告知威尔逊先生和导师们之后，我向伦敦传道会考试委员会自荐。上星期一，我接受了委员会的考查；当晚委员们向理事们报告，理事们乐意接纳我为传教士。我信主耶稣必接纳我作他的仆人，在他的工上扶助我。

"诸位先生，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我也切愿如此保证）：若非出于迫切的本分感，绝没有什么能诱使我走这几步。盼望我在霍克斯顿学院所受的恩惠，靠神的祝福，能得善用；盼望仁慈的恩主们不以施于我的为徒然。

"最后，我要表达我感恩的心——盼望直到下坟墓都不忘——感谢霍克斯顿学院的创办人、委员会、司库和导师们施于我的恩惠。愿教会的大元首、神的儿子，百倍报答他们，愿他们为促进人永远得救所定的计划大得亨通，恒久长存。

"诸位先生，谨上，等等。"

## 致父亲的信（续）

同日（5月29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把自己被接纳为传教士候选人的消息告诉纽卡斯尔的父亲和亲属：

"神从起初晓得末后，他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他慈爱的关怀俯就眷顾我们卑微的事务。直到如今他的手引领我们，直到如今良善慈爱追随我们。我们信同一位神必作我们的向导，直到死。

"从摇篮到坟墓的路程何其短。一抔，一手之宽。与摆在我们面前的永恒相比，它算不得什么，不值得一想。愿我们

一切意念都指向永恒。愿我们在世之时唯一的关切，是逃避我们罪所应得的底下地狱，确知我们在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里有份，好在死时，天堂的金门为迎接我们而开。我们将进入，不再出来，在神和羔羊的宝座前永远居住。圣经向我们展开的，就是这样的前景——若我们信耶稣。哦，愿我们对他的信心更坚强！

"你们的心

我信你们已预备好，以谦卑顺服神旨意的心（我信这就是他的旨意），领受我将要告诉你们的消息。你们知道，我立志在主耶稣的事工中有所作为之初（哦，愿他认我作他的仆人！），我的心愿就是投身传道。起初毫无成功的可能；但主的手至今引领我走我所不知的路、我所未料到的路。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认为我所行的（若主在这工上认我，便是我的福）是我的本分。我恐怕若不行就是犯罪。昨日我接受了传道会理事委员会的考查，破例一次即被接纳。今晚六点或明晨，我动身前往戈斯波特，进博格先生的学院。威尔逊先生和我的朋友们都与我和好，待我友善；盼望你们也甘心把我交托给主。"

他长久怀藏的愿望如今得偿；他以一贯的热忱与勤奋进入新的领域。下面这封6月9日的通信摘录，致他敬重的朋友

克卢尼先生，最能描述他的处境，描绘他在这重要关头的内心状态：

"亲爱的——：

"我料想兄弟会告诉你，我离开你们那天傍晚已平安抵达戈斯波特。承蒙神的美手按在我身上，应允亲属和基督徒朋友的祷告，我至今境况安适，享受到神同在的滋味和荣耀的盼望。

"我亲爱的兄弟，盼望我们同行去莱瑟黑德（Leatherhead）时的谈话，不会很快被忘记。愿这意念长存我们心间：我们一生的大事，就是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无论在地方上有无与你同工之幸，我信我们都有同奔一目标之幸，就是在拯救人灵的事上，促进父、子、圣灵神的荣耀。哦，愿这真是我们恒常的追求；如此，我们一生、临终、审判之日，都必有神悦纳之幸，并在他面前、直到永远，全然有福。"

7月31日他又这样写道：

"我在戈斯波特的处境愉快，与我相交的人都待我友善。主使我在他们眼前蒙恩，又使我身体健康。我心安稳，顺服主对我的美意。我和从前一样，仍要与罪、与疑惑、与恐惧争战。我料想只要还在这世上，必是如此。钉十字架的基督

是我一切的盼望、一切的愿望。"他必不叫我的灵羞愧，也不叫我的盼望落空。"哦，愿我劳苦的结果，是把某个可怜的灵魂带到耶稣面前。我年轻的兄弟，愿神在拯救灵魂上的荣耀，成为我们一切劳苦所向的标的。愿我们常定睛于标竿。现在劳苦吧：一百年后，盼望我们在天上。即便我们能被绑在刑架上受苦那全部时日，荣耀中区区一百万年，也必抹去那记忆。"

"我的未来去向全然未知。现正酝酿差派一个传道团去中国。博格先生似乎很热心此事。我也曾想过深入非洲内地，去廷巴克图（Timbuctoo）。*我把一切交托给主，盼望他在世上某处为我开传道的有用之门，赐我灵魂为工价。"

*指那位不幸的旅行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当时他正筹划在那里建立英国殖民地。

7月29日他这样写信给姊妹汉娜：

"亲爱的姊妹：

"你竟从未如我所请赐我一信，我甚是难过。……盼你寄上一些家事的记述，和你自己心灵光景的报告。请允许我，H.，给你几句劝勉的思想；求主感动你的心，凡合宜的都听从。很可能十五二十年后，你我的灵魂就在永恒世界里——在天堂或地狱。我上次给你写信，竭力引导你的心最严肃地

思想此事；这里我再说一遍，切求你常常默想。也思想你一生的罪，例如：懒惰地忘记神、不祷告、虚度主日、骄傲怀怨的思想，以及诸如此类的罪；并在你自己的努力之外，求圣灵使你知罪。也思想主耶稣在人性中受苦受死、为拯救罪人所显的俯就与虔诚；也求主的灵取基督的事指示你。若你还未做这些，哦，请听我的劝。若死后我们的灵魂彼此相认，曾几乎一生分离的我们，能在审判者耶稣基督的右边相见，何等有福；反之，若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何等凄惨。思想轻看主耶稣、拒绝信从他，是何等邪恶。劝你如此行，愿主赐你悟性，赐你寻求属灵知识的心。谨防忽略圣经。

但请允许我给你一个提醒，关于那些可能向你求婚的年轻人。第一（这事关无限重要），要立定心志，对不爱主耶稣、不事奉主耶稣的人，丝毫不给鼓励。若你立定站在主一边，这样的结合必成为你一生持续烦恼之源，也是你灵魂的大网罗。或许你已经有了这样的关系。盼你把一切事都告诉我。我们失去了亲爱温柔的母亲，无人可商议。我来此后收到过伦敦兄弟姊妹的一封信，他们那时安好，并托我若写信时代他们问候你和全家。

"我在戈斯波特的处境尚可。我要非常劳苦地做工，但主赐我健康去做，为此我要感恩。我们这里有五位传教士，与弗雷先生（Mr. Frey）同住——他是归信的犹太人，正预备向伦敦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传福音。其中两位与我们同屋，洛夫莱斯先生（Mr. Loveless）和麦克唐纳先生（Mr. McDonald），泰勒博士（Dr. Taylor），正要动身前往东印度（East Indies）的苏拉特（Surat）传道。现正酝酿派我去中国传道，但一切尚未确定。我也想过去非洲的廷巴克图。盼望主为我开出某个境况，使我在人灵魂上大有用处……我本想说，请为我祷告；但除非你自己操练祷告，我不敢指望你为我祷告。盼望你为自己祷告。

"我们的假期已经开始，将持续八周。我们的导师博格先生下苏格兰去了。他不在期间，我负责为自己写讲章，偶尔讲道；所以现在不能下去看你们。要等我被派往某个传道区之后才行。那时我去之前一定先去看你们。"

9月8日，他从温彻斯特（Winchester）致信兄弟；信中流露同样强烈的天然亲情，呼吸着同样深沉的敬虔：

"寄给你这样一张纸，我几乎脸红；但手头方便拿到的就是这样，寄上，盼你领受我对你和你全家幸福的祝愿。

"若神果真定准我们所住的疆界；若果真是神的护理使我今晚坐在这里，离父家四百英里——我曾以为要在那里终老；我说，若果真是神美善的护理把我安置在这里，承担着与在你们中间时截然不同的身份；神护理的作为何等奥秘！从摇篮到坟墓的短短路程中，变化何其多！哦，愿那至今引导我们、供养我们的美手，仍引导我们；我们今生在坟墓这边很可能要天各一方，愿（主啊，求你成就）我们在坟墓那边同住——我们的母亲、兄弟、姊妹和你的孩子们，已先我们而去。盼你履行在 C. 信中所作的承诺，早日给我写信。我必须说，朋友亲属的沉默，我视为极大的不厚道，不同时候都令我颇为不安。我本盼你和父亲能写得更勤些。我住在一个私人家庭里，受人善待，享受基督徒朋友愉快的团契；并与安德森先生（Mr. Anderson）相熟——他是一位医生，若传道会允许我去非洲，他将是我的同伴。委员会愿意派一位传教士与他同去，但不是我。他们要我做别的事工。沃先生在给安德森先生的信中说，他们拟派我去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Prince of Wales' Island）。一切尚未确定。"

## 被派往中国

这些信后不久，马礼逊先生被派往中国，作为他未来劳苦的工场。他确切的居留地——是中国本土，还是附近某岛——起初未定；但他的注意力立刻转向学习中文，以期把圣经译成中文。他自己深信，被派往中国是祷告的应允；因为他明言的心愿是，愿神把他安置在传道禾场中艰难最大、在人看来最不可克服的那一部分。这任命他衷心顺服，从那时直到去世之日，他只有一个至高的目标：使中国归信耶稣。他此后一切所思、所言、所行，都直接或间接趋向同一终点；一切个人的享乐与便利，都欣然服从于此。

## 中国传道事业之起源

这任命的重要性，只能有一种看法。中国的人口至少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基督教即便在早期得胜时，也未曾在他们中间站稳脚跟。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几乎无与伦比的艰难与残酷压迫中坚持，勉强把天主教强加于中国。新教此前从未想过向这庞大帝国传福音，它所能调动的人手必然寥寥。然而中国是救主所命疆域的一部分。先知的笔写道："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之

地（Sinim）来。"（赛49:12）当地上的教会向马礼逊说"去中国"时，天上岂没有喜乐吗？哦，愿那日速至：她数以亿计、至今"全然拜偶像"的人民，认识造他们的神，敬拜在用自己血救赎他们的那一位脚前。马礼逊不仅撒种，也收了初熟的果子，如今已进入安息。

当时欧洲对中国所知甚少，英国比欧洲大陆更少——在大陆，天主教赴华传教士的著作曾引起相当的兴趣。在本国，许多人怀疑把中文学到任何

实用的程度，并用中文准确有力地表达神圣启示的伟大真理。当时只有一个英国臣民可说懂得中文（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男爵），而他当时并不住在英国领地。在恩典护理的安排下，唤起英国公众关注中国属灵需要的功劳，似乎归于汉利（Hanley）的W. 莫斯利牧师（Rev. W. Moseley）所写的一篇《备忘录》——他是一位不从国教的牧师。他的著作得到英国国教会几位高层人士及其他方面的嘉许*。这位《备忘录》的作者，即后来著名的莫斯利博士（W. Moseley, LL.D.），在出版后不久迁到伦敦附近，致力于维系他那篇文字呼吁所产生的印象；蒙怜悯，这印象没有在产生实际果效之前就消散。

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自成立之初，就把中国的需要摆在面前；又得知大英博物馆藏有一部中文新约译稿，曾考虑付印，但进一步查询后放弃了此念。

在伦敦传道会的理事中，中国的需要主要由司库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Joseph Hardcastle, Esq.）和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eyner, Esq.，后任宗教小册子协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库）推动。经这两位先生提议，理事们一致决定开辟中国传道区。其具体目标如此陈述：学习中文，翻译圣经。教导与讲道暂不在考虑之内。这计划——若可称之为计划——就是去中国，若获准居留，就安静地学习语言，进而翻译圣经。下一步做什么，当时无法预见。传道会的心愿与终极目标，涵盖与传道事业有关的一切；但当时理事们所掌握的资料实在太少，前路的艰难又显得太多，他们暂时只能以翻译圣经为目标。实在，照一切人的可能性看，在中国传福音的尝试，必会彻底断绝在当地学习语言、完成圣经译本的一切机会——而他们视译经为首要目标。有理由盼望，他们暂不把口头教导列为直接目标，乃是神护理的智慧安排，为防止他们的仁慈计划被迅速彻底地拦阻。神话语的译本，在他们看何等重要。他们仿佛看见，若护理使他们的努力成功，这译本就是中国举国归主所需一

切的根基；并盼望译本完成之时，护理必以某种方式为他们将来的行动开一扇门。*

传道会最初打算派三四人前往；实际任命了已故哈丁顿（Haddington）的约翰·布朗牧师（Rev. John Brown）之子布朗先生（Mr. Brown）陪同马礼逊先生；但他辞谢了任命，后来干脆断绝了与传道会的关系。理事们还请范德康普博士牧师（Rev. Dr. Vanderkemp）离开非洲前往中国，督导传道区，把他的经验惠及同工；但也未成。其他尝试同样无果。然而神护理的智慧在此事上显著彰显；因为当时即便两个人居留也几乎不可能——实在是靠着一连串奇妙的干预，马礼逊先生的居留后来才得保全。原也打算先把传教士派往槟榔屿（Penang），即威尔士亲王岛；但理事们见有理由改变；马礼逊先生最终独自受派，前往广州（Canton）。没有派第二位传教士，纯粹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自荐者。

*见米怜（Milne）《中国传道最初十年之回顾》（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第44页。**同上第52页。

## 与克卢尼先生的通信

马礼逊先生切愿挚友克卢尼能成为他的同伴与同工，曾多次就此事恳切而深情地写信给他。C. 先生并非不愿投身此事工，只是被他视为家中当尽的本分拦阻。这些信显明 M. 先生在人生这一重要关头的心思意念；兹摘录如下：

"1804年10月。——愿我能说服你与我同行。把中国三亿五千万不得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灵魂计算在内。严肃思想你欠耶稣的债。在神面前把这事祷告透彻，尽快把结果告诉我。"

11月18日他这样写道："这事业艰巨，我的兄弟，我恳切求你计算代价。中国人中有许多文雅有教养、见多识广之士；他们不在我们之下，反在我们之上。若主不特别在他们心里动工——正如他屡次在他百姓心里动工——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将是我们最苦的仇敌；若他们为我们的仇敌，他们将是远胜我们的仇敌：年迈、可敬、有学问的人。这些艰难，撇开学语言这一难不谈，还有其他可列举的，在我看都甚大。我的兄弟，我们若去，必须"心里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不靠自己，只靠叫人复活的神。圣工之美善、耶稣基督全能的大能、对他应许同在的坚定信靠，必扶持鼓励我们。拿撒勒耶稣的要求是正当的。要记得，耶稣救人脱离地狱；"他如今

为我们代求，能叫我们得胜有余"；我们若"至死忠心，他必赐我们生命的冠冕"，并赐我们一席之地——若我们的传道够用——与保罗、布雷纳德（Brainerd）、艾略特（Elliot）这些他忠心的传教士同列。撇开这些不谈，仅外邦人可怜的光景，就足以激我们行动。愿欧文（Owen）临终床上的劝言响在你我耳中：'竭尽所能为基督而做。'"

这话是一位可爱的青年说的——他曾是戈斯波特的学生，早被那位说"你立志行这事，乃是好"的接去——临终前对站在床边的朋友说的。他死在 M. 先生的怀里。

1805年3月24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求神将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每日丰丰富富浇灌我灵。我的兄弟，圣灵的恩赐是传道人和传教士根本的资格。哦，愿你我蒙福，大得这些恩赐！我的兄弟，让我们常记念我们欠救主神的债——他从至低的地狱救赎我们，为要我们短暂事奉，在天国得那说不尽荣耀的恩典赏赐；被这前景激励，让我们为我们的主耶稣耗尽自己。'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求神使我作好人，作好传教士。"

又，"5月30日：——我亲爱的兄弟，请特别留意你自己灵魂的光景。我正要说'多祷告'，不如说：要格外谨慎，使你的祷告属灵，出于内心；要凭信心靠耶稣基督而活。我还要

加一句：在这点上多多省察自己；因为我们——我们这些时常以宗教事务为念的人——大有危险，把做事、祷告、劝勉、读经等等当作例行公事，而不进入其属灵的实质与严肃。请允许我说，不是因为我是你的师傅，而是因为我爱你：要学习谦卑，举止庄重仁慈。要知道，我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到神的儿女和有罪的人中间去；让我们常庄重严肃。你我年轻，所知甚少；让我们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是基督的跟从者，因此当愿众人好，凡事叫他们得造就、讨他们喜悦。"

## 致父亲的信

同样热烈敬虔、审慎热忱之灵，呼吸在下面这封1804年12月25日致父亲的信中："我信你不住地为我祷告。在施恩宝座前记念我，是最好的记念。写信时你上封信不在手边，抱歉不能如我所愿逐一作答。记得你问我何时可能离国；这问题我答不上来。我得不到这方面的消息；实在，连理事们自己也答不上来，因为他们还没有招到投身中国传道区的人。我必以尽早通知你此事为本分，也为乐事。亲爱的父亲，我可能永远不能再

为一名传道学生，仅此而已。你无疑听说了欧文先生（Mr. Owen）——我的一位同窗——突然去世：他病了不到两小时，就死在我怀里。这是对我响亮的呼召，要我随时预备死。

"很高兴收到 H. 的几行字；她说自己是个可怜的罪人：我求她能像可怜罪人当行的那样行——逃往避难所，抓住福音摆在她面前的盼望。盼望我能见到她、父亲母亲和其他兄弟姊妹。若真如此，盼望我看见她行在神的道上，爱救主耶稣基督。

"父亲，你为我向神祷告时，要与他摔跤，求他使我作忠心献身的传教士，赐我恩典诚实待自己的灵魂。代我问候 T. 兄弟和 A. 姊妹：盼望我见他们时，看见他们如"同蒙生命之恩的"夫妻，和睦同居，把小孩子养育在"主的教训和警戒"中。数日前收到詹姆斯兄弟的信：他和 E. 姊妹并孩子们那时都安好。自欧文先生去世后，我们又添了两位新传教士；一位是苏格兰人，若蒙保守，不久将与几家人同往俄国——在俄国政府资助下，他们要在伏尔加河（Wolga）畔建立殖民地。我身体健康，只是精神不振。无论我到哪里，人们都以为我病了。自离父家以来，我大有理由为神的看顾感谢他；展望与你们众人告别，我的倚靠是坚定信赖同一美手

的引导。神的手受无限智慧指挥，拥有全能的大能。让我们常记得我们是不朽的。地是劳苦受苦的场景——天是安息享乐的。我的爱……我盼望他把这当作给我的新年礼物。"

## 日记摘录（1805年）

1805年间，M. 先生偶在日记中记几笔；兹录一二，以见他何等严密地看守自己的心，又何等切愿心思全被预备大工所占据：

"2月23日。一周又尽，我要记下神在护理与恩典上待我的美善。主保守我健康，使我能以相当的精力跟进学业。他使我经历赦罪的怜悯。因罪，我厌恶自己，蒙灰如土，投奔基督讲和的血，得赦免。

"我愿这话如铁笔刻在我心上：不经学习默想，没有什么能充满心灵。回首过去一周，我几乎说不出自己做了什么；倒似乎更能说出自己没做什么。1.　　我对教会体制留意了一些。就我目前所考查的，'教会'一词似乎从不用在多个团体之上。圣公会的主张我还未彻底考查；我要责备自己心思懒惰，没有以足够的劲头追查下去。2.　分裂派（Secession）的历史也占据了我本周的注意。在我看，其中有许多骄傲自私，厄斯金（Erskine）与同他在一起的三人，忘记了他们从

前所抱怨的不平，拿别的东西代替。3.　我对与罗马天主教的论争也略加注意。4.　　我注意了救赎之约与恩典之约的区别（对此我还没有定见），以及神在救赎中的智慧与美善（博格先生论此的讲座极好）；求我能看见，并乐于研究。我也注意了确据、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神学展开广阔的禾场，熟悉它是我的本分。5.　　某氏的《中国纪行》（原书名缺）也占了我一些注意。在我看其中有许多无趣的材料；他们航程中和穿越中国的旅途中每件琐事，能得出的实在不多。

"我没有注意的：1. 概略地理。我没有查考各国的光景与民情。2. 我没有注意历史。3. 也没有注意博物学。4. 也没有注意医学。5. 也没有注意数学。6. 也没有注意语言。7. 也没有注意讲道术。我为已做的感谢主，求他明日与我同在、祝福我。阿们。"

1805年5月，他与导师及当时在戈斯波特的传教士弟兄们同往伦敦，参加传道会年会及其他同性质、同目标的聚会。在城里时，他写信给兄弟，主要似为使他接受他的传道之约；可摘录一段，又是他全然献身的样本：

"你上封信说你还未接受我为所投身的圣工离开本国，我看了很难过。不知说什么好。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所未曾说

过的？求你思想我们欠主耶稣的债，说说看：我用三四十年、以任何方式——无论多难——事奉他，算太多吗？我知道你不这样想。我相信是你对我的厚爱使你盼我留下。但不要纵容这情感，以致拦阻我。离开的时间全然未定。今晨我与伦敦的理事们在一起，得知我（若主保守我）要在伦敦或爱丁堡学医等，如我信中所写。这要等到十月开学的新学期才开始；所以我最早也要明年才能离国。我亲爱的兄弟，盼望你越来越能接受此事。圣工是好的；我只憾不能在其中做得更多。"

末了他给父亲加了几行：

"我目前的处境尚可，仍有望去中国。传道会还没有招到陪我去的传教士，这又使定下时间延迟。自觉多有缺欠、多有罪，但仰望耶稣，倚靠他，切愿事奉他，我署名：爱你的儿子。

"又及：传道会聚会极受鼓励、极得造就，昨晚在斯帕菲尔兹礼拜堂（Spa-fields chapel）以圣餐结束。"

回到戈斯波特后，他在日志中记下：

"5月25日。昨晚我从伦敦回来，此行是参加传道会聚会。总的来说，我很安适；我想可以说，我更多认识了自己

的无知，自己在属灵事上长进微小，更需要殷勤用功。求主赐我更多恩典，坚固我做他所召我做的工。"

M. 先生在戈斯波特继续学业，直到1805年8月；那时他回到伦敦，要学一些医学和天文学——盼望对传道有用；并尽其所能学中文。他于是听已故布莱尔博士（Dr. Blair）的医学讲座，在他指导下在圣巴塞洛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实习。

## 在伦敦的学习

经人介绍认识已故格林威治的赫顿博士（Dr. Hutton）后，他以一贯的热忱攻读天文学。这时期他住在主教门街（Bishopsgate Street）的史密斯先生（Mr. Smith）家。从那里他常步行去天文台（后来他住在格林威治）——自己带着必要的数学仪器，一路读完全程。他高度专注的本领，无论读书或思想，都使他极适于观测；他后来也说，在他这并非装模作样的热心。除这些功课外，他还跟容三德（Yong-Sam-Tak）学中文——一位受过些教育的中国人，日记书信中会常提到他。经克拉珀姆（Clapham）的莫斯利博士（Dr. Moseley）引荐，他认识了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从他得了中文的初步入门；也在他身上见识了以骄傲专横著称的民族性

之样本。但为着大目标，他耐心忍受。有一次 M. 先生把老师写了汉字、他背下后的一张纸扔进火里；不想三德大怒，三天不肯给学生上课；为免再犯，学生把字写在锡板上，用完可擦去。学会了写汉字、对字形稍熟之后，他开始抄写大英博物馆那部中文手稿——前文已提及——内含福音书合参、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除希伯来书）；还有一部拉丁文—中文词典手稿，是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借给他的。靠着不倦的勤奋，数月内他完成了这两项。他继续这些学业，直到1807年1月启程；此外还常讲道，多方行基督徒的慈惠。

谈到他为圣工预备的努力，米怜博士（Dr. Milne）说："所学的语言，日后证明用处甚微。词典和福音书合参更有用。这些原是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士中几位的著作。出于何人、何时编成，未能查考；但护理保存了它们为要有用，其作者应得的尊荣，将来必归给他们。"

前文说过，马礼逊先生这时住在史密斯先生家。S. 夫人（Mrs. Smith）是一位可敬的基督徒妇女，以善待许多传教士而闻名；因 M. 先生品格纯正，她深爱他，后来成为他最定期、最知己的通信人之一。她至今健在；从她的回忆中，搜集到 M. 先生这一时期习惯与事务的如下细节：他对时间的珍惜非常显著。他起得很早，不用在学习上的每一刻，都用来

把知识传给偶然在他影响范围内的人。这家一位女仆经他教导，得以认识基督的福音而得救，不久去世，满有永生的盼望而终。他不像别人那样，在白天紧张学习后到社交圈放松，反常步行数英里去探望贫苦患难的人，听孩子们背他教的诗歌和经文。不久前其中一位告诉执笔者，她一生所受的宗教教导全来自马礼逊博士；虽年代久远，她仍记得他的教导，常借重温当时学的诗歌得安慰。

M．先生惯于中午退修私祷；又因他每逢环境允许都出声祷告，有时被人听见。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发现了他的习惯，有时跪在他书房门口听；她见证他与天相交时敬虔热烈的语调，鲜明地显明他卓越的敬虔。他终生保持这习惯；后来与他或多或少有交往的上流社会人士中，有许多人因此驻足留意，心被宗教的真实与至关重要的意义所打动。

## 日记与书信摘录

以下日记书信摘录，让他再作自己的传记人。按日期先后编排：

"8月13日。我亲爱的父亲，摆在我面前的工作甚是艰巨，但我的盼望在神的膀臂。若以我现在这位中国人为其民族性的样本，那是极坏的样本。他固执、嫉妒，不愿谈神的

事。*他说：'我们国家不习惯谈神的事。'若您肯赐告巴顿先生（Mr. Button）会众及全镇宗教光景，我将很欣喜。在我看，这里大需要更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敬虔青年主日下乡，教导孩童，向贫苦农舍人家传讲生命之道。代我问候托马斯兄弟、安（Ann）姊妹、汉娜姊妹和孩子们。我还没有同去的伴；但听说传道区将有三四人。代我问候继母（原文作mother-in-law）；愿主祝福她，善待她。

"8月25日。你似急于知道……近况。论性情，我想他大体如故。据我看，他做事勤奋。我尽量常去，设法激动他的心，关切自己灵魂的得救；但令我难过的是，至今一切努力无效。一两天前我问他自我上次在城里后是否去过礼拜堂，他说自我听他讲道后就没听过人讲道，也不说理由；实在，他对一切严肃的事似乎全不在意。请你祷告，愿神被他寻见，虽他不寻求。外甥詹姆斯每天早晨来我这里，接受我能抽时间给的一点教导帮助。*这位中国人被学生温柔和蔼的态度赢得，不仅和他一起读圣经，也参加家庭敬拜——起初他嗤之以鼻。后来经 M. 先生的影响，他从一位行商（Hong merchants）那里谋得好职位。"

教他，实在很少——我的时间被占得满满的，一部分在中文上，一部分在医学和偶尔讲道上。从兄弟上封信得知你

近几周多有不适，我很难过。愿主使你屡次的不适成为你的益处，也使你能以谦卑顺服神旨意的心忍受。"

"10月25日。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8月4日离开戈斯波特。到伦敦后，我极其忙碌，东奔西跑，顾医学，顾中文。主大施怜悯，赐我健康气力，在善工上前行。10月8日，容三德来与我同住，教我中文，我每天都略有长进。盼望数日内苏格兰的威廉·布朗先生（Mr. William Brown）来帮助我。求主使他的到来成为多行善事的媒介。我很怕自己对他的期望太多，对神的期望不够。自到城里，我哀叹自己没有足够感到倚靠神，也没有感到绝对需要他的祝福使我的劳苦有效。主啊，赦免我，怜悯我，赐我那我未曾恳切求取的。

"10月26日。——"他们因为不信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才站得住；不要自高，反要惧怕。"

"11月5日：——容三德今晚问，耶稣是男是女。他说在本国见过某种女人的像。我断不定他指什么。他说常听人说神没有性情，不发怒——神不降灾给人——若有风暴或饥荒，不是神降的。他说祷告而不使用方法，是愚蠢；是人使自己的心变好。他似乎很喜欢谈神是宇宙的大主宰。我设法

谈神造心，人不爱他是何等忘恩。哦，愿主开他的心，领受在耶稣里的真理！

"11月28日。——布朗先生已到。我把今天记下。盼望主祝福我们的团契和彼此的操练。求他赐我恩典智慧，以恩慈待他，如待主里的兄弟。哦，愿主与我们同去，赐我们他的同在，不然就不打发我们上去。愿圣灵的大能以圣洁的审慎覆庇我们。自布朗兄弟来到，我学业的性质全变。我已放弃医学，专攻数学和天文。

"12月9日。诗1:2。哦，愿主使我的心倾向他的法度。我惭愧：看容三德读孔夫子（Kung-foo-sze）的书何等勤奋，看我读神的书——圣经——何等稀少。"

12月31日，他这样写信给 S. 夫人：——"我深感欠你的大人情，因你的大恩，不仅待我，也待那亲爱的小男孩，我愿服事他。若你愿意，我想请我的姊妹去看你。我为她深感挂心，很愿意你认识她、她认识你。你要以帮助她属灵的事为念。哦，灵魂的价值！愿主使我们众人正确估量其价值。今晚，一年又尽，我一直严肃地注视永恒；说实话，注视那未知之境时，我战兢。当我前瞻身体的解体、审判之日，再往前看永恒岁月——听见沉沦者的哀号和蒙赎者的歌声——若不是在耶稣里有盼望，我的恐惧何其大，不必我说。耶稣基

督！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先锋；他已去为我们预备住处；因他活着，我们也盼望活着。"

1806年1月3日他这样写信给兄弟：——"我亲爱的兄弟，盼望你正行在窄路上，面向锡安前行；盼望 M. 姊妹深感切愿，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寻求罪得赦免。当我们回首幼年的罪，我们何等有理由脸红——羞愧、困惑——俯伏于尘土呼喊：'主啊，求你不要记念这些来攻击我。'滚滚而去的岁月提醒我们，永恒——永恒近了。哦，谁知道、谁体会"永恒"一词的全部分量与意义？谁曾权衡过两极："永远的刑罚"与"永生"？若与耶稣联合，我们就安全；我们就有权进入我们神的城，与他永远同住。代我问候外甥女 H.。我给自己许下许多快乐，若主保守我们，我下纽卡斯尔时，要见证她的好品行和知识的长进。我要考她好多诗歌、问答、经文等等。她表弟詹姆斯·S. 每天早晨来看我，向 M. 夫人背问答和拼写。"

3月6日，他致信父亲说：——"我坐下片刻给你写几行，说主已丰丰富富祝福我；我深信，他已应允你和我亲爱的亲属朋友的祷告，赐下许多祝福。继续祷告，求主丰丰富富赐我合乎传道圣工的恩赐。替我求他：向今世这邪恶的世界死，在基督的圣工上大有献身。"

同日，他这样致信姊妹：——"亲爱的 H.，请允许我再提醒你，我提醒你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属灵与永恒之事的无限重要。想想我们本性中的光景何等可悲，非我们主耶稣的死不能救我们。他的爱何等大，至今仍大；因他如今活着，为一切跟从他的人代求，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汉娜，努力把死看为近，试着前瞻永恒。想想：没有天堂使你快乐吗？你以神的百姓为乐吗？以神自己为乐吗？以颂赞祝福他为乐吗？你以我们的主耶稣为乐吗？因为你知道，从圣经看，这些操练将是天上的操练。你喜欢这些吗？若不喜欢，天堂就不是天堂了。代我问候表亲们和安姊妹。外甥詹姆斯是否努力记住小要理问答？你若也翻阅，努力明白，会得许多知识。有一件事，你知道，比一切更要紧——就是借着信，在我们的主耶稣里有份，并有爱与顺服相随。"

"3月9日，他这样写信给兄弟：——今晚我向一些黑人讲道，他们由我们中间几位献身的基督徒聚集成会。其中最严肃的一位的妻子上周去世，讲道与此有关："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有一位黑人士兵在场，他吹钹，我们的朋友盼望他是真蒙恩的人。可见主从各族、各方、各民中聚集他的百姓。J. 兄弟和艾伦·阿肯（Allen Aken）在场。艾伦，我难过地说，至今仍忽略圣礼。哦，退

后何等可怕！愿主保守我们坚固。愿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毫不疑惑。请允许我对安姊妹说几句。

"我非常切愿你能深感自己需要救主耶稣，并深感在祂里面有份的幸福。你曾严肃思想过自己不幸的光景吗——作为有罪的妇人，本性是可怒之子、地狱之嗣？感到如此，你曾逃往耶稣避难吗？若你以基督徒的单纯真诚回答"是"，我何等欣喜。哦，要恳切祷告，求主赐圣灵教导你，使你得救、得益。代我问候　H．表亲：我很高兴她……很谦卑。替我告诉她，她天资好，但不可骄傲；她所有的都是主所赐，要感恩；很高兴看她写得一手好字；盼望她继续；神赐她父母和师傅，都多多照顾她。再见，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愿你们如"同蒙生命之恩的"夫妻和睦同居，叫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

3月16日日记中有如下备忘：——"要顾的事多过我所能，我不堪重负。天天立志，天天违背。我觉得我的骄傲，或野心，或叫什么名字都好——那要出人头地、居首位的愿望——这使我很不安，拦阻我常存对主恩的感恩。我屡次立志再写日记，但一件接一件拦阻，无法实行。我看見从前所写的有益；我想若能继续，若主保守我，必于我有益。我很想写一篇自述，为使主待我的作为重新浮现我心。

"我现在要顾博物学和天文学，但很不情愿，因它分散我对神大事的注意。作为"属神的人"，我当多多读经、默想、祷告。我后悔接了这些担子。我很想把自己献给圣经和中文的学习，为外邦人。我自己的性命，我看为轻；但若蒙保守，我愿善用。主啊，在这事上引导我，按最荣耀你、最有益于宝贵灵魂的方式安排万事。我愿昼夜劳苦，克己，免得成为主百姓的负担。我很怕被这些事缠住，拦阻我手所扶的善工。"

"3月29日。——本周大半时间读中文，也攻数学。"

"4月1日。今晚与两位要去印度的浸礼会传教士——罗宾逊（Robinson）切特（Chater）——同处约三小时。威克斯船长（Captain　Wickes）、M.　先生等在场；亲近神祷告，我大得安慰。哦，愿我为亲近他的机会好好感谢主，更以天堂的盼望为乐。主啊，丰丰富富祝福我。"

"4月10日。——今晚布朗先生交给我一张纸条，说十天前他已写信给伯德先生，告知不能陪我去中国了。我极其难过。求我不至对此显出不当的性情，但把道路交托主。愿我学到，避开一切惹动血气的事，以温柔谦卑把道路交托给自离父家就引领我的那一位。求我兄弟灵魂身体都大蒙福，作主耶稣的仆人蒙福。"

5月29日致 S. 先生的信摘录如下：——"愿主耶稣接纳我作他的仆人；这样，他百姓待我的恩情就算为待他自己，必得赏赐。我收到纽卡斯尔一位牧师——我父亲住在那里——的邀请，请我在八月第一个主日为"病贫无依会"讲季度讲道。一位在城里听过我讲道的先生，把好评带给该会。想到自己何等卑贱无用，神我的救主竟使我在他百姓眼前蒙恩，我被他的美善淹没。盼望这不是矫情。在神面前，我是人类中最卑贱无用者之一。哦，救赎恩典与慈爱的无边丰富！耶稣在这里——我的倚靠。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天天为在这位美善的主、这伟大的工上懒惰而忧伤。我消瘦了，我消瘦了，我有祸了！"

他果然去了纽卡斯尔；在那里他致信同一位朋友：——"7月28日。离开你家的那天傍晚，我搭上一艘下纽卡斯尔的船，星期六清晨到达。我亲爱的亲属都尚可。许多熟人已经去世，我从前未曾听说。恐怕许多人未预备好见他们的审判官：两人自杀了！当我们设法体会人类大半可怕的光景，我们对救主神分别之爱的感恩当何等高！"正如你常说："哦，为什么我是座上客！"主日下午晚上我讲道，盼望主帮助了我。我几乎不知身在何处，来不及害怕；亲属朋友环绕，他们喜极而泣，也怕我失足。他们待我过分亲热慈爱。我为离开父亲和其他亲属而战兢，一想到可能是最后一次，

他们就甚是难过。我打算八月第二个主日后立即动身。霍尔丹先生（Mr. Haldane）在这里介绍他的传道人。我去过一些村庄，散发了大半小册子。他们

很受欢迎。求神祝福它们。星期六，我和巴兰坦先生（Mr. Ballantine，霍尔丹先生的传道人）打算去一家大铁匠厂。他要在露天讲道；不知我有没有这勇气。明晚若蒙保守，我要向河上一些叫平底船工（keel-men）的人讲道；下主日讲三次，晚上为无依之贫民讲。"

"8月24日，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我上月15日离开格林威治，探望纽卡斯尔的亲属，又游爱丁堡、格拉斯哥（Glasgow），本月16日返回。为向我显的恩慈厚爱感谢神。我在亲属朋友中住了两周，在他们中间讲道十三次。回来后有时情绪低落。从尼希米记第四章何等明显看出，神拣选"被藐视的"来做他的工；凡建造主的殿、属灵耶路撒冷城墙的，都当对神有坚强的信心。主啊，赐我"专心做工"的心（尼4:6）。仇敌攻击时，祷告神与儆醒必须并行（9节）。"

"10月12日。——今日在贝克先生（Mr. Beck）处讲道。三德和 S. 先生在场。我讲解但以理书第五章和腓利门书。我仍要在神面前为罪孽的盛行哀叹。"我的罪孽追上了我"（诗

40:12）！哦，愿我学但以理，敬畏我的神，把自己全然交给他，毫无保留地献身他蒙福的事工。"

10月23日，他写信给父亲，告知当时定下的行程安排：

"上星期二我见了理事们；委员会同意，我先搭便船去马德拉斯（Madras），再转往马六甲（Malacca）；把行李留在马六甲，去广州（Canton）看看能否定居。若能，就从马六甲运书来；若不能，就回马六甲居住，那里有数千华人，我要在那里努力学语言，并尽快向马来人（Malays）传福音。目前情形如此。三德很可能与我同去。动身时间全然未定，取决于机会，可能一个月内，也可能三四个月后。我亲爱的父亲，愿我们常能定睛于神在圣经中的启示，主要关于罪、救主、天堂、地狱。圣经的真理何等庄严重要！我要感谢神，因慈父在施恩宝座前为我不住代求。我和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是多受祷告的孩子，这一点我深信。我亲爱的父亲，盼望你以有儿子作基督的仆人为更高的尊荣，过于他得世上任何尊位厚禄。哦，愿耶稣认我作他的仆人，末了赐我生命的冠冕；愿他使你甘心把我交给他事奉。代我问候母亲和汉娜姊妹。盼望安姊妹的病成为她的益处，如今已全愈。我身体尚可，似愿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代我问候 T. 兄弟

和卡斯伯特（Cuthbert）。盼早日收到他的信。很高兴兄弟如此甘心把我交出。请给我写信。"

12月23日他又这样写信给托马斯兄弟：——

"我上次给你写信时，盼望此时已在途中；朋友们也本意如此；但因哈德卡斯尔先生和考伊先生（Messrs. Hardcastle and Cowie）有病，必要的步骤延迟了；目前欧陆事务重压在考伊先生身上，他无暇顾及其他。你要知道，我们的传教士若无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明许，不能搭任何英国船去印度。他们曾为现今在加尔各答（Calcutta）附近塞兰坡（Serampore）的浸礼会传教士求过许可，被拒绝了。我们在印度的传教士是搭外国中立船去的。本会从未求过他们的许可，现在打算为我求。如此，我三月初必定启航；若不然，今年可能走不了——今生未来的一切何其不定。不过，一有动身的可能，我必尽早通知你。我现已从格林威治搬进城，专心学中文，兼神学圣经。不矫情地说，我亲爱的兄弟，正如你所说，我已进入大工；未再往前，我已感到其压力。你为我挂心。好，更挂心吧，

让这挂心引你到那能帮助的面前——"是他使外邦人归正"，不是我。我不把这工归于自己，连救恩的神也不僭越。

"我独自一人，父亲提过，你信中也提到，诚然不那么安适，使任务更艰难；但说实话，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大惧怕。我的惧怕在于：难以活在世界之上，只为神活，不求自己。我怕"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传教士应当格外是属神的人。"

1806年的日记这样结束——"12月31日：承蒙神的美手按在我身上，我来到又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翻阅了今年日记所写。哦，当感谢的何其多，当谦卑的何其多。布朗先生来与我同读，现已告别。整年我都在为不信的恶心哀叹；今日似乎仍在原地。我曾盼望此时已在去中国的途中。这工显得越来越艰巨。今晨我读诗篇103篇，以之为安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今日我再次把自己交在主我神的手中。"耶和华作王。"

这些摘录就让它们自己产生对作者品格与敬虔热忱的印象，无需借助。人际关系中他始终如一：无私、虔诚；他的勤奋、殷勤、恒忍的习惯，必使许多人惊奇。

## 启程安排

探望纽卡斯尔的朋友后回到伦敦，他发现自己全被启程安排占据。"当时英国及英国势力所及的印度各地，对传道事

业存在强烈的偏见。"在那些地方得不到居留许可；必须取道间接路线把传教士送到目的地，而到了之后能否居留仍是未知数。于是为 M. 先生和两位同窗——戈登先生（Mr. Gordon）和李先生（Mr. Lee）夫妇——订了雷米滕斯号（Remittance）去纽约的船位；他从那里或直去广州，或取道印度，视情形而定。他以记下这安排开始了1807年的日志：

"1月2日。——今日决定我搭第一班便船离国，很可能是本月18日，经美国去广州。议定下星期四为我举行按立。这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主啊，"你若不亲自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愿全能神的祝福伴随我。愿他面前的使者走在我前面。我不甚沮丧。今晚我设法回想我所盼望的应许。"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进入我心；又是"不要害怕，你这虫雅各"。盼望我能常单单倚靠神的膀臂，此外无人能扶持我。"

## 按立圣职

M. 先生的按立于1月8日星期四晚上在燕子街（Swallow Street）苏格兰教会（the Scots church）举行，与戈登先生、李先生一同。"崇拜由 T. 汤森牧师（Rev. T.

Townsend）以祷告、读经、劝勉开始。乔治·伯德牧师（Rev. George Burder）向每位传教士提了几个问题；他们告白了将要教导外邦人的大要道。之后，A. 沃牧师为他们向神献上庄严的祷告，并按手。尼科尔博士牧师（Rev. Dr. Nicol）以徒20:17为题，向传教士们发表严肃慈爱的劝勉；C. 巴克牧师（Rev. C. Buck）以祷告结束。"许多人至今感恩地记得那难忘之夜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只是那些神人——如今已归到列祖那里——的讲论祷告，更是一位二十四岁献身青年朴实无华的呼吁，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外邦人的事奉与信仰。他的日记记下了这动人的一幕：

"永志不忘的一天！——今晚我被庄严地按立，在外邦人中传福音。沃先生作按立祷告，尼科尔先生作劝勉；详见我的文稿。〔这些文稿未找到。〕哦，愿今晚的立约在天上蒙悦纳！愿圣灵把我分别出来，作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圣工。哦，愿我今晚所听的教训，印在我心我良知上。李兄弟和戈登兄弟与我一同被按立，作这重要而甘美的工作。我如今要披上盔甲。哦，求我能"舍己，背起我的十字架"，跟从羔羊到底！"

## 向理事们辞行

同月26日，M.　先生向传道会理事们辞行。A.　沃牧师——他亲爱的牧者、忠心慈爱的朋友——以最亲切感人的方式向他致辞；小 J. 克莱顿牧师（Rev. J. Clayton, junr.）在祷告中把他交托给神。

启程前，传道会致他一封总训示信，又一封基督徒劝勉信。信是正式签署的，但据知出自沃先生的笔。"兹录于此，"保存它们的米怜博士在其《回顾》中说，"前者，因为它用他们自己的话，表达了理事们对所开辟的传道区、所差派的工人的看法；后者，因为它显明这些可敬的牧者、基督热忱的门徒，何等敬虔地挂念，要在所差之人的心中留下对其圣职神圣重要的深刻恒久印象。"

## 总训示信

"伦敦，1807年1月20日。亲爱的朋友：

"与您相连的这仁慈机构的理事们，很欣慰能促进您长久怀有的可嘉愿望——充分掌握中文。我们欣喜地看到，您以何等殷勤恒忍，利用本国为您提供的学习机会；我们信这些在您居留中文完全通晓之地、得其更大的便利时，必大大促

进您的长进。我们对您将居留何处全然不确定，若用具体训示限制您的行动，极不合适。我们必须让您完全自由，凡事按自己的审慎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护理把您的签落在何处，能以传授有益知识帮助周围的人，必令您欣慰；我们盼望您有机会操练数学家的职业，开设各分支讲座；也盼望您有机会教授英文——对许多因事务需与常住中国或偶访中华的同胞交往的人，这必是极宝贵的造诣。

"我们信无人会反对您居留广州，直到您学成语言的大目标。学成之后，您或许不久就能把这造诣转向于世大有益处的方向：或许您有幸编一部中文词典，比前人更详尽更准确；或有更大的荣耀，把圣经译成三分之一人类所说的语言。若您须离开广州，去处由您自己定夺。若您经停威尔士亲王岛，信您在那里必遇朋友。若您前往马德拉斯、加尔各答或苏拉特，您必在朋友中间，他们必以最热忱的慈爱拥抱您，并协助您商议最当行的路；若您偶到全然陌生之地，盼望出示此信——它证明您与本会的关系——能使一些仁慈之士关心您的处境，给您建议，并按您需要预支钱财，凭您向本会具名司库开的汇票支取。

"盼望您行事无可指摘、谨慎、善于与人和睦，经历由此而来的诸般益处。我们欣然信赖您作为本会代表的品行——

本会的品格声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蒙其支持之人的性情行事；我们恳切把您交托给神护理的看顾、保护、引导，怀着至深的慈爱，

"您真诚的朋友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司库。

"乔治·伯德，书记。

"致罗伯特·马礼逊牧师。"

## 基督徒劝勉信

"伦敦，1807年1月26日。亲爱的兄弟：

"与您分别前，我们愿以父辈的慈爱，向您提出关于切近我们心、与您品格的尊荣和传道成功密切相关的严肃劝勉。我们说话直率，因为我们爱您，深切关心您所投身的圣工。

"要留意自己灵魂的属灵光景。您远赴外邦，作和平之君的大使。大使若心里对所代表的君王怀恶意，或对受托促进的利益漠不关心，何等不相称！"万物都是出于神，"保罗说，"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请注意，我们自己与神和好，被设想为先于我们受托履行和好的职分。我们何等需要与这使徒一同谨慎，"恐

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令人警醒的真理：审判之日，"有许多人要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他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此，要在自己心里怀藏对救主至高的爱——您把他推荐给别人去敬爱信靠；并使心志稳稳升向您引导他们仰望的那些天上之事。

"要求神，并在自己心中培养那些传道恩赐，它们于您所从事之工的尊荣与蒙福的成功是必要的。我们高升的主耶稣基督已为人类受了恩赐。每天早晨到施恩宝座前，求神赐您知识的恩赐——

——赐您悟性，明白福音的奥秘；赐您学者的舌头，好"按时说一句话"帮助疲乏的人；赐您温柔的心，教导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赐您心志的忠诚，催逼您"宣告神全备的旨意"；赐您对在无知中流离、负罪重担、沉溺污秽、暴露在全能者忿怒下的灵魂，有基督耶稣的慈肠怜悯；赐您心灵的真诚，拦阻您"行事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不败坏真理；赐您对可敬畏的救主和他在世上受苦的圣工至高的爱，使您"在许多忍耐、患难、穷乏、困苦中，在尊荣羞辱、恶名美名中"，显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运用这些恩赐，操练这些性情，您必有望享受内心的平安、蒙悦纳的良心，在善人眼中可敬，在主您神眼中荣耀。

"要在主您的神里面壮胆。我们自己样样不完全，但在他里面凡事完全。他是我们力量的荣耀。我们的充足出于他。他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供应您一切所需。把一切重担卸给主，他必扶持您。您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倚靠救主的应许，它必加力量给您的手，加勇气给您的心。"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代表理事们签署，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司库

"乔治·伯德，书记。

"致罗伯特·马礼逊牧师。"

## 告别书信

"当他离开本国海岸的时候近了，"克卢尼博士说，"我当时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他于1807年1月这样写信与我深情告别：

"我亲爱的兄弟，如今时候到了，我必须再向你深情告别，或许是最后的告别。上星期四晚上，我被庄严地按立，

在外邦人中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仪式在燕子街举行。约翰·汤森牧师（Rev. John Townsend）以祷告读经开始；G. 伯德牧师提问；沃先生献上按立祷告；尼科尔先生劝勉；巴克先生以祷告结束。这是非常庄严感人的一次。戈登先生和李先生与我一同按立。我们24日乘雷米滕斯号（Remittance），劳船长（Captain Law），去纽约；从那里他们搭船去印度，很可能去马德拉斯；而我独自乘另一艘船去广州。若获准，我打算居留那里；若不，我可能回马六甲。我亲爱的——，这就是我目前外在的境况与前景。论到成功，我既不乐观，也不沮丧；我盼望——我信可以安心取我们主的话为安慰："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这确信，我还怕什么？基督若与我同在，谁能敌我？

"我的兄弟，让我偶尔在你恳切的祷告中有份。求我不以"若我和我主一样好"为苦。再见，

我亲爱的年轻兄弟，愿平安的神与你同在！代我问候我亲爱的胡珀兄弟（brother Hooper）。"

1月25日星期一，他致信一位姊妹：——"我在 T. 兄弟的信中答应给你写信，现在履行诺言。

"我亲爱的 H.，我正处在向亲属、朋友、祖国作最后告别的前夜，很可能如此。我身边没有慈母的照料，没有妻子，

没有兄弟，扶助我、劝勉我、安慰我；但我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确实的话上：为他的缘故撇下一切，今生必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我本要请你为我祷告。但先让我以满怀慈爱的关切问：你为自己认真有信心地祷告吗？我亲爱的 H.，我不能不坦诚告诉你我的心，忠心慈爱地警告劝勉你，逃避将来的忿怒。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汉娜，现在思想你的灵魂吧，把天堂、地狱和一位临死的救主摆在你面前。代我向你亲爱的伴侣问弟兄般的好：把这些话告诉他。一起跪下，流泪呼求神，为耶稣的缘故求怜悯。我盼望最迟明晨或星期三早晨动身去格雷夫森德，搭船去纽约。我身体好，不沮丧；离开你们众人我难过，但我祷告盼望（神啊，求你成就！）我们不久必同到永远的荣耀。但亲爱的 H. 姊妹，我为你担心，怕你仍在未归正的光景。原谅我，原谅我：我说这话不是严厉，乃是爱你宝贵的灵魂。来就耶稣，来就耶稣。这事未成，别事都不值得顾。代我问候父亲母亲、兄弟姊妹。昨晚我在韦尔街（Well Street）教会告别。J. 兄弟和 E. 姊妹、A. 姊妹在场，还有更多朋友。他们今晚来史密斯夫人（Mrs. Smith）家与我告别。我们有过几次祷告会，彼此交托给神的怜悯看顾。今天下午传道会理事们与我们告别，发表临别

赠言。愿我亲爱的 H. 姊妹得民数记6:24的祝福慈爱。代我问候外甥詹姆斯和孩子们。"

次日（1月26日），他在下面这封信中与亲爱的父亲告别。全文照录：

"伦敦，1807年1月26日，星期二。

"我亲爱年迈的父亲：

"昨晚我与兄弟姊妹——马礼逊家和斯科特（Scott）家——作了庄严感人的告别。那是试炼人的一幕。愿那次宗教操练和所给的劝勉，对我们众人有真实恒久的益处。我兄弟（提及此，因知这必安慰你）似乎对家人有些软化、和解了——哦，愿我也能说对属灵的事也是！

"你亲爱的父亲，你上封信安慰我许多。盼望主基督认我作他的仆人，愿你因他借我手亨通的工作有喜乐的缘由。我深信你必不住为我祷告。在谦卑的盼望中得安慰吧：我在事奉耶稣；若我和他一样，永不要以为苦。"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能像先生一样就够了。"我在詹姆斯兄弟身上大得安慰。他不多言。他写了一封信交在我手里，表达他为我心中敬虔的感动，感谢神在护理中使我们联合这么久。

"请允许我向你说明我此去的境况。我有介绍信给纽约许多基督徒朋友，他们将尽力为我在广州的美商馆（American factory）谋居留。传道会交给我150英镑的银元，到中国之前不动用——船费已付；另有20英镑作日常费用。他们还给我开200英镑的信用证，在广州、马六甲、威尔士亲王岛的人那里支取。我受命大抵相机行事，尽其所能全部或部分自给。可见照顾无微不至，凡能预防的都预防了。若蒙保守到美国，我必小心给你写信，盼望常收到家信。代我问候 T. 兄弟和 A. 姊妹。若能，我必给他写信。

"再见，我亲爱的父亲。

"你慈爱的孝顺儿子

"R. 马礼逊"

## 在格雷夫森德

28日，M. 先生前往格雷夫森德，等候他将搭乘的船；31日登船。他自己的日志最能记下事实，同时也披露他启程时的心情：

"格雷夫森德，1807年1月28日，星期三。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日子。今晨我与亲爱的朋友们作了最痛心的告别，现

正等候一艘船，要乘它去纽约，再从那里去广州。我独自一人；哦，愿我不至独行；愿我神的美手按在我身上，愿他面前的使者走在我前面。我离开朋友祖国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起初是——我信至今仍是——神在拯救可怜罪人上的荣耀。哦，求信心！哦，求对那又大又宝贵的应许有坚强的信靠。我把年迈的父亲、兄弟、姊妹交托给你，我的神啊。哦，求你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保守他们。使我能在你里面壮胆，我的神。

"29日，星期四，早晨。——哦，愿我像"比撒列"（出31:2—3）被召作这工，被神的灵充满，有智慧、悟性，"能做各样的工"，为我所 undertaking 的这大工。我刚读了 S. 夫人

的信，嘱我上了船才能拆，我却没有遵从。信甚好——神啊，我的神，我仰望你。不要不给我你的同在、你的祝福。我信是你引领我至今。垂听我亲爱、亲爱的朋友为我的祷告。哦，使我的眼目专一于我所承担的大工。丰丰富富赐我基督耶稣的灵。神啊，使我记得我有一场仗要打，一段路要跑，一份工要做；受苦到死后，还有一笔账要交。

"30日，星期五。——昨晚在肯特先生（Mr. Kent）家向约150人讲道，经文约14:1—3。*哦，愿这些话安慰我的灵。

我里面没有感到信的人当有的喜乐平安，也没有如鹿切慕溪水的饥渴。今晨雾很大，船还没到。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云云。这是马礼逊博士进入那些天家之前所作的最后一篇讲道的题目；他在寄居之家的路上，常以那前景自慰。

"31日，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船刚到，我们就要上船了。S.　夫人在场。主啊，我再祷告："求你与我们同去。"四点。——我们已启航。朋友们刚离开我们。主啊，求你赐亨通。这真是至重要的一天。我求神圣灵特别的帮助。

约八点，我们在诺尔（the Nore）下锚。"

## 第二时期终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经美国赴华航程

### 自1807年1月31日，至1807年9月8日

**本节内容提要**：离伦敦赴格雷夫森德；最后一次讲道；致其兄函；启程及赴纽约航程梗概；航行日记与书信摘录；英吉利海峡风暴；最后遥望英格兰；大西洋飓风；营救商人号（the Merchant）船员；抵达纽约；在美见闻日记；结识格雷厄姆夫人（Mrs. Graham）；离开纽约；与传道同伴分离；西格马（Sigma）之追忆；致其弟托马斯函；赴广州（Canton）之航程；被法国军舰追击；越过赤道；蒙神保守脱险；抵达广州；致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Joseph Hardcastle, Esq.）函；致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eyner, Esq.）函；致其父函。

## 离开伦敦，前往格雷夫森德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怀着对所肩负之工何等重大的认识，凭着对神的护理与圣灵单纯而全然的倚靠，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启程奔赴他的工场。许多人为他向神献上祷告，其中最热切的那些祷告，想必都在他劳苦的果效中得到了超乎所求的应允；只是对于神究竟指派他从事何种性质的事奉，似乎有人感到失望——不过，这原是可能的。

## 在格雷夫森德

马礼逊（Morrison）先生于1807年1月28日星期三离开伦敦，前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有戈登先生（Mr. Gordon）夫妇与李先生（Mr. Lee）夫妇同行——他们是被派往印度的传教士，但也都不得不取道美国前往目的地；那一群忠心事奉者中，如今唯一在世的，是李夫人（Mrs. Lee）。许多私人朋友前来送行这一行有趣的同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位干事也到场相送。

在格雷夫森德滞留期间，马礼逊先生应他的朋友史密斯夫人（Mrs. Smith）之邀讲道，所用的经文记在他的日记中：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她从前曾听他讲过这段经文；这也是他在世上最后一次讲道的题目，只是他未蒙保守，未能亲口讲完。在格雷夫森德滞留期间，他信心的坚定与圣洁的决心，从下面这封致众弟兄的信中可见一斑：

"我身体与精神都好。我靠着倚赖神得支撑。我所承担的实在是一项艰巨的工，但信心能使它变得轻省。我盼望这工是主的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若主曾感动比撒列（Bezaleel）建造地上的圣所——圣幕，我深信他更必帮助我与他的众仆人，建造他属灵的圣殿。

"我亲爱的弟弟，盼望你蒙神的恩典，能在属天的道路上持守到底；盼望你在家人面前存敬畏神的心行事，并命令他们跟从你。

"我们都有一场仗要打，有一段路要跑；要得胜、要得奖赏，必须勇敢殷勤。"

"我最亲爱的弟弟，永别了！不要惧怕，只要刚强，只要信。

"死亡、审判、永恒，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庄严、无限重要的事；它们越临近，就越发显得重

要。近来常有人对我说，我们还要在宝座前相见——但我们对这样一个盼望的重要性，领会得何等肤浅！

"船还没有来，潮水已经转了；但一阵清新的风使我盼望它今日能到。此刻我已再次把你和你的家人，我亲爱的亲人们，交托给我神的看顾。——永别了，各位！"

马礼逊先生于1月31日登船。离开格雷夫森德后，船在唐斯（Downs）滞留了一段时间，等候顺风。2月17日星期二夜里，突然刮起猛烈的飓风，给船只造成极大的破坏，许多船只被吹上岸，有的沉没。他们的朋友一时非常担心传教士们的安全；但神奇妙地保守了他们。在飓风刮起时停泊在唐斯的一大队船只中，唯有 Remittance 号（Remittance）得以继续航程。这无疑是"神的手指"。他向风和海发出关于他仆人的命令；他们虽深受晕船之苦，也曾为安全惧怕，但连一根头发也没有受损；神把他们，如同当年在亚得里亚海把保罗一样，把同船众人的性命都赐给了他们。直到2月26日，他们才最终离开故国的海岸；3月11日左右抵达纽芬兰浅滩（Banks of Newfoundland），但因逆风盛行，直到4月20日才抵达纽约，在海上共一百零九天。

因这次航程的种种境遇，传教士们的信心受到严峻的试炼；但神恩慈地扶持他们，使他们持守圣职应有的真精神，

赢得了全船人的尊敬。他们在航程中抓住一切行善的机会：或个别、或成群地与水手交谈，趁机而为；天气许可时，主日便讲道。在当时，在船上作这样的工，远不如今日这般容易——如今船主和船长们倒愿意搭载传教士，甚至寻访他们、邀请他们事奉。不过，这类努力能否成功，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教士始终如一的敬虔与圣洁的谨慎。

## 在泰晤士河上

马礼逊先生在航程中记了日记，只保存下来一部分。他又给多位朋友连续写信，记述沿途境遇，现存的也只有一小部分。把这些连缀起来，仍可保持日记的形式，也就不必再区分日记与书信了。文风则保持原样。从全部文字可以看出，他的心境虽时有起伏，但对神的信心始终不动摇，对他伟大目标的专注始终坚定不移；又因一位恩慈之神的眷顾，他在航程中得以充分参与公开的宗教活动，也一如既往地热心私下劝人行善。编者再三考虑，决定把这些摘录登得比通常更长一些。

有时听见传教士们抱怨：已故同工的传记里，满篇都是工场上的事，几乎完全略去了他们初入工场时——那通常被

认为是整个事奉期中最艰难的一段——内心的状态，以及当时激励、扶持他们的情感记录。

"在河上，2月1日。我真不知说什么好。是安慰你们呢，还是诉自己的苦，我不知道。我举目四望，又向内省察。想到要离开亲爱的亲人、朋友和祖国，去从事如此浩大的工，从这些方面看，我心里实在找不到安慰与支撑。我仰望圣经，仰望神求支撑。昨夜我痛哭流泪，更深地感受到我所承担之工的重大。我在房中踱步，心中不住呼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作我的力量、我的倚靠！神啊，我的救主啊，求你与我同去！'

"2月2日。今晨我们又举行了家庭祷告。李弟兄读经，我祷告。我的心颇为荒凉。星期六晚上在甲板上散步时，我曾与神有几分交通。今晨我已和船长谈过向水手们讲道的事，他表示，只要我们能讲、天气许可，他都愿意。主啊，求你赐下神圣的帮助！——我已找到一处密祷的地方，在锚链舱（cable-tier）里。主啊，求你将祷告的灵浇灌我。"

"2月4日。我们的船长为人非常有礼，恐怕正因如此，他才如此善待我们。但我不敢断言，我们的同在能对他有真实的益处。

"我对将来的工，心里还算安稳。盼望主感动美国人的心，容我在广州（Canton）与他们同住。

"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不配承担如此大的工，并不住祷告，愿自己越发有这种感觉。"

## 在唐斯候风

"唐斯，2月5日。我刚才在甲板上与一个美国黑人（船员之一）散步，竭力向他说明主耶稣基督作救主的必要与合适。愿主的祝福随着这微小的尝试。我们仍蒙船长许可，一同举行敬拜，他每次都在场。若身体许可，下个安息日我们要一同领受主的圣餐（the ordinance of the Lord's Supper）。

"我亲爱的父亲，我对将来的工，心里还算安稳。我不后悔投身这事奉；盼望你对神护理在我离开你这事上的带领，仍完全顺服。神，我亲爱的父亲，用我不认识的路引导了我。几年前我的心意和计划，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我曾切愿并祷告，盼能这样被使用；但即便在祷告时，这事也显得极不可能，我便另谋了一条路。若在大日发现我的劳苦结出什么善果，荣耀全归他的名。

"我安心地把詹姆斯（James）弟弟留下。我信他正行在引向生命的窄路上。

"我亲爱的父亲，我此去，是把性命置之度外。主才知道，我能否蒙保守，走完这漫长而危险的航程；但无论生死，我信自己必被发现是属他的——这就绰绰有余了。

"我亲爱的父亲，我信那一路引导你的主，必在一切试炼中扶持你。你幼年时的神，必作你的神，直到死。愿他把丰盛的神圣安慰赐给你。"

"2月7日。今日风大，因此我们都不适。我也为不能读书而难过；但今日中午灵修之后，我的心安然顺服神的美意。若不能以行事事奉他，就以受苦事奉他，也好。

"你关于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代求的建议，令我心大得安慰。基督的丰富何其多，摆在我们面前，尚未被我们发现的还有多少！

"我在相当程度上预感到将来孤单的处境，感到血气情欲有转回去的倾向。求你赦免。我忘记了我是望天为家，每一小时都更接近它。——但这是我的愚昧。"

"主日，2月8日。——今日风刮得很猛。我们都不适；但感谢主，我们举行了家庭敬拜，向水手们讲了道，又在我们中间守了圣餐。今日由我主持各项事奉，下次由戈登（G.）

弟兄主持。主，我信，与我们同在，因我们多少体会到他为我们舍命的爱。我刚才与二副谈过，他自称有信心，但我恐怕那是无果的信心。水手们听道很专心。我们离亲爱的朋友们如此之近，却完全隔绝，心里很不好受。我们真是主的囚徒。"

"2月9日。——今日我的心安然靠在神身上。我竭力存着信心的盼望，等候神在我工上的帮助，也等候在永恒世界中那出于恩典的神圣荣耀的赏赐。上星期六，离我们船不远处有一人因小船倾覆淹死。这样的护理，竟如此少触动我们，真是希奇。"

"2月10日。我一切的忧愁，都消融在对永生的信心盼望中。我不以地上的任何地方为家，只望天——耶稣已去，为我（我盼望）预备住处。今日中午，我在他的宝座前亲近神，得享甘甜的交通。这样的时刻，使我越发看见自己在神圣生命上的长进何等微小。

"哦，我对神、对基督耶稣我们蒙福的救赎主，认识何等少；我的思想与所当投入的相比，又何等少用在他们身上。

"我的座右铭是——向前，向前，继续向前。'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蒙主使我、给我机会，我每日都竭力向我可怜的同为罪人的人讲生命之道。我信这将是我一生的事奉。每当夜间在甲板上遇见当更的水手，我常与他们交谈。"

"2月14日。昨晚我到前舱，向水手们讲论他们灵魂的事。他们听得很专心，也都表示欢迎我再去。我信神必赐我恩典，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今日中午我默想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五十七至六十四节——'我们若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分，是何等有福！要一心寻求他的恩。效法敬虔的诗人，半夜起来感谢神。'今日下午我病得很重，对将来孤单的事奉有一种预感，感到血气情欲有转回去的倾向。求你赦免。我忘记了我是望天为家，每一小时都更接近它。"

"主日，2月15日。——今晨我们又被'可以起航'的希望惊动，但希望很快落空，我们便举行了晨祷与公开敬拜。戈登先生讲道，经文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水手们听得很专心。

"约一点钟，我到前面去，想教几个学生唱赞美诗；但水手们都来了，以为我要向他们讲话。我便放下功课，向他们讲生命之道。我盼望我们的努力必不徒然。这是事情令人鼓舞的一面。另一面呢——在有些人身上，可以明显看出漠不

关心，甚至掺杂着轻蔑的反对。我们的大副不肯参加我们的家庭祷告或讲道。下午四点。今晚李弟兄以谦卑的恩劝勉了我们。

"唐斯，2月17日。——昨晚戈登弟兄与我在甲板上舒心地散步，谈论如何最好地履行我们崇高呼召的职责。昨日我的心深受感动，感到必须把整个灵魂投入我所蒙召的特定之工。我大有盼望——在神里面大有盼望，他必保守我，在他呼召我的工上祝福我。至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我的感觉与斯多葛式的麻木截然不同；我完全确信，主必叫万事都美好；盼望一两天、或一两个星期内，我们就能启程了。

"瑟堡（Cherbourg）外海，2月19日，晚十一点。——神保守了我们！昨日早晨我本想把这封信托引水人带上岸，但飓风来得太突然，他无法离船。天亮之前，我们的锚断成两截，后桅帆和前桅帆都被撕裂，我们只得收尽船帆，仅凭光秃的桅杆顺风疾驶下海峡。海浪高如山岳；空中雪雾弥漫，浓得看不见一船之长的四周。正在危急之中，忽有人惊呼船着了火——原来是几瓶硫酸（oil of vitriol）爆裂。引水人与一名水手跳进后桅侧支索台（mizen-chains），预备跳海——把自己投入死亡的怀抱——他们宁愿这样死，也不愿

被烧死。幸而其余水手有胆量，抓住瓶子扔进了海里。在这一切之中，我的心只专心把重担卸给主。

"人性说：他的慈爱在哪里？但恩典教我说：'哦，我这罪人何等大！'他在加于我们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他行得正，是我们行了恶。——

"2月20日，上午十一点。今晨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读了诗篇第一百零七篇，又读了保罗海难的记载，竭力用神的话安慰他们、安慰自己，而不看神护理中的境遇，因为我们不能凭眼前的一切断定是爱是恨。看似与我们作对的事，或许正是为我们效力。要紧紧抓住主。耶和华掌权。耶稣活着。'他虽杀我，我仍信靠他。'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已望见怀特岛（Isle of Wight），却到不了。"

"英吉利海峡，2月24日。——今日我们完全无风。几天前还刮着飓风。极端总是紧随而至。我们人生的航程也常如此：逆境的狂风之后，有时跟着风平浪静、亨通的境况。那是可感恩的。但更常见的情形恰恰相反：先是平静，随后风暴来临，天然的人就在其中沉船。我们的属灵经历中也常有这些极端。唉，屡见不鲜的是：因惧怕神忿怒的风暴将毁灭我们而生的属主的惊恐之后，跟着的是属肉体安逸的致命平静。但感谢神，有时更蒙福的是：同样的惊恐之后，跟着的

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心灵平静安稳——这平静，连那要倾覆普世万有的风暴也摇动不了。愿这平静成为你的！——"

"星期四，26日。下午五点，我们从怀特岛起航。这很可能是（唯有神知道）我最后一次眺望一片我将不再踏足的土地。愿天上的祝福临到它！

"'英格兰啊，你虽有诸般缺点，我依然爱你。'我爱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土地！——一片神乐意尊荣的土地；更有一件使它格外亲切的事：他的众圣徒成群地住在那里。愿那荣耀的福音，那烛台，永不从你挪去。

"我若承认：当远山的山顶没入云中、从我眼前退去时，无声的眼泪曾悄悄滑下我的脸颊，我岂会羞愧？当眼睛再也分辨不出它时，慈母般的关怀——我父的家——亲爱的朋友们，和基督徒团契——这些将不再得见、不再得享的对象与乐事，涌上我的心头，使我的精神一时低落，这岂是羞耻？——"

"2月27日。昨晚我们看见了怀特岛，很可能是我们将看到的英格兰海岸的最后一段。我向这片我将不再造访的土地告别。它是我亲爱的土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土地。我母亲安息在那里。言辞不足以形容她。一言以蔽之，她是我的母亲。怀着慈母的牵挂与焦虑，她在临终的枕上问起我将来

的前程。在那片土地上，住着我的父亲、我的弟兄们和我的姊妹们。住着我的朋友。愿天上的神祝福那幸福的土地！但还有一个比我所出来的更好的家乡。我信它的存在，也盼望我在那里有基业。

"我去东方，不是去发财——我的财已经发了。我信全能的神已立我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过不多年，他就要把那丰盛的基业交在我手中。"

"3月1日。——今日船长接受了我们敬爱的导师所著《新约默示论》（Dr. Bogue's Essay on the Inspir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一部（博格博士〔Dr. Bogue〕著）。他读了几节，表示赞赏其文笔与论证。

"3月3日。——我们有两个丹麦人能读德文，今日我把德文圣经交在他们手中。

"3月4日。——我现在比起初更能读书了，正从琼斯（Jones）与理查森（Richardson）的文法书中，开始涉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我感到所承担的职责重担过于我所能负；若不是在神里面的盼望，我早已沉沦。

"3月6日。——今晚我在前舱向水手们讲了撒种的比喻。有一人心里显然为灵魂的得救而挂虑，我为他祷告，愿这挂虑终结于他归向神。

"3月9日。——我信耶稣已去为他一切的跟从者预备住处，盼望我也是其中之一，虽是最小的。我愿作耶稣的仆人。愿他承认我是。为他和福音所作的一切牺牲，我确信自己永不后悔。

"'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也愿这样仰望他。我深信，我亲爱的父亲，无论你因失去儿子受了多少苦、还要受多少苦——他虽极不配，却是你晚年多少的安慰——他若至死忠心，你必为他永远称颂主。愿雅各的神，就是那位使约瑟之失丧（约二十年之久）终转为他显著益处的神，照样，甚至千倍地，成就在我父亲身上。愿他长寿，从远方听见关于我的好消息。

"3月10日。——昨日我多少能用心读书。晚上我向那个从桁端（yard-arm）坠落的人讲了罪之恶与救主之必需。夜间又在甲板上与几个水手谈了同样的话题。

"3月11日。——如今操船的劳苦太大，天气又湿冷不适，很少有机会与水手们交谈。晚上狗更（dog-watch）时，我到前舱，与其中三人谈了虚度一生、不顾神和他的基督，是何等愚昧危险。每次这样的谈话结束，我都在神面前深深自卑，因自己对属神的事认识不深，不能以最打动人的方式摆在同胞面前。晚上我与戈登弟兄姊妹就传教工作的职

责与难处，有一番很有益的交谈。有时我觉得神学、语言（尤其是中文）和数学，对我实在太多，几乎巴不得只专心前一样。我自问：神岂不开门，把荣耀的福音引进中国之地？我岂不该信靠他得扶持？当用各样方法；殷勤用功，中等之才也能多有成就。"

"3月13日，星期五。我们如今完全无风。日落时，太阳从云罅中把一片光倾泻在海面上。几头鲸在阳光照处嬉戏，把水从鼻孔喷向高空，景象全然新鲜。

"今晨思想福音在外邦人中传播时，我不禁遗憾：神既赐给人卓越的恩赐，投身这工的人竟如此之少。我本想表达这遗憾，但今晚李弟兄的一番劝勉，使我思想：这是否为出于神（虽错仍在他们）——为要把一切荣耀归给自己的大名。他必建造圣殿，荣耀归他。"

"3月15日。——昨日我极其沮丧，为此我求神赦免。我认为，不靠福音的安慰而活是有罪的；轻看神在基督里赐给每个信徒的是有罪的。

"3月19日。——今晨西风大作，整日不停。船剧烈一晃，把我从船舱这头抛到那头，左太阳穴重重撞在系窗帘绳的钉子上，肿起一个大包。蒙神保守，除此之外没有受重伤。

"3月21日。——飓风已持续七十小时。我不无深切的性命之忧。在忧惧中，我把自己交在我的主神手中，心中有一种惟有如此才能得的平静。

"主日，3月29日。——昨日刮起极其猛烈的西北飓风。我们顶风停船，整日向东南漂流。我站在甲板上，直到浑身湿透，尽我微薄之力帮忙收下最后一片帆，又帮忙抽水。想到"狂风都遵行他的命"（诗篇第一百四十八篇八节），我就甘心领受这安排，在其中得扶持。今日水手们在补帆；弟兄姊妹们都病得不适，我们没有举行宗教活动。

"3月30日。——风仍在刮。我完全不能读书。此刻我们离目的地，比十八天前更远。我们的祷告常常升到神面前，求航程顺利；他却乐意不听我们的祷告。我愿在他面前自卑，仍信这些事都为我们效力。昨天的主日，是我们在船上度过的第九个安息日，也是第五十七天。船员们的心因长久的顶头风而烦躁，有时口出亵渎神的话，使我们难过。水手们也因劳苦过度而疲惫，不愿听我们。我们竭力使心平静，称颂主在他一切所行上的公义。他行得正，是我们行了恶。到了时候，盼望他为我们显现。

"3月31日。——今日将晚时天气大为缓和。现在认为应当实行配给饮水。我们的鲜食也快吃完了。我们都病得很

重，但都确信主凡事都做得好。盼望"万事"，就是现在，"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

"4月6日。——登船时我万没想到，第十个安息日结束时，我竟从这里给你们写信。但乐意行万事都好的主，禁止我们二十五天来向渴望的港湾前进一步。我们的命运，在神护理的宏大计划中，只占极微小的一部分。惟有他，一眼纵观全局的他，能为每一部分指定理由。我们觉得，在星期六晚上和昨日的事上，我们已清楚读出我们滞留的一个理由。

"星期六晚上，一艘船升起船旗，出现在视野中。我们转舵向她驶去。靠近时，发现她漏水。水手们已连续抽水十一天。她离陆地二十多度。只要张帆，船里就进七尺水。总之，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沉底，别无他途。

"在这样的境况下，你们可以想象，他们从桅顶望见我们时，心情如何；当我们几个小时没有理会他们时，他们又是何等阴郁的恐惧。星期六晚上天黑之前我们才得以和他们说话；那时海浪很高，我们当时无法救助。我们答应不离开他们，便顶风停船，挂起灯笼，好让他们跟住我们；他们和我们都焦急地等候天亮。

"昨日的多半时间，都花在把他们和一些食物从那失事船上接过来；离开前，他们放火烧了那船。天黑了，我们没看

见它沉下去。星期六夜里，我们船上的人都非常关切，暂时放下了怨言；但顶头风依旧，我们又回到了抱怨中。愿人因他的慈爱、因他向人所行的奇事称赞耶和华！那艘双桅船是Merchant 号（Merchant），从纽约出发十五天，载着糖和咖啡驶往阿姆斯特丹。

"续。——人想到死亡尚远，与感觉死亡时刻已到，心中所受的冲击何其不同。今日我深有体会。上星期六出了一点差错，当时令人疑心必死无疑，现在想来倒成了笑话。

"风刮得极猛；木匠已拿出斧头，预备必要时砍断桅杆；一个黑人走近我，含糊说了句什么，我以为他说的是'It sinks'（船在下沉）。我咕哝说没听见。他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以为他说'It sinks'。我问：'汤姆，你说什么？'他答：'It is no matter（没什么）'，摇了摇头。这更坚定了我的判断：他真以为船要沉了。一两分钟里，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要沉入海底。庄严深沉的死亡临近之感充满我的心；我正盘算着如何把我们的处境告诉关在下面甲板下的弟兄姊妹。好在走到船长跟前时，他问我：'Does it suck？（泵抽水吗？）'——这说法我不熟悉——我这才明白，汤姆说的是'It sucks'（泵在抽水），不是'It sinks'；是我因惧怕，加上他饱经风霜、满面愁容的脸色，错解了他的话。

"可叹！人以为永恒的事还远，就减弱了它们对心的影响。它们是真的，这是绝对确定的；它们还远，却未必。今日我们后面那艘双桅船上的人，心在绝望与盼望之间该何等翻腾——从桅顶初见我们时何等狂喜，过了好一会儿发现我们竟不理会他们时又何等低落（我们从甲板上发现他们时，他们已半截船身没在水里）；看见我们转舵时又得了鼓励；听见我们保证不离开他们时，更是精神大振。我坚信，我们这次招致许多向神发怨言的滞留，必成为保守这些人性命的手段。我以前提过的那位船长，曾多次嘲笑祷告；他得知那船的险境后，带着得意的神气问我：那些人祷告有什么用？答曰：'神岂不能帮助？若能，岂不该求他？我所事奉的神，能救，也能灭。'他说：'啊！祷告还不如咒诅。'说这话的人，自己刚从海难中回来，折了五个水手，此刻又眼见别人有沉底的危险。"

"4月16日。经度65度（原文作"GS""，疑为65度之误植）。我亲爱的父亲，登船第七十六天，我还没有抵达纽约。那掌管海之狂澜、使狂风成就他话的主，至今仍把我和我亲爱的同伴们留在浩瀚的水面上。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看见我们滞留的原因：正如约瑟被掳到埃及，是"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本月五日主日，我们从一艘正在下沉的双桅船上救下十一个人，他们当时深恐沉底。那些人把食物送给我们（我

们的已经吃完），放火烧了那船，离船而去。我们驶出视线，任她烧到水线或沉没。她的损失折合九万美元。

"在这事之前，我们船上怨言很多，这事使怨言在某种程度上止息了。我们遭遇了很重的飓风，抵达纽芬兰浅滩后三十天，竟一海里也没有前进。——

"4月19日。——此刻我心中有一种颤动的喜乐。我信这不是什么厄运的预兆。我战兢而喜乐。我们已到离港口几英里之内。昨日下午起的大雾，使我们不能好好利用顺风。几分钟前，我们几乎要离岸而去，因为能见度不过几倍船身。我刚读完雅各书末几节，讲到信心的功效，正求神带我们平安进港，一艘船出现在我们下风处。我们向她喊话，却听不清回答。众人都说，她喊的是'Ho——China'（意为"喂——中国来的"）。我的惧怕顿起：恐怕我来晚了，或一两天内又要被匆匆带走。我极切慕地望着她，巴不得自己就在她上面。我说：这一切都在神手中。然而，就在此时，雾忽然散去，应了祷告；那船转向，朝岸边驶去，要进港——由此证明她是从中国来的，是进港而非出港；我信我们还来得及找到舒适的船。以便以谢（Ebenezer）！"

"神是信实的。这次拖延甚久、在某些方面痛苦而多灾的航程，于4月20日结束；马礼逊先生与他的传教同工们，健康

平安地抵达。种种境遇，使这次航程格外有意义。神护理几乎有一条定律：大工的开端必伴随大难，杰出之人的热心必受严峻的考验。然而，大恩典为大场合存留；救赎主的仆人们总发现，恩典与他们的信心相称，与他们的需要相等。当那么多船只倾覆、唯独这船得保全，又在海上滞留直到Merchant　号船员得救，这些都是神乐意垂听他子民祷告、报答他们信心的令人鼓舞的明证。*（米尔恩斯〔Milnes〕《回顾》〔Retrospect〕。）"

马礼逊先生一抵达纽约，便立即设法取得前往广州的船位，并尽美国所能为他提供的便利，为进入那城作引荐。他当时与美国的牧师和基督徒们的交往，使他自己大得畅快，也被视为与中国福音化相连的一系列事件中重要的一环。美国基督徒早已看重传道工作的重要性，此后也没有忘记中国和东方的千万人，反而在那里，如同在别处一样，"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大能的勇士"。

马礼逊先生的日记，将为我们提供他在美国短暂停留的最佳记述。

# 在美期间大事记

"4月20日，星期一。下午约一点。今日我们在纽约城外的北河（North River）抛锚。劳船长（Captain Law）把我们送到城市旅馆（City hotel）。梅森博士（Dr. Mason）热心地在他的会众中为我们找了私人住处。我们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家庭。离船之前，有从欧洲来的信送到我们手中，述说我们在海峡被吹下去时，船只遭受的可怕损失。

"4月22日。——我们把行李交给贝休恩先生（Mr. Bethune），由他申报出口，以便我们离开时可以退税（drawback）。我们收到朋友们的来信，说他们在听到我们的消息之前，为我们何等焦心。我们为神的保守感谢神，也为我们的信平安送达、使朋友们得知我们安好而感谢神。

"4月23日。——听从梅森博士和 D·贝休恩先生（Mr. D. Bethune）的建议，我今日提议前往费城（Philadelphia），尽量向联邦政府（general government）活动，请他们嘱托驻广州领事保护我。

"4月24、25日。——我们在去费城的路上。戈登先生夫妇陪我同去。交通工具是一种笨重的马车，与运货的板车相去不远。路极坏。其中一站，马车坏了。我们在星期六晚上

七八点钟之间到达。戈登先生夫妇由帕特森先生（Mr. Patterson）接待——他是数学教授兼造币厂厂长（Director of the Mint）。格雷博士（Dr. Grey）接待了我；主日（26日）我为他讲道；斯托顿博士（Dr. Staughton）讲道，下午为海伊博士（Dr. Hay）讲道。

"4月27日。——帕特森先生和米勒先生（Mr. Millar）致函华盛顿（Washington），为我向驻广州领事卡林顿先生（Mr. Carrington）求介绍信。我带着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的信去见罗尔斯顿先生（Mr. Ralston），他以最基督徒的深情接待我们。罗尔斯顿先生表示，愿尽最大能力为我们效力；格林博士（Dr. Green）——长老会总会（General Assembly）传道委员会（Missionary Committee）主席——也是如此。罗尔斯顿先生在自己家里，把我们介绍给许多基督徒朋友，又介绍给可敬的威克斯船长（Captain Wickes）。他为我和同伴们四处打听船位。去印度只有一艘船，琼斯船长（Captain Jones）因怕英国政府为难，坚决不搭乘客。有一艘去广州的船，多罗西娅号（Dorothea），船主要求的船费不低于一千美元。昨日比斯夫人（Mrs. Biss）上岸，是个带着四个无父孩子的寡妇。比斯先生（Mr. Biss）在离开塞兰坡（Serampore）的传教弟兄们一个月后去世了。

"4月28日。——中午我们离开费城，急于赶回纽约，好落实船位；我们在纽约打听不到去印度的船，很担心找不到船位。

"4月29日。——连夜赶路，今晨七点抵达纽约，九十英里。我一到就去拜访奥利弗·沃尔科特先生（Mr. Oliver Wolcott）——梅森博士先前已带我见过他——商谈去广州的船位。沃尔科特先生说，他已和船长谈过，我现在可以订位了。

"4月30日。布莱克曼船长（Captain Blakeman），他不仅愿意，而且很乐意让我搭他的船，我只需付我的伙食费。Trident 号（Trident）下月十日起航。

"5月1日。——今晚在我住的 S 先生（Mr. S____，原文如此）家，与梅森博士的神学生们有一次祷告会。他们共十二人；神学课程是在受过通识教育之后再读四年。

"5月2日。——预备主日的讲道，罗杰斯博士（Dr. Rogers）和米兰博士（Dr. Millan）讲道，也为霍尔丹派（Haldane connexion）的麦克莱先生（Mr. M'Lae）讲道。玛格达伦号（Magdalen）的船主们——科马斯船长（Captain Commas）——愿以三千美元搭载我的弟兄姊妹

们。那船装运去马德拉（Madeira）的货，下月二十日起航。

"5月3日。——主日。——按昨日所定去讲道。哦，蒙福的耶稣！我大受试炼。我逃到你手上和肋旁所受的伤痕中求避难。哦，蒙福的耶稣！

"5月4日。——向切罗基印第安人（Cherokee Indians）传道的布莱克本先生（Mr. Blackburn）今日赏光与我们相聚。布莱克本先生的工作主要针对印第安儿童，八十名儿童由他供养、供衣、施教。总会给他一小笔钱，称他为他们的传教士；但他多半自行其是，自己募款。他对几个印第安人抱有希望，偶尔通过翻译向他们讲道。他在田纳西州（Tennessee）玛丽维尔（Maryville）有一个白人会众。印第安学校在约六十英里外。他留下两名教师照管。

"5月5日。——传道会的一个委员会，由罗杰斯博士、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麦克奈特博士（Dr. M'Knight）、米尔多勒斯博士（Milldollars，原文如此）和米勒先生组成，今日下午正式来访，向我们——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致敬。问过我们差会的多项事务后，罗杰斯博士祷告，利文斯通博士引用约翰福音十章勉励我们：'好牧人把羊领出来，就走在前头。'

"5月6日。——今日收到费城罗尔斯顿先生的信，转交他给驻广州领事卡林顿先生的介绍信。造币厂厂长帕特森先生收到政府来信，说对于向我这样处境的英国臣民给予官方关照，事关体统，须谨慎从事。

"5月9日。——今日行李装上 Trident 号；除一箱外，都办好了退税。明日不能起航。

"5月10日。——为麦克莱先生讲道，也在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讲道，两处都不满。弟兄们在州立监狱（State prison）讲道，又在贝休恩先生住的格林威治（Greenwich）讲道。监狱里有四百多名囚犯，都专心听道，有的深受感动。

"5月11日。——我又要做这痛苦的事：向同工们告别。我战兢前行；怀着深情，把他们交托给主耶稣的保护与祝福。我们的难处，父老弟兄们哪，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请继续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的灵魂兴盛，使我们远离灭亡人的路，使主的工在我们手中亨通。'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

"费城的罗尔斯顿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向政府申请的一些情形之后，这样写道：'愿那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的祝福，常与你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在。抵达广州后来信一

行，将不胜感激；若在神美意的护理中，你或他们所处的任何境况，有我能效力的地方，请以能为你效力为我的幸福、权利和大乐。把你们和交托你们的重要之工，交托给护理之神，我署名，等等。'

"我去费城的费用，没有向差会报销。若接待我住宿的那位先生收费，或愿收些什么，梅森博士会结算。贝休恩先生已付了关税，还要付我去中国的伙食费。因今晚就要开船，他的单据还没备好，我来不及签字。

"5月12日，上午十点。我刚收到费城来信，是罗尔斯顿先生转交国务卿麦迪逊先生（Mr. Maddison，原文如此，即James Madison）致美国驻广州领事卡林顿先生的信，请他尽一切与本国利益相符的努力，促成我的计划。十二点，我要登船续航。"

看见神这样在他仆人面前开路，感动掌权者的心，促成他国度的事，是何等令人欣慰；看见过去三十年各国政府对传道工作的态度发生了何等变化，也同样令人欣慰。

马礼逊先生在纽约和费城短短几日的居留，他终生以真诚感恩的心记念；那成了许多圣洁友谊的开端，至死不渝。在他所结识的私人基督徒中，有一位优秀的妇人，格雷厄姆夫人（Mrs. Graham）。梅森博士在为这位女士写的传记中

说："对于1807年在赴华途中与他见过面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先生，她怀有很高的敬意。她在他品格中发现的扎实的才干、热切的敬虔和坚忍的热忱，使她很是喜悦。"

## 与同工分离

马礼逊先生于1807年5月12日乘 Trident 号（船长雷米滕斯〔Captain Remittance〕）从纽约启程前往广州。他感到最痛苦的，是孤单。此前他一直享受着基督徒弟兄姊妹的团契；如今他要独自登船。然而他的神与他同在；这正是他智慧与恩典的明证。马礼逊先生与从英国来的传教同工们此次的分离，双方都深感痛苦。这小小团体中唯一在世的一位告诉作者，他们与他分别，几乎如同与至亲骨肉分别一样难受。他可亲的性情使众人深爱他；他超常的坚定与审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使他们仰望他如父亲一般。

在《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上，最近登了一篇题为"马礼逊博士回忆录"的文章，作者署名西格玛（Sigma）。这位作者，正是马礼逊先生在纽约居留时住在他家的那位先生。他那位美国朋友在某些细节上有误，在另

一些方面所知也不确。下面的摘录或有意趣，可说明他那一时期的一般品格，也可表明他初到美国时给人留下的印象。

"马礼逊博士于1807年初次访问我国，是在赴华途中。他不能直接搭东印度公司的船，便只得取道美国，作迂回的航行。他带着博格博士和伦敦传道会董事们给本城已故可敬的梅森博士的信。与他同来美国的，有戈登先生和李先生——英格兰众教会派往印度斯坦（Hindostan）的两位传教士，携夫人同行。我永忘不了那个晚上，梅森博士把这一行人带到我家。当时，十字架的传教士还是稀罕的人物，一群传教士就更稀罕了。

"马礼逊的容貌，带着恩典在一颗天性坚定、略显高傲的心思气质上所印的效果。他的举止与其说亲切，不如说有礼；严肃深思，透着献身的敬虔。这次会面庄重而愉快。素昧平生，生在大西洋两岸，我们之间只有一条纽带；但当基督徒的团契开启了心中的宝藏，那'奥秘之纽带'的神圣性质就迅速被认出来了；临别我们跪下同心祷告时，四下流淌的眼泪，见证了那种对看不见之主、也对一切爱他之人的奇异深情——那深情不知海洋，不知隔断的群山，不知距离，不知时间。

"一两天后，马礼逊博士突患急病。我坐在他床边，他拉着我的手，提到这次发作结局难测，用一颗安然、凡事预备好的心所说的话，表达了他对神旨意的顺服。他先劝我更献身于基督荣耀的圣工，最后用这几句话作结——我后来发现这几句话常在他口中：'亲爱的弟兄——向上看，向前看。'

"因通知仓促，第一夜他睡在我们自己的卧房。床边有一张小床，睡着我的小女儿。早晨醒来，她照常转过身要和母亲说话。见惯常是父母的地方躺着个陌生人，她吃了一惊，警觉地撑起身；但定睛看他的脸，问道：'先生，你向神祷告吗？'

"'哦，是的，我亲爱的，'马礼逊先生说，'每天都祷告。神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姑娘立刻安心了，把头安然放在枕上，又睡着了。从此她成了他最宠爱的孩子。

"他把书取出来晾晒，免得受航程潮气之损，又给我看两大册手稿，是他亲手写的。我问他怎么学会写汉字的，他讲起他与容三德（Yong-Sam-Tak）的相识，以及受他教导的经过。中国人教他写字的方法，他说，与教本国孩童的方法一样：把一页字帖盖在同样大小的纸上，每一笔都透过纸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用一支小笔——硬毛束在苇管笔杆里——垂直握笔（以中指抵住，靠食指与无名指扶持），把每一笔

都细心地一再描摹，直到熟练。经过这番苦功，马礼逊博士坐下来，对着耶稣会士编的福音书合参（Jesuit harmony），把每一个音节都抄了出来，供将来自己使用。这就解释了他后来到中国后，何以能如此出人意料地迅速掌握语言。

"这人坐在孤单的功课前，该是何等动人的一幕——若有一位深知神将借他的手成就何等计划的生灵在旁观看！说天使的眼睛有时越过他的肩头，看着神以何等智慧与美善训练这人——他将为东方的千万人打开生命之门——日益赞叹，这过分吗?

"马礼逊身上没有半点虚饰。不友善的批评者会说他骄傲得不屑于虚荣；基督徒更愿意相信他敬虔得不屑于骄傲。他的举止再朴素、简单、不拘礼节不过。同工们仰望他如父亲，到他房里祷告，凡事都听他的劝告。他流露的基督徒温柔比他们少：他的敬虔带着树皮；他们的还带着青绿。他的心思坚定、挺立、自主；他们的心依附着它得扶持，聚集在它的荫下得安全。他把托德（Todd）画的他的侧面像送给我，画得极像。说到侧面像，我想起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位献身之人的信心。他来我国时，费用自然由派他出来的差会支付；差会也保证把他送上中国海岸；但保证到此为止。"

"这最后一句全然不确。传道会保证继续供养他；他也奉准向差会的司库支取一切必需的费用。但他深愿自己不花基督徒公众一文钱——这种心愿伴随他一生，多年后在神为他安排的经济供养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偿。无疑，这篇回忆的错误就源于此；他打算使用缩放仪（pentagraph）也与此有关。作者接着写道：'他们不能向他保证此后供养的确据；那供养的门路在他眼中又极其渺茫，以致他欣然接受了一架做工精良的大黄铜缩放仪，作为在异乡或可借以为他筹款的凭借——画侧面像。这想法是因当时本国几位画侧面像的艺人近来颇为成功而起的，那时侧面像正流行。这位信心坚强的信徒，就凭这样微小的指望出发了，如同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不知往哪里去'。他真实地、字面意义上地'信靠神'，单单信靠神。他信心的报偿何等奇妙，也值得一记。他到中国不久，因中文造诣卓著，竟受聘为东印度公司的公文翻译，年薪五百英镑。

"我只再简述送别的一幕，作为他奔赴目的地的临别。那天早晨，他在美洲的传教同工们聚在他的房里，作了最庄严的一次会面——他们在世上的最后一次。可怜的戈登完全被悲痛淹没。马礼逊镇定庄重；他责备弟兄过度的悲伤，以极大的坚定和自制带领了临别的祷告。我们随后一同前往船主的账房，办理登船事宜。我忘不了那商人脸上和言谈举止中

隐含的压抑不住的嘲讽；他看马礼逊，像看一个受迷惑的狂热者，怜悯他，却又不能不暗自敬重他的舍己、热忱、勇气和魄力。诸事办妥，他从书桌前转过身，带着讥诮的笑，对马礼逊说（他的脸色真是'一本可以读出奇异之事的书'）：'这么说，马礼逊先生，你真指望能撼动大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吗？'

"'不，先生，'马礼逊带着比平常更严峻的神情说，'我指望神能。'

"我们离开了那位金钱的仆人，走下码头，向这位未来的中国使徒作最后的告别；他踏进一只小船的艇尾（stern sheets），那船要送他到停在湾里的船上去。他话很少，动得更少；他魁伟的身躯和庄严的面容静止如雕像；他的心显然满了，太满了，说不出话来；他的思想与神同在，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

"引水人回来时，我收到他一封深情的短柬；他抵达广州后，又收到他多封信；若蒙悦纳，我很乐意提供其中摘录，为要安慰、造就一切看重那胜过世界的信心之实际彰显的人。"

为避免打断连贯的叙述，下面把航程中和抵达广州后信中的几段短摘录登在这里。后来的一些信，将按各自的日期登出。

"我亲爱的 S____（原文如此）：

"Trident 号上，桑迪胡克（Sandy Hook）外海，1807年5月13日。

"感谢你和亲爱的 S 姊妹为

主的缘故向我显的大恩与盛情。他，我信，虽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若算得上一个），必千倍报答在你们怀中。愿他祝福你们，就是那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的祝福。我求他保守你们，赐你们心所愿的。他的事奉是尊荣的，也是艰巨的。愿主耶稣因信住在你们心里，成为你们荣耀的盼望。

"海上，7月21日。——请接受几句不连贯的话：我不愿轻看我们神的手在最微小之事上的作为；当我在咆哮、翻腾、冲击的巨浪和猛烈呼啸的风暴中蒙保守，就更不愿轻看。乘几块钉在一起、名为船的木板，安然漂浮二万二千英里，本该激起最热切的感恩；但啊，与安然渡过今生这苦海、抵达永恒安息的港湾相比，这又算什么！

"9月23日。广州。——S____，如今半个地球的周长横在我们之间。在东方大陆遥远的边缘，在开化的中国人中间，

每日都公开行着最粗鄙的偶像崇拜。我到这里才两星期，除了每家、每店、每船、每个小贩棚里朝夕的香火供奉，我已亲见四个特别的拜偶像之日，又见了拜月。这些外在的仪式，并不妨碍日常的世务。在他们的大日子（除新年外），'商人们设法谋取好利润'，劳苦的人照常做工。……我能否获准留下，极不确定。……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你说，若我有时间写、你有时间读；但不能了。永别了。"

下面这封写给弟弟托马斯的短信，是在离开纽约前夕写的，显出他圣洁的坚定，也显出美国人的仁慈与敬虔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

"虽无特别的事可说，实质都已写在给父亲的信里，但我不能离开此地而不给你写几行。弟弟啊，如今一片汪洋横在我们之间。我的境况，与几年前我出入你们中间时相比，相去之远，正如我们在地域上相隔之远。若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正，这就算不得什么。这里有无限重要的事。弟弟啊，我发现，心的败坏，在这里、在浩瀚的水面上，与安坐在父家时一样大。这城里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敬虔。讲真理的人很多。

"今日我已把行李装船。船原定明日开，但要到星期一才能走。我向本国政府申请介绍给他们领事的事，恐怕要落空。不过我有给他的私人信件，也有给那里各色人等的信。

这些固然可贵，但我的成败丝毫不系于这些。若主帮助我，若他此时定意为这些人作什么，谁能抵挡我？这里的基督徒待我们百般恩慈。我们为荷兰归正会和几间别的教会讲过道。这里人的风俗与你们那里大同小异。能遇见那些为主的缘故乐意接待我们进家、又在恩典宝座前深情记念我们的人，真令人欣慰。

"我亲爱的弟弟，我料想，在我收到你的信之前，我们亲爱的亲人中已有人离开世界。或许我写信时，疾病正在侵蚀他们的要害。请代我深情问候那些认识我、有时问起我的人。从今以后，弟弟啊，我要完全孤单了；有时想到可能生病，我不免有些沮丧。但这不是我最大的挂虑；我心那可悲的偏向、远离神的倾向，才使我终日忧闷。我们上岸后，我去过费城——那城远胜纽约。我们所投靠的朋友们也待我们百般周到。主的工，我信，在这些地方正向前推进。公开的不信，不如几年前那样普遍了。亲爱的托马斯，我写信，是愿主作你的扶持与保障。当信靠主，你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你就必亨通。永别了。"

# 赴广州航程

从纽约到广州的航程日记，似乎已经遗失。下面的书信摘录——很可能是他日记的抄件，或近乎抄件——把缺憾补得相当好。偶有重复之处；若不打断文意、或不遗漏重要内容，这些重复并非总能避免。日期的次序尽量保持：

"海上，Trident　号上，5月22日。——本月十二日，我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痛苦分别，登上这船。我的心曾大为忧伤，但主怜悯了我。他安慰了我受伤的灵。'弟兄啊，有何神像我们的神，赦免罪孽？'等等。参哈巴谷书（原文如此）。

"5月13日，我们从桑迪胡克起航。哦，我的神，谁像我们的神，赦免罪孽！几小时后我们就望不见陆地了，大概近四个月不会再见。我从美国国务卿麦迪逊先生（Mr. Maddison，原文如此，即 James Madison）那里得到一封给美国驻广州领事的信。我怀着几分盼望前行，或能在广州得居所。

"5月30日。——昨日我们过了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进入热带（torrid zone）。可叹！我对主的爱虽在这里，我的身体却常在寒带。我如今写信时，头顶是垂直的太阳，空气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闷热。我不系领巾，不穿

袜子，穿着特为这些炎热气候做的薄长裤、马甲和短外衣。坐在甲板室（round-house，建在甲板上的小屋，不必下到闷热的舱房）里很凉快，四面窗户敞开，穿堂风过。我在甲板上走，太阳晒得我不适；又终日伏案攻读中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于身体也有几分损伤。但我大有感恩的理由：自我离家到伦敦至今，健康一直蒙保守。虽去美国时在海上近三个月，在岸上只住了二十天，登上这船时，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晕船晕了一星期有余。如今已全然好了。

"同日。上个主日我向水手们讲了两次道。他们年轻轻浮。起初他们发笑；开讲后渐渐严肃。我把贝休恩先生（纽约的贝休恩先生）写的小册子（tracts）分给他们——他真是'地上优秀之人'中的一位。他是格雷厄姆夫人的女婿。格雷厄姆夫人是梅森博士教会中一位极其敬虔、殷勤、年长的寡妇。她写了一封长信，造就人，安慰人，在我离开纽约时亲手交给我；又送我一本欧文（Owen）的《诗篇第一百三十篇注释》（Owen on the 130th Psalm）。看见这样的属灵与热忱，我自惭形秽。

"主日，5月31日。今日我向船上的人讲了两次道。他们大体专心。绞盘（capstan）顶上盖着一面旧船旗，就是放书

的讲台。船长和船员们仁慈有礼。天气炎热使我疲乏；但主恩待我这罪魁中的罪魁。

"我如今比任何从前更深地体会那叹语的力量：'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能与你们一同歌颂耶稣我们的救赎主，我何等幸福。但我并不把琴终日挂在柳树上。虽无人与我同声，我仍与那些在灵里与我同唱的人同唱，与荣耀中宝座周围蒙赎的人同唱。今日我两次向我们的人讲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对他本人的爱、顺服他的教训、遵行他的诫命——这些才是真基督徒当有的，是讲道的要点。'他们听道，是因听道而有信心。'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马太福音七章所记，今日成了我讲道的题目，我两次向水手们讲了这题。这题目向众人大大说话。我常说，亲爱的弟弟，我是向自己讲的。当主耶稣的权柄只部分地摸着我的良心时，我曾多少次称呼'主啊，主啊'。今日我竭力唤醒我们的人，指出他们自称基督徒、却不看重他的救恩、不顺服他的教训、不爱他、不遵行他，是何等荒谬；又劝他们，若在不信与罪中继续下去（我切愿他们反其道而行），他们去到的外邦人就要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因为'主啊，主啊'，却不行他所说的

话的人，使耶稣的名在外邦人中被亵渎。但亲爱的托马斯，力量必须从耶稣领受；离了他，我们不能作什么。你岂没有感到需要耶稣？你岂没有把重担卸给他？我信你有的。弟弟啊，我们再见，我料想今生无望了。我如今在灵里与你同在；我无人可作知心交谈，便与你交谈。我记念我们亲爱的弟弟，记念我们亲爱慈祥的母亲；记念你的小孩子们，他们已'咬尘土'——我说，更确切地，他们已经去世。神待人的道路，何等奥秘难测。不久，我们也要死。或许这信到你住处之前（若能到），你或我已走了世人必走的路。但耶稣活着；感谢我们的磐石，'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

## 被法国战舰追逐

"上星期一、星期二，我们被一艘船追逐；星期三早晨，她逼近到发信号炮、令我们停船（heave to）的距离。我们不愿停，因为虽是中立国的船，战舰在海上遇见商船，常滥用权力。我们又向前驶了约两小时；风渐息，她追得更快了；她已发炮，我们再跑，只会激怒他们。于是我们收了上桅帆（royals），把主桅帆和前桅帆（top and main-sails）背风。她挂着英国旗逼近。从船型看，我们断定她不

是英国船。并舷时，船长用英语喊：'放下小船，带上你们的证件和护照——快，快，注意！'我们船长举起喇叭答：'是，是。'我们的人立刻放下艉小船，布莱克曼船长划了过去。就在那时，那战舰（装有二十门九磅炮〔nine-pounders〕，船名和舰长名我们都没打听到）降下英国旗，升起法国旗。Buonaparte 号（Buonaparte）与 Duff 号（Duff）的命运，强烈地浮上我的心头。我有些担心他们会因我是敌国人而虐待或抢劫我。我把自己交托给神。然而他们没有一人上我们的船。他们很快放了我们船长，扬帆而去。次日早晨又有一帆出现在视野，向她驶去；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此后一直无风。

"温度计华氏八十八度。不要为我挂虑。'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虽我得罪了他。弟弟啊，赞美他的名。'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

"主日，6月14日。——今晨这首赞美诗'圣徒受压时何等欢迎'（牛顿〔Newton〕诗集第二卷第四十五首）触动了我的心。我反复唱，直到第六节；'这蒙福的分，我的朋友们，是我们的，'我把它改成'是你们的'。我不得不听人谈话喧哗，与六个劳碌日无异；但请不要以为我在主的工中为自己的分发怨言。我们的人在外表上守安息日，与寻常属肉体的人相

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一日两次听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与职分。愿神的祝福随着今日的操练临到我们，也临到福音传遍世界。愿主特别与每一位孤单的传教士同在。'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这应许何等安慰，'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屈尊在我们还在世时与我们同在；我们工毕，他要接我们到天上与他同在。"

## 越过赤道

"6月17日。——本月十日我们过了赤道。我们的人举行了"浸水"仪式。你们想必见过、听过这类记述。但我还是匆匆说一遍。海神涅普顿（Neptune）与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打扮得极其滑稽登场：他拖着长长的胡须和尾巴，一手执三叉戟，一手执传声筒；她披着粗糙蓬松的兽皮——双双出现在前甲板。从前过过赤道的人陪着这神和女神，裤腿袖口都卷起，露出胳膊腿，涂抹得极其粗陋。涅普顿向船喊话，住舱里有人应声。他带着女神和随从走到艉甲板，用低沉咕噜的声音说："听说你这里有几个我的孩子，还没过过这条线；把他们带来，让我看看；快，快。"立刻带来一个，蒙着眼，由两人押着。每人把一根大棍搭在他肩上。把他拖到涅普顿面前，按坐在一只盛满水的半桶上。"好，孩

子，"神说，"很高兴你从这里过；你现在要向这条线欢呼，"说着把喇叭凑到他嘴上。他喊："Line，a-ho！（线——嗬！）"话音未落，一个水手猛地把一桶盐水顺着喇叭灌进他嘴里。"来，理发师，给我儿子剃头，"涅普顿说。理发师上前，拿着一把大油漆刷，把那人的脸和脖子涂满焦油或黑漆。安菲特里忒给他一杯"提神酒"——一杯盐水。又把一只生锈的旧铁箍当作剃刀，在他脸上刮；刮掉焦油，就把刀在他嘴唇上擦一擦。"现在，"涅普顿说，"你得先向我起几个誓：有白面包吃，就不吃黑面包，除非你更爱吃黑的。"那人嘴唇间被塞进一根涂焦油的棍子——他们说这叫"亲书"——只得答："是。""有酒或波特酒喝，就不喝水；不到泵抽干，不离泵；要像你受服侍一样去服侍人，凡从这里过的，都如此。"每一条他都得答应；他一张嘴，就把涂焦油的棍子塞进他嘴里。然后六七桶水猛泼在他身上，座下的桶一撤，他在黑暗中栽倒，几乎窒息，船伴们哄堂大笑。我们一半的人都这样受了一番。船长干涉，才没让我也受同样的待遇。——

"主日，6月21日。——我如今与神子民的团契隔绝。我不与他们同上圣所；但虽被抛在外邦人中老远，我发现耶和华是"小圣所"（以西结书十一章十六节）。诚然，我们在唐斯的蒙拯救，是大的拯救。亲爱的朋友们，我没有按他一切的恩慈报答主。你们若称我"传教士"，我就告诉你们：传教士们

（若像我）与自己心中的败坏、与撒但的试探，有和你们自己一样多的艰苦争战。你们为我祷告时，就当为一个仰望施恩座的最不配者祷告。

"6月30日。——蒙主祝福，我能用正当的读书填满大半时间；又觉得时间全然不够，太少了。偶尔身体不适，使我搁笔。——

"7月1日。——你们那里是盛夏，我这里却是隆冬。白昼短，风大，夜晚多风暴。此刻风刮得很紧，海上有水手们说的"恶浪"。风呼啸，波浪似乎咆哮着、翻着泡沫，猛击船身；船被抛来掷去，非亲历沧海者难以想象。但任凭风啸，任凭海吼："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胜过海洋的大浪。"（诗篇）

## 蒙护理脱险

"主日，7月12日。——'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愿他的圣名得称颂。每过去一天，都添新的父爱的实例。在海上陆上都可观察到。但也许在'大水中行事'的人，比别人更能看见神看顾的明证。我如今靠近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这个季节常有大风。过去几天一直刮大风，涌浪很高；但风是顺的，水手们虽整日被浪打过船面，也不在意。

夜里十点，船长和医生刚下完一盘棋，正觉十分安稳，一个浪从右舷艉（starboard quarter）打上船，高及后桅中桅帆（mizen-topsail）。船被打横对着风，横倾（on her beam-ends）躺了好一会儿。涌进的水冲开甲板室的门，把我从座位上卷走。众人惊慌，冲进来用舵柄（tiller）掌舵，以为舵绳（wheel-ropes）断了。舱里的缆绳和压舱物左右滚动。一会儿工夫，他们又把船头转回顺风，没有受什么特别损伤，只是艉小船被打坏，舷墙板（waist boards）被冲走。这样的事，多少显明当耶和华凭公义的震怒对待不悔改的人时，他们要被何等的“忽然的惊恐”抓住。而“耶和华是他子民的信心。他在恶人遭荒凉临到时拯救他们。”（箴言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7月19日。过去两星期，我们两度濒临极大的危险：一次是巨浪的猛烈，一次是飓风，船伤得不轻。断了两根桁，好些绳索也断了。今日天气恶劣不适，我没机会向水手们讲道。我向坐在艉小船里设法捉鸟取乐的四个人，讲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说什么好？——说他是'万人中的首领'，似乎说得太少。说他宝贵，也是说得太少。

"哦，我的朋友们，若没有耶稣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今日的光景会怎样，我们将来的指望会怎样！——

"7月28日。从早到晚我都在忙，还有许多没做完。我学中文大得乐趣；为此，神在他的美意护理中，使我在伦敦得的那些书，极有助益。可怜的山姆（Sam）的帮助，我也并不排斥。是他最先使我入门。我心里很爱他，尽管他固执、藐视我。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今日大安慰我的心。神对我这'虫'、这可怜虫说'不要惧怕'，又以他在我身上施展他的完全为理由，我怎能不得安慰！

"东经九十二度，南纬三十五度。8月1日。——从经纬度你们看出，我如今离新荷兰（New Holland）西岸不远了。看地图你们想不到我们会走这么偏南。这是因风向。自过好望角以来，直到一两天前，我们一直在南纬四十度，盛行强劲的西风。靠近赤道一带，盛行东南风，或称信风（trade winds），会完全拦阻我们东行。这是离开纽约第八十天。

"主日，8月2日。——我们的神把这些事向自以为'有智慧、有见识'的人隐藏，向婴孩——向贫穷的、没学问的——显明，他的恩典何等奇妙！今日我'心里欢喜'，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路加福音十章，等等。

"'我心里极其喜乐，"我满得安慰，'每当思想耶稣的恩典与大能。请看路加福音九章：那无限富足的，竟变得极其贫穷，狐狸飞鸟倒比他富足。它们有洞可栖，有巢可宿；我们的主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大能不受辖制；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他的。他能“拯救到底”，能保护他的仆人，'制服他的仇敌'。“凡信靠他的，没有一个至终荒凉。”他是'地极和远方海上海上之民所倚靠的'。他的话语既真实又恩慈：'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在海上这么久，吃咸食，我的健康有些受损。表皮发炎，前几天疼得厉害，如今好些了。今日头疼。

"8月29日，中国海（Chinese Sea）。——你们看出，我如今接近我被差往的陆地了。我们本盼望今日能到澳门（Macao）岛；但微风和无风耽延了我们。本月十三日我们到了爪哇（Java）岛。同日我们进入巽他海峡（Straits of Sunda）。安吉尔（Anjier）的村庄上了岸。那些可怜的赤身的人，被穆罕默德（Mohammed）的祭司们迷惑。有些地方的马来人还处在野蛮状态；有欧洲人的地方，他们就文明些。安吉尔的人在荷兰人的权下。若主赐我得以接触中国人，我信戈斯波特（Gosport）的弟兄们到时候会被派往马来人那里。

"这里天气极热。虽穿得单薄，我汗流如注。这使我虚弱得很，不能像在英国时那样殷勤劳苦。但愿不久气候能为我所习惯。

"哦，这里的传道禾场，与世界别处一样，何等广大！地要充满对主的认识之前，还有多少要作的。但主发令之时，一国要一时而生。

"广州美国商馆（American Factory, Canton），1807年9月8日，星期一早晨。神的美手终于把我带到我指定的工场。昨晚约八点，我到了这里。船只作业的喧嚣，数百只小船的摇橹，船上数千中国人彼此呼喊吆喝，真是嘈杂已极。这是我离开你们以来过得最不舒服的一个安息日。约八点，我从他们的船丛中经过，看见数千根小木片，像火柴一样点着了，为要尊崇他们想象中的神明。我心里说：'这些无知却又精明、会装腔作势的人，还能拿他们怎么办？'

"但，我们在不列颠的列祖从前又是什么？霍屯督人（Hottentots）又是什么？玛大、马利亚和约翰又是什么？"

神如此怜悯地保守他仆人的性命，平安地把他带到那工场——他在那里以不减的热忱劳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今，作者却要怀着忧伤的职责，追溯他的脚踪。

## 致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函

下面这封信是写给备受敬重的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传道会司库——及其他朋友的，详述他在广州初居的情形。

"广州，1807年9月7日。美国商馆。

"我亲爱的先生：

"承神的美手，我终于到了你们的心愿与祷告一路跟随我到达的地方。离开美洲海岸一百一十三天，Trident　号在澳门锚地（Macao　Roads）抛锚。在印度洋我们遭遇了很重的飓风。但'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胜过海洋的大浪。'他平安地带我们经过。我已在日记中详记了航程的境遇，将寄给伯德先生（Mr. Burder）。

"上星期五晚上我在澳门上岸，意外地遇见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和查尔默斯先生（Mr. Chalmers）。次日早晨我去拜访后者，递上考伊先生（Mr.　Cowie）的介绍信。查尔默斯先生说，他衷心祝我成功，但又说，欧洲人对这里居住之难、请老师之难，毫无概念。他接着提到那件众所周知的事：中国人被禁止教授语言，违者处死。不过他最后说，他会去和英国商馆（English

Factory）馆长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以及斯当东爵士谈谈。我随后去拜访斯当东爵士，递上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的信。斯当东爵士也谈到此举之难；提醒我公司规定，除经商外，不许任何人居留；但应许尽力而为。澳门的居住尤其困难，原因是天主教主教和神父们的嫉妒。

"今晨我去拜访美国商馆（American Factory）馆长卡林顿先生（Mr. Carrington）；他为我腾出他家一间房，我接受了；但他和米尔诺先生（Mr. Milnor）——我在美国也有给他的信——认为住在后者那里更清静，因领事卡林顿先生的家宾客太多。所以目前我住在米尔诺先生和布尔先生（Mr. Bull）处，他们是 Trident 号的大班（Supercargoes），我就是乘那船来的。据我目前所知，住在这里不仅更清静，开销也更省。英国人在这里的王侯般的排场，我是住不起的。

"盼望公司的职员们不至于觉得有责任，在我居留的事上设置绊脚石。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嫉妒，有些可虑。他们并不亲热。查尔默斯先生和斯当东爵士约一个月后到广州，在此之前，我要在房里从书本攻读语言。目前看来，每年二百英镑，恐怕还不够在这里的开销，还不包括请语言老师的费

用。来自槟榔屿（Pulo Penang）的莱克先生（Mr. Lake），据我所知在澳门，打算随公司的船回英国，公司的船只到了一艘。

"我亲爱的先生，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里，我是你的，等等。"

## 致约瑟夫·雷纳先生函

三星期后，他写信给雷纳先生（Mr. Reyner）。这信只谈钱银安排，显出马礼逊先生何等迫切地要尽量节省差会的经费。

"我亲爱的先生：

"广州，1807年9月30日。

"在这炎热的气候里，我疲乏困顿，又有些沮丧，坐下来给你写信。关于我的抵达等等详情，别处已有陈述。请容我把这一页专谈钱银的事。

"我打开行李，取出书、仪器等，想起差会为送我到此已花的费用，又想到在广州居留将要的重费，心里不免有几分低沉。我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金银都是他的'；但我仍愿，若可能，'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米尔诺先生——经罗尔斯顿先生和沃尔科特先生（Mr. Walcott）从美国写信推荐给我的那位先生——热心地尽力按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安置我。我可以租他商馆的一部分，按比例付房租，自己搭伙；或住在他那里，包伙食。一间房要二百五十美元；一间房包伙食六百五十美元。两间房三百五十美元；两间房包伙食七百五十美元。卡林顿先生说，这收费一方面公道，另一方面也不算贵。只一间房，我住不开。睡和坐同在一间，在任何气候都不宜，这里更不宜。中国人会进来闲谈；他们像现在这样闯进来，我就不能把中文书和文稿摊在外面，当然就妨碍了我的主要目标。我不能自己搭伙。目前我有个小厮跑腿、铺床等；但他认为打点水之类不是他的本分——那得有个劳工，就是叫“苦力”（coo-lee）的；小厮和苦力都不肯做饭——那样，若独自住，我就得有三个仆人。还有买办（comprador）——管采买伙食的——上工之初得给一笔钱，有点像入门费。除这些，在商界的先生们家里作他们的一员住下，比独住于我居留的事更有益。

"这些考虑在我焦虑的心里翻了千遍，我便向米尔诺先生求了最后一种安置。

"这七百五十美元之外，仆人工钱一百，洗衣约七十，共九百二十美元；因夏天每日全身换衣，有人一日两次。这还

没算蜡烛钱——这里蜡烛很贵；房里家具钱（我说的价是空房的价）；以及零星开销；若过河，到对岸几英里，船夫要半美元。目前的情形如此。米尔诺先生不把我算作住三个月以上。若以后我想换个住法，也好。盼望主感动那些蒙他许可、有能力帮助我的人的心去帮助我，使我得蒙允许，继续留下去。他至今已使我许多惧怕落空。他为我行了大事。亲爱的弟兄，请为那在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信心与盼望中深爱你们的人感谢。你的，等等。

"又及。冬天若要生火——这里的欧洲人常如此——得我自己出钱。若船离黄埔（Whampoa）时我要去澳门，开销还要增加。但愿这两笔都不必花。原谅这信写得匆忙粗率。我急于把时间赎回来，用在中文上。"

## 致父亲函

下面这封是写给他父亲的，是航程中写的几页纸的结尾，成了一篇全程的日记。

"广州，9月13日，主日。

"主怜悯，终于把我带到指定的工场。上个安息日在船上，喧嚣混乱中过得很不愉快。这是我七个月来几乎第一次能退到世外，安静亲近神。这是我在外邦之地的第一个安息

日。中国人不分日子。今日他们照常忙世务；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住在这里也一样。但我知道你为我的个人福祉有一颗父亲的焦心。我亲爱的父亲，我心里安稳，信靠神。我到这里之前，为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很是焦虑；如今大为缓解。在父亲的家里，照父亲的榜样，我早晚中午学会了把忧虑卸给神。这是我寻求心灵平安、失意时得安慰的路，至今仍是。明日的事，我不自夸，也不为它忧愁。早晨，我求我神的祝福，求他的保护直到中午；中午我求，直到晚上；晚上身体安息时，我把灵魂交在主手里。我若有时走别的路，就是轻看自己的怜悯，抢夺了自己在信心的祷告中可经历的平安喜乐。我的外在境况舒适。换了气候，几天来有些不适，如今好些了。我能否继续留下，还不确定。亲爱的父亲，盼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里相见！——你孝顺的儿子，罗伯特·马礼逊。"

# 第二节

## 自他抵达广州，至他结婚并受聘为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商馆译员

### 1807年9月7日至1809年2月21日

**本节内容提要**：居美国商馆；致哈德卡斯尔先生函；致A.沃牧师（Rev. A. Waugh）函；致威尔逊先生函；致亲属函；董事会报告；致其兄函；致哈德卡斯尔先生函；致施鲁布索尔先生函；致S.夫人（Mrs. S—）函；迁出美国商馆；遵从中国习俗及此后对此之见解；尝试设立英文礼拜；占据法国商馆；关怀与华人共守的安息日聚会；匮乏与疾病；澳门（Macao）之行；日记摘录；致沃博士函；致亲属函；返广州，复往澳门；英人图占澳门；日记摘录；致S.夫人函；致传道会函；研读；中文祷告；在澳门隐居；米怜博士（Dr. Milne）对马礼逊先生处境之评述等；M.先生结婚；受聘为英国商馆译员；日记摘录；致其父函。

## 寓居美洲商馆

马礼逊先生在广州最初的寓所是法国旧商馆（Old French Factory），当时由米尔诺（Milnor）先生和布尔（Bull）先生两位美国大班占据；他凭从纽约带来的介绍信与二人相识。这两位绅士以极大的善意接待了他，并立即在他自己的寓所内腾出一套房间给他，他出于在致雷纳先生（Mr. Reyner）信中已述及的理由，感激地接受了。作为英国人，他不敢公开身份，便以美国人的身份留了下来。

在澳门时，乔治·斯汤顿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以善意接待了马礼逊先生，赢得了他的信任，为二人之间亲密友谊奠定了基础，这段友谊后来只有死亡才使之终结。当时的境况使二人往来甚密，其后关于二人交往的提及将时常出现。下面这封向斯汤顿爵士禀告他已抵广州的短笺，显示了他踏上这艰难使命时的谨慎，也为他尚在世的友人增添光彩：

"谨敬禀乔治·斯汤顿爵士：R. 马礼逊现居广州法国旧商馆。若爵士认为马礼逊先生为得准安居广州，应遵循何种行事之道，祈赐示，将为马某莫大之助。马礼逊将于斯汤顿爵士抵达广州后再行设法延师学习语言，静候爵驾。"

"于米尔诺先生、布尔先生处，广州法国旧商馆。"

他抵达后，斯汤顿爵士将马礼逊先生介绍给英国商馆的大班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并为他延请了一位老师——云亚伯（Abel Yun），一位来自北京的天主教华人。马礼逊先生视学语言为首要职责，并勤勉不懈地为之努力。他着手工作的详情，可从他自己的书信中获知最多，这些信也同时披露了他的宗教感情和总体印象。致哈德卡斯尔先生的一封最为详尽，故置于最前，虽其日期晚于其后数封。

"至亲至爱的先生，

"我已寄出……

"致尊敬的约瑟夫·哈德卡斯尔（Joseph Hardcastle）先生

广州，1807年11月4日。

"兹寄上：一、约四十张对开纸的日记，记述乘三叉戟号（Trident）自纽约至广州的航程，以及抵此之后的日记；二、致主管先生们、亲友的信七十五封；三、三个小包裹，内装数件珍奇之物。第1号内有华人神像观音（Kwan-yin）、其宝座、祭坛和供品；马来人所用武器三件、一双木屐等。第2号内有数幅绘画，描绘这个蒙昧民族的偶像崇拜——阁下如此关心他们的得救。第3号内为《中国史》，拟呈

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已经委员会许可。伦敦没有副本，至少在我去过的公共图书馆中皆无。我已寄去约瑟夫爵士（Sir Joseph）想要的汉字。

"现将日记大要略述如下。

"自离美洲九十天后抵达爪哇（Java），一百一十三天在澳门锚地抛锚。在印度洋上，连续三四十天都是风势凶猛的暴风，看上去十分险恶。两次，水手们都以为身处极大的危险。但主保守了我们。过巽他海峡（Straits of Sunda）时，我在一个马来人居住的村庄安吉尔（Anjier）上岸。穆罕默德的祭司们竟抢先耶稣的传道人而至此（可耻！）。在安吉尔，我投了一封信，寄纽约的戴维·贝休恩先生（Mr. Divie Bethune），内附一封致考伊先生（Mr. Cowie）的信。在澳门，船等引水人约二十四小时，我拜访了查尔默斯先生（Mr. Chalmers）和乔治·斯汤顿爵士。二人都说我在此地谋求居留极其困难，原因有二三：第一，华人；第二，葡萄牙神职人员；第三，尊贵的东印度公司诸绅的严格命令。我怀着焦虑来到广州，徒然挣扎着要在忍耐中守住心灵。抵达时，小商贩围拢来，要打听我是谁、做什么、买卖何物。虽然因种种缘故心烦意乱，我却时而能欣然把自己和自己的事

业交托给主的眷顾。啊，这不信的恶心！它惹出多少不必要的焦虑！

"我的行李等物顺利过关，虽我甚恐会引起猜疑。我小心把所有与语言有关的中文文书、书籍都带了上来，未让官府知晓。我在米尔诺先生和布尔先生的商馆中得了一套房间，凭沃尔科特先生（Mr. Wolcote）和拉尔斯顿先生（Mr. Ralston）的介绍信与二人相识。卡林顿先生（Mr. Carrington），美国驻此领事，以及诸位美国绅士，都待我彬彬有礼、十分友善。自离别阁下以来，主使我所交往之人的心都向我施恩。房租和膳食极贵，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不安。我现住两间未置家具的房间，房租二百五十元；在主人家搭伙食另加四百元。我已陈述促使我目前如此居住的理由。除这笔重大的开支外，我还要雇一个小厮，每月八元；买蜡烛；添置房间必需的家具；买几本中文书；另有延师的一点小费。与欧洲人做买卖、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华人，时刻盯着占尽便宜。

"我雇一个人从城内为我买几本书，他竟贿赂我的小厮，帮他欺诈我，骗去三十元。

"至于我能否继续居留，至今仍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关于这一点，我有如下情况禀告。我到此约六周，英国公司才从

澳门来到广州。在此期间，我写信给斯汤顿爵士和查尔默斯先生。前者代我向罗伯茨先生说了话，并立即写来一封极为友好的信，大意是：作为英国人，我要留下来将极其困难，因为我的事务全然与商业无关；但罗伯茨先生在其职权所许范围内，愿尽力关照我。斯汤顿爵士抵广州后，已将我引见给罗伯茨先生，他待我亲切，并客气地邀我与商馆诸绅共进晚餐。我仍以美国人身份居留。公开提及这些事须极其谨慎。

"如今只剩华人不许我居留此地，澳门的葡萄牙人不许我居留。我信主必为我在这百姓中预备一处安身之所。从人力看，我大概可以不被察觉地留下来。据斯汤顿爵士告诉我，澳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中流传说我是来反对他们的，在那里他们与欧洲天主教国家一样严苛，甚至更甚。但他认为，夏季我仍可下澳门调养身体，只是会增加开支。

"关于语言，我一直在善用居留的时间，学习俗话，如今寻常事务已能与我的小厮交谈，他一直是我的老师；但他来自乡下，教我的发音很粗。广州的体面人说，他们听不懂乡下人和周围那群苦力（cooles，劳工）的话。但我觉得这是装腔作势。现在有个大难处摆在我面前：官话和雅言，老百

姓大多听不懂。穷人数量极多；福音必须向穷人传讲、为他们写成文字。

"斯汤顿爵士拟将我引见给云亚伯，一位来自北京的天主教华人，作我的老师。亚伯现为传道人办事，并照管广州城内外基督徒，据李先生（Le　Seensang）说约有三千人。耶稣会士一直逼着亚伯苦读拉丁文，使他没时间学本国文字。他能教我的，只有官话发音——那是他出生省份通行的。

"李先生的儿子，我想会在广州话和汉字上助我。他也自称基督徒。他父亲曾在葡萄牙耶稣会学院十二年，预备做神父；回国后却娶了妻，渐渐做了保商。官府压迫他，他破产了，如今年届七十，穷困潦倒。

"华人的宗教仪式等，荒诞而繁琐。他们在某条街上、向某个鬼神，无休止地张灯结彩、奏乐、在偶像前演戏，摆上水果、酒、糕点、鸡、烤猪等供品，焚烧蜡烛、细香、纸和爆竹。我见过他们向满月俯伏，倾酒献果。细说无尽。

"我正在翻译我带来的拉汉字典，补入康熙字典（Kang-he's Tsze-teen，中国字典）中出现的汉字。我的抄本，或许欧洲所有的抄本，都只收录一部十四卷的旧汉字典中的字词，那部字典已废弃不用。我上面提到的新字典有三十二卷，收录全部汉字。

"关于派人前来加入这个差会，我已另纸写明，寄给沃先生（Mr. Waugh）。他可以医生身份前来，但真实身份须全然不为人知。我想他从美国搭船作船医前来并不难。若我被迫离开此地，我会告知米尔诺先生，请他把我所有的信……

……请寄给美国商馆大班卡林顿先生，或斯汤顿爵士。从这两位绅士中的任何一位都可打听到我的消息。他可以带几封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但递得越少，越能隐居。不过，我希望来的人能先考察槟榔屿（Penang）和马六甲（Malacca）。来自槟榔屿的莱克牧师（Rev. Mr. Lake）现正在澳门，不久将来此。若我能方便地见到他，我会多打听一些；但我发现，除非所咨询的人能进入我们的思路，他们的说法不可过于信赖。

"抵达以来，我已写信至马德拉斯（Madras）、维扎加帕特南（Vizagapatam）、西兰普尔（Serampore）和杰克逊港（Port Jackson）。在致杰克逊港沃纳先生（Mr. Warner）的信中，我附了一封给大溪地（Otaheite）传道人的信。本月底又有机会写信给马德拉斯的洛夫利斯牧师（Mr. Loveless）。亚洲各地和海岛上的传道人之间勤通信，靠主的祝福，必大大激励他们为主作工。我忘了说，我于1807年5月12日离开纽约，9月4日抵达澳门锚地。我的兄弟姐妹定于5

月20日乘抹大拉号（Magdalen，卡梅伦（Cameron）船长）离开纽约，前往马德拉斯。

"亲爱的先生，我就此搁笔，这封匆匆的信，是我此时所寄日记和信件副本的全部。我在海上和抵达后，常于深夜给亲爱的朋友们写信；若送信的船只遭遇不测，使他们收不到信，请他们原谅我此时不再把同样的内容重写一遍。若我提到的信比这封来得晚，恳请特别关照，给家父詹姆斯·马礼逊先生（Mr. James Morrison，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市场）寄一信，告知我平安抵达，身体安好，并已寄给他、兄弟和姐妹半打对开纸。

"我发现此地的基督徒因拒绝捐助外邦人的公共偶像仪式而被认出。李先生告诉我，这里的基督徒，像在葡萄牙一样，主日也像平日一样做买卖。本省有三位华人天主教神父，巡回各会社，听人告解。

"别了，亲爱的先生；请不要停止顾念这数百万不认识我们主耶稣的华人可悲的处境。差会能否考察一下，能否经由俄国接近中国的边境？华商，有些就来自本省，前往俄国，俄商也来中国。现在不是闲坐的时候。我信我们神的大能不久将显在万国眼前。——大事交托给他——责任是我们的——前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进入的冒险事业，危险但并非可

疑，我是说，无论对错我们都不怀疑。我们不会为在愚昧、迷惑、有罪的人中间传扬福音真理而自责。耶稣的传道人会自责没有更全心侍奉主，但不会为自己是传道人而自责。哦，各各他！各各他！当我看见耶稣的血从你的山坡流下，我为自己对主感情的冷淡而惊讶！——为我懒惰地履行神的权柄所命定的职责而惊讶，但我该说，是耶稣的爱更强地加在我身上的职责。是的，父啊！你差遣耶稣的爱；我的救主啊！你为我舍己的爱；圣灵啊！你将耶稣的救恩施行在我有罪良心上的爱——联合起来胜过了我——约束我，不为自己活，乃为你活。

"亲爱的先生，请原谅我岔开来倾吐此刻心中的感动。但每个基督徒都有同感。神啊！当我往下看深坑、往上看宝座；当我思想罪疚的痛苦懊悔，与赦免的平安的对比；我欠你救恩的债，显为——这是夸张吗——超过无限。但这些福分不是不认识福音之人的份。请继续为他们动心——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耗尽自己……

……为他们摆上自己。哦，英国的基督徒啊！在中国，那些将亡的人因你们的施予而得救，必起来祝福你们。亲爱的弟兄，请代我向董事们，并借他们向主的子民——那些资

助外邦差传的人说：我在软弱中，却是最甘心乐意地作他们在我们蒙福之主里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

"又及：寄东西给我——首先，请寄长信给我：《杂志》（Magazine）和《教会评论》（Eclectic Review），以及一切传道刊物，都极受欢迎。如蒙寄来信用证，多给我一点钱，我将感激。请给我几条条纹口袋手帕，那是华人很喜欢的礼物。

"容三德（Yong-Sam-Tak）上月底才到。他寄信给哈德卡斯尔先生、雷纳先生等人。他已在一家保商处作书记。他还是从前那个傲慢的人。他彬彬有礼、恭恭敬敬，我不能说他对我有什么真挚的友情。11月7日：曼宁先生（Mr. Manning）昨日向一位大官递呈请，请求准他以天文学家身份赴北京。11月15日：我原以为我的信今天发出，但船比预想的耽搁更久。

"我忍不住要记下，我现在有了天主教会的华人基督徒相助。他们比我见过的任何外邦人都更乐意把自己所知道的讲出来。容三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有时会拿生意上的信来请我改，他试着写；但他从不主动教我一句中文，我也不正式求他教。

"有两个华人，我希望将来对我有用，目前却还不是。其中一个名叫李先生（Le　Seensang）。他中文知识颇丰，写得一手好字，并已取得文人的一级功名，不像有些生意人那样胆小。另一个人是云亚伯，斯汤顿爵士介绍给我的。亚伯在此地是北京传道人的代理人，山西人，那里通用官话。他一生大半（现年约三十岁）在北京与传道人一起度过。他们教他拉丁文，他说得很流利。今天他陪另一位基督徒来见我。适逢主日，我不能受教。桌上放着圣经的拉丁文通俗译本（Vulgate）。他看了一眼，我们便就其内容交谈起来。我翻到出埃及记第四诫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末节。他读了，向他的华人朋友讲解，若我理解得不错，他说自己过去在安息日的事上犯了错。交谈中他顺口引了我们主论安息日的讲论，就是有人说他在那日治病是亵渎安息日的那段。我翻到耶稣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亚伯说：'mali Christiani multi sunt; boni pauci'（坏基督徒多，好的少）。我们谈到福音温柔安静的灵时，他引了'Miligite inimicos; benefacite his qui oderunt vos; et orate pro persequentibus'等（要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 致 A. 沃博士牧师（Rev. A. Waugh, D.D.）函

"他告诉我：'Biblia tota est in lingua Tartaria; Veteris Testamenti traductae inde partes selectae sunt in lingua Sinica. Christiani Pekingi illas habent.'（圣经全本有鞑靼文译本；旧约的选段已译成中文。北京的基督徒有这些。）他自己既没有拉丁文圣经，也没有中文圣经。他有安东尼库斯（Antonicus）的神学著作，但不是广东话的。在广州自称基督徒的人，似乎既无教师也无书。我已在别处记下其他详情……

……致伯德先生（Mr. Burder）。

"阁下渴望见到的工作，亲爱的先生，至今仍是未竟之愿。我恐怕我们在印度的弟兄被亚美尼亚绅士约翰内斯·拉萨尔（Johannes Lassar）欺骗了。我很有理由担心他的中文知识非常肤浅，圣经知识更浅。我在日记中提到，我曾被那个自称教过约翰内斯的人欺骗。他自称的老师是个健谈却无知而不诚实的人。

"若主留我性命，船队开航时我得离开广州，又不准住澳门，我打算把大部分箱子留在此地，去槟榔屿住几个月，再

随船队回来。再会！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阿们，阿们！"

上面提到的致沃先生的信如下：

"在基督里的慈父：

"广州，1807年9月27日。

"靠神施恩的手，我终于到达了指定的工场。自登上这东方大陆最远的边界，已过了三个安息日。在来此的路上，自阁下上次听到我的消息以来，我外在的境况有时略有困扰，但从未真正不安；心灵曾困惑，但未曾绝望。安息日和圣会不属于我。安息日来临，却不是安息退修之日，直到我抵达这外邦之地，如今我可以关起房门，隔绝外面的熙攘人群，欧陆人和华人都不见。圣经对我比千万的金银更好。当良心被玷污，我在这里找到耶稣全然洁净的血，为他所爱的人全然预备、白白赐下。当沮丧时，我在这里找到基督里丰富的安慰，比酒更能振奋忧伤的心。

"在这狡黠、猜忌、好问的华人中间，该如何看、如何说、如何行，目前占据了我许多心思。若我在致董事们的公函中遗漏一事，请允许我托付阁下照料。这事关再派传道人来广州。现在，我认为再派一两个来并不明智。主似乎只差遣一人前来，作为达成目的的合宜手段。这一人的居留，从

英国人和华人两方面都困难重重。然而主已使前者的心倾向，准我留下，虽全然是施恩。

"不过，请允许我建议，对于这沉沦在最粗鄙偶像崇拜中的庞大帝国，似乎当如何行。是否可预备两三个人，作来华差会之用——其中一人以医学为主要掩护，一人以天文学，一人以钟表修理，专修船舶计时器。医生是在广州不被华人注意的最好身份。船上都带医生，商馆也需要医生。天文学家可以校准计时器，钟表匠可以修理它们。

"当我发现这些事附在那些本当传扬蒙福之神荣耀福音的人身上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偏离了正轨。我们在这里走的是窄路。有偏离对神合宜信心的危险。但保罗织帐篷为得饼吃，若修表能成为接近千万外邦人、向他们见证耶稣之名的可能途径，他也会修表。不过，我再建议：在派人前来之前，先派一人去考察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s Island），另一人去马六甲，主要为那里的华人，也兼顾马来人。

"我尚未能获得关于中华帝国西部的任何消息。若欧洲人能穿过与之接壤的国家，就当预备合用的人，愿主感动他去作这工。"

下面致托马斯·威尔逊先生（Thomas Wilson, Esq.）的信，日期10月9日，补充了这项宏大事业开端的其他详情。

"亲爱的先生，

"在我们主的看顾下，我于上月6日平安抵达此地，自纽约起航共一百一十三天。在印度洋我们经历了暴风雨天气，使我们的处境，尤其两次，极其危险。九十天后我们抵达爪哇角（Java Head）。过巽他海峡时，我在马来人中上岸，村名安吉尔（Augier），距巴达维亚（Batavia）步行三天。近乎赤身的居民受制于荷兰来的人。穆罕默德的祭司已赢得他们的心。我从清真寺窗户往里看，见一人盘腿而坐，以极其哀伤的调子喃喃祈祷。寺外有一池水，他们进圣所前先下去洗脚；但那能治愈踏入其中之病人的池水，他们还未曾听闻。

"在广州，最粗鄙的偶像崇拜盛行。仪式繁多而累赘：神灵众多，祭祀频繁。有公开的，包括华丽的装饰、音乐和灯彩——另有一种街头舞台上演出的戏剧（说是巷子更确切，因为不比炮兵坊（Artillery　Place）一侧的人行道宽），在广州郊区。我还看不出它们与宗教有何关联；但百姓向我保证，这些是取悦某位神明'菩萨'（Poo-sa）的。一般连续三昼夜，不耽误生意。不同时间在不同街道。这机敏文雅的民

族，在他们一切的智慧中却不认识神。但他们必认识——因为全地都要充满他的荣耀。阿们，阿们。

"自离开父辈坟茔之地，我的健康尚可。时有小恙。温度计常在九十、九十二、九十四，甚至九十六度（华氏），令人极其难受。

"按人的说法，我在此居留将非常昂贵，也非常没有保障。若主留我性命，我希望在不太远的将来，能获得足以书写的语言知识。

"怀着对收信人昔日为主的缘故所施弟兄般恩惠的感激，我是，亲爱的先生，在耶稣的信心里，您的仆人等。

"请代向 W 夫人（Mrs. W.）及我敬重的两位老师辛普森先生（Mr. Simpson）和阿特金森先生（Mr. Atkinson）致意。无论神的美意把马礼逊带到多远，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永远是他美好的回忆。

"考虑到我的处境，这封信写得匆忙，无需致歉。"

下面从致亲属的信中摘录数段，读来亲切，因见他对他们同样热烈的亲情，和对他们灵性福祉同样圣洁的关切。

"我亲爱的姐妹，

"如今隔开……

"广州，1807年9月8日。

"……我们之间相隔遥远。主的手一路引导我，他所施的看顾保守我直到此刻。你看，我已抵达中国之地。在汪洋大海的种种危险中，福音的盼望是我心灵的支柱；在异乡，被陌生人围绕，同样的盼望安慰我的心。

"今日我漫步广州郊区，就房屋、街道、店铺而言，与城内无异。华人跟着我，叫我绰号，挤满我进去的店铺门口，就像纽卡斯尔的孩子看见土耳其人或其他外国人经过一样。这里的劳工穿得极少：没有帽子，没有衬衫、背心、夹克、鞋、袜之类的东西。

* * *

"——9月20日：又一个安息日将尽。我没有机会去神百姓的聚会听救恩的福音、参与团体的祷告赞美。汉娜（Hannah），请允许我从这遥远之地劝你：最严肃地思想，你在这方面的怜悯是何等大；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我们亲爱的父亲教导我们真理之道。汉娜，记住，要为过去的罪忧伤，仰望主耶稣基督，救你脱离罪的罪疚和当受的刑罚。

"我周围的华人在不认识神和他的基督中流荡。每家每户、每店每船（数千穷人住在比小划子还小的船上），早晚

都烧一点像火柴的小木片，作一种献给偶像的供物。他们有许多假想的神。好官，称作官（Mandarin），死后有时被当作神。前晚我见一个华人拜月，鞠躬俯伏；随后又拜一个恶者，就是魔鬼。汉娜，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美善，唯独从圣经——这被大大轻忽的宝贵之书而来。但外邦人拜偶像尚且如此认真，那些有圣经、知道永生真神、却不敬拜他的人，该作何想？我亲爱的汉娜，从这遥远之地，我向你作最深情的告别！爱主耶稣基督；我谦卑地盼望，靠他全备的功德，我们在天上相见。"

9月27日，他写给兄弟的信如下：

"自抵达这外邦海岸，已是第三个安息日。我这里正午，你们那边这圣日的私下、团体、公开操练才刚开始。我的处境孤单。这里也许有一个，但我不知道有谁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而，亲爱的汤姆（Tom），处境虽孤单，圣经和它所启示的宝贵救主使我喜乐。我本性行为都是有罪的人，在罪的重压下沉沦地狱；但耶稣基督能拯救，除去罪疚的重压，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最终把我举到天上神的山。

"天天看见不敬虔的人为世利牺牲一切，又看见周围虔诚的拜偶像者向人手所造的哑巴偶像俯伏，既是喜乐的源头，

也是痛苦的缘由。我说，在这一切中，喜乐的是认识永生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痛苦的是目睹别人的光景。

"今日我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就在米尔诺先生和布尔先生——两位美国大班——的商馆中。上午和下午，我都像公开礼拜一样唱一首赞美诗或诗篇，祷告，再唱。不听道也不讲道，就读圣经。若不求点变化，心会疲倦。虽然天气比一两个月前凉爽多了……

……却比你们盛夏最热时还热得多。一个华人少年，像仆人一样伺候我，刚给我端来煮米饭和糖浆（或糖蜜）并茶水。这家人晚饭要到六点才吃。不愿今日做工的水手们来到广州，买卖东西、买醉。他们和华人小贩在院子里大声喧哗。

"11月1日——我亲爱的兄弟，自上封信后的一月间，我身体尚可。我的心被传道人职责所系的忧虑和本分紧紧占据。安息日虽孤单，却是感恩安息之日。这里的人全然沉于偶像崇拜。若有时间给你讲讲他们繁多的仪式，或可娱人、满足好奇；但严肃地看，却是深可痛惜的事。他们偶像极多，称作'菩萨'（Poo-sa）。人人，连最穷的，早晚都小心地献上檀香制的香棒点燃的供物，他们称之为'香'（heang）。灯彩、音乐、戏剧表演都是他们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他们唱菩萨，

就请他来赴这些筵席，在坛上摆水果蜜饯，特别的日子摆鸡或烤猪。上月他们昼夜不停地为火神点灯，祈求他不伤害他们。与我住处隔江相对的河南岛（Ho-nan）上，有一座宽敞的庙，藏有大量偶像，有的二十英尺高，有一百四十个和尚。和尚全剃头，只住庙里，守独身，不吃一切荤食。他们不教导百姓，只在定时行规定的仪式。一晚我见六十个和尚向佛（Fiih，即　Budha）做晚课：俯伏、反复呼喊'阿弥陀佛'、献火等。哦，这百姓多么需要耶稣的传道人！

"我还没有找到固定的语言老师。这百姓猜忌又狡诈。一人骗了我三十二元，被我识破后，又要骗我二十二元。我能怎样？我可以向他发怒，但于事无补。我只得忍受。

"这些文书过几天将装上三叉戟号，送往纽约，再转英格兰。别了，我亲爱的兄弟！愿平安的神与你同在。"

10月18日，他写信给父亲：

"我正在读你一封动人的信，是我在霍克斯顿时写给我的。它把往日和旧景重新带回我的记忆；与我如今孤单流落的处境一比，几乎使我难以承受。亲爱的父亲，这不是抱怨的言语；这是人性无辜的感情，我不愿消灭它——耶稣也哭过！但我不可沉溺于此，免得伤了父亲和我自己的心。敬爱的父亲，请止住落下的泪。使我们分离的动机——对救赎主

的感恩和对人灵魂的爱——必带我们走过，欢欢喜喜地走过。还有很短、很短的时间，那要来的必来，并不迟延。

"在……

"目前我与一位美国绅士同住；因华人有禁令，不可能与华人同住。在广州生活极贵。上月我一直在学语言，到华人店铺与他们交谈，也接待一些人到我寓所，尽力多了解他们。我正在给伯德先生等写日记，补记我的日记。我满心焦虑，实在太过焦虑了。我极愿留下来，为成就我的大目标；但在此居留是极其困难、极其没有保障的事，这就是我心焦虑的缘由。如何看、如何说、如何行，才能不引起他们对我意图的猜疑，实在难知。我不像别人那样为商业而来，这引起他们的惊讶。他们一次次断定我是富人或富家子弟，因为我不远万里而来，却不想'赚钱'，用他们的话说。"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董事们在1809年报告中，如此记录他们的传道人的到达，并述说他此时的工作与前景：

"我们的弟兄马礼逊于1807年9月平安抵达这庞大帝国的一角。他的日记和信写到1808年2月底；我们天天盼望他此后至年底的通信。这位传道人所显出的刚毅、勤勉和热切敬虔

的灵，使董事们大得满足，我们信这是他所献身的那大工必成的美好预兆。

"他学语言得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华人相助；从事商业的美洲和欧洲绅士也给他友好的帮助和支持。从他已获得的对这几乎未知语言的了解看，学会它的困难绝非不可克服。"

关于此事和类似的助手，马礼逊先生如此写道："我再建议，为帮助翻译圣经，当派一位把一生大半献给圣经学问的人前来。年轻人显然最适合学说外国话、出去传福音；但在这项我现指的重要工作中，衷心盼望有几位受过良好教育、以研读原文圣经为饮食十年二十年的人，来帮助主。在不同地方由不同的人承担这工作，是大有益处的，若最终他们本着爱主耶稣和爱人灵魂的灵，把各自的译本汇集一起，比较全部，合成一部尽可能完善的译本。"

马礼逊先生的圣洁舍己和不知疲倦的恒心，自他传道生涯之初，就配有大量的基督徒谨慎。单是这一点，就救他脱离了从四面八方袭来的猜忌反对。他不住地从上头求智慧，也得了所求的。下面的信继续叙述他到年底的工作，那时他离开美洲商馆，开始自己搭伙。

在11月29日致其兄托马斯的信中，他如此述说他的学习和境况：

"亲爱的兄弟，我现在全心投入学习中文；一位自称基督徒的天主教会信徒是我的主要老师，他与北京的传道人有关联。你知道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神职人员在中国已三四百年。亲爱的托马斯，自离开故乡海岸，我所交往的人都待我彬彬有礼，就是世上所说的客气。自抵广州，美国绅士们待我恭敬。我曾……

……经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Secret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推荐给领事。我住在一位美国绅士家里。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与本国百姓同住。乔治·斯汤顿爵士，我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的信与他相识，待我极为友好。亲爱的兄弟，我提这些，是要使你和年迈父亲的心全然安息，关于我……我虽离你们很远、很远，主的能力无处不在，他握着众人的心。他自己是寄居者的盾牌；有这安慰的真理在我面前，我今晚深夜搁笔。愿慈爱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

12月6日，他致信友人 S 夫人：

"我刚放下罗曼先生（Mr. Romaine）的信——那是您送我的，一直安慰造就我。信中充满耶稣和他无比的爱。耶稣啊！我多想能向华人举声如吹号角，告诉他们关于他的好消息！我一周紧追中文学习，以致削弱了对真理的记念。从早

到晚埋头苦读；读完，千般焦虑的忧虑涌上心头。写这几句的同时，我一直在想：主日是否该设法把两三个华人聚来，给他们讲耶稣。我该避人耳目、不作宗教教师，直到学会语言、能翻译圣经呢；还是该两者兼行？'两者兼行，毫无疑问！'满有怜魂之心的人喊道。但（我该说是属肉体的理性吗？）有个回答：'若你一试图教导就被驱逐，岂不失去更大的行善机会——散发圣经吗？这场辩论的结论该是：传福音吧，哪怕只对一个人，把结果留给神？'

"亲爱的朋友们，我常在心里这样反复思想。但主是我的谋士，我仰望他。你们无疑常为我代求：请在施恩宝座前继续热切恳求。我极需要。请祷告使我能过信心的生活。我知道耶稣随时乐意把一切需用的赐给他的子民。是的，我把这事交托了！他舍了自己，还有什么他不肯给？'信靠主，永远信靠，驱散一切惧怕'，哦，我的心！"

## 致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函

这段摘录显示他极其焦虑，怕自己的善被人毁谤；也显示他深知自己全然依赖神圣的供应。他知道祷告的重要，怀着真基督徒的谦卑，求爱救主之人的代求。下面两封信气息

相同，包含必要的公事细节。第一封致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

"亲爱的先生，

"广州，1807年12月11日。

"我于上月22日寄出四十张日记和七十五封信，交纽约的戴维·贝休恩先生（Divie Bethune, Esq.）转。信装上三叉戟号，布莱克曼（Blakeman）船长，就是载我自美洲来此的船。其中有一封致约瑟夫·哈德卡斯尔。不过，写给雷纳先生的那封对我在广州的开支有更详细的账。开支之大，使我过度焦虑。我羞于说，也痛心真理要求我说，这样的事一直跟着我，使我分心……

……我亲近施恩宝座时，心被搅扰。

"如我在上述信中所陈，两间空房每年三百五十元。过去三个月和本月的膳食，按每年四百元计。我有个小厮，每年约一百元。我在房里添了几样东西，很少，且很粗糙。在这方面我极其节省。航程中穿的外衣，现在还穿着。

"在关乎成就差会目标的事上，我出手较大方，即购置学习中文典籍的工具，以便若蒙留命，能帮助把神的书译成中文。不知获准居留多久，我已买了几本中文书、纸、笔等。中文书不偷买不到；约翰内斯·拉萨尔自称的老师就利用这一

点欺骗我。他骗去我二十八或三十元。我现在已得四五百卷书，关于语言、宗教、哲学、医学、律法和历史。说四五百卷，给你的印象比实际大：中文一卷平均不到二百页，有时十二开，有时大八开。我给能助我得语言的人送了些小礼。

"云亚伯，我在日记中特别提到的传道人代理人，上月天天来教我。我向派他来的斯汤顿爵士问起该给多少酬劳合适。他说每月约十元。昨日我尽量委婉地给了老师十元。他谢了，但说的话让我觉得他不满意。今天课后他递给我一张纸，递时说'erubesco'（我羞愧）。大意是：若我每月给他三十元他就来，否则我就得不到他的服务。我说我会考虑，明天答复。我虽觉得，为省几元而剥夺自己学习的机会，是走了这么远路来学语言的人不该有的短视和不智的节省，但他索要的数目超过了他的教学能力。而且，我现在学汉字和广州话发音，完全可以有充分有益的用功，花费更少，所以不打算答应他的要求。

"我希望亲爱的父老弟兄们不要认为我在书籍和这类东西上太大方。虽然在饮食和身体起居各方面不仅合宜、而且必须尽量节省，但任何妨碍学习外邦人语言的节省都是不明智的，没有语言知识，其他一切开支都几乎徒然。我本想对每年可能的开支说个确定的数，但说不出。

"我住在米尔诺先生家，蒙主安排对我有益，就不被注意地继续居留而言，或许仍有益，但我认为不重要到使我留下。若主留我性命，本月底——一季终了——我打算自己搭伙。希望能省下一百或一百五十元。我试过住一间房，但一天的不便就让我信服行不通。

"我还没有支取过钱，但不久就得支取了。亲爱的先生，这份细账离我工作的属灵性质很远，但仍是必要的。我多么愿意能寄一份不同的账。我大有盼望主必供应所需，以成就大目标。'银子是他的，金子也是他的。'我不提要开多少信用证。陈述如上，全凭差会美意。我只提一句：在广州向比尔-马格尼亚克洋行（Beale and Magniac）支取很方便。

"把……

## 致 W. 施鲁布索尔先生（W. Shrubsole, Esq.）函

"……在哈查姆府（Hatcham House）把……

……全家交托万军之耶和华的看顾和祝福，等。"

同船队，他于12月20日从广州致信 W. 施鲁布索尔先生，从中可见，即使在中华差会如此早的时期，他已盼望美

国教会能被感动，派人来广州与他同工。信中还记下他即将寄回国的一部中文词汇抄本——可谓他劳苦初熟的果子。

"亲爱的先生，

"我在经美国转欧洲的信中提到，若我们的美国朋友认识适合来华差会的公民，又愿意承担，或许差会赞同也好。我在此不收回那意见；但我现在想，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前来，即经美国悄悄来此。若主留我性命、准我留下，他可以来与我会合而不太引人注意。但关于维持差会的费用，什么都做不了。我希望在这极其可愿的工作上，一时不要太看重那一点。还有，若有美国人加入差会，又经营商业，可能会使英国绅士下令驱逐差会中属英国的人。这些是我心中的一些 reasoning（思量），但主必供应。

"我希望承斯汤顿爵士之便，寄一部我编的中文词汇抄本。我打算给你们正在为中国预备的任何人用。若我得离开广州，我打算，若主愿意，去槟榔屿。莱克牧师好意告诉我关于那两地的情况，使我决定选槟榔屿而不选马六甲。而且，虽未明令不准住广州，但若学会语言后仍无机会传扬神恩惠的福音，我目前想，去槟榔屿、向那里的华人传讲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是合宜的。在槟榔屿的华人，散居各处，每二三十家成一小社；写信的人或差会所派的其他人，去住在他

们中间努力作工都好。我信管辖槟榔屿的绅士们不会觉得有责任阻止这样的尝试。莱克先生说，目前岛上无论马来人还是华人，都没有人作宗教教导。

"12月29日——亲爱的先生，就关乎我在此地居留的情势看，比写上文时更不利。天主教徒大为惊慌，他们在北京的影响力似乎略有恢复。一人已获任命留广州，作内地教士的'Procureur'（代理人）。据说，波拿巴（Buonaparte）打算再派传道人来，但主掌权。我在这里无人替我说话，但我不灰心，主必为我显现。我有时被称为'美国传道人'，我看出这不讨某些美国绅士喜欢。恐怕这样的名号会在某种程度上连累他们。别了，亲爱的先生。愿慈爱平安的神与你同在。他的名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代问全家好。在福音的盼望中，您的，

"罗伯特·马礼逊。"

## 迁出美洲商馆

从前面的信看，1807年底，马礼逊先生发现自己寓居美洲商馆颇为尴尬，朋友们也怕招致政治后果。但他仍留在那里，置备了两间小房，在广州俗称'go-down'（货仓），相当于欧洲住宅的底层，在东方用作仓库。他在那里读书、吃

饭、睡觉，采用土著的习惯甚至服装，为他的大目标几乎专与他们交往。他劳苦极大，饮食极俭，数月之内就严重损害了健康，几乎危及生命。关于其中几点，他后来看到自己的错误；下面从米怜博士（Dr. Milne）《回顾》（Retrospect）中摘录数页，可见他自己对所行的看法……

……《中华差会最初十年》（First Ten Yea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第64页等；该书大部系根据马礼逊先生自己提供的手稿编成。这些看法或对处境相似的人有益，故全文录入。

"起初他以为，按土著方式生活会大大助成他的目标；怀此想法，他置备了华人衣食常用的物品；但不久看出这想法错了。外表上标新立异，等于向华人宣告：他的处境与在广州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他有商业以外的目的——而商业是地方和中央当局唯一认可的目的。再者，宗教不在乎服装的形式颜色，他不但不穿土著服装，也不坚持总穿黑衣；在炎热气候下，他像其他欧洲人一样穿白夹克、戴草帽。在政府反对基督教传播的地方，传道人最好放下这一切外在的区别；让敬虔事神、仁爱待人，成为他们的标记。

"起初，如上所述，他按中式吃饭，与教他语言的人同桌。他的生活极其俭省。一盏陶土灯给他照明；把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注释的一册对开本竖立起来，挡风不使灯灭。但他发现，与土著同桌吃饭并不增进语言知识；匆匆吃一顿饭，得益甚少。促使他剪指甲、剪去辫发、送掉中式服装的同一理由，也促使他不再在吃饭方式上标新立异。起初他留长指甲，要像华人一样。他留了一条（即一根发辫）颇长的辫子，用筷子用得很熟练。他穿着中式长衫、厚底中式鞋在商馆区（Hong）走动。他本意是好的，但如他屡次所说，不久就信服自己判断错了。

"这段叙述说明每位传道人当有的灵，即'不为自己求大事'。愿意为众人成为众人（凡无辜体面的事），为选民的缘故忍受一切，是献身这项神工之人不可或缺的品格。教会历代有些牧师和传道人高度具备这种灵，他们外在的境况使最严格的舍己成为绝对必要。昼夜劳苦，在谷仓、田野、地板上睡觉；与贫穷乡民同吃同住；忍受酷热严寒；到外邦穷人的污秽茅屋探访交谈——这些事，每位传道人都可预期会遇到一些。若工场不需要这种舍己，仍当以随时准备忍受的心开始并坚持。漠然地不在乎个人便利安适，本身不是美德；但因责任的呼召、为他人益处而有的理性舍己，无论在哪里都是高尚的美德，对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人尤为重要。然而，传道人若故意招惹困难，或在不妨碍目标、可无辜享受

个人安适时拒绝它，并不明智；他的大工不会因这种拘泥而更兴旺。

"开办海外差会的人总教导节省，良心正的工人也必研究节省。诚然，考虑到差会多靠基督徒——常是贫穷基督徒——的自愿捐献维持，把这些钱以最好的方式使用就成了神圣的责任。唯有明智的节省，才能把这些捐献引向正当的目的。诚然，有些传道人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花费奢侈，把本可体面维持自己、并帮助把福音传给他人的钱花在自己身上……

……到别处去。这是大错。另一方面，当看到，捐献者为差会所作的牺牲，与传道人自己所作的牺牲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也有些人因过度严格的节省损害身体，缩短了效用的年日。这是不明智的节省；当事人认为他劳苦的第一年就犯了这个错误。对传道人最宝贵的是时间；为省一点钱而损失一点时间，不是好节省。例如，欧洲常说，传道人可以自己擦鞋、刷衣、扫房、补衣、做饭、自己当仆人等等；许多严肃的好人若听说传道人雇两三个佣人，会大为惊讶不满。但寻常谨慎的规则一般适用于海外传道人的处境，也适用于国内基督徒；三个亚洲人还顶不上一个欧洲仆人干的活。若国内

的牧师发现做杂务妨碍工作，怎能设想不妨碍传道人？他的职责比用母语讲道的牧师需要更多时间和体力。诚然，世上有些地方，传道人绝对必须自己当仆人；但在东方，这种必要很少；若有人出于节省或舍己的想法把劳苦加在自己身上，将来他得把这也列入其他错误之中。不是说传道人不该从事任何合法的服侍，无论多么卑微（卑贱的劳作本身并无真正可耻），来推进工作；但论点是，在这里假设的情形下，那会妨碍而非推进他的工作。他不能一心多用；若他把一段无论长短的时间花在普通劳工做得一样好、甚至好得多的事上，他更重要的、别人帮不上忙的目标就失去了那段时间。若有人辩说他仍可把这些当作其他劳苦之余的调剂，回答是：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提供的调剂是很少有人在被本职劳累后会喜欢的。推论很简单——传道人的大工当充满他的心、头、手和时间；他的体力和精力当为那大工保留；其他次要的事可由土著佣人打理得一样好。总希望他处境允许，有一个或必要时多个佣人，使他全然得闲作主要工作。这里所说的前提是他有 abundant（充足）的差会劳作，且视劳作为'他的食物和饮料'。

"关于传道人的服装和生活方式，境况不同可有不同做法；'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耶稣会士路易·勒孔特（Louis Le Comte）曾在中国作传道人数年，他对此有一值

得注意的观察：'我深信，就传道人而言，服装、饮食、生活方式和外在习俗，都当服从（即从属于）他向自己提出的大目标——使全地归正。'凡发现某种服装或生活方式使传道人遭猜疑、逼迫、轻视或反对，那里无疑当放下，换上较少冒犯的。正是这明智的原则，使马礼逊先生在他处境的特殊性下放下中式服装饮食；若处境性质不同，同一原则也会使他专一采用它们。若中国敞开接受福音，那时在这些方面像土著一样生活就是合宜的；若有理由相信，采用中式服装生活方式会助成目标，那时也成了责任。传道人在外国是否当穿特别的服装，作为职业的识别标志，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们在新约中既找不到这样的命令或榜样，也找不到明文禁止。使徒之后，二三世纪，若非更早，牧师……

……宗教人士有时遵守服装一律。罗马人的托加袍常华丽辉煌，被认为不适合作那些持守教人向世界死、治死己身之宗教旗帜之人的标志；于是帕利姆（pallium，一种希腊人、尤其希腊哲学家穿的斗篷或外衣）据说最常被采用，因其更庄重谦逊。*

"在中国，最早的耶稣会士穿和尚（Ho-shang，即Bonzes，或外道祭司）的服装；但他们自己虽觉得够庄重，却招致百姓轻视；于是改穿士子服，即学者的服装，以为更

得人尊重。编者认为，若中华传道人 ever 采用某种特别服装，这是最合适的；不过，穿普通人的衣服、不作区别也许更好。无论如何，把外国的法衣引进中国，是极其荒谬的。英格兰大主教穿全套教会礼服，罗马教皇穿戴 pontificals（大礼服），在华人眼中并不比披着巴力节期华丽行头的异教祭司更受尊敬！新奇或能引起群众好奇的注视和哄笑；但披着西方一切圣服，他们仍会被看作和尚，甚至与和尚混为一谈。"

*《King's Primitive Church》（金氏《原始教会》），第一卷。

## 试图建立英语礼拜

马礼逊先生照他一贯的努力，要促进一切他影响所及之人的灵性福祉，曾试图在广州自己的房间开始公开礼拜；1808年1月第一个安息日，他写短笺邀请三四位相识的美国绅士到他寓所参加宗教聚会。他说："我为他们没有听福音的机会而难过，以为他们会接受现今提供的。不料，我第一封短笺所致的那位先生劝我不要再发给别人，他想那不会受欢迎。他自己留下来陪我，我读圣经、祷告。"

米怜博士说："过了一段时间，马礼逊先生更了解广州的社会状况后，在那里租了一栋称作商馆（Factory）的楼，虽小，却比他至今住的'货仓'更宽敞方便，更合他的事业，也更利健康。在热带国家，宽敞通风的房间对健康非常必要，传道人当设法求得。广州租金诚然极高，但那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帕里先生（Mr. Parry）好意让给他的法国商馆；他于2月1日搬去，一直住到6月初离开广州去澳门调养身体。

## 人们对他处境的关切

此时几位英国侨民对马礼逊先生特殊的处境表现出相当的关切；他的品格赢得尊敬，他的事业引起注意。其中必须提到英国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马礼逊先生经斯汤顿爵士的好意与他相识。米怜博士谈及此，顺带作如下评论："罗伯茨先生在世时，处处愿意推进与他有关的差会的文学和慈善目标。临终病榻上他说：'我看不出，若有需要，为何不能公开承认把圣经译成中文。我们尽可有理地这样回答华人：这卷书我们视为最好的书。马礼逊先生恰能并愿意译成你们的语言，使你们能读；你们赞成或不赞成，全在你们自己；我们认为他做了好事。'这是罗伯茨先生的话。英国驻波斯宫廷大

使把一本新约呈给该国君主，方式略同。结果是，波斯王仔细读了马丁（Martin）的优秀译本后，对书本身和英国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全世界散发它的敬虔计划，都给予毫无保留的赞许。若有人以尊严的方式，把圣经呈给中国皇帝或他的大员，谁知不会受欢迎、渐渐引出美好的结果？圣经，以……

……以何种方式呈献，关系甚大。然而，冷酷的猜疑常把困难画得比实际更大。"

尊贵公司（Honourable Company）另一部门的任职者鲍尔先生（Mr. Ball）也好意关照马礼逊先生，从澳门寄给他一部西班牙文法。他承蒙尊敬的 J. 埃尔芬斯通（J. Elphinstone）阁下赠一部拉汉字典，价值约五十镑；又因不得不请皮尔逊医生（Dr. Pearson）看病，得他二十五年最及时有效的医疗照顾，他家人亦然。唯有死亡中断了莫里森博士（Dr. Morrison）与这些绅士之间的友谊。"公允地说，他从那些不完全进入他的思路、甚至不完全赞同的人那里，也得了无数礼遇。他也知道，他的品格和目标有时成了轻浮谈笑而非严肃谈话的话题；但他准备体谅年轻人——传道人对异教徒，不只对异教徒，对任何宗教牧师，都常是玩笑的话题。"*

*《回顾》（Retrospect）第74页。

## 困乏与疾病

自寓居中国之初，马礼逊先生就努力使他的华人助手和佣人注意主日的要求。他自己在那日放下平常的学业，更专心敬拜神，给他们分别为圣的榜样；能留住他们时，就带他们读他在伦敦抄的《福音书合参》手稿，按他所知的语言作讲解应用的备注。他也努力带他们和他一起唱诗祷告。这习惯他保持到生命末了，使他安息日的聚会尽量像英国教会的敬拜，按他日增的知识所能，也按周围人的境况所宜。这努力有这类情形常有的种种困难；但无论开始还是坚持，都不是徒然。

此时马礼逊先生的心被居留广州 unavoidable（不可避免）的重开支深深操练，如前所述；加上他不停地用功读书，缺少空气和运动，以及气候的消磨，使他虚弱到不能横过房间。是时皮尔逊医生初次为他诊治，建议他暂往澳门。承皮尔逊医生和上述诸绅的好意，为他在澳门觅得住处；6月1日他前往，心情相当低落。他把节省推到不明智的地步，朋友们无人否认。凡在同样艰难舍己的差会工场跟随他的人，可从他榜样学些东西。然而他的日记和信只透出神圣知足的

灵，为基督的缘故欣然顺服境况。下面叙述再让位于这些。他常为难留广州而焦虑；主为保守他居留、拦阻他迁往槟榔屿或其他地方（他有时甚至已决意如此），直到他与公司的正式关系保障了他的居留——这些安排的详情，不如用他自己的话说。

1月1日他如此写道："在这遥远之地，我深深为多方的失败过犯在神面前谦卑，进入新年，又为无数的怜悯感恩。我进入这一年，立志靠神我们救主的力量，紧紧用功于我大目标的第一点，直到靠他的祝福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工大；需要耐心，需要劳苦。后者我自觉没有吝惜；只怕过度用功伤了健康，显出可责的缺乏耐心。若我们在事务上殷勤，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何等有福；劳苦，却不倚靠血肉之臂；切慕卓越，不为自己，乃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使他得荣耀，使多人从罪和地狱得救。"

以下是他日记摘录：

"1808年1月7日——见一例华人以斩鸡头证明所言属实，只在特别场合郑重举行，意为若所言不实，愿受如此。若官员要……

……如鸡所受。华人中没有类似官员取证时的誓言。个人之间质疑对方诚实，才向神明申诉；不只用上述方式，还

有多种：如打碎陶器，愿说谎者也如此；或吹灭蜡烛，愿自己也如此熄灭。有时他们到庙里，在偶像前发咒。可悲的是，我国也有非常相似的习俗，太常见了！实在说，这里的外邦人没有一样及得上欧洲常见的、对神圣之名的恒常无理亵渎的千分之一之坏。无论喜怒、认真玩笑，他们都不求天叫他们今生永世悲惨；像那些被福音告知却未被影响的恶人，在称为基督教的国家所做的。

"这时我略感沮丧，因完全孤单，没有一个可称为朋友的人。帮我的华人非常唯利。那盼望——主在我这边，是比弟兄更忠心的朋友——却安慰了我。那位自称天主教的华人，先前常来访，如今不来了。但数月后他恢复来访，对我有些用处。我尽力用福音所记的、因信耶稣得的丰盛白白的救恩——脱离罪和苦——帮助他。

"1月10日：早餐时来访的一位华人，我告诉他今天是主日，谈话转入合宜的方向。他说他有几位朋友拜'天主'（Teen-choo）。我为自己不能多说而难过。若我能像保罗一样把语言说得像样，我就能'善待一切到我租的房里来的人，在那里向他们传讲神的国'，也能教几个孩子。靠主帮助，第一种传知识的方法我一直实行到抄这日记时。第二种我试了一两次。第一次失败了。过去几个月一直跟着我的小

厮还在，我希望他继续。但年初我预期在儿童事工上的努力，完全落空了。我紧追语言实在没有时间；我认为，学语言为助译圣经，是目前最高的责任——不是说最多的，乃是把我全部的时间体力都献给这目标。我在今日日记中记下：我困惑，不知用什么词向交谈的华人表达至高者：是用传道人的'天主'（Teen-choo），还是用外邦人常用以指灵界至上者、或他们许多神明的词。我现已不觉为难：两种表达都用，但优先用他们自己的'神'（Yir-Shin），那是人人最懂的。用别的名时，他们以为我带来别国的神。这观念与一切外邦人的神观完全一致，我尽量远离。我不是带来别神，乃努力使他们信服：他们对神的观念错了；神不是许多，乃是一位，对天下万国都是一样。我甚至让他们保留'天'（Teen，天空）一词……

……正如我们自己语言中的一样；懂点宗教的人，已失去对外邦之天观念，意思是指在荣耀中掌权的那位神。给外邦人新词是小事，给他们正确的观念是大事。在我看，天主教传道人曾大张旗鼓强迫华人接受'天主'（Teen-choo，天之主，顺便说这是个好词）一词；但同时给他们带来无数敬拜对象、圣徒殉道者，与他们旧外邦观念中的菩萨（Poo-Sa）——即已故好人半神化的灵——完全一辙。前日我看天主教译成中文的祷告书，痛心他们费那么大力气，把一切不合圣

经的术语都译出来：向我们主的母亲的祷告、向圣男圣女的祷告、为炼狱灵魂的祷告。

"13日，祷告中我特别舒服地经历神的同在，伴着读诗篇四十八篇。'神在锡安的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舒服的真理！他向地极的人显为避难所。耶和华的伟大良善、圣洁恩典，比许久以来更强烈地印在我心；我说：这神必作我的神直到死。他如今代替我的父、母、兄、姐、友。在耶稣基督的脸上，何等美、何等可爱、何等恩慈！在失望、疾病中，我深信囚禁或死亡都不能使我不快乐。我战兢喜乐。主啊，这显现从何而来！

"1月14日：今晚我与一华人家庭按他们的样式吃饭。这方式，因我先前述的理由，我已采用；实在说，自自己搭伙以来我一直如此。这时我因中文学得太紧而身体不适。坐在桌旁握笔的姿势，非我早年习惯，引起胁痛。18日我病得推掉了云亚伯的课。主日，我再用汉字向佣人讲耶稣和复活。19日，我又能短时间用功读书；常停下来到院子散步。因主日几乎完全沉默——就传福音而言——略感沮丧中，我得安慰：我学的语言，盼望见圣经译成的语言，是亿万人能读的语言，他们自己能读救赎的奇事。

"1月27日：我到北帝菩萨（Pih-te Poo-sa，'大北方神'）庙，拜者云集，烟雾弥漫。他们提小篮鸡、猪肉、蔬菜、鱼来，俯伏完了又带走。还有蜡烛、前述的香、金纸。都烧了，酒一部分倒在坛前的槽里，或泼在地上。一个穷妇人带来猪肉和青豆的供物；她没有鸡也没有鱼。拜者把燃着的纸扔在金属坛上，庙里的侍者击大鼓、撞钟，似乎要唤起神对供物的注意；但穷妇人那份省略了。几个拜者跪着喃喃祷告；另一些站着，拿起一块弯木，像牛角……

……像剖开的牛角，掷了又掷，直到落成他们所愿、或以为吉的姿势。他们的敬拜毫无社交性，旁观者也不表尊重。一人祷告，一人谈笑，一人擦器具等。如在每个偶像国家，这里也有人宠爱的神明，也有特别敬拜某神的时节。因此许多庙宇全然荒凉，而北帝菩萨庙却人挤人，烟熏火燎，几乎把他的住处烧掉。

"28日晨约两点，华人爆竹等声响起，迎接新年。华人前晚穿戴整齐，等候新年。我约两三点起床，到郊区散步，满是赶往庙宇、带着各样供物的人。

"我深感需要有人精通原文圣经，前来帮助译成中文。一想到不久将有人本着爱耶稣、真心愿推进他在世国度的灵，把劳苦的果实汇合，经修订发出一部尽可能完善的作品，我

就喜乐。我讲我们主时，仍为语言不精而叹息。讲主耶稣为罪人献祭时，我深感这一点。

"2月1日——今日我接受帕里先生好意，让我使用法国商馆区（French Hong）空着的商馆。

"4月1日——此时，尽管开支重，我吃得 barely（勉强）够维持。早晨一点茶和面包，晚上一点牛肉饭和茶。我很快改按中式吃：华人习惯自己做饭，我发现比为我按英式做的任何东西都有营养。

"4月2日——一人在马来人中经商多年，告诉我他们高度显出诡诈、残忍、报复。被欧洲人亏负，就报复下一个遇见的白人。船长从未在他们中见过一本新约。他们犯每样罪都推给神的预定开脱。论最恶的人，他们说他诚然不幸，但没办法，命定的。

"主日，4月4日——我再与同住的人读圣经。晚上我成功留下一人与我同在，用他的语言尽力祷告。我向他讲外邦庙宇的偶像和供物，他举澳门葡萄牙人的例子，他们也有类似的偶像和供物。主应许把迦南地给他的古民；但他们进去得地时还得争战；照样，属主耶稣基督的外邦产业，他百姓必须用他所定的属灵兵器争战。

"4月9日——今日传来哥本哈根（Copenhagen）被攻取的消息，及其他同时发生的事。我以最焦虑的关切注视祖国。愿以色列的神保守她！

"4月11日——我头痛剧烈，不得不停学上床。埃尔芬斯通先生从澳门寄来他的中文字典，祝我所计划的成功，他认为这对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人都重要。

"4月13日：颇有才能的画家发瓜（Fa-qua）坐在我旁边，一口气读了新约七十五页才停。停下时他说'都是很好的话'。

"4月16日：我这里有刘三（Low-sam）、伍恩瓜（Une-qua）、发瓜：后者正忙着画一幅圣母玛利亚像。多么可叹！在基督教名下，他们接受的竟与自己的迷信同等。

"主日，4月17日——除读圣经，我设法……

……以教字为掩护，传讲与安息日、律法、应许、警告、复活等相关的重要真理：十诫所载神的律法；生命的应许；死亡的警告；人违背神的律法，死亡和一切祸患由此而来；赦免的应许；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永生。愿神的祝福跟随这些软弱的努力！神的灵啊，降临！开他们的心接受真理！

"4月21日：我发现回教徒在广州人数众多。一位华人向我描述他们，不只提到他们厌恶猪肉，也厌恶图画偶像。他说他们向西拜，打碎被异教徒玷污的器皿，有华人看不懂的语言的书。

"4月22日：收到澳门鲍尔先生寄来的中文西班牙文法。诸位出来帮助我的绅士，我欠他们的情甚大。我祷告愿主的祝福伴随我的帮助和我的努力。

"4月23日：收到皮尔逊医生来信，祝我事业成功。几天前邻街失火。华人归因于恶灵，为讨好他，在公共地方竖起长杆，挂满灯笼；和尚连日早晨来奏乐，向它鞠躬。还定了演戏，盼平息恶灵。

"4月24日：与两位助手学'盼望'一词，造了两个例句：'望你安好'和'来生的盼望'。前者译成英文，他们热切地学了；后者却显出厌恶。我问他们，今生的事为何看得如此重要，来生永恒的事却被忽视。他们不回答，只为讨好我，冷笑着要我教他们那句子的英文。

"刘贤（Low-heen）向我描述孔夫子（Kung-foo-tsze）的庙和人给他的尊荣敬拜，引出我们长谈：把给人的敬拜给神是不合宜的。我们承认孔夫子，或拉丁化的孔丘（Confucius），是智慧好人。刘贤坚持若无他华人必如禽

兽，不拜他是最大的忘恩。我们承认当尊敬他；但创造世界的全能者造了他，赐他所有的智慧。说到顶，他不过是神的仆人；给他与神同等的尊荣，或拜他不拜神，全然站不住。刘贤在此为难。他下一招是把孔夫子比作主耶稣，为华人圣贤要求我给救主的同等尊荣。但这里再承认孔夫子是他所说的一切，耶稣的品格和要求也大不相同、大得多。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孔夫子是好人，但只是人。他只顾华人，耶稣却顾念普世。刘贤打断我，问耶稣差了谁来广州。

"4月25日：打听印书的费用，照华人经书的版式印一部书的费用。但我没有继续到能估计新约可能的费用。据说一套版可印三四万部书。

"河南岛（Honan）上，与欧洲商馆相对，有茶树；但不过很小的醋栗丛大。黄埔（Whampoa）与广州之间的古塔，欧洲人称'半程塔'，高二百英尺，墙厚五六英尺。侧面从顶上垂下一条短链。内有龛供奉偶像：下层龛也放了几个。远看这建筑像……

……伦敦桥附近的纪念碑。我进的几座庙里，都贴着求神降雨的纸——现在大旱。华人在庙里问卜的其他方法中，有盒装几根编号竹签。跪着双手摇盒，直到掉出一根；庙里有纸，按签号作答，吉凶都算作神意。

"主日，5月1日：现在帮我的两个人，立规矩主日大半天离开我。但他们留下时，就读圣经。今日我尽力向两个佣人讲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愿主的祝福伴随我软弱的努力。

"5月3日：有机会向一位自称信耶稣的华人较长地讲救恩之道。他关于蒙神悦纳的观念，与律法之约毫无区别。福音的计划，他虽提基督的名，却一无所知。我交谈的欧洲人论及我差会最终目标，都说全然绝望。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5月6日：此时，一位法国传道人，在屡次命令后，被迫离开，而我却安然留下。

"5月7日：今日华人按年例，在商馆前大规模开始演戏。持续三四周，被视为宗教性质。起初怎会被认为讨已故之灵喜欢，我说不上来。不靠神启示的理性信徒，尽可被请来看她的果子。'但，'他们说，'这些迷信只在粗俗人和不听理性声音的人中有；哲学家鄙视它们。'好，但粗俗人占外邦世界的十分之九；鄙视民间敬拜的哲学家自己毫无敬拜，就是说，他们是世上的无神论者；在理性加神启示的眼中，与粗俗人的迷信一样无理。

"5月8日：我的小厮今日问我，他可否说'耶稣救我'；或说'我救自己'。他听读圣经，似无不愿。

"5月9日：传道人里希内兹（Richinez）下澳门前来，说若我有信他可带去。他告诉我交趾支那（Cochin-China）有八位传道人，上有主教；东京（Tonkin）也有主教。他还说在华传道人亲自教导百姓的很少；都由华人自己做。几年前一位传道人作了圣经的中文译本，但……

……据他说，原因是华人不愿读书。我很怀疑这话的真实。他还说，更可能的是，自称基督徒的人怕身上搜出书。他告诉我，最近一次逼迫中，两位皇子因信基督教被流放。我想引他作属灵交谈，未能深入。我讲重生的必要和神的灵在其中的工作，他赞同这真理。

"里希内兹所说今上嘉庆（Kea-king）皇帝的品格——他想是从北京传道人那里得来的——是：为人温和，才具平庸，愿治国好，却不肯被任何大臣左右，嗜酒。现在是他在位的第十三年。

"5月13日：我写信给梅森博士（Dr. Mason），由开往美国的船带去。官府拒绝发给该船放行证，直到她答应带走里希内兹先生。

"5月14日：我病重，不得不上床。这样的时刻使我更感恩我所享的健康大半。哦，求更多智慧恩典！我极渴望从外

邦人中得一人，现在作我善工的助手，将来作我在主耶稣的日子可夸的冠冕。我的父，我的父啊，在这事上听我。

"主日，5月15日：我照常与同住的土著读圣经。他们不愿承认有什么是他们没听过的。不得不承认我们主的话是对的；但他们说，他们也有类似的、一样好的。我极渴望祷告，愿主不久赐我灵魂为工价。枯骨他能成为极大的活军；石头他能兴起作亚伯拉罕的子孙。两位助手和我一起唱了一段赞美诗。我们译了'耶稣掌权，普照之地'等，配'旧百篇'（Old Hundredth）调唱。哦，愿他在他们心里掌权！

"5月16日：我感谢神，仍赐我安静的居所。我的心略感沮丧。我的心啊，当靠主刚强。不要怕，只要信。

"5月18日：助我学官话的人写信说，每月须十三元，否则不能继续。虽我负担不起，还是给了。他的帮助好，好帮助得来不易。哦，求神的同在和帮助！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借我成就。这时我强烈渴望见一位爱我们主耶稣的人。我看范德康普博士（Dr. Vanderkemp）在这国家花了和我一样的时间，却毫无果效。这时刘贤和桂恩（Kwei-une）常和我一起唱赞美诗。我心所愿是主赐他们乐意接受真理的心。

"主日，5月22日：我特别祷告，愿主在与我同在的人心里唤起对他们宝贵不朽灵魂得救的救恩关切。若有一位外邦人与我携手同行天路，我将何等得坚固。

……终日被一场为鬼魔演的戏搅扰。

"5月23日：今日收到皮尔逊医生来信，说罗伯茨先生赞同我编字典的计划，愿助我分担费用，想公司不会反对。他催我去澳门，表示希望葡萄牙政府和天主教会都不干涉我。

"就去澳门事又通信后，为他预备了房间，他25日写道已定前往，又说：'哦，能单单信靠主！我岂可仰望受造物，如仰望神的手指！'27日他把箱子装上船，预备下澳门，连日病重、满心焦虑。等船开航时，他如此写道：

"主日，5月29日：今日我全然不能做什么。哦，求忍耐顺服神的旨意，无论行或受。这是四月初五，华人 devoted（ dedicated）于娱乐和各样偶像仪式。要把他们从哑巴偶像带到侍奉永生神，还有何等大的革命要成就！哦耶和华，显出你大能的膀臂。你要作工，无人能拦阻。愿我多有保罗立志使审判他的官归正时的热心。我愿以一切与我交往之人的灵性益处为目标。

"5月30日：我觉得略好，能用功学语言。

"5月31日：若健康许可，明晨离开广州下澳门。"

# 致沃博士函

下面致沃博士信的摘录，无论公私角度读来都有兴味。首段日期广州，1808年1月5日。

"靠我神施恩的手，在这遥远之地，我蒙保守进入新的一年。自离别你们，月亮圆缺十二次。主带我经过变幻的场景和气候，他永不改变，供给我一切需用的安慰扶持。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永远称颂！

"我仍得云亚伯相助，他的全名是云亚伯·关明（Abel Yun-kwan-ming）。他偶尔难伺候，但大体上心情还好。由一位天主教会怀抱中出来、传道人直属代理人的土著教导，是意料之外的；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澳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因我前来大为惊慌。大有理由担心他们的势力会用来对付我。我交谈的几位绅士对此也有顾虑。我的盼望在主我们的神。他要作工，无人能拦阻。他开的门超过我们最热切的期望；没有他的恩准，无人能关。法国天主教传道人里希内兹先生，两年前被政府勒令离境，现已得皇帝任命留广州，作北京传道人的'Procureur'（代理人）。几晚前在公司宴席上我被引见给他。R　先生是个活泼健谈的法国人。他与查尔默斯先生同住，在瑞典商馆。

"马来人，我遗憾地说，大多性情凶残，会使去他们中间的传道人生命大受威胁。*

"请允许我说，我相当失望：自我离开故土三个月后开航的船队，没有带来英格兰任何人——弟兄或父老——的信。我知道牧师们都很忙，商界弟兄也忙，但这绝不是……

*莫里森（Morrison）和某人可悲的结局是这话的痛苦证明。

"给外邦人中的传道人常写长信，绝非小事。我不是指正式公函，乃指能激励鼓励、警戒教导的信。差会作为团体，我想写得已够频繁合宜；但能否请董事们，无论在城在乡，给他们读到或听到处在某境况的传道人写信？这些信可交委员会寄出前过目。

"我相信我在劳苦证明普世公认的：国内基督徒与国外传道人常通信，靠主的祝福，能产生极美好的互惠。

"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请求向威尔街（Well Street）堂会的会友们致最敬意的问候。替我向一切打听中华差会的弟兄，问在我们主耶稣福音里的爱。"

下面当插入两封致乔治·T·斯汤顿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 Bart.）的信：

"亲爱的先生，

"广州，1808年2月16日。

"爵士离开广州几天后，我病重不能用功；云亚伯当然也不来。我现在好多了，又用功中文；但目前无人相助，没见到以前的老师；华人都在新年忙着访友。我欣然接受爵士好意邀我使用图书馆和参加礼拜，两样在各地都于我有益，在广州尤其。我已从爵士见过我的那间小而不适的房，搬到相邻的商馆，原是里希内兹先生和他同伴住的。恐怕我不能采纳爵士关于夏季去澳门的建议。那会重新引起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注意和疑惧；而我继续住此、深居简出，大有机会被遗忘。

"请原谅我通篇只写自己的事；末了祝爵士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神圣祝福，并保证我是怀最高敬意和爱戴的，

"您多承关照的卑微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

"我亲爱的先生，

"我记得爵士曾对我说，使徒行传有些段落似乎与希腊文不尽相符。爵士若有暇，能否把想到的标出来，赐我结果？

请允许我呈上一份基督教纲要，是我两三个月前按教理问答形式写的，仿查理一世时神学家会议所编的一份。

"爵士审阅不费多时；爵士中文造诣深，得爵士的批评是我所切望的。我是真诚的，您的等。

"罗伯特·马礼逊。"

日记续如下：

"3月3日——容三德*颇为我出力，愿我继续留广州。为除去我的主要难处——在不便时被勒令离开，他求保商高瓜（Gow-qua），三德现就在他处，按此地说法'secure'（担保）我夏天居留。高瓜经三德一番恳求，答应了。我视此为神恩的介入，因此打消了迁往槟榔屿的计划。我不愿学业中断，恐怕若离开主所赐的机会、另寻别的，是做错了。

"亲爱的牧者，你最想知道的是我的灵魂在这贫瘠之地如何兴盛……

……谦逊、真实、智慧地谈这题目总难。善良的主帮助他的仆人用几句话把这三者联合起来。

"一、在自己眼中我没有变好。活得越久越觉得自己卑污。忘记我从神手中在恩典和护理上所得的'益处'，是我大罪之一。哦，我心何等黑的忘恩！自离别你们，我经历显著的

拯救，得了无数祝福，却没有照他的益处报答他。我的心追逐，或可说以非常的热忱，追逐摆在我面前目标的第一部分，就是作为你们派往外邦人的使者，学语言。这虽像为我明知是错的事辩解，但我的 affection（心）没有像当有的一样系于天上的事。把我自见亏欠的许多事一一列给你（那鉴察人心者看见的更多！）并非易事。你就不会惊讶我在自己眼中没有变好；或，

"二、耶稣基督仍是宝贵的。这里是我的救恩：得着他、带别人归他，是我一切的愿望。蒙福的耶稣！蒙福的耶稣！神的儿子啊，用你的血洗我——用你的义遮盖我——把你的伤痕给我看——用我服侍你——带我进荣耀。

"三、一言以蔽之，亲爱的父亲，我是抓紧基督的，一个软弱无助有罪的受造物。我知道这是你的祷告：愿我继续如此，即使我放开 mortal（今生）的性命，进入永恒世界。"

*此名按方言拼写保留，因在英格兰他以此名闻名；但按官话应写作 Yung-san-tih（容三德）；刘贤、刘三亦然，应作 Laou Heen、Laou San，即贤老、三老。

## 致亲属函

今年头六个月写给亲属的几封信还在；以下是简短摘录：

"1808年2月14日——知道你为流落的儿子挂心，我不能让机会过去而不告知我的境况和近况。上次寄信后几天，就是1807年12月底，我因读书坐得太紧略感不适。因此稍放松用功，对我有益。我的心全系于我的传道职责；首要的是学中文；我从早到晚学。若有地方运动，用功不至于太伤身；但欧洲人在此地大受限制，被 confined（ confined）在码头一带、沙丘和几条邻街。一个有体力劳动的人倒还可；但坐着读书写字的人，需要更长的步行，时而到田野走走。

……我现在身体尚可，又继续劳苦。我信主必赐我健康，留我性命，编成一部英汉字典，并多少帮助翻译圣卷。过去两周我很不安，怕仲夏被迫离开此地。我实在已定意离开，去威尔士亲王岛，航程约三周。然而主感动一位颇有势力的华人，给话说我不会被迫离开，使我打消计划，重新坐下读书。恐怕我对主我的神有罪地不信。凡仰望他的都有福了。愿这福分临到我亲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愿向每位致最深情的问候。我的惧怕既除，若主留我性命，我希望今年继续住此。别了。愿主与你们同在。

"3月6日——我已由这次机会写信给父亲、卡斯伯特（Cuthbert）和布朗小姐（Miss　Brown）。从每封你们都可知道我还安好，经历一些困难、无数怜悯。在这遥远之地我们听说英国人遭灾、法国人连连得胜。这里每个英国人都为英格兰的福祉挂心。愿你们那里比我们所惧的更好。作为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世人不看重的安慰源头。我们有防卫的膀臂，非人与鬼魔合力能胜。哦，基督教所激发的刚毅、无害的英勇！听圣页上一个孤立的人宣告：虽有大军起来攻击他，他也不惧怕。

"4月3日——你们必欢喜知道，你们流落的儿子还健康，在神的善道上坚持，或说跛行前进。你们的祷告不住为他升到神面前，也为他来此差会的大目标。我深信，至今的顺利是应允你们和神数千子民的祷告。我现在学语言的机会非常好，我以最大的殷勤用功。语言未学会，我在属灵工作上什么都做不了。我向屋里周围的人讲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但因缺词，还不能尽述头脑心中的话。传道工作极需忍耐，地是荒的。我只能这里那里撒一把种子。不啻开垦被大森林覆盖的土地。古老深根的偏见要砍倒挖掉；许多有害杂草要烧掉，好腾地方撒种。我知道这非耶和华的膀臂不能成就。哦，祷告这成为我唯一的倚靠！倚靠人、血肉为膀臂的有祸了！唉，我太倚靠血肉的膀臂了！

"自上次通信，我外在境况无变化。我住很大的房子。家里有人教我；如上所说，早中晚我都在语言上下功夫。未成之前，我被搁置在话语职事之外，这于我痛苦。你知道我主要目标是译圣经，这需要长久忍耐的研读。"

离开广州时，他如此写信给朋友 S 先生和 S 夫人：

"我现在玛格丽特号（Margaret）船上，正往澳门去。自上次写信，我一直在学中文。主恩慈保守我，感动许多欧洲人的心向我施礼遇，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我孤单的境况。我现在用中文大体能被听懂，最近与几个人谈了我们主耶稣的工作。……

……我在此的开支不同时期使我大为不安，被勒令离开的惧怕也时常使我愁苦。我对主我的神有罪地不信。我提议编一部中文字典，目前有些盼望得尊贵公司相助。在尝试译圣经之前，我认为必须精通中文；为此，也为给后来与我同工、或我死后来接续的人铺平道路，我承担上述工作。"

## 致其父函

在澳门时，他于1808年8月4日写信给父亲：

"我现在所在的澳门，距广州八十或一百英里。是葡萄牙管辖的小岛。我承英国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之邀，为健康而来。罗伯茨先生和另一位绅士愿助我推进目标的一部分，即编中文字典，我随中文知识长进天天编。两位绅士提供的帮助，在澳门和广州的房子，约值一百五十镑。欧洲人住的房子租金极高。这里的英国人最富，很有势力。这地方属天主教徒，若非英国人撑腰，我不准留下。人人都极关心欧洲局势。这里的华人和广州的华人，虽远也关心，但只在生意上；他们多是商人和依附商的人，所以法国人西班牙人被拦不能来，影响他们。这一带和交趾支那海岸有许多华人海盗，不住抢掠百姓，有时胜过官船，就把捉到的官员残酷杀害，全部处死。

"我希望不久再有机会写信。代问母亲、兄弟姐妹和众人好。别了！愿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最终带我们到他父的家。阿们，阿们！

"至死是你的，等。"

## 返回广州等

马礼逊先生在澳门住了三个月。在广州的华人助手陪他同去，他继续成功地用功语言。健康好转，8月底返回广州。

但不久起了政治风波，所有英国人被勒令离开广州；11月初他被迫突然离开。在船上避了一阵，他返回澳门，住回先前的房子。马礼逊先生谨守不提政治事，下面的摘录作解释或有用。取自安德鲁·隆斯泰特爵士（Sir Andrew Lunjstedt）《葡萄牙在华居留地历史略稿》（Contribution to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

"引起这些困难的事，起于印度英国政府不知道澳门是葡萄牙人所据，系于中国皇帝的旨意；又怕法兰西共和国有意夺取澳门，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由海军少将德鲁里（Rear-Admiral Drury）统领，并派武装部队，保卫澳门防法国人。舰队到了，海军上将决意武力夺取该地。1808年9月21日，葡英委员拟定签署协定。同日下午，英军第一分遣队悄悄登陆。我们不打算详述尊贵东印度公司大班特别委员会（海军上将的商议顾问）为达……

……此使命。只须记下，12月4日传达给海军上将和大班总管的谕旨写道：'尔等当知，葡萄牙人所居乃天朝版图，岂料法兰西敢侵扰之？彼若敢，我武勇之部落当攻之、败之、逐之出境。既知此理，何　　bring（带）兵来此？悔改，速

退。则许贸易如故。若仍留恋不去，尔船舱口不准开，等等。'选了最合宜的条件。经澳门总督和大臣斡旋，12月11日协定：英人八至十日内退出该地。军队和军需数日内重新上船。22日，德鲁里海军上将给澳门总督贝尔纳多·阿莱克索·德·莱莫斯·法里亚（Bernardo Aleixo de Lemose Farie）写了友好短笺，多谢他的礼遇，乘战舰布塞尔号（Bussel）启程回印度。"

这次英国侨民大为惊慌；他们的华人佣人被勒令离开；一切食物供应停止；他们被迫到英国船上避难，直到敌对停止。外国人每逢与华人有分歧，就受这样的搅扰，过去如此，现在仍如此；华人宁愿用消极而非积极的敌对达到目的；笔者与许多人一样，不止一次深受两国间每次商政分歧使英国家庭陷入无保护状态之苦。

马礼逊先生第二次到澳门，竟与他个人史上极有兴味、对他传道人身份首要重要的事相连：他的婚事，和他与尊贵公司商馆的正式关系——任中文译员兼秘书。其间他的日记和信将提供他6月至年底一般事务的更详细资料。

"6月2日，玛格丽特号船上——昨日晨约九点，我离开广州，大雨中来到二沙（Second　Bar）的船上；加上船的摇晃，使我大吐。我从未有过如此难受的头痛。今日略好，但

不舒服。去这一程我心里不安；但我怀着推进所差大工的盼望去。愿主使万事互相效力！

"6月4日——昨日我大累大病而到。许给我的房子，被一位老妇人占了，是加尔各答（Calcutta）中文教授的母亲。我进了她的房子，她因怕房子倒塌搬走了。

"6月13日：华人抬偶像、焚香、奏乐的游行，与葡萄牙人的很相似。B 先生（Mr. B）今日大半天与我一起学中文。我要感谢主赐我持续的健康和安静学语言的机会。哦，愿我的心保持属灵，定睛于我所献身的大工。愿基督的爱越发约束我。

"6月16日：皮尔逊医生给了我些药，助我增强胸力，那里常感虚弱。

"主日，6月19日：我的人大半天与我同在，我们读书。另一半天，其中一人去拜一个大有能力助拜他之人的鬼魔的庙，他说。

"6月21日：现渐有风声，说印度要派远征军来攻此地；葡萄牙人有些骚动。

"6月22日：今日因孤单略感沮丧；但我为何沮丧？我信靠主，他必救我。

"6月25日：我住的房子一间屋顶轰然塌下。幸无人受伤。

"主日，6月26日：今日助手完全离我而去……

……和刘贤的。孩子们中有一个无父的少年；他天资尚可，我愿留意他。我极渴望在工作的属灵部分见些果效。但我感谢神，在职责的第一部分他至今赐我成功。

"6月27日：我抄完拉汉字典，共1100页。我再说：'直到如今主都帮助我。'有几船到，无我的信。

"7月1日：我感谢主持续看顾我，欣然投身劳苦。

"主日，7月3日：我的华人终日与我同在，读书，这加增我的安慰。我能结结巴巴向他们讲福音真理，但还未见果效。使我心喜乐的真理，在他们却引出微笑；如'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这虽在意料中，却使我痛苦。

"7月5日：收到兄弟托马斯4月21日的信。遗憾他因作外科医生分心，偏离大目标。他说他力荐加尔各答弟兄派小莱克先生（young Mr. Lake）来广州学中文。这是否合宜，我有些怀疑。我写了又写，却没收到西兰普尔的信。或信丢失，或弟兄们选择了有人认为是谨慎的沉默。

"7月7日：今晚助手与我长谈宗教。他们认为外国人和华人在宗教事上观念很相似。我承认有许多共通的真理，尤其人与人的本分；但关于神、我们对他的本分、罪人如何蒙神悦纳，大不相同。我说他们烧烛、献香、杀羊等，为使神施恩；但耶稣舍己作祭，为罪赎罪。他们轻蔑地说，那些多献供物的是坏人：好人用不着如此——孔夫子没教这个。若心好，用不着天天拜神；许多拜的仍是坏人。拜的中有坏人是真，但这不能使不拜的成为好人；说不拜神的人心好，是无理的，就像说一个人不爱父母、不顺服父母仍是好儿子。他们在此难以回答，问我是否认为中国人都是坏人。我说世人都得罪了神；人可尽许多对同胞的本分，但我们欠神的本分，行了才算好人。他们问我，华人为何没有我所持的道理，神为何不差给他们。我问他们，华人为何比周围野蛮民族更文明、多享今生的福？他们答不上来，但想耶稣和孔子一样，一个为欧洲，一个为中国。我指出显著的不同：一个为人的罪赎罪，大讲罪人蒙神悦纳之道；另一个从不提神的名，也不教关于神的事。看到不愿学正道的人有责，谈话到此为止。

"7月9日：光阴飞轮转。周复一周过去，似乎没做什么，虽一直在做。我感谢主赐持续的健康。我越发感到单单紧靠主的必要。我唯一的安慰是把一切忧虑卸给他。知道我事

业、与我交谈的华人，常问我读过四书——孔子言论——没有；这更促使我熟悉它们。

"主日，7月10日：哦，经历主的同在和祝福，尤其在工作的属灵部分得帮助。今日读到'信的人必有永生'等，我的一个人……

……不明白'永生'何意。他提出这难处，正好详细讲。

"7月13日：一个可怜的黑奴——澳门很多黑奴——跑进我房，后面追着一个华人。语言不通，他用动作表达的意思，比最雄辩的语言更动人。他扑倒在地，抱住我的脚求保护。我心里说，这姿势多合宜，穷罪人在神面前；凡投在他脚前的，保护多么确定。

"7月15日：我与助手谈华人轻视一切外国人、不愿了解他们。我的两人都认为，费力了解外国人全然无用。天朝无所不有，无所不知。最博学的人也学不完中国的典籍，何必管外来的？论道德宗教，四书所含知识之深从未测透；未测透前，理会别的都是愚蠢。

"主日，7月17日：早晨我请一人和我读圣经，他不答，出去四五小时。我无可奈何，只得忍受。哦，愿他知道圣经所藏的宝贝！下午两人都回来，读了一会儿耶稣的道理。最

有用那个出去，晚上喝醉回来。我就退了，我的小厮吵架打架。我极其难过。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知多行少。

"7月18日：昨晚打架的双方都愿回本分，无需严厉处置。

"7月21日：今日见孟买报上说，菲利克斯·凯里先生（Mr. Felix Carey）去缅甸帝国试办差会。据说收到他一封信，说他已为四百人种痘。

"9月2日：我的人今日与我开学，从黄埔顺利取回我的中文书。收一位华人天主教徒赠的三小卷，内为十诫讲解。他聪明的弟弟卖给我一本默想书。

"9月3日：晚上与我的人谈灵魂，他们死前几乎不把灵魂与身体分开，死后认为有一种 manes（亡灵）进入另一状态，或好人或兽，看那人在世善恶。

"主日，9月4日：照常读。我的人赞同我们主的讲论，但不感兴趣。愿主的灵开他们的心接受真理！

"9月5日：我的人今晚谈华人烧的贴金银箔的纸。他们说纸代表衣服，金银箔代表钱；火焰送上，被周围的灵接去。我问他们，灵需要衣服吗？喜欢这供物吗？答说不知道。他们笑，但说这是通行习俗，连官和皇帝都行，他们不能标新立异。华人说这 reasoning（道理）不好，但这习俗不是他

们的，是术士引进的。孔子没教这个。这些 observance（仪式）是和尚（Ho-shang，佛僧）引进的；他们长篇大论攻击和尚的懒惰、无知、无用。

"主日，9月11日：今日读我们主论世界末了、恶人受苦、义人享福的讲论。愿神圣的祝福伴随。我带来的译本极宝贵，使我能借读其内容传福音。

"9月13日：感冒使我不能像平常那样紧用功。我自己的造就被不间断地注意中文大大拦阻。哦，愿我得圣灵特别的帮助！

"9月14日：我的人对孔子的推崇无边。跟我读四书时，他们如醉如痴。他的《大学》（Ta-Jieo，'大学问'）只有205字。弟子曾子收集其言的注有1546字，他们无限制地赞同，如同神所默示。他们说其中一笔一画都没有错。而且，在别的书中只是语助的虚字，在这里都充满意义；哲人的 reasoning（论理），他们说，有深到需极大睿智才能测透、有丰到需长篇 paraphrase（阐发）才能展开。

"文人（Wan-chang）在科举考试中，是对四书取一词一句作题目作阐发文。优秀在于紧扣题意和文笔好。第二等考生考按题作诗，末字押韵，每句还有一定的平仄安排。第三等考中文的一般知识。

"9月22日：自称虔诚的华人习俗是，蒙　　Providence（天）施恩、引起注意时，就印2200张小传单，内为祷文格式，放在邻近庙里白送。行者署名。

"9月24日：今日不能紧用功。我极渴望听到亲爱朋友们的消息。何时能？我比以往更感需要基督徒团契。愿我靠主耶稣基督能与圣徒相交。

"9月29日：我为盛行的罪孽大受困苦。主怜悯我；最终使我在圣洁上完全，配在天上享受他。哦，求神圣的帮助作我手所作的工！

"9月30日：我收拾了一些器具，预备有机会就搬往澳门；而且，为不被它拦阻我差会的主要目标。M　先生（Mr. M.）看来最近回了广州。

"主日，10月2日：我的助手认为，我从英格兰带来的福音书信译本，是华人作的，文笔比他想的外国人能作的好。今日送了些传单给几个会读书的黑人。写几篇给海外英国人的劝勉，由传道人带来，岂不有益？

"阿贤（A-heen）痛恨佛（Fuh）宗和道（Taou）宗；他们全错，只有孔子对。我尽力使他心中有印象：两者都不完全。两宗不重道德。孔子忽略宗教，耶稣却把两者联合到最高完全。

"10月3日：晚上来助我学官话的人，当我面问阿贤我的宗教性质；阿贤答：'与佛宗相似。'

"10月4日：今晚是中国人的大节，因秋月正圆。数千人俯伏拜它，同时献上水果、鸡……

……酒等。华人死后运回原籍安葬，棺前打一面展开的白旗，好引亡灵到葬地。

"10月6日：哦，我的日子飞得多快！我不住劳苦，似乎进展甚少。我的神，我的神，哦，求神圣的帮助，永远助我、祝福我。连日关于澳门事的谣言引起大不安。7日起一切贸易停止，施加各种恼人的限制。我作为孤立个人，倒和与某机构有关一样安适，或更安适；单个人比不然更少被疑。

"10月14日：欧洲人的仆人都被带走，不许卖食物给他们。三德与我同在，设法服侍我。经保商求情，命令的严厉略减。我全然顺服地把自己交托主我的神。我现在放弃一切进入内地的盼望；至多能做的，是留在边境，学语言，印书。

"10月17日：在沃利号（Warley）船上，蒙塔古（Montague）船长。昨日主日，在很不安中度过，从广州搬到这船上。被迫匆忙搬迁，引起极大混乱焦虑。三德与我同在，大助我。他把我所有中文书搬到安全处，拿了我留下

房间的钥匙。内斯比特（Nesbit）船长送我一程到黄埔，蒙塔古船长很客气地给我船上一个位置。我在船上住到28日，乘澳门船下去。30日晚到。到了几天后，刘贤冒险来与我同住，虽很怕本国人——他们不愿华人与外国人在一起。

"在澳门，主日，11月6日：刘贤用中文祷告时与我同在。我深感失去新约之痛。有几天我因焦虑身体不适。

"11月8日：三德转交欧洲来的两封信给我，极安慰。我在读一本天主教中文祷告书；它给我宗教方面的词汇，但我痛心发现其中有他们体系一切的偶像崇拜，有向蒙福童贞女和圣徒的祷告。

"11月9日——一少年来访，说他父亲有洛夫利斯牧师（Rev. Mr. Loveless）的信给我。晚上我请莫顿夫人（Mrs. Morton）全家过来和我一起团体祷告。少年威廉（William）似乎真关心自己灵魂得救。若真是如此，我几乎愿留他在此帮助主的工。从这时起威廉每天来我这里，学拉丁文。

"主日，11月13日：莫顿先生（Mr. Morton）全家终日与我同在。书已收到，我又能继续带佣人用功。

"11月21日：晚上我与刘贤谈祷告。他在辩论中为难时，问我是否认为华人都下地狱。我答，无辜的人不去那里。莫顿先生愿让儿子留在我这里，盼他能成为好传道人。"

## 致 S 夫人函

下面致友人 S 夫人的信，日期1808年10月2日；虽重复已出现的事，但有太多日记没有的详情，不能省略：

"我昨日收到你极受欢迎的信。这是我写了至少二百封后收到的第二封。我感谢主，你和我亲爱的亲属还在活人之地，那些未曾进入的，我信还在神的善道上坚持。让我们如同身在，一同跪下感谢主我们的神和救主：在我们自己多方的退后和别人的退后中，我们还能紧靠耶稣。蒙福……

……耶稣，愿他祝福我们的结局，直到死！主啊，拯救，不然我们就灭亡了！"

提到信未到，尤其印度的信后，他继续道：

"你自然会想，我完全孤单，必极其沉闷。若非不住地忙于事务，我确会极其沉闷。我的时间不但不难打发，'似乎比以往飞得更快。早中晚，我都在中文上下功夫；未得几分完全，我的生命似乎徒然过去。哦，愿主赐我忍耐和恒心，使

我以合宜的心境劳苦，全然满意他的一切安排！请容我片刻，我尽力给你讲讲我来此国后的生活方式。最可愿的是行不通的：与华人同住；时时有他们的 company（陪伴）；听他们谈话；穿他们的服装；总之，在一切非道德宗教的事上，成为华人；'为他们的益处求造就'而讨他们喜悦，'向他们作众人'，好靠神的恩救些人。这行事方式目前行不通。

"我到时与两个美国人同住，当时很好；但在那里不能用功学语言，也实在做不了传道人身份之外的事，我就尽快搬到两间小房，和三个当时能找到的华人同住。按中式给我做点饭。房间很可怜，引见我的绅士们见我如此都羞愧。我想教的孩子们不服管，我伤心，管不了他们。一晚我独自在商馆区（Hong，大片建筑），一个孩子撕了我的外衣，正要打我，我跑去请一位美国绅士来助我。这时我遇见了容三德，我在这里一次说尽：他至今行为极好，尽其所能服侍我。他给我找了佣人，他作保，我以前的都打发了。华人雇人有保人的习俗；外国人绝对必要，因无法从官府得 redress（申冤）。三德天天见我，愿在一切事上尽兄弟的本分。可怜的人，我真愿能称他为最好 bond（契约）中的兄弟。三德还给我找了一个教我的人，大有用处，现在与我作伴，照料我的饮食、买书等。

"几天前，三德给我带来一位自称的官话塾师。我的另一位老师和三德作保的孩子常吵架，三德把两人都打发了。我提的三人中任何一个，教书都比三德更合格、更乐意；他性情极暴躁，也傲慢——更宜管人，不宜服侍人。自他打发走那两人，我家人口减少，更舒服，虽工作进展较少。刘贤是我的伴读和助教；阿云（A-yun），他的弟弟，一个我想教育的孩子；阿东（A-tung），鞑靼人，作厨师杂役。还要加上葛先生（K6-seen-sang），晚上来教官话。后者我想雇他同去澳门，但有些怕开支。我提过去澳门。今年夏天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打算，若主愿意，住澳门不回广州。房租没那么高，也更自由出去为健康散步，也接待华人、用功读书。在那里时，我租了房子，年租三百五十元，打算不久回去住。

"我的讲道一般向两三个人，有时向一个人。我带来的手稿正好给我机会在主日读解圣经。"

## 致传道会函

年底，他在致伦敦传道会的信中回顾劳苦，录自1810年报告：

"在这年（1808）终了，我感谢主在万事上向我显的大恩。我感谢他赐我大半的健康、他脸的光、学业的成功。我没有可欢喜的：无人从错路、从哑巴偶像回转，侍奉永生真神；但我感谢主赐我在得语言上有相当的成功。我信完全学会的时期，绝不像我曾想的那么远。在提议的文法、字典、圣经和基督教论文中，我看见广大的工场，可在帝国边境有利地耕耘；在这成就时，主或预备 civil（地方）官的心，为我们开又大又有效果的门。

"你们若未曾写信告诉我，你们授权我出版文法字典或圣经某部分到何种程度，我希望下次通信在这点上非常具体；设想其流通范围时，要包括日本和交趾支那。我希望提议的著作和我用你们的钱收集的中文书，对你们未来的传道人大有益处。

"文法已备付印，字典天天在填。新约手稿部分可付印。但这些都推迟，等我更精通语言，免得所作仓促不完全。第一年全部开支，包括饮食、房租、书、学费、佣人、往返广州的搬迁费，超过五百镑。怕更大的开支，印刷的事目前一步不动。实在说，在我得知可支用到何种程度之前，什么都做不了。我上面说过，目前我没有进入内地的指望；实在说，除非大得自由，进入也不可愿。我提议的著作和我个人

帮助你们未来传道人学语言，在我现在的地方或槟榔屿，比在中国更能成就；而且靠神的祝福，更能产生大得多的益处，甚至超过住北京。对一切外国人的厌恶是这百姓性情的主要特征。但我们仰望耶和华我们的救主，就不灰心，必前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说了，岂不行吗？哦，不！地极都要记念，归向耶和华，万国的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别了！在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永生的盼望中，你们的。"

## 米怜评述马礼逊的处境

为补足马礼逊先生此时处境的全貌，还须参米怜的《回顾》：

"马礼逊先生在上述寓所一直住到约1808年7月，如前所述。这整段时间，他不住地学语言，官话广州话都学。但他的帮助极不完全；如此劳苦当得的进步，他连一半都没得。他有热心撑住心，靠神的祝福能坚持。他有的是坚忍而非进取，严厉的判断而非活泼的想象或创造的 fancy（幻想）；因此用他自己的话，他'埋头苦干'。他如此切慕得语言，甚至暗中向全能者的祷告都用破碎的中文。他退修的地方常 fresh（鲜活）在他记忆中，他总对它有一种感情，因那是他中文生命的童年。虽屋顶塌了那么糟，若房东不为他'把房子变成

礼拜堂'而不悦，他大概不会搬。房东就把租金提高三分之一，马礼逊先生被迫另觅住处。

"这时他极不愿引澳门人注意，从不出门。他把这谨慎推得……

……超过了必要，但宁可谨慎过度。他健康开始受损，后来几乎不能轻松地横过房间。他第一次冒险到澳门城外的田野，是一个月夜，有两个华人护送。他当时处境极其delicate（微妙），需要最严格的谨慎。实在说，自差会开办，这一直是必需的；放松一天、一次，都可能对事业有fatal（致命）后果。非深知一切情形的人，不能充分想见不懈警醒谨慎的绝对必要。

"主至今保守他有同样的心志，我们欣然盼望，持续操练这心志是神所定的 means（途径），使中华差会存续，直到或有更利于福音的政治变化，或神圣真理暗暗静静传得够远、扎根够深，专制逼迫的敌对努力不能把它逐出这国。麦克里博士（Dr. M'Crie）在《约翰·诺克斯传》（Life of Knox，苏格兰改教家）中有许多卓越的观察，其中有这一条：'适合一个时代一个职分的才能，全然不适合另一个；神在护理中兴起为人类的益处作工、品格 singularly（独特地）适合所作之工的人，所显的智慧，值得我们特别思想。'*

这引文，我希望在这里不算 misplaced（错置）。神赐神的一些仆人 active（活跃）的热心，使他们不住行动；他们的努力有忙碌的样子，吸引许多眼耳；若方向对，这是极宝贵的才能。但只适合某些地方和季节。在神喜悦为他仆人的劳苦敞开中国时，这才能将极宝贵；但在差会开办的境况下起初用，却很不合宜；很可能早被逐出这国。

"那不肯被征服的忍耐、永不疲倦的殷勤、战兢的谨慎、自发寻求退修的读书习惯，最适合第一位来华传道人的处境。若想到困难不只来自华人，也来自各方，就更清楚需要上述这种才能。在广州一切外国人的处境诚然 precarious（没有保障）。与华人商业往来，常须忍受很不愉快的待遇，在本国享过公民自由的人觉得极其羞辱。他们面对的百姓，对陌生人的猜忌无出其右，又高度擅长利用外国商人行为的每个错误、近乎错误的每个举动，为自己谋利。这情形无疑需要大谨慎。但属世智慧 ever tremulous（不住战兢）的计算，常在拥有者的想象中 conjure（变出）千万从未存在的假想之恶；可建议这样的人：承认在华站在福音一边有些 risk（风险）会招不利，但作为基督徒，当思想是否为福音的缘故冒些风险。容易看出，在我们所指的这种情形下，这些事合在一起会如何 against（不利于）福音，尤其还有时存在对宗教 generally（普遍）的相当怀疑。在那里，纯文学

哲学的看法会被赞同支持；而那以引导同胞理性地思想神、虔诚地待他、尊崇救主、在人生一切关系中凭良心行事为目标的人，会被明显猜疑；他的一切举动被严密监视；人们 dread（惧怕）他的努力给商业和政府带来最危险的后果。因此他需要加倍的谨慎。若差会开办时，广州商界有几分这种灵，考虑到当时在印度、英格兰和其他国家何等普遍，也就不足为奇。或许当把这归因于对差会题目缺乏充分了解，而非对……

……基督教的 determined hostility（蓄意敌对）。但可喜的是公众 sentiment（舆论）已变，其 beneficial（有益）果效已开始被印度各地一切作工的人感受到；有理由盼望，商业——'吸取海中的丰富和沙中的宝藏'、遍访各方——欣然为神圣知识的广泛传播提供便利，成为'召万民上耶和华的山，在那里献公义的祭'的途径；是的，并以此为大荣幸，利益也最有效地得保障的时期，不会太远。若以后测未来，这期望绝非 chimerical（空想）。"

马礼逊先生在澳门开始1809年；

# 婚事与公职

在重重困难中继续他艰难舍己的劳苦。他处境的孤单，因莫顿先生（Mr. Morton）全家的暂居大得缓解。他们的基督徒交往 cheer（振奋）他的灵，给他的学业新的 zest（兴味）；在莫顿小姐（Miss Morton）——他们的长女——身上，他找到 tender esteem（温柔敬重）的对象，不久深深爱上她，最终与她结为连理。莫顿小姐，看来是在神之下，欠马礼逊先生得救的真理知识。

此时，他在澳门保留居留的困难极大，他已完全定意去槟榔屿，盼在那里继续学语言，达成差会的直接目标。离去的必要准备已作好，时间已定。但神另有安排；借他护理及时意外的介入，为他继续留华、与东印度公司商馆建立正式关系——任中文译员——预备道路。商馆的聘约恰在他结婚那天提出，年薪五百镑。单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他的语言造诣，也证明他在 peculiarly trying（特别试炼）的处境中行为的谨慎一贯。这条责任之路的 indication（指示）如此明显，他无需犹豫；他就欣然接受了聘任。

万事的至高安排者如此 attest（印证）他仆人的忠心，使他的路在他面前 plain（平坦）。马礼逊一生的大用处系于此事；盼望亿万人的永恒利益也因此决定。使他境况有这两

大改变而　memorable（可纪念）的日子，是1809年2月20日。

下面从新年开始的日记简短摘录，照亮他此时心灵的光景和运作：

"澳门，1月1日，主日——我在这年开始，要回望，为主在过去一年向我显的恩感谢他。我感谢他：作为基督徒，我还在某种软弱的程度上，向应许的安息坚持。屡次我以过犯grieve（使忧伤）圣灵、伤自己的良心，又回到为罪和不洁敞开的泉源。作为传道人，我感谢主至今保守我在这地安静居留，赐我在得语言上的帮助。哦，愿这继续临到我，直到靠他特别的祝福，我成就我所分别为圣的工。哦，愿今年有穷苦将亡的外邦人归向主。哦，求恩典力量，使我彻底献身我所作的工。哦，愿我健康存续；愿我殷勤学用宝贵的光阴。

"周一2日：今晚我部分时间花在……那总使我痛苦。我祷告求恩典力量，完全献身主的工。主啊，救我脱离我所exposed（暴露）的危险愚妄。我盼望到港的美国船带来信；但一封没有。

"周二3日：今晚我仍作昨日的 complaint（诉苦）。哦，我何时学智慧！昨日说华人出了告示，禁本国人去葡萄牙教堂。

"周四5日：今日修房子的人大拦阻我。

"周五6日：若主留我性命，我盼望去槟榔屿的华人中，学他们的样式，完全混在他们中间。哦，愿主赐我心所愿。

"——华人今日拿了我屡次提到的葡萄牙神父，锁链押往广州。结果如何，无法说。

"周六7日：我欣喜听说里希内兹……

……已被交还葡萄牙人。今晚我见一位从西北海岸来的人，那里约有六十个欧洲侨民。土著仍一样不友好；前些时肆虐、带走近半数人的疾病，现已停止。我打算明日与威廉和他母亲一起领主的晚餐。愿主亲自 graciously（恩慈地）同在。

"主日8日：今日我按他的命令记念耶稣的死。莫顿小姐也 profess（告白）信耶稣，愿献身给他；在他一切的 institution（设立）上顺服他，顺服他的美意。刘贤和我一起读他的 confession（认信）。我趁机向他讲解主晚餐的性质。今晨一座葡萄牙教堂被火烧了。

"周二10日：今日收到 B 先生给我开汇票的那人的信，说希望明天有钱。今晚与莫顿先生全家一起度过；没用功读书，我心里不安；我如此切慕得语言。

"周三11日：今日照常用功。无特别事。哦，为他活！主仍　graciously（恩慈地）保守祝福我。我远没有当有的献身。

"周四12日：照常忙。晚上与莫顿一家一起。与刘贤长谈。他说他不愿像某先生的仆人那样——来作老师，去作仆人。我想他不满意，才有此言；但他全然否认。他说现在是非常困难的时期。华人官员极愿给外国人找麻烦，回报远征军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周六14日：今日刘贤又惊慌地来，收起我的书。这里的华人官员极愿给外国人找麻烦，进屋不预先通知。

"周五20日：我尽力在神面前倾吐关于现今压在我心上的事的愿望。我愿完全献身主我的神。哦，愿他　graciously（恩慈地）引导我；助我作最荣耀他、最于我有益的事。哦，恩慈的父，为你名的缘故怜悯我。今日收到广州来信，说巴林先生（Mr.　Baring）欣然接受我开给哈德卡斯尔先生的汇票。

"周四26日：今日比前几天学得多。哦，愿我能作神眼中看为好的。在婚姻的事上求神圣的帮助和引导。

"周五27日：哦，愿主引导我、祝福我、善待我。我为语言进展不大而难过。主啊，帮助我！

"主日29日：与莫顿小姐全家一起领主的晚餐。中文学习的中断使我大为难过。哦，求神圣的帮助和祝福。三德把我的家具送来了，说书要等船下来才能送。葛先生（Ko Seen-sang）少了……

……不来。他来须三百元，我供饭，先付一百五十。不知如何是好。

"周一6日：B 先生寄来许多报纸，载英格兰关于印度传道人的争论。我能否继续留此，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主日12日：我觉得工作大受拦阻。哦，求主的帮助和祝福。我的父啊，引导我——我的父啊，引导我。我屡次偏离，使我的灵魂难过，使神的灵忧伤！与莫顿先生长谈他对差会的看法。

"周三15日：我现在定意不久去槟榔屿。哦，愿主引导我一切的路。

"周四16日：忙于预备去槟榔屿。哦，求神圣的帮助。主啊，帮助我！

"周五17日：与里希内兹用中文长谈。他关于北京差会和其他省的消息，与云亚伯先前告诉我的相似。

"周六18日：已同意下周一为我行婚礼。哦，愿我的心合宜地被我将迈的重要一步感动。哦，愿这不拦阻我所献身的大工。

"——哦，在这将发生的重大改变之日，愿我合宜地被感动。

"周一20日：约两点，我与莫顿小姐结为夫妇。"

23日他写信给父亲，告知这些变化：

"亲爱敬重的父亲：

"澳门，1809年2月23日。

"我已由同船队给你写过信，这封也同船带去。在那封和给我兄弟托马斯的信中，我简述了这遥远之地关于你流落的儿子所发生的事。在一切事上，我要'歌唱怜悯'。亲爱的父亲，自离别你的那天，'恩惠慈爱'一直跟着我。

"我现在不必再向你述说我作传道人的事。那在上述信中已说过。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境况的一个改变，因我的处境，不可能与你商量。

"本月20日，我与莫顿小姐结婚，她是莫顿医生（Dr. Morton）——一位爱尔兰（Ireland）绅士——的女儿。我与所爱、真心爱我的人大有指望极其幸福，你为我完全孤单的焦虑，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我的传道呼召仍在我心上，一如既往；我信，我亲爱的玛丽·莫顿（Mary Morton）不但不拦阻我，反大助我。威廉，我的内弟，继续与我同学中文，展望传道工作。这些事我已正式告知差会，也写信给我在伦敦的兄弟詹姆斯。我的岳父、莫顿夫人（Mrs. Morton）和三个孩子，正在去英格兰的路上，很可能会见到我兄弟。

"如我已写过的，我本想本月绕道去槟榔屿，但又推迟了，因我承接为这里的商馆从中文翻译，他们说给年薪五百镑；但我不指望那个。

"我亲爱的玛丽与我一起，向你和母亲表达爱和孝，向姐妹汉娜和兄弟托马斯及他们的配偶、亲爱的孩子们致最深情的问候。玛丽极愿听到你们安好的消息，并请求在你们为你们亲爱的罗伯特向神代求时，也 constant（常常）记念她。

亲爱的父亲，永远为我祷告。唉！我在软弱的祈求中太常忘记你们。作好传道人仍是我最高的志向。愿恩惠与你们同在。我不预期再见，直到主带我们回家。别了！我亲爱的父亲！再别了。我仍是您孝顺深情的儿子，

"罗伯特·马礼逊。"

# 第三节（原书误印作"第二节"）

## 自受聘为译员，至米怜牧师（Rev. W. Milne）抵达澳门，

### 1809—1813年

**本节内容提要**：M.先生处境之特殊；关于其文职任命之评述；米怜《回顾》（Retrospect）摘录；董事会致马礼逊先生函；传道会年度报告；马礼逊先生致董事会函摘录；日记摘录；致马礼逊先生岳母函摘录；致纽约一位通信者函摘录；致施鲁布索尔先生函；致私人朋友函摘录；米怜《回顾》摘录；马礼逊夫人病况延续；致友人函摘录，谈马礼逊先生之中文研习；马礼逊先生所遭遇之危险；马礼逊先生之子夭折；其安葬；马礼逊先生传道学业之进展；他的中文译作；《中文文法》付印；斯当东爵士致马礼逊先生函；私人通信摘录；董事会公函；马礼逊先生之复函；董事会1811年度报告。

## 论受聘公职

叙述至此，马礼逊先生已编成一部中文词汇集，《中文文法》与《字典》的编纂亦大有进展；此外，他还倾注心力于《新约》翻译，此项工作同样进展颇深。他已设法购得不少中文典籍，并在老师的帮助下，熟读其中大部。他的中文造诣日进，因为中国文字的特性在他理解中渐渐展开。

他很快发现，要造福中国人，唯有借助印刷一途；而要保住这至为重要的岗位，唯一的保障便是与英国侨民保持友好往来。正是这些主要考虑，决定了他当行的本分之路。不过，他仍将自己的决定交由差遣他的差会，听凭其意见与指示。

论及自身处境之特殊，在1808年广州骚乱前后写给沃博士（Dr. Waugh）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表白：

"近来一支远征队抵达，意在驻防澳门，激起中国人极大反感，致使贸易停顿，中外一切友好往来断绝。约十天前，广州一片惊惶，传言战事即将在澳门爆发。当时英国人几乎尽数逃离广州，我也只得仓皇出走。沃利号（Warley）船长蒙塔古（Captain　Montague）在黄埔好意接我上船。此番患难细节，我不赘述。容三德（Yong Sam）忠心耿耿，始终

陪伴我，助我良多。蒙主喜悦，自从我到此地，他的心意转向我，显出友善之情。不过我有时还得接济他银钱。三德如今掌管我全部书籍，中西文皆在其手。他将设法把书运往澳门，我打算去那里寻一处安静的居所。除三德外，不敢有一个中国人走近我；他有时还敢来。

"中国人之性情，本好奇、多疑、饶舌。凡与外国人有往来的，大都知道我其人，天天议论我；其中有人向与我友善的绅士告我的状，好让我知道外面的风声。我的罪名，就是想学他们的语言。几天前有人说，我来这里真是大傻瓜，既然不想做买卖，不如到别处去。

"一位在前番谈判中充当翻译的葡萄牙神父，招致中国人异乎寻常的怨恨，据说甚至有人威胁他的性命。

"这个精明敏锐的民族，竟荒谬而不讲理到这种地步：视外国人懂他们的语言、藏有他们的书籍为罪；外国人拥有本国书籍在他们手中，更是罪加一等。这次远征使他们在广州和澳门的限制加重了十倍。

"我深恐失去我的书籍，这些书得来费了许多劳力与费用。然而我仰望耶和华，他行事尽都美善，我深信我是属他的，我所事奉的正是他。

"12月9日，澳门。——十月底我来到这里，随身只带了衣物和几本研读圣经用的希腊文、希伯来文书，等候我的中文辞书运到。抵达后，我按惯例拜会了总督和法官，幸而他们目前并不反对我居留。房东和他的书记颇有刁难之意，我只好按本地惯例预付一年房租，这才暂时把他安抚住。远征队之事尚未了结，中国人反对之声甚高。我们受到威胁：若英军不撤，立即开战；明日将断绝我方给养，并令一切中国仆役离开外国人的差使。我想英国人多半会放弃这场争执，黯然离去，可惜损失与耻辱都不小。三德今晨一早就离开了我。他八九天前上广州去运我的西文书籍和仪器，却发现根本运不出来。"

马礼逊先生既见向中国人讲道无门，以寻常手段也无法接近他们，又见自己在帝国境内的居留，唯有接受所提议的公职方能保全；同时他也深知中国人是爱读书的民族，印刷或可对其异教偏见有所触动，而译员之职虽在某些方面会妨碍他直接从事差会工作，却能大大助他获得准确而广博的语言知识；他又切望减轻差会的经济负担——于是他接受了驻华英国商馆中文秘书兼译员的任命。作出这一决定，他得到了差会董事们的完全赞同；虽然此后多年他常视此职为属灵事务的拦阻，有时巴不得完全脱身，但他始终认为，此职给了他语言上别处得不到的便利，也保全了他的居留——若无

此职，他早已不得不撤离。因此可以公允地断言：他的圣经翻译若非因此加速，也必因此大为裨益；而他的《字典》及其他著作，亦因此更具价值，为后世一切研习中文者——无论为差会或为他途——铺平了道路。

怀着这样的信念，马礼逊先生奋力履行新职，同时仍投身于差会更高的目标。他劳苦过度，似使他体质性的头痛加剧，还引发了几次重病。他心爱的妻子健康也很快受损，而且是最令人痛心的那种折磨。他的内弟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被迫中止学业，最终去寻更适宜的气候。但在诸般试炼中，他仍蒙全能者的膀臂扶持，得以说："这是耶和华，愿他按他眼中看为好的去行。"

论及马礼逊先生成家立业、受聘于英国商馆一事，米怜先生有几句中肯的评论：

"马礼逊先生一心只想开创差会，离英之前自愿谢绝婚姻之约——他判断得很对：在对将要终老之地、将要终老之民略有所知以前，就让家人去冒海上航行与居留无定之险，殊为不智。

"新职之责，起初因他语言尚不纯熟，极为繁重。他自觉有责任忠于雇主。他既不自信于自己的语言知识，又不能信任土人。在新职上度过的许多困惑时辰，他不会很快忘记。

但他始终有一桩安慰：一切职分都或多或少与他首要的目标相关——都是中文课。

"他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须在广州，料理商馆的公事，马礼逊夫人便留在近乎绝对的孤寂中。恐怕正是这孤寂，诱发了一种至今尚未全愈的病症；没有健康，其他一切属世的好处又算什么呢！健康仅次于真信仰；连'衣食无忧'这近乎无价之福，也要排在它后面。若基督徒会这样祷告：'神啊，万有都可夺去，只要不夺你的圣灵；属世的好处，宁可样样不给我，也别夺去我的健康。'然而马礼逊先生深信护理之道——上天统管大事，也不忽略至微之事——便得了安慰。他知道凡所遭遇的事，或出于公义，或出于恩慈，或兼而有之，于是对宇宙大主宰的安排心满意足。'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也不乐意叫世人忧伤。'在许多事上，受苦于我们有益——为我们个人的得救，也为我们所从事的圣工，许多重要的目的，常要借个人与家庭的苦难来成就。"

## 董事们的来信

以下这封差会董事们的来信，足见他们对马礼逊先生处境的深切同情，也足见他们乐于尽力为他纾困。他们在1810

年年度报告中，还刊载了他公务信函中的长篇摘录，详述他劳作的进展：

"伦敦，1809年1月9日。

"主内至亲至爱的弟兄：

"虽然你与差会董事们远隔万里，请确信我们对你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与基督徒的爱。你自1807年5月离开纽约起的详尽日记，直至9月抵达澳门、广州；你在那里续记至1808年1月的日记；以及你9月、11月、12月致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G.伯德（George Burder）及许多朋友的信，都已收到。从这些不仅记事、更述说你心境与感受的详尽通信中，董事们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喜乐；为你从纽约到广州的漫长航程中蒙主保守，我们向那位'你是属他、你所事奉'的主深深感恩。你在同伴的罪上所作的见证，以及你在私下与公开讲道中为教导他们所作的热心努力，都甚可嘉。这撒下的种子，我们信必发芽结出许多果子。我们与你一同欢喜，为你蒙引领顺利抵达劳作之地而感谢神。

"你给朋友们的许多信，都已按你的吩咐仔细转交。他们不会忘记你。我们信他们必在施恩座前记念你，你也必从他们热切的代求中得莫大益处。

"你在澳门、广州所受的接待，我们认为是极有利的；为神的美意为你兴起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等朋友——既有能力、又乐意为你效力——我们感谢神。我们赞同你在诸般行事上的谨慎，在这样一个猜忌外国人的国度，这谨慎是极必要的。

"你所记周围贫苦异教徒的风俗，尤其是他们的迷信仪式，甚合我们心意。它们触动我们的心（虽不如触动你的深）。黑暗真是遮盖这百姓；'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这句经文，在他们身上得了可畏的印证。唉！这样古老、聪慧、精明的民族，竟仍陷在最粗鄙的偶像崇拜与最彻底的无知中！自夸的理性，几千年来为可怜的中国人成就了什么！同时这也激起我们沉睡的热心，叫我们追求一切合法的方法，使他们认识那独一配得他们敬拜与信靠的可敬之主。你若有机会，仍请把你所见土人宗教的情形告诉我们，我们甚愿听闻。

"我们深知学中文之难之大，尤其是要学到足以承担把圣经译成中文这重任的程度。我们对你已显出的极大殷勤与恒忍甚为满意。这是神的恩赐，我们盼望他怜悯千百万同胞，把这恩赐给了你。我们祷告你仍以不倦的殷勤，在这又大又善的工上往前。但我们也愿你时常顾惜健康，免得过度劳累

伤了体质，不能继续这艰巨的工程。'欲速则不达'（Festina Lente，拉丁谚语，意为从容则速）当作你的座右铭；每天不要舍不得几小时的休息与运动。这样做不会浪费时间；因保全了全身的精力，你倒能比过度紧张、不眠不休地苦读成就更多。你认为需用的书籍只管购买，董事们乐意把这事交给你自己的判断与斟酌；但他们恳请你，为保养健康所必需的起居，不要亏待自己。你信中所列的房租、中国老师的薪金、仆人费用等，开支确比我们通常给任何一位传道人的多得多；但我们认为你所追求的目标至为重要，也深信你的审慎与节俭。你似乎已深知并痛心于开支之巨，但我们不愿限制你为完成这计划所认为必需的开销。董事们将给你信用状，并打算寄出一批银元。

"把新约（及旧约）圣经好好译成中文，我们始终认为这是世上最可羡慕的成就之一。

"我们觉得应该把拉萨尔（Lassar）先生译经资格可疑、以及自称是他老师的那人的情形，告诉富勒（Fuller）先生。富勒先生不太高兴，盼你把疑虑先告诉塞兰坡的弟兄们，而不是告诉我们；但既或能生出益处，我们也不后悔；只是盼你把一切能使你们双方劳作最有益处的事，都坦诚地与他们交通。我们双方在这事上都不争高下、争虚名。两种

译本胜过一种。初版都不大可能完美；但比较校勘，加上日后的亮光，或能使将来的译本胜过初次的尝试。你若能在中国找到已有的译本就好了，比如你一位老师提到过的那种。你必会利用一切可及的帮助；我们诚心盼望、祷告：那位吩咐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的主，必帮助你，在你劳苦的工程上使你亨通。

"谢谢你经贝休恩先生（Mr. Bethune）寄来的那箱珍奇，包括小偶像等；我们在伦敦有幸与他小聚片刻。我们深感他厚待我们的传道人，也为他平安速抵纽约而欢喜。

"你或许已从印度得知：我们的弟兄戈登（Gordon）与李（Lee）正要启程往印度，因塞兰坡来信说查特（Chater）先生登陆时遇到困难，又似有反对差会的风声，当时恐怕会以全面禁止告终，他们便未能成行。我们有些理由认为，那些拦阻说得过重了些。浸礼会的传道人们在加尔各答而非塞兰坡登陆，不合规矩，所以被反对。又有人印了一份攻击回教徒的小册子，称他们的大先知为'暴君'，被投诉到政府；这一切又恰在韦洛尔（Vellore）那场不幸的骚动之后不久，于是关于差会的事沸沸扬扬，福音的敌人们趁机作乱。不过我们信这场风暴已过，克劳（Crau）德格兰奇（Des Granges）都深悔戈登与李当时没有前行。他们早就

去了，只因英美政治分歧，美国对一切船只实行禁运，恐怕至今未解。

"从印度来的消息，总的说来是令人鼓舞的，你可从我们的报告和杂志上看到。

"在非洲，圣工在进展；德梅拉拉（Demerara）与多巴哥（Tobago）也已开工，前景同样令人鼓舞。沃斯先生（Vos）因热心触怒了荷兰牧师，被迫离开锡兰，现正在内加帕坦（Negapatam）有用地工作。林格尔陶布先生（Ringeltaube）在丁内弗利（Tinnivelly）。泰勒医生（Taylor）已接受东印度公司驻孟买陆军军医之职，但仍打算追求差会的目标。他去过波斯湾，访过巴士拉（Bussora）等地。差会新闻请参阅我们的出版物；若不能随此班船寄到，下班船必到。

"亲爱的弟兄，我们再把你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愿你能成就你的大业。那位说'你们往普天下去'的主，又加上一句：'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这加上的一句加得多好！无疑它曾多次扶持你软弱的心灵，使你下沉的心欢喜。愿它作你永不枯竭的安慰、永不止息的策励。'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对约书亚这样说，对你也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往前去吧，多多盼望，一无所惧。你所事奉的主大有能力，

统管宇宙。他必按他无限的智慧与主权，赐你当得的福分与亨通，我们对此也当知足。

"亲爱的弟兄，我们仍是你们忠诚慈爱的朋友（奉1809年1月9日董事会议之命，以董事们之名），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司库。

"乔治·伯德，书记。"

## 差会1810年年度报告

伦敦传道会董事们在1810年报告中这样写：

"我们传道人马礼逊先生的每一封来信，都使我们的满意加深加增。他以不倦的专心学语言，又有好老师相助，主要的困难已经克服；看来他完全掌握这语言的时期，并不像当初预想的那么遥远。

"他把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中文福音书等译稿带了出去，又亲手抄了一份，这对他大有益处；如今凭自己日增的语言知识和中国助手的意见，他发现这译稿极有价值；从文笔之美看，必出于中国人之手。

"马礼逊先生在圣经事上还得了其他意外的帮助；特别是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土人，给了他一部中文《十诫解

义》，共三卷。我们也应当记念容三德这位中国人对马礼逊先生的公道与殷勤——他在伦敦时曾助马礼逊先生；多次在非土人不能效劳的事上，他的友善服务显出他的好意，也显出马礼逊先生的正直与仁慈在他心中留下了好印象。

"中国人与我国人最近的政治纠纷，时常打断他的学业，迫使他与一切欧美人士多次从广州迁往澳门；据最近的信，他仍在澳门。

"他的才干与殷勤，已为他开出一条前路：将来可得某种供养，大大减轻这重要差会不可避免的巨额开支，也很可能为他保住长久的居留。他蒙主引领，在澳门结识了一户可敬而虔诚的英国家庭（莫顿家），他们带来了洛夫莱斯牧师（Rev. Mr. Loveless）的信；不久之后，他便与莫顿小姐（Miss M.）结为夫妇。她的弟弟是个可爱的青年，在锡兰与我们传道人谈话，初次受了严肃的感动；后来在马德拉斯，又蒙洛夫莱斯先生相助，阿莱恩（Alleine）多德里奇（Doddridge）的著作。他随即投奔马礼逊先生，切愿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专心学中文，以备传道之用。我们怀着盼望，相信这青年必成为他的大帮手；经马礼逊先生推荐，若这青年年岁渐长，显出恒忍、虔诚与合用，我们已授权马礼逊先生收莫顿先生（Mr. Morton）进入差会的事奉。"

以下摘录，可使人对我们亲爱的弟兄所从事的大工的情形与进展，以及在远离基督徒社会的公开敬拜与圣礼的剥夺之下、扶持鼓舞他心灵的不衰虔诚，有一番生动的了解。

"摘自1809年12月4日广州致董事们的信：

"'亲爱的父老弟兄们：

"'本季直达船队抵达，我收到了你们1809年1月9日的公函。你们必信，这封信我盼望已久；为它给我的鼓励，我感谢主，也感谢你们。蒙你们和我们的主耶稣悦纳，作他忠心的传道人，是我恒切的愿望。我祷告：你们悦纳我微弱的努力，便是教会大元首恩慈悦纳的记号。我们都大有理由感谢他，因他使我们认识他大救恩，又激动我们去传给别人。全是恩典。我感谢他使我多少能服事耶稣基督的名；同时我也在他面前深深自卑，因我的服事如此微小。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事！

"'我停笔良久，想该在这问句后面再添什么。但你们的心必比我的言语更快、更有效地想到当答什么。我敬爱一切好传道人，但自忖也是传道人，加在他们身上的称赞、有时是过高的美誉，常使我悲伤——它们使我消沉而不是振奋。弟兄们，我知道你们不是把荣耀归给受造之物，乃是归给使人忠心的神的恩典。请为我祷告，把我当作一个贫弱的弟兄：

他愿为选民的缘故花费自己、被人花费；他最高的志向，是用一生作平安的努力，去光照异教徒。

"'我为董事们在信中关怀我的健康、嘱我不要亏待自己需用之物、读书不要过度，真诚致谢。这些劝告，我的理智是赞成的，盼我能遵行。我已觉得自己不如离英前健壮，病过两场重病。至于我们眼前的境况，我心爱的玛丽和我都十分知足。只是为在这里生活开支浩大，我们深感不安。'

"他接着驳斥了别处有人关于研习中国文学的说法，继续写道：

"'我在英国时虽有一位中国人帮我，亲手抄过一部语言辞典，来时路上也学语言，近两年来更是朝夕苦读；我能写信给本省总督使他看得懂，也与政府几位高官交谈过，但我对中国文学的知识仍是很不正确、很片面的。我还要加一句：我译过大量公文书信，也译过中文初学两书，并译过孔夫子（Kung-foo-tsze）的前二书《大学》（Ta-heo）、《中庸》（Chung-yung），第三书《论语》（Lun-yu）也译了一部分——即便如此，我仍须说，我的知识很不完全。

"'你们提到的那些书，连同其他论语言的书，我早已都有；此外还有经、史、天文、地理、律例、宗教、解剖、医书等，共一千二百二十九卷，还有一批小册子。

"'除《福音书合参》外，我还有《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的译本。这些，我想总的说来，是一位殷勤良善、盼望也是信主之人的劳作之果；它们对我大有用处，我每安息日都读给一些中国人听。

"'论中文之难，我的意见是：中国小孩学说话，与英国小孩学说话一样早；但中国男孩学写母语，不及英国或法国男孩学写母语那样广、那样容易；英国人要学会说、读、写中文，比学我所知的任何其他语言的说、读、写都难得多，因为中文在本性上与其他语言全不相类。

"'欧洲各语言（包括拉丁文）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和英语之间的差异相比，还不如同一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大。一个懂本国文法、略知拉丁文的英国男孩，去学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会发现字母相同，字母的发音也相近，拼字的方法一样，字音能引导字母的组合，每六个词里就有一个是他早已认识、只有细微改动的。但他若去学中文，就找不到字母，没有表音的东西，全无相似之处，构词法根本不同，没有一个词像他从前认识的；即便他学会了词

句的读音，声音也丝毫不能引导他认出表达同一意思的那个字。若我的论述不错，中文就比任何欧洲语言都难。

"'你们已知我暂且接受了驻广州英国商馆中文译员之职。这安排我已交你们考虑，或废或立，悉听你们裁决，如同东印度公司此地的职员把选用之权交公司董事们裁决一样。

"'我向你们陈述过接受此职的理由，简言之有三：它保全我的居留；它的职分有助于——我是说，趋向于——我的语言进步；第三，它的薪俸能使我们向英国众教会的支取减少。这些理由似已足够，可以采取这一步。我料你们也会这样看。这也或能消除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对传道人的反感——他们既见传道人乐意为公司利益效力。

"'然而此职有利也有弊。它把我短暂人生的一大半，占在与我首要目标无直接关系的事上。当我翻译公文时，本可编我的《字典》；我盼这《字典》能对后来的传道人大有用处。

"'去年我在广州居留期间，据我所信的人告诉我，我在异教徒眼中的个人品格是好的，他们看我很无害、很温和。不知我现在的职分会不会改变他们的看法。

"'我求那温柔的智慧，使我待人合宜。要讨众人的喜悦，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但我愿这样活着，叫他们说不出我有什么恶来。

"'整个夏天，沿海都有一支中国海盗船队，有时离广州十里、二十里、四十里，肆行最残酷的掳掠。他们登岸，村民若不交出他们索要的银钱等物，海盗就动手杀人。今年夏天好几次，几千人因此被杀，枪声从城内总督衙门都听得见。秋天他们上岸割走熟了的庄稼。船约有七百只。阿Boss（A-paw-shay）；另一支船队由一个女人统领。他们是乌合之寇，哪里有望发财就打哪里。今年他们得手，劫了一只美国小船和一只葡萄牙双桅船。伊利号（Ely）的一只小艇，连军官带八名水手，都落入他们手中。政府的船和兵却畏缩不前，不肯打他们。

"'广州府（Kwang-chow-foo）最近曾向英国人作过局部的请求，请他们助剿海盗。英国人表示乐意打海盗，但非总督亲自请求不可。总督不肯，于是谈判作罢。

"'葡萄牙人出动五六只船去打，无功而返。他们把海盗堵在一个海湾里，团团围住；政府的船也来会合；但海盗从两面都逃了出去。目前事情就搁在这里。这些海盗并非叛党，

也不是对政府不满。他们是一伙极恶极残的强盗，若不制止，必毁这里的商务，并毁一切。

"'东边邻省福建（Fo-keen）的叛党，是觊觎国家政权的人，不像这里的海盗这样残害百姓。这伙如今猖獗的海盗，已存在约二十年。起初微不足道，近来声势大张。去年他们开往交趾支那，帮那边两位相争的王子之一打仗。从广州到澳门的水路极险。有两条路：所谓'内港水道'今年夏天不止一次被海盗完全截断。澳门岛西端的香山（Heang-shan）镇，屡遭其蹂躏。海盗行凶极惨；政府拿住的海盗都砍头，有时把他们的手钉在一起代替手铐；海盗拿住人也多半杀掉，尤其军官，都被碎尸。

"'人的历史多么令人羞耻、令人心碎！世上充满多少罪恶！人间惨状何等深重！'美德占上风'——有人这样说——'罪恶横行'，这话从没有像此刻这样重重地打在我心上！然而蒙福的神啊，愿你以自己无限的怜悯，更新这有罪的世界！

"'我去年写信告诉过你们莫顿先生（W. Morton）的事；经他父亲同意，他留下学语言和普通科学，也学中文，最终指望作基督众教会的传道人。他和我住了些日子，用功恐怕太苦，病得很重。蒙主赐福，用了医药，大体复原，但健康一直不旺。从那时起他便打定主意要走。这样你们看，我在

这工上又剩下孤身一人。我祷告主感动某位谦卑忍耐的工人来接这担子，愿这工永不停止，直到万物的结局。

"'我奇怪你们没有派传道人去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s Island）。请想一想。那里曾被称为通往中国的阶梯，还可兼顾马来人。在我看，在那里设传道站极可羡慕：从印度各地来的船都经过那里，可作你们在那些地方一切传道人的交通中心。这计划在我看并非空想，那里很适合开三年一次的传道人会议。

"'关于马来文圣经，我有一句话要说。我离英时，克拉克博士（Dr. Clarke）手里有一本；肖先生（Mr. Shaw）——在印度以精通马来文著称——论及这荷兰人译的本子，说'译得很坏，坏到用词不当，有些经文竟成了笑柄。'

"'盼圣经公会若重印此译本，留意修订。我不是说他们不留意；但他们既是新开的译经作坊，就该每一种文字都有专人负责，保证出品皆为佳作。否则，就人的层面说，他们必不能尽其所能地行善，读者必生出无数难处与异议，本可避免的。

"'还有一事相问：雇佣美国籍传道人，像你们用荷兰人、德国人那样，行得通吗？我们主的宗教使各族、各方、各民的人联合。若派一位美国传道人在广州，你们一位学法文的

学生在交趾支那，就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招致民族与政治上的反对。

"'今年郭先生（Ko　Seen-sang）领我读了一部分孔夫子的书，上文已提到。他教这些书颇有能力，也很乐意。年薪二百五十元，另供食宿。还有卢亨（Low　Heen），从前提过；他为我抄了《福音书合参》和《使徒行传》，把从前没有的中文书式整理出来，抄写时把原稿中的省笔字都写成全字——蒙图奇博士（Dr.　Montucci）说那是又精细又费工的活；但对懂语言的人，这再容易不过。这两个人我都还留着。跟他们读书时，我们常谈主耶稣和借他得救，也谈独一又真又活的神的存在。后一题他们的观念极模糊。据我所见，中国百姓对一位有智慧、独立、完全的造物主、宇宙主宰，全无概念。但他们有许多主、许多神，在偶像前叩拜献祭。

"'从孔夫子及其门徒的话看，我觉得他们所想的，略近于我们说的'世界之魂'——一种内在于万物、与万物不可分的神圣能量。'天'这个词极模糊：要确说他们心中的天是什么，似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天的定义从不一致。他们不觉得需要赎罪，至少小罪不需要；大罪的赦免，他们则毫无指望。

"'请为我的身体健康和在恩典中长进祷告。仍请不住地为我呼求主。我渴望更投身属灵的工；但我向后看，盼我死后在基督教会中留下长久的益处。我知道神仆人在地牢幽暗中的劳苦，曾照亮后世；这盼望使我振作：我今日被囚般的劳苦，或能于传播神圣真理有些用处，及于中国的千百万人。在自己里面我毫无指望，我一切的指望都在耶和华我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愿他垂看他仆人们的劳苦，赐福这劳苦，使知识、圣洁、幸福传遍这有罪可怜的世界。

"'我遗憾我的禀报这样枯燥乏味：巴不得真理允许我告诉你们，无知的罪人异教徒在寻求'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但事实并非如此。环顾异教徒，我只好用先知的话说：'看这些骸骨，何等多！看哪，极其枯干。'但我仍盼望：当主的灵之气吹在被杀的人身上，他们必活过来；怀着这盼望，我向前去。'"

马礼逊先生的日记与书信，今又要更细致地记录他的心境与劳作、苦难与安慰：

"——2月22日。今日甚是困倦。求恩典，求怜悯。莫顿先生数日内就要走了。我亲爱的玛丽身体不好。神啊，为你名的缘故，恩待我们。

"——2月23日。今日写家信：给D先生、家父和哈德卡斯尔先生。

"——2月24日。今日重开我的普通学业，进展却不大。我为威廉很挂心。我难以像当有的那样敬虔。主啊，帮助我。

"——2月25日。今日收到卢亨和三德的信。三德说老师本愿以三百元来，只是他没有钱付。B先生说，向我提过的条件还得再议。不知结果如何。我把自己交托给我的神耶和华。愿他为他名的缘故赐福我、保守我！

"——2月27日。今日汇了一百元的票子给B先生，转交郭先生。今日还算殷勤。愿主为他名的缘故恩待我！我的难处似在增加。愿主在这一切难处中帮助我！

"——3月2日。今晚与莫顿夫妇话别，甚是伤心。愿从今时起，永恒的神把我们放在他特别的看顾与圣洁的保守之下！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

"——3月3日。整日读书，尚觉安慰。求更多的恩典。愿我能行在善道上，直走到永生！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

"——3月5日。卢三（Low　　Sam）今日同郭先生一起来。三德运货想走私，被海关官员查获扣留。我为他甚是忧

愁。不知怎样救他出来。主啊，帮助我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

"——3月6日。卢三仍在押。B先生已认领他的货，但至今没有结果。我为这事甚是难过。今日开始跟郭先生读书，他显出好意。他要教威廉，也教我。今晚我把自己交托给主神的看顾。

"——3月7日。卢三仍在押。他的事使我甚忧。新老师处处显出乐意教我的样子，只是不乐意同时教威廉弟兄和玛丽。愿神的福临到我们各人头上！今日我深受感动，想到永恒的事，甚是真切。主帮助我们，为他名的缘故赐福我们。

"——3月9日。今晚与我的玛丽作严肃的谈话。愿主多多给她恩典，也坚固帮助我待她合宜。主啊，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作耶稣基督的好传道人。

"——3月10日。三德今日出来了，付了七百元。他似觉惭愧，但极力装作若无其事。据说广州的总督出缺了，现署理总督的要下来澳门；我的书又得藏起来。结局如何，我不知道。求神的福、恩典与力量！

"——3月11日。因总督要来，今日把我中文书都打包了。新老师态度很殷勤。他进客厅来陪我们坐到九点、九点半，大声读书给玛丽学说话。祷告时他也和我们在一起。

"——3月12日，主日。今日过得还安稳，间或和老师读书。他仍显出同样的乐意教导。我读了天主教的《十诫解义》的一部分。玛丽今日安稳快乐。愿神的福日日临到我们的劳作。

"——3月13日。今日照常读书。我的老师们因总督要来，明日就要走，仆人也走。

"——3月14日。老师、助手和仆人今日都走了。我们也放下中文学业。一只从杰克逊港（Port　Jackson）来的船到了，带来葡萄牙、西班牙与英国讲和的消息。战争何时才能止息，直到地极！主啊，怜悯我们，赐福我们，使这家成为祝福。今晚一位葡萄牙人来访。

"——3月15日。今日收到P先生的信，请我对M先生表表客气。今天后半天头痛，不能专心读书。

"——3月16日。今日蒙主使我专心读书。M也很殷勤。主啊，求恩典，使我尽好主所安置我的职分上的本分！主啊，帮助我；主啊，为基督的缘故帮助我！

"——3月17日。今日过得还安稳。晚上祷告时老师仍和我们在一起。

"——3月18日。今日照常读书，还算殷勤。我们都安稳地忙着。没有特别的事。威廉学中文格外殷勤。主若愿意，我打算再记念主的晚餐。求他的同在与赐福！

"——3月19日，主日。今日读圣经与其他属灵书籍。中午我们领了主的晚餐。我心还算安稳。盼主为基督的缘故赐福我们的努力。

"——3月20日。今日照常。早上我发了脾气，整天不痛快。求神的帮助！主啊，帮助我行你眼中看为美的事。我的父啊，我的父啊，怜悯我，怜悯我！"

以下私人信件的摘录，在相当程度上补了日记的缺——日记似已停记一段时间：

"澳门，1809年6月15日。

"说到故乡，我心里就愿在那里。但随即想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当我们作他所派定的工时，无论在哪里都当有在家的感觉。"

大约同时，他这样写给岳母：

"亲爱的母亲：

"你问我该怎样在基督徒的生命上长进。谦逊与合宜都不许我贸然摆出教导人的架子。我记得圣保罗论到这题目所说

的话，那实在是述说他自己的实行：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他一生都这样，直到死。他多想面前尚未得着的事，为得着这些竭尽全力。我想，在未全胜属灵仇敌之前就停战，我们损失太大。不至死，撒但就不被踩在我们脚下；所以脱下必死的之前，我们必须一直争战。劳作也是如此：'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最大的秘诀，是全然依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去行一切。你看昨天从树上砍下的那枝子——已经枯了，不必说它不能结果子。基督徒离了基督，在天看来也是一无所能。所以我们若要在基督徒生命上长进，就当恐惧战兢作成自己的救恩，永不忘记求主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当心依靠血肉的膀臂！只信靠耶稣基督！除基督，别无依靠！

"怀着这心愿——愿它如用金刚石刻在我们心上，或刻在磐石上存到永远——我这次就写到这里。愿恩惠、怜悯、平安，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加给你。"

## 致纽约一位通信者的信

"澳门，1809年10月11日。

"威克斯船长（Captain Wickes）到后，我收到了你1809年4月19日的来信。你述说你个人与家人的情形，使我们向恩慈的主感恩——他的温柔怜悯常顾念他的百姓，他的慈爱如长流跟随我们。我在你屋檐下短住时，若曾在什么事上服事过你，一切荣耀归给他。那时我的心境远不安稳；但主常使他的百姓在自以为拦阻圣工、反倒最有用处的时候最有用。

"我为你作了救你弟兄脱离死亡的器皿，与你一同欢喜。把这事告诉你弟兄：我为他的缘故荣耀神。哦，认识并爱那位有福的耶稣！被接入永生神的家！何等的心能测透这尊荣与福乐？基督的恩典是稳妥的避难所！我的盼望立在这根基上、万古磐石上：罪得赦免、重担挪去——那重担本要压我下地狱。我也靠它得今生余下路程的扶持安慰，得临终时的勇气，得死后蒙欢迎进入父的家。

"我学语言从未间断。家里有一位正式的塾师，领我读了一部分中国经书；如今我已读到孔子这位帝国大圣贤的《四书》中部。这些书有许多精华，也有些错误；总的说来，缺憾极大。他似是一位有才德的正人，多半摒弃了当时的迷信，却没有可称为宗教的东西来代替。在人与人之间的本分上，他觉得自己能讲理、能决断；门徒说，论到神明，他自

认不能判断，搅扰神明是对神明无礼，所以避而不谈。如今他一切门徒都鄙夷佛、道两教，觉得孔夫子冷冰冰的体系有缺憾，就多半按这两教的一教或两教行礼。他们教人可从神明得帮助，所以遇事就向神明祈祷献祭。澳门几乎每家门上都贴着：'天官赐福'，或'五福临门'。

"又及：从上文你会看出，缩放仪并没有按我们原先设想的用法使用；不过它偶尔也按常法用过。我想借教英文为名的念头也错了：没人愿学，只有几个商人跟彼此学些货名，学到这一步就心满意足了。"

致同一人：

"10月21日，坎伯兰号（Cumberland）上，正开往广州。

"我昨晚收到你经三叉戟号转来的信，就是几星期前你说已由太平洋号（Pacific）寄出的那封。亲爱的朋友，请相信，你频频的友情书信给了我心灵极大的安慰。有些写信给我的好人，他们的态度却使我难过。他们说：'给我们写长信，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但自己却说'我们忙得很'，或'船就要开了，恕我们不能给你写新闻'——好像他们以为传道人是个闲人，想写长信随时可写；而他们的世务或朋友交际何等重

要，我只配收几句道歉。我患最剧烈的头痛；但主在困难失望中赐我心灵安慰。"

下信可略见马礼逊先生此时的长进：

## 致施鲁布索尔先生的信

"广州，1809年12月9日。

"亲爱的先生：

"几天前我欣然收到你1月17日从英格兰银行寄来的亲切鼓励的信。基督教在世上显著的效果之一，就是在一切感受它能力的人心里激起弟兄般的亲爱与善意。对弟兄属世或属灵的福祉漠不关心，在耶稣的宗教里没有地位。你收到我寄的小礼物，我很高兴，相信必达到我寄赠的用意。

"董事们的公函已到，内容正如你所料：鼓励与亲切的关怀。许多基督徒朋友惠书，字字引我的心归向那能扶持、能拯救的主。你自己的好信是极受欢迎的礼物。亲爱的弟兄，你把重心放在当放之处——全能神大能的运行。'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耶和华如此说：他的谋略必成就。这是我的盼望的根基。我在神面前俯伏得很低——再低也不为过。我是个软弱的基督徒，贫乏的弟兄。

不，我不认为你是奉承我；我信你深知人性，不会作那事。我知道你的心愿。若主使我们合于他的工，就够了。有一种假谦卑，常藏在最自贬的怨叹之下。世人说得有几分真：有宗教的滥调，也有世俗人与哲学家的滥调。但承认恩典不是骄傲。我信主必平安引导我们走过。你引给我、叫我得安慰的那篇诗篇，我很熟；它曾给我亲爱受苦的玛丽许多安慰。但我仍谢谢你的引用。圣经常读常新，是取之不竭的安慰宝库。

"我仍作你上次听说的工。中文之精——或尽我所能之精——是我的目标，尚未达到。但我不自夸地说，我是殷勤的；也不炫耀地说，主在语言上给了我中等的才干。健康也大体蒙保守。这些若存，我仍要向前。不能为我的工多作一点，我甚痛苦。哦，巴不得我为异教徒归主有更热切的愿望！他们还没有一个从我领受真理、心里爱慕。我要在属灵的工上多得人归耶稣基督。

"我这班船写信给董事们，照例详述我的计划。但今年我不抄写日记了。我的日常生活千篇一律：劳作是学生的劳作，没什么趣味，没什么轶事。我想，一封信可代日记，达到一切目的。

"中国政府不愿我学语言；我的最终目的，我想他们还不知道。我作中文译员的职分，使我的名字为政府几位高官所知。这是我居此职的一层不宜。我主要住在澳门。葡萄牙人没有搅扰我，只是消极地尽其所能地反对我。他们的归信者被禁助我。本季这里有过两位虔诚的船长：美国的威克斯船长，和皇家海军圣奥尔本号（St. Alban）奥斯汀船长（Captain Austen）。我在奥斯汀船长的船上吃过饭，但与他和威克斯船长都少有往来。再会。愿恩惠与你同在。"

马礼逊先生学业的进展、家中的试炼、所遇的艰难灰心，以及扶持他心灵的盼望与安慰，在以下通信中娓娓道来：

"广州，1809年12月5日。

"几天前欣然收到你的来信。你说你仍持守善道、仍仰望耶稣，我很欢喜。这是关乎我们最要紧的事。若我们的心与神正，一切就正了。你在世事上亨通，我也欢喜；又为他在病中照常写的好信，格外感谢神。你受苦，于你有益，我对此毫不迟疑——我们天父的美善智慧使我敢这样自信地说。

"你惠赐的众教会与传道人的消息，令人悲喜交集。你说得对，我们要学许多功课，最要紧的一课是温柔谦卑。哦，骄傲自信害人多深！主啊，帮助我们效法基督的温柔谦和，

作低微耶稣门徒中最谦逊、不自夸的一个。我真诚附和你为我亲人属灵好处的虔诚心愿。愿主赐福她！我写信给戈斯波特的学生们，他们没有回信。

"自上次写信，我一直忙于那从本分与心愿都是我终身事业的事。我心爱的玛丽曾与我一同苦学中文，直到数月前蒙主喜悦，用痛苦难当的病把她搁在一边。那时以前，她盼望中喜乐、劳苦中忍耐。如今主把管教的杖加在我们身上，且尚未挪去。她'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蒙福的神啊，为耶稣的缘故，求你听我不住为她献上的恳求！我知道你们与我们同感、同为我们感。玛丽在数千里内没有母亲、没有姊妹、没有朋友；但我信主不久必向她仰脸，光照她，赐她平安。我作中文译员的职分，迫我去年十月底离开澳门；之后我下去过一次，只住了短短三天。

"这一整年，我都跟一位正式老师学中文。安息日一如起初，我读圣经，部分已有中文译本。这劳苦至今未见果效。我曾想用恩待把一个人笼络住；那人上来广州，偷了B先生一百二十一元。异教徒中谎言盛行，诚实也多缺。这人倒没有逃跑，脸不红地承认钱是他拿的。

"我内弟——我曾盼他作我的帮手、作差会得的人——已经回去了。几天前他取道美国，乘船回爱尔兰去了。我们剩

下完全的孤身。若玛丽健康，一切都容易。忍耐，我的心哪！

"你听说我在编的《字典》与《文法》，今年夏天有些进展，但不如我所望。我想尽量用那位正式老师，他费用大，我原盼明年能辞了他。我作中文译员的公务也多，害我头痛。中国政府不喜欢听我被迫告诉他们的话。要忠心，又不拦阻我首要的传道工作，两难。我的助手们常吓得厉害，不肯帮我作那些公事通信。

"三德安好，待人很友善正直。我还不能告诉你，在这真正荒凉的海岸上，有谁从错路上转回。哦，何等荒凉！珍惜你们的安息日和圣礼吧；也常同情你们被放逐的朋友罗伯特与玛丽·马礼逊。

"我忍耐等候。盼我的劳苦在我死后蒙主赐福，有益于他的事奉。记念我，切切问候一切真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愿恩惠与你同在。'

"又及：澳门的葡萄牙天主教徒不向我们动粗。他们禁他们的中国人助我学语言。在广州帮过我的一个人，在那里不被他们注意，到了澳门就不敢来见我了。莫里森夫人会说葡萄牙话，但除了一家，与邻人全无往来。我们极愿从异教徒

中得几个人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团契，也与我们的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团契。

"我们不能参与本国人热闹的娱乐，也不能多与他们交际；彼此只有疏远的客气。我们住着孤寂的房子。我的玛丽极想念基督徒的团契和主殿中的敬拜。你们的特权何等大！要感恩。我们的特权也大；盼她恢复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安宁，我们就一同为救赎主的国在中国增长而劳作。

"我们从中国政府受了许多难处。我们得暗中学习，书籍等物常常要藏起来。我的助手们一次次因害怕跑掉。前些天有几天，我们连日用的饮食都难买到。我们的人去市场买菜被抓了；我们只好把中国女仆打发走。本地的规矩是：替你买食物的人要领一种牌照，对你家中的一切负责。学他们的语言，中国人不许——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

## 摘自米怜《回顾录》

米怜先生以下的话，说明马礼逊先生当时所遇的难处：

"马礼逊先生接受英国商馆任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有谣言说他背弃了离乡背井的初衷。但这想法出于误会，没有广为流传。他是以不朽的原则接下这使命的；他觉得看见了一

点：新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助益他的首要目标，即福音在中国传播。

"这期间，他偶尔与一位本地天主教徒往来。那人有时被天主教神父劝阻，不去看那'异端的传道人'。那人为自己辩护说，他看那传道人并没有什么不好；唯一特别的，就是过分严守主日（拉丁文'die dominica'，意为'主的日子'）。可怜的人！他似没什么敬虔；我们偶尔也说几句，要把'心里的宗教'与'实行基督徒美德'的必要，更深地印在他心上。他穷，有家小，不甚精明；我们有时为他所信的救主的缘故，周济他，助他度过难关。

"中国差会的直接目标，当时还不是讲道——虽然讲道是向往的、却似遥远的目标，差会训令中也没有禁止尽早开始私下口头教导的意思；那正是他们切望的。所以马礼逊先生很早就设法把教他语言的人的心引向宗教。安息日，他把带出来的《福音书合参》读给他们听。但那时他语言知识很不完全，不能向异教徒连贯地陈明基督教。要合宜地对异教徒说话，需要相当的语言、见识与风俗知识。没有前人开路，难处更大：一切都要自己开头，深感缺了前人劳作之助。许多热心差会的朋友，恐怕没有为此作足够的体谅。圣经内容的详尽明说，是我们在神之下指望列国归正的凭藉；这些话

说不出来，就没有理由期望大果效。差会设立多年后加入的人，就没有同样的不利；他们享前人劳作之福。

"这些安息日的宗教聚会，偶尔也在别的日子举行，中间虽多有中断，一直延续到今日。一人、两人、三人、五人、十人、十二人，陆续有中国人来听道、敬拜神；但在听外国人讲道就是犯国法的地方，大聚会是不能指望的。年轻传道人离乡前，想象中那动人的场面——倾听的人群环绕，成千上万羡慕的异教徒悬于他唇边，为永生的声音欢呼——在今日的中国实现不了。关起内室的门，战战兢兢地对一两个人说话，是马礼逊先生常被迫作的，他的同工也一样。保罗对不能公开教导的人，也是私下教导。固然灰心，但在这种光景下，这正是传道人的本分；教一小撮异教徒，比对大群基督徒讲道，他心里一般更有满足——因为前者虽更克己更难，却更直接地助益他的正鹄。异教中作的一点小工，终或引出大事；关于神、关于救主、关于人终局的一个正确观念，或成千个观念之母。神圣真理的本性就是繁增。起初如山顶上撒的一把麦种，瘠土薄壤，烈风常吹；但蒙神应许如甘露降下的天上感化，它的果实必摇动如黎巴嫩的茂林，必传遍外邦人烟稠密的城邑，它的归信者必如地上青草滋长繁茂。"

## 马礼逊夫人健康状况续记

马礼逊先生既与英国商馆有了联系，在中国的居留便有了保障；心中卸下经济的重担，他更能专心于劳苦的学业。但他心肠柔软，极易动于哀乐；马礼逊夫人健康日衰，他的至情很快被触动；每年近六个月他须离家在广州——东印度公司的事务要求一切职员那半年都住在广州——这必要的别离更添他的焦虑。这时他这样写给朋友约翰·克鲁尼牧师（Rev. J. Clunie）：

"主教我们只依靠他自己。我们常长久地为他的事奉作预备，主却喜欢把我们暂时搁在一边，叫我们亲身体验、记起我们对他的依靠。自上次写信，我受了不少苦；不是我本人，是在我亲爱的玛丽身上。神经的病剧烈搅扰她的身心；感谢主，她如今好些了，盼她恢复从前的健康与平安。在异国受苦，分量加倍——没有亲人在旁扶助，没有基督徒朋友安慰。心灵全然平安，就能忍受一切剥夺或身体的苦；但受伤的灵谁能当呢？我日常的工与今年初写信时一样，那时我似在广州。我在那里住到三月，与中国政府辩论一桩被控杀死中国人的案子。我公开审问证人，大得喝彩；人人都惊奇，两年工夫我竟能写中文，又能说官话和土白。因此商馆三位职员决心开始学中文；夏天我作了正式的中文老师。此

外一位在华二十年的绅士也来听，每天两小时；我第五个学生是个荷兰青年，整天跟着我。夏天我为公司作了许多翻译，又屡次与官员们会谈——可惜一次也不和气。官员们极其傲慢跋扈、喧哗；有时三四个同时开口，喊得像吵架。我的老师郭先生仍跟着我，还有助手卢亨。我雇他印了一千本中文《使徒行传》；他竟串通人，向我多收了二十五六镑。今晚他亲口告诉我，认了错。我很痛心，从此不能再信他。中国人不可全信，真是可惜——但事实就是这样。中国人普遍不说真话，于是彼此猜疑，工于心计，彼此欺骗。求主快从异教徒中赐我几个人，忠心同我传神圣真理。我需要一位谦卑恒忍的同工。我觉得作自己本分的时间太少，对自己的信心也大不如前。你也许奇怪，但这是真的：自离了你，我把从前那点可怜的知识，倒忘了许多。

"你最亲爱的朋友，罗伯特·马礼逊。"

马礼逊先生的公务与差会劳作，是在重重的家难中进行的；他在广州时，常因家中急事，须得着最短的通知就动身，乘本地小船回澳门——约九十里水路——风吹雨打，还可能被官府拿住，因为外国人不经许可不得来回，而办一张许可既费钱又费时。身体的劳顿与心灵的焦虑，常引发他那剧烈的头痛；但在他最知己的通信里，从没有一句怨言、一

声抱怨；相反，他全然顺服神护理的安排，心灵得扶持，福音的安慰成了他"在一切境况中坚实的幸福之源"。

## 马礼逊先生之子夭折·安葬

米怜博士记道："马礼逊夫人的病，李文斯顿医生（Dr. Livingstone）已断为不治；这位医生先生每次都对马礼逊夫妇及后来加入差会的人，尽医生之所能，并有为父般的同情与慈爱。蒙神的美意，马礼逊夫人的性命得以保全；但她的头生子，与生同死，呱呱坠地之日即夭折之日。"

马礼逊先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他在这世上只作了短暂停留，上午十点钟死了；他可怜受苦的母亲恐怕也要随他去。我的悲痛，亲爱的父亲，何等大！我为我无助的玛丽所受的苦而悲伤。"这次他的恐惧终于消散，几天后他欣然补道："她如今大有起色。"

在中国没有围起来的坟地，山坡是人最爱葬亲的地方。当时英国人在澳门没有合适的葬地，马礼逊先生只得为他婴孩的遗体寻一处安葬之所。坟便掘在澳门北端一座山的山顶。中国人起初反对葬这孩子，后来让步了。

## 差会学业之进展·中文译作

如前所述，马礼逊先生把中国差会早年的史实提供给了米怜先生，所以下面这段摘自《回顾录》的话，仍可视为马礼逊先生所写：

"马礼逊先生学中文已足以断定：他带出来的《使徒行传》译本，若经修订改正，必有用处；于是他作了自认为必要的修正，并试验一件尚存疑的事——在华印刷圣经是否可行。试验成功了。他觉得如今已得着一个重要的据点；既已证明差会的人可以在中国印刷圣经，他觉得死也比从前更甘心了。

"他已作的，足以鼓励差会派一位接棒的人。印《使徒行传》的费用贵得离谱，每本合半元多——后来整部《新约》印成的单价还不到这个数。但当时这书被视为禁书，承印的人要冒些风险。中国人贪得无厌，遇事总想敲外国人的竹杠；他们排外的政府又给敲诈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似乎把一切外国人都当仇敌，待之也确如仇敌。在这种光景下，指望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能按中国人自己印中国书的常价印刷，是不合情理的。"

1811年9月，差会向公众发布了以下消息——日期虽后，实质仍属我们此刻所叙的时期：

"随刚到的船队，差会欣然接到马礼逊先生的喜讯：他已印成一千本《使徒行传》，其中三本寄给了董事们。印刷费在四五百元之间，约合英镑一百；但用同一副木刻版，只须偶尔修补，即可再印十万本。圣经的每一位爱好者想到这里，何等甘美！

"中国的识字人口如此众多。琉球群岛（Lekyo）的三位使臣来华进贡，恰好赶上，每人获赠数本。这些岛上的土语是中文的一支方言，岛上读书人都识中文。我们这位真正不倦的传道人，从加尔各答得知《书信》与《福音书》正在那里预备翻译，便开始译《创世记》与《诗篇》。前者是中国人最需要的，可纠正他们关于万物来源的错谬观念。马礼逊先生寄回一些中国文学标本——孔子的格言、佛史（History of Fiih or Foe）、中国受神化之文人的传记等；董事们正在考虑是否付印，供英国关心中国这奇特帝国的读者作谈助。中国虽远，欧洲的动荡窘迫却使中国商人大受影响。

"葡萄牙人正以巴西亲王（Prince of Brazils）之名，一再申请派使团来华，并请派主教、神父驻北京——三年前他们就这样申请过，白费了。天主教徒要为罗马教会在华争得

一点，措辞总是极卑屈的，说他们的亲王如何向中国称臣、中国如何厚恩于他；主要的借口是说亲王特选了天文学家派来，以表感恩。

"马礼逊先生还打算留意写些小册子；他认为小册子不应先于圣经，而应随后或随同圣经而行——没有圣经，就无从引证、无从阐明。在圣经与讲道都被禁的天主教国家，把圣经私下交到个人手里，最能传播神圣真理。"

## 《使徒行传》付印·《神道》小册

按上意，马礼逊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神道》（Shin-taou），即"论救世之神圣道理"。他在给弟兄的信中有提及：

"你此刻必想听听我作传道人作了什么。我今年首要的工，是译路加所记的福音，现已付印；又印了一千本我用中文写的小册子。我还编了一本中文《要理问答》，打算本季寄一份给差会。主日我在自己家里向中国人讲道，用的是广州土白。他们听得端庄严肃，我觉得真理多少感动了他们；但我还不能为他们归向上帝而欢喜。近来皇帝下了禁基督教在帝国传播的上谕；四名天主教传道人已从北京押解出来。夏天我教中文如去年；年底为我长久念叨的《字典》作了一

点。商馆大班说要把我的《中文文法》寄给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亲爱的弟兄，请祷告神的福临到我的劳作，也叫我的玛丽恢复完全的健康。"

《文法》由商馆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寄往孟加拉政府付印；不知何故，手稿被压了近三年。最后于1815年在塞兰坡付印，费用由尊贵的东印度公司承担。有人公允地论道："马礼逊先生以恒忍的用功，不仅成了中国文学最精通的学者之一，更升至显要的公职，在商务与政治两方面，以他对中文语言风俗准确深湛的认识，为国家立了大功；直到死，他基督徒传道人的纯正、效能与仁慈，始终无可指摘。"就在这时期，马礼逊先生失去了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这位得力的助手——爵士因健康回英国了。下信可见这位绅士在文字事上，以及一切能助马礼逊先生心愿的事上，何等乐于效力：

## 斯当东爵士的来信

"1811年7月5日。

"亲爱的先生：

"《中文文法》奉还，多谢借阅。欣贺你完成一部大作：无论体例还是执行，都将成为中文学生极宝贵的得着。他从

此不必在富尔蒙（Fourmont）等人的大部头里苦苦挣扎——那些书读完还常常错漏百出。所以盼你早日付印；若不即印，你预备加的附录必使全书更完全。中文这样特别、这样难入门的语言，学生再多帮助也不嫌多。我见你不少例句取自书、谕旨与原信，我以为这办法极好；凡如此的，或可在页边注明出处。其余例句与说明，你大可举较明达的士人之说为据；我想这一般都会被认为确凿。有这些权威在手，我再作批评是僭越；但为不显得辜负你的美意，我冒昧附上两三条。你至诚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以下这样的信，想必饶有兴味，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补了正式日记的缺——学异教语言的日常、公事的讨论，甚至家中的往来，都没有什么可记之事，可供这种日记不间断地写下去；在那样的气候里，脑力劳作十四五个小时之后，也不能指望谁还有兴致坐下来，用已经"握笔握得酸痛的手"叙述一天的劳苦。

12月19日，他从澳门这样写给一位朋友：

"承你把我亲人、众教会等情形见告，多谢了。我们从孤寂的放逐地望着祖国，听见幸福的基督徒们在那里忙碌作有用的工，我们欢喜。我们不嫉妒你们，倒为你们的喜乐而喜乐。我们也渴望你们那样的团契。但我述说心愿，却不埋怨

主的安排。不，我为他的圣名祝福，他召我到这劳作的禾场。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毋宁说，是不肯——更好地服事他。在我的许多过错中，我不觉得自己以服事为骄傲。哦，不，我是个无用的仆人！

"我想你自从退到乡下，比从前在B街天天被人打断时，有更多时间读书了；M先生想必也觉得安适些。听说他还病着，我很遗憾。我的妻子也一直不好。愿主赐我们从一切患难中得美好的出路。我从前几乎不知患难为何物。我自己倒一直很好，只是在广州十月十一月间，发过一场胆汁热，卧床数日。但我虽自己无恙，却常为妻子流泪。我怎能盼全然逃脱患难？我罪孽深重，受一点苦为什么不应当？我们的幸福何等大：耶稣没有让我们受罪当受的全部刑罚。

"因富商巨贾立下的规矩，中国人不肯像服事彼此那样服事我们外国人，也不肯卖东西给我们。钱在我们手里，没有在你们手里那么好用。

"我还不能告诉你，周围的异教徒有谁蒙恩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印了——不如说，雇人印了——一千本《使徒行传》。我所以先印《使徒行传》，是盼从孟加拉得《福音书》；但至今没收到一部。凯里博士（Dr. Carey）二月写过信。我们近来听说普里查德（Pritchard）布雷恩

（Brain）仰光（Bangoon），刚开始学语言。十一月我在广州时，一位美国船长告诉我，大溪地（Otaheite）的传道人因战争全走了，波马雷王（Pomare）也跟他们走了；海沃德先生（Hayward）决心留在一个邻岛。船长说他是忠心的仆人，评价甚高。沃纳先生（Warner）在他船上住了两三个月，后来去孟加拉了。

"这季收到的信不如从前多。盼你们写信给我和我的玛丽不要厌烦，虽然我们回得少。替我问候一切问起我、关心中国差会的人。愿你们活在一切基督徒性情的操练中，丰丰足足享受一切基督徒的安慰。我仍是……"云云。

## 董事们的公函

以下是一封差会的公函，由董事们按惯例署名：

"亲爱的弟兄：

"伦敦，1810年2月24日。

"你1808年1月8日至1809年4月12日的几封信都在我们面前；趁即赴中国的船队，我们欣然续写我们的通信。

"我们1809年1月9日经托马斯号（Thomas）寄的信，阿尔比恩号（Albion）寄的副本，想已送到你手。

"1808年于你似是多事之年；政治环境给你添了焦虑不便，打断了你正当而必要的学业，我们深以为念。信那显为民族敌意的黑云已经全散，愿和平、信任、安全完全恢复，长久延续。

"容三德与卢亨服事你的忠心，及你被迫离广州时他们对你的安全、你贵重产业的保全所显的格外恩情，使我们甚得安慰；请向他们转达我们诚挚的谢意，并为他们今生永恒的福乐热切祷告。

"从你最近的信得知你和马礼逊夫人都安好，小小家庭享高度的安慰幸福，我们很欢喜。我们看你在那样受限的范围里仍有宗教聚会，甚得满足；也怀着盼望：神或乐意赐福你的祷告与教导，光照你翻译助手们黑暗的心，激动他们把偶像丢给鼹鼠和蝙蝠，使他们归正，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心与圣洁。

"关于威廉·莫顿，你所写的我们已斟酌；他既在个人虔诚上使你满意，品格行为可嘉可望，又恳切表示愿把自己献给教导异教徒、使他们归正的事，我们不反对你收他在你翼下，按你认为助益你所蒙派的大目标的任何方式用他。但我们现看他还在试用期，盼你与他为我们所立的约只是暂时的：去留续止，按他品格才能日后的显明，及这差会日后的

处境而定。请向他转达我们基督徒的祝贺，贺他已显的虔诚热心；并告诉他：他若蒙主使用，有效助你成就差会崇高重要的目标，我们也必乐意扶持供应他。我们诚心热切祷告，愿他作神手中大有用处、广行善事的器皿。

"听说——其实从你的为人我们早料到——你仍把全部时间精力献给中文的研习，编《文法》《字典》，预备译《新约》，我们很欣慰。这是给你增光的努力；为后来的学生与传道人学这难学的语言，打下较易的基础；也应许给中国帝国及其属地带来广大长久的益处。你安排这些学业的次序——先编《文法》《字典》再译经——我们也极赞成：编《文法》《字典》既使你精通语言，又为后来的传道人开路；更要紧的，能使你译出蒙悦纳、忠实的圣经。

"像你的《文法》《字典》这样的著作，得广州、澳门东印度公司职员绅士们的赞助扶持，是很合理合宜的。所以听说大班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表示，书可付印时，愿代尊贵的公司分担费用，我们很欢喜；你最近一信说这应许的帮助必兑现，你中文译员的任命仍存、已呈董事们核准，我们更觉欣慰。我们认为：这样你的职分更受敬重，你在广州、澳门的居留得保障，学业的便利得增进，你《字典》《文法》的刊印得赞助，差会本要独负的巨额开支也得分担

一部分。我们盼你给我们的这些指望，速速完全实现；也信你已结或将结的一切政治关系、所得的一切赞助，都必为推进神的护理与恩典感动你去中国成就的又大又荣的目标而用。

"我们同意你的意见：目前你进中国内地居留的指望甚微；所以你斟酌在帝国边境何处居住最便学中文、完成《文法》《字典》、推进圣经翻译，是作得对。若广州、澳门都不能留，槟榔屿（Penang）或是最便你精通语言的居处；但你的著作最宜在何处出版，我们没有足够的见闻可作主定夺，只盼你在付诸实行前，把这事的方方面面都慎重考虑过。

"你1808年7月3日信中的一句话，我们看为重要：'此信得复时，我当能印一部分《新约》，或印一篇论基督教的小册子；并请示官方许可，及可担保的费用。'对此我们以为：译印全部或部分《新约》，我们看得至重，切望其成；但为使你作这至重之工更忠实准确，与其重大相称，我们倾向于劝你先印一篇中文短篇宗教小册子；它的流传必招来普遍的议论批评，大大增进你译《新约》的资格。我们建议：论神的存在与完全、灵魂不灭、人性败坏有罪、神启示之必要与证据的小册子，作圣经流传的先声，最为合宜。若这样性质篇

幅的出版物，所费当不甚巨，我们即授权你施行；也盼这样智慧仁慈的举动，必得你相识的欧洲绅士们的资助。

"亲爱的弟兄，从你信面上我们看出，1808年你的难处窘迫格外大、格外熬炼；但我们与你一同欢喜，神已领你走过；我们似能追溯无限智慧大能的恩手：你的保全，你品格学问日增的敬重，因此得的更多赞助。我们不愿我们的传道人追求享用体面似有利的政治关系，若发现它们拦阻他们蒙派定的、为异教徒灵魂谋好处的努力。但你的处境情形有其特殊：某种政治上的庇护扶持，几乎是你差会存在、其工作得便利得扶持所必需的。所以我们为神为你、为你所投的大业所作的一切感谢神，壮胆前行；祷告你的差会之路渐被照亮，直照到正午。

"我们本想再把一切安慰鼓励都写给你、助你；但你似已从我们每逢此时得以支取的同一恩典宝库中，为自己支取了。你手中有神的话，你的使命立在其中，你一切的安慰、力量、盼望都从其中流出。你又有施恩座可近——全知的眼看见，我们常在那里与你相会，同心为你的平安幸福祈求，为你的亨通成功代求。亲爱的弟兄，请确信我们作这事是带着火热恒久的爱，是信靠神借他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与信实。

"董事们诚挚地向你、马礼逊夫人及我们的青年弟兄莫顿问安，并向你的翻译助手们致以美好的祝愿。也请你在合宜的场合，向罗伯茨先生及一切厚待你、供应你差会用度的绅士，转达我们恭敬的谢意。

"（奉差会之命署名。）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司库；乔治·伯德，书记。"

## 马礼逊先生的答复

摘自马礼逊先生1811年1月7日澳门致伦敦传道会的信，答复上函：

"从这不友善之地，我再写信给你们。你们鼓励的信数星期前到了；你们对我的劳作多少满意，我很欢喜；愿主以他的福印证它们。我亲爱的妻子过去一年时好时坏。我曾奉主的名多多祷告：若是可能，叫这杯离开我们；也请你们为我们代求。我仍盼你们派人来此地相助，或在槟榔屿、爪哇设辅助差会。

"你们赞同我编《文法》《字典》，为中文这条素来崎岖的路铺平，我很得鼓励、很感激。愿主慈祥地赐健康与机

会，使我完成它们，并使它们助益神圣真理传遍中国的千百万人。

"我很欢喜你们不愿我们的传道人追求享用体面似有利的政治关系，若发现它们拦阻他们蒙派定、为异教徒灵魂谋好处的努力。我愿以作耶稣基督的好传道人为最高的尊荣，以忠心服事他为最坚实长久的益处。不必我说，积攒产业不是我的目标；但为我所服事的圣工，我甘愿用现在的位子，去换英格兰、苏格兰一年五十镑的任何位子。从这荒凉之地，我怀着忧伤的喜乐回望大不列颠丰饶的平原；你们的青草地被生命的溪水丰丰浇灌，这里，唉，一片荒凉如沙漠。好吧，前景如今虽极其凄凉，我们却向前看：这荒凉之地变为水池、沙漠开花如玫瑰的时候。

"九月里，我把校对仔细校订、加上标点的《使徒行传》连同希腊文，交给了中国印书匠；看过他的手艺样品后，我定了印一千本。按约定，刻好的版归我；若刻在好木头上，可印一万五千本才需修版，修后还可用或长或短的时期；究竟印多少本才彻底无用，我说不上。价钱是五百二十一元。我知道这比印中国书贵，是按我是外国人、他担风险的比例加的。

"我寄了三本给司库。盼你们看见圣经能印得这样好而欢喜。我头一次印中文圣经的努力，交到我手上的那天，正是我二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几天前我访了一只琉球群岛来进贡的船；我能用笔谈与三位使臣交通，却听不懂他们的话。岛上人口问不出来，他们只说'几十个万'，再无更好的说法。岛上女人织布；现任国王二十五岁。我问准不准外国人通商，使臣写道：'我国土小，物产贫，不能通商。'他们有孔夫子，也有一切中国的神。中国的神（Shin），意为'灵'或'上帝'，他们读作'拉米'（Rami）。R音中国人发不出，在他们话里却盛行。我很想看看他们的书，他们却没有。我要送他们几本《使徒行传》。

"看见这样大的一部分人类能读中文，真令人鼓舞；把圣经私下交到个人手里，是流传圣经唯一的方法。

"我今年还译完了路加福音，现已交印书匠，盼能赶上这班船寄一份去。

"我还印了一千本小本宗教小册子；一本简短的《要理问答》也在印书匠手里。路加福音我把节数标在经文旁边。主日我用广州土白向我的中国人讲道祷告。愿圣灵以他丰盛的福追随我微弱的努力；我感谢我的救主，使我能作成这许多。我欢喜我已出版了我们主的生平与《使徒行传》；在

《要理问答》与小册子里，我已把基督教真理的纲要给了他们；我死后，神或兴起中国人重印这些，向他千百万同胞宣扬神的独一、基督里的救赎，及前后一切道理，引多人得永生。作的虽少，四年前我却不敢想，今日能作成这许多；劳苦再多百万倍，我也不悔。愿万国都广知我们的神和他的基督的日子快到！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直到永远。阿们。"

## 董事们1811年报告

董事们在1811年报告中回顾中国差会，意见与盼望如下：

"从马礼逊先生的日记看，他在广州、偶尔也在澳门，以最可嘉的殷勤、相当的成效，研习中国那极难的语言。他以无穷劳苦编成的《文法》与《字典》，将来无论派往那帝国的传道人，或我国因特别志趣而学此语言的人，都必得极宝贵的帮助。马礼逊先生写字与土人交谈既已纯熟，已能为公众作重要的服务，人似也领情；这于维持这昂贵的差会，或有助益。

"我们想到马礼逊先生是到这大国的第一位新教传道人，是把生命救恩之道译成三亿生灵语言的译经者，就不能不求

全差会为他祷告：愿教会的大元首延长他宝贵的性命，直到他不仅译完圣经，更把圣经印行，传遍那广大帝国的全境。

"马礼逊先生极需一位同工，也切切盼望一位同工；董事们仍带着焦急的盼望，物色一位有才干、肯奉献的人，与他同担这巨任——这一步虽费，似为减轻马礼逊先生的担子、坚固差会所必需。"

# 第四节

**公元1811—1814年。**

**本节内容提要**：《回顾》摘录；《小要理问答》（Shorter Catechism）付印；M.先生之父去世；致斯当东爵士函；复函；传道会来函，告知委派米怜先生之事；《回顾》摘录；禁止传播基督教之上谕；致施鲁布索尔先生函；马礼逊先生日记摘录；马礼逊先生致传道会司库与书记函摘录；米怜先生启程赴华；日记摘录；董事会1814年度报告；上文提及的马礼逊先生学业之进展；M.先生1814及1815年日记；中国古籍之文体；禁教上谕；致W.施鲁布索尔先生函；日记摘录；书信摘录；日记摘录；致W.米怜牧师函；米怜先生之布道之旅；新约流通；阿科（A-ko）归信；中文辞书编纂之始；马六甲传道区；英华书院；传道会公函；致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函，附中文新约一部；致圣经公会函；致T.J.埃尔芬斯通先生（T. J. Elphinstone, Esq.）函；致T.威尔逊先生（T. Wilson, Esq.）函；中国内乱；官吏来访；日记摘录；刘四爷（Lew-sze-yay）之见解；满洲人

来访；得子；《中文文法》付印；阿科的信仰告白与受洗；日记摘录；马礼逊夫人离华。

## 《回顾》摘录

在本部分对马礼逊先生事工的《回顾》中，米怜写道：

"在口头传授教理时，马礼逊先生深感需要一部简明的、系统阐述基督教教义并说明基督教会体制的小册子。于是他在1812年编印了一部《要理问答》，其实质内容即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的《小要理问答》。为适应异教民众的情形，他在各处增添了若干引言性问题及其他问答，并附了两篇简短的祷文、一篇诗篇和一首圣诗。他发现这部神圣真理的纲要在向年幼的华人仆人讲授基督教时大有用处，其中数人能背诵全书。此书后来在马六甲（Malacca）的学校中也成为得力的助手；但愿各地华人中凡得此书者，读后都能明白藉耶稣基督得永生的道理。"

## 马礼逊先生之父去世

本年（1812年），马礼逊先生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对此事多次感慨道："近来死亡频频袭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两位兄弟、几个孩子，最后是我们年迈的父亲，相继归入坟

墓。对这样的安排，我们只有一种当行的回应，就是自己也要预备好；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死亡就临到了我们。"

同样在这一年，马礼逊先生客居异乡的家室因一女婴的降生而添了欢愉，马礼逊夫人的健康也一度似有好转。

## 斯当东爵士离华

自乔治·T.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离华之后，马礼逊先生的公务职责愈加繁重，年薪也因此增至每年一千英镑，并享有公司驻华机构的其他待遇，包括为延请教师所发的津贴、在公司公用餐桌上的一席之位等。大班（Select Committee）——当时由埃尔芬斯通先生（Mr. Elphinstone）、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与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组成——曾郑重向伦敦尊敬的董事会（Honourable Court of Directors）陈述其服务之重要，并请求董事会批准他的任命。马礼逊先生在致传道会（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说"董事会已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意"。

英国国内当局并非唯一对马礼逊先生的宣教事业不以为然者；他们在华的代表虽敬重他的品格、赏识他的才干，并终生对他怀有真挚的友谊，却至多把他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

努力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人甚至认为这有损公司的商业利益。但马礼逊先生行事审慎低调，他在这方面的顾虑终被证明是多余的——他处处避免在通信中提及自己所参与的政治或商业讨论。因此，在这一早期阶段任何已出版的关于他劳绩的记述中，他的公务都极少被提及；然而他实为世俗职务所缠身，以致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我寄去的那些中国文学残篇或样本，并非有意为之；它们不过是我学习语言时的习作，仅供你消遣而已。近两个季度公务翻译繁忙，我竟无暇再译别的东西作为语言练习。"他又致信一位美国友人说："我的学业因所任职位的职责而大受打断。本来宣教的职责就需要我全部的时间、专心致志；其他一切事务都与我的心愿相违。"

马礼逊先生自离英以来通信虽广，此时其信件内容自然更加驳杂，尤其是他的文学著述引起了欧洲大陆汉学家们的注意，又兼他早年的几位朋友相继离华。这些信件虽不尽是宗教内容，但因照亮了时事，也照亮了英国当局与中国地方官府之间交往中占很大比重的政治讨论，故在马礼逊先生一生行将结束之际，仍分量太重，不可略去。况且公允地说，观其致某人之信的文风，亦如读其本人的信一样，足以全面评判其为人。

## 马礼逊先生致乔治·T.斯当东爵士

"亲爱的爵士：

广州，1812年2月12日。

"现附上此间公认为总督（Viceroy）者的一封信。此信颇不寻常，故被视为奇文。他标榜节俭，断然禁止为迎接他而作任何糜费的准备，原信中你自会看到。我们一时难断，从这样的开端该卜吉凶。据我所知，他的'清廉'不久将经受考验——欧洲债权人对公行（Co-Hong）有一宗上诉。他提到前不久海关监督（Kwan-poo）曾来拜访，说记得你的名字，记得你到过北京，又问我可曾去过北京。我答没有，他便如他们常问的那样追问：那我是如何学会说中国话的？我真希望能在北京住上几天，好叫日后盘问我的官员都相信，我是个正经的中国学问家。想来北京的水土，于学语言大有助益。

"几天前我们又险些卷入一起华人命案。一名华人在黄埔（Whampoa）被一名军官开枪，打伤手臂。据说肇事者的船长已垫付了些银钱，指挥官也已下令，今后黄埔一律不许开枪。

"麦金托什船长（Captain　Mcintosh）之死，正发生在你离岸之后，此地人人闻之悚然。船长的春风得意、兴致高

昂，与事发之时凑在一起，愈发引人作最严肃的省思。时刻预备迎接死亡，何等要紧！

"望亲爱的爵士一路平安、速抵故乡；愿全能天父的膀臂保佑你脱离凶恶。

"你至诚的

R.马礼逊。"

**乔治·斯当东爵士致马礼逊先生**

"亲爱的先生：

德文郡街（Devonshire Street），1813年3月26日。

"承蒙2月12日、2月27日及4月4日的热情来信，并惠赠《路加福音》译本一卷，不胜感谢。此译本确是你在这部圣经全译巨著上所获进展的佳证。事实上，你是唯一可说在某种程度上兼备此项事业所需各种资质的人；至于塞兰坡（Serampore）诸君，无论其他方面有何长处，我实在不敢指望他们译出的中文（尤其是译成中文）能有多少可取。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外国人若无久居其国、时时与土人往还之便，如何能确信自己掌握了该语言真正的神韵与习语。单看法语——在我们中间如此通行、如此研习的语言——能用地道法语写一封寻常书信的英国人已寥寥无几；敢于用法语

出版书籍的，更是少而又少。恐怕没有一人敢不经本国人校阅就贸然付梓。

"我读你的《中国随笔》（Horae Sinicae）及与几位文友传观，甚为欣喜。巴罗先生（Mr. Barrow）读后大为赞赏，盼你能以更宏大、更重要的著作公诸于世。我想，一部相当详尽的中国宗教迷信考，尤论其与印度诸教派之关联，必甚受欢迎；若再以你自己的文学与哲学按语作序，则价值倍增。我自己近来也想到一种出版物，篇幅不过一部中型八开本：即康熙皇帝（Kang-He）于1712年经西伯利亚（Siberia）遣往当时驻于里海（Caspian）之滨的土尔扈特汗（Tourgorths）处之使团的中文记述的译本。由此信你可见，无论你着手中国文学的哪一分支，我们都不虞彼此冲突。

"欧洲大陆也在中国文学上作些努力；蒙图奇博士（Dr. Montucci）与克拉普罗特先生（Mr. Klaproth）曾从柏林（Berlin）致信于我，寄来小册子；巴黎（Paris）也有类似来函，但这些先生都不敢翻译什么。你在中国时想必记得的圣克鲁瓦先生（Monsieur de St. Croix）已出版了游记，又出了我译《中国律例》（my Chinese Code）的法文版。两书我都已寄往图书馆。本国近来无人尝试中文著述；休斯

（Hughes）的印刷商发明了一种铸造中文铅字的方法，每个字八先令，盼能受雇。随信附上他的样张。

"据你所述新任总督的情形，及他颁布的汉文告示（承你好意寄来），我遗憾地看到，他不大会效法其贤明的前任宋大人（Sung Ta-jin）。不过，若我们的事务能平平稳稳地办下去，朝廷的那些礼节，不讲也罢。

"我下季随船返华与否，至今未定，端视我的健康及其他情形。无论身在何处，闻亲爱的先生身体康泰，我都由衷欣喜；并请代向马礼逊夫人致意。

"你至诚的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 传道会来信：委派米怜先生

下面这封传道会的来信，向马礼逊先生通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位合适的人选终于获派，将协助他的宣教事工。威廉·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偕夫人遂于1812年9月启程来华，次年7月4日抵达澳门（Macao）。

"伦敦，1812年3月25日。

"在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

"值赴华直航船队启程之际，我们欣然与你恢复通信；你虽远在另一半球，我们在施恩座前从未忘记你。我方曾趁英王陛下'欧文·格伦道尔号'（Owen Glendower）军舰去年9月意外开往马德拉斯（Madras）之便致信于你，内附致沃纳先生（Mr. Warner）信的副本，想已由我们的弟兄洛夫莱斯牧师（Rev. Mr. Loveless）转交。你寄来的日记、中国文学样本，以及最蒙珍视的厚礼——三部你在广州印行的中文《使徒行传》，我们均已收到；只是为乡间朋友之故，盼数再多些，董事们希望你印行圣经另一部分时，至少寄来两打。你惠赠的三部中，一部我们已转赠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该会欣然拨款五百英镑，襄助中文圣经的印行大业；另一部则命拆散，分赠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及爱尔兰各地本会之友，他们无不深感欣慰，得睹我们的驻华宣教士劳绩之初果，想必已激发数千人为你祷告。作为中文印刷的样本，它固然以东方奇珍之姿引人注目；但在每一位宣教之友眼中，它更是眼见的明证：万书之书已有了如此众多人口所操语言的版本。我们尤为欣喜的是，印刷术的改良——铅版整版铸印之法——并不限于欧洲；得知你的木刻汉字偶一修补即可印十万部，我们深感鼓舞。

"既已确知在华印经成本如此之廉，我们盼你在此项最重要的宣教事工上已有进展，并已想出切实有效的流布之法。

"你的《字典》编纂，盼已有进境；此书不仅于后来的宣教士，于一切因别故而欲习中文者，都将有不可估量之益。中文之难，据你所述之缘由，我们深信远超某些人所想象。

"你在上次日记中问，能否为你觅得一位美国宣教士。须说明的是，在你来信之前，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安多弗（Andover）学院已有数名学生立志东来宣教；其中一位（阿多尼拉姆·贾德森先生，Mr. Adoniram Judson）曾亲赴英伦，代表他的三位弟兄及新成立的海外差会董事部的委员们与我们会商，深得我们众人嘉许。据他归国后消息，他们已偕我们的宣教士梅先生（Mr. May）乘船赴印度；留在美国的斯普拉特先生（Mr. Spratt）则因病暂不能行。他们将赴亚洲我方哪一差会，尚不得知。但董事们体念你屡次恳切请求派一位同工，已将此重任委于米怜先生。据博格先生（Mr. Bogue）极力推荐，他深堪此任。他在戈斯波特（Gosport）的学业行将结束，我们盼不久即有机会送他及其未婚妻赴广州；惟愿你的宝贵生命得蒙延长，多年从事有益之工，完成你已开创的光荣事业，并把你如此勤奋习得的难学的中文传授给米怜先生。

"你致前大溪地（Taheite）宣教医生沃纳先生的那封得体的信，我们读后甚为欣慰；但因有理由盼望你荐他赴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s Island）向马来人传教之举，或将由来自美国的宣教士承担，又因得悉布雷恩先生（Mr. Brain）在仰光（Rangoon）去世，董事们决意将沃纳先生派往缅甸（Burman），协助当时在缅甸的孤身宣教士普里切特先生（Mr. Pritchett）；已致信沃纳先生，嘱他尽力预先打探安排，并将结果书面留交卡内基公司（Messrs. Carnegie & Co.）。但董事们嗣后闻普里切特先生已抵加尔各答（Calcutta），正赴我方维扎格（Vizag）差会——因布雷恩先生去世，又因缅甸与暹罗（Siamese）交战、国内大乱，按原定计划溯江上阿瓦（Ava）已无可能，又因闻我们亲爱的弟兄德格朗热（Des Granges）去世、戈登先生（Mr. Gordon）病重，他决意改赴该地。普里切特先生撤离缅甸，尚不算太可惜，因我们的浸礼会弟兄仍在仰光研习缅甸语，预备将来翻译圣经。但我们盼他在动身前已及时把此意通知你及其他弟兄，以免沃纳先生徒赴仰光。你在他一贫如洗投奔你时垫付的二百银元，董事们深表赞同，尤因你对此举的缘由解释得令人满意；我们怀着希望：经此重重试炼，他日后或可在我方某差会成为得力的助手。

"斯当东爵士既已抵达，我们盼你已从前此不得不参与的与官员的政治交涉、与华商的商务往来中解脱出来；你曾忧心这些事或于异教徒眼中有损你宣教士之名——此乃我们极不愿见的，虽然我们也盼你在受商馆诸君（Gentlemen of the Factory）庇护之时，尽力襄助公司利益。你若继续辅导商馆中愿习中文者，盼能长保他们的眷顾。董事会是否终已俯听商馆屡次为你请确认任命之请，我们尚未闻知。……

"我们与你同感威廉·莫顿先生（Mr. William Morton）离你而去之失望；但盼你这位未来的同工的才德能给你充分的慰藉。我们深切同情马礼逊夫人缠绵病榻，盼她早已复原如初；惟愿你们夫妇蒙主保守，多年同为彼此的祝福与安慰。无数热切的祷告升达上帝宝座，为你的宝贵生命得延长，以完成你蒙召开创的大工；在教会大元首安置你的这遥远荒凉之地，一切试炼之中，愿你大得安慰——你已成为器皿，开了一道渠道，生命之水将藉此流向亿万人；中国遍地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如水充满洋海的那日，何等有福！

"刚从好望角（Cape）收到的信件带来沉痛消息：范德肯普博士（Dr. Vanderkemp）于12月15日在开普敦（Cape Town）病逝，病仅一周，享年六十四岁。这对本会及我们在

南非洲的全部差会都是巨大损失；以他的学识与督导差会的经验，我们原指望获益良多。他刚把五位新到的宣教士派往各自工场，正筹划赴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开辟差会；但主悦纳其志而止其行，接他息了劳苦安息主怀。南太平洋（South Seas）方面近无音讯，不知大溪地战事是否已息；但据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来信，数位宣教士愿一有合适机会即行归国，目前则在殖民地教导儿童，颇有成效。我们新近派了两位宣教士赴英属北美（British North America），一位赴马耳他（Malta），预备向希腊群岛（Greek Islands）宣教。你必欣然闻知，安多弗学院至少还有十余位宣教士将随后而来，投身东方广大的禾场；但人数虽多，在亿万生灵中又算得什么？我们为此感恩，并求庄稼的主再差数百工人，使普世的庄稼早日收割。

"你永远挚爱的朋友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Joseph Hardcastle），司库。

乔治·伯德（George Burder），干事。"

**传道会1812年报告**

传道会1812年报告如此记述马礼逊先生的劳绩与差会前景：

"马礼逊先生，我们在华不知疲倦的宣教士，本年寄来三部他在广州印行的中文《使徒行传》精美版本，见者无不心喜。我们把一部呈献英国圣经公会，尤须致谢：该最有益的机构的委员会欣然投票拨款五百英镑与马礼逊先生，以促进圣经在华的翻译印行。同一套书版（每版即一页，如铅版整版印刷之法）偶加修补，即可印十万部。他现已开始翻译《创世记》，因他认为圣经关于世界起源与罪入世界的记载，是那异教之国极需知道的；尤其在中国，天地被赋予某种神性，仿佛亘古长存。他的《汉语语法》行将杀青，盼数周内可完成清稿，董事们盼此书与《字典》同为大有公用之作。他还翻译并寄回英伦若干中国文学样本，取自孔子（Confucius）格言及被神化的士人佛（Foe）的历史。这些虽不过是儿童的初级读物，董事们已付印公诸同好，日后或有更引人入胜者续出。据马礼逊先生报，葡萄牙人正以巴西亲王（Prince of the Brazils）之名再度申请，请求派使团赴北京（Peking）觐见皇帝，并以最谦卑的口吻请求准许一位天主教主教与一位神父驻京。

"马礼逊先生遭遇了严重的家庭试炼——马礼逊夫人长期患重病，一度绝望；但信发出时，已有望康复。

"董事们盼不久能遂这位忠心而孤独的工人的恳切心愿，派出一名蒙嘉许的学生米怜先生，襄助他这艰巨而荣耀的事业。

"数年前离开大溪地的沃纳先生已平安抵达广州附近的澳门（Macao），马礼逊先生部分时间居于该地。他在马礼逊先生处小住，预期不久将启程赴槟榔屿（Pulo　Penang）即威尔士亲王岛；盼他在该地既能行医，又能为后来的宣教士开路。该岛地处马来群岛（Malay　Archipelago）人口稠密诸岛之中心，最宜作宣教站；由此盼中文与马来文圣经广传于往来不绝的两国之民。

"董事们重申所愿：本会众牧者与会友都向教会的大元首祷告，愿这位中国首位新教宣教士为向三亿同胞用其本国语言广传真理之光所作的幼小努力，蒙全能者以卓越的成功加冕——祂发出'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恩慈而永具约束力的命令时，必特别顾念了人类大家庭中这庞大的一支。"

## 加尔各答圣经公会分会

本年，加尔各答（Calcutta）成立了圣经公会分会（Auxiliary Bible Society），并为此讲道一篇。亨利·马丁

牧师（Rev. Henry Martyn）把讲道词寄给马礼逊先生，他遂在英侨中募得二百八十五银元，汇往加尔各答，并致信该分会司库约瑟夫·杜普雷·亚历山大先生（Joseph Dupre Alexander）如下：

"先生：

广州，1811年11月20日。

"亨利·马丁牧师于1811年1月1日在加尔各答为促进英国圣经公会事工所讲之道，副本寄到澳门后，我遂在居此地的英国绅士中发起募捐。现欣然附上该捐款的汇票及捐款人名单。

"诚愿神的祝福伴随你们为使救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广传印度所作的一切努力。

"你最顺服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

## 圣经译文的文体

当附带一提：此时马礼逊先生一面推进新约翻译、编纂《字典》、用英汉双语口头传授宗教训诲，一面在安息日履行公务之余，还有另一重要问题长久萦怀，即译圣经入中文

当用何种文体最宜。他把商议的结果告知米怜，米怜将其刊入《回顾》；凡看重此问题者，读之必不觉无趣：

"中国的书籍，如多数别国书籍一样，有三种文体：雅、俗，及介乎二者之间的文体。流行于《五经》（Woo-king）与《四书》（Sze-shoo）的文体，以简奥著称，被视为最典雅。轻佻的小说类作品则纯用口语。《三国》（San-kwo）这部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著作，就文体而言，居二者之间，近乎中庸；全书凡二十册薄薄的十二开本。他起初倾向中庸之体；但后来见一部御制之书《圣谕》（Shing-yu），颁行各省公所、每月朔望宣讲两次，以教民伦理与政治之道，其解说则纯用口语，他遂决意仿此——

"一、因其最易为百姓理解。

"二、因其宣讲时听众能懂，而雅体则全然不能。中庸之体宣讲时亦可懂，但不如俗体易懂。

"三、因其讲道时可逐字引用，百姓听了即懂，无需再加解说。

"然而再三斟酌，他最终定为中庸之体，认为于广为流传之书最为相宜。一方面，它有古经典籍的庄重尊严，而无其过度简奥难解之弊；另一方面，凡稍能读书者都能懂，又不流于俚俗。它不高到文盲莫及，也不低到有学问者不屑。中

国人郑重其事说话时，嘴上鄙薄口语小说，心里却不得不承认古经典籍的文体不适于广用。说到《三国》的文体，他们赞不绝口。就文体而言，它堪称中国的《旁观者》（Spectator）。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说：'欲得善英文体者，当昼夜浸淫于艾迪生（Addison）。'《三国》亦然。凡欲以中文谈吐著述而从容得体者，当细读仿效《三国》。以经书注疏之体合《三国》之体，最宜译圣经及神学著述。注疏所论常涉庄重之题，故熟读涵泳所养成的文体，必合于神圣事物的尊严；而《三国》之体则使文气流畅自然。

"有人主张，中文圣经译本当仿古经典籍之体，如《五经》《四书》，尤以《孟子》（Mang-tsze）为翻译者当法之圭臬。对此高见，恕我不敢苟同。在辩护文字中搬出中国哲人的名字，听着好听，于无从深究者或能生些效果。

"若论情理与事实，仿古是否当仿，尚未可知。须知中国经典籍，若确如无人怀疑的那样，是忠实辑录那些圣哲的格言著述，则其文体已是两千年前的文字。试想语言变迁无常，两千年前的文字而宜于今日，情理上可信吗？可有先例？若有人说别国语言文字变了，中国的不变；答曰：凡博学的中国人读古书都觉艰深，此说已大可反驳——其难不仅

因所涉风俗制度久已湮没、后世所知无多，更因文字本身的结构。又按事实，中国经典籍从不被认为不加注疏即可读懂。白文本不读，惟儿童为习字音而读，须塾师讲解；或先读过注疏者，温其文而已。纵有注疏与先生，读数年者五人中尚无一人能懂。

"若说难不在文体而在义理；答曰：除《易经》（Yih-king）与《中庸》（Chung-yung）涉艰深的星占玄理外，其余各书义理并无大难，偶有难处，不过因袭用古制而其定义史传失载罢了。

"最负盛名的经典籍中，《四书》大半是格言警句，需用一种特殊的笔法，最不适于历史叙述，或一气贯注五句、十句、二十句的论述。

"至于《孟子》，其文一般雄健有生气，但时带轻佻，盖其心偶有此病；且其他经典籍之难，他的书也大都有，只是程度稍轻。

"中国诚然几乎没有近代名家；但朱子（Choo-tsze）及其同时诸儒生于十二世纪，皆大著作家。六百年前的文字而不比两千年前的更宜于今日用，岂不更合情理？朱子注《经》最多，而常自承于极古极简的经文不得其真解。因此我断言：所谓'经'书之体，无论译圣经、作神学文字，或作任

何欲广行于各阶层的著述，都断不可仿。诚然，仿经典籍之体的圣经译本，或为学者所懂、所赏；但百姓能懂的能有几分？传道人与注疏者将留下多少硬功夫，而翻译者若仿近代之体，本可省却。"

## 马礼逊先生致董事部函

本年，欧洲侨民中因皇帝谕旨禁基督教而颇生恐慌。马礼逊先生对此的心情，见于他致传道会董事们的一封信，信中附有谕旨译文。兹摘录信之大部：

"广州，1812年4月2日。

"约一月前开行的上期船队，我寄去《路加福音》译本及中文《得救之道》（Way of Salvation）小册，盼已安抵。今附中文谕旨译文一纸，由此可见，以中文印行基督教书籍已成死罪。但我们仍须前行，信靠主。我们必恪守政令，只要其法令不与全能者的要求相抵触；我必谨慎，不招官府之注意。我虽自知软弱，却不气馁，反而感恩——我自己最乐观的期望都已超额实现。在重重困难之中，语言可在不太长的时日内习得、圣经可译、可在华印行，已成事实。我感谢神用我作这美工；纵使我不久于世，临终亦得安慰。

"爪哇（Java）今为你们开了广阔的禾场，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土生华人。愿主使你们能派工人去。

"我忽有一念，顺便一提：你们那些除宗教圈外少与世交的宣教士，当使他们深知那些自命的哲人与世人是何等轻视他们和他们的事业。我想，也当把出于政治权谋者对差会与宣教士的一切反对意见，原原本本告诉他们。在海外，我们四面受敌；猝然遇袭，杀伤力更大。"

## 华人禁基督教谕旨

刑部（The Criminal Tribunal）奉谕，依内阁学士韩（Han）"请禁基督教传布"的奏请，议定如下：

"西洋人因在本国素奉天主教，原无庸深究其缘由；但何故扰我内地百姓？——私立神父等职，布散各省，显然违法；愚民被其煽惑，父传子、子传孙，不肯舍其迷妄。此殆近于谋叛。况此教既不敬神，亦不祭祖，显然背于正道；从之习之的愚民，与叛民何异？若不定罪，何以除邪？何以正人心？

"嗣后，西洋人私刊书籍、设立讲经之人，以煽惑满人（Tartars）、汉人，及受西洋人委派、传其教、授名号、煽惑多人者，为首者——传教而不至大滋扰、不至多人、无名

号者，监候处决；仅从其教、不知改悔者，发往黑龙江（Helau-keang）等处为奴。满人则革去钱粮。现住北京（Peking）的西洋人，若系精通历法、别无他职者，准其留用；不谙历法者，既属闲员，又滋事端，留之何益？着管西洋人的官员查明具奏。除精通历法准留用者外，其余西洋人俱交两广总督（Viceroy of Canton），候本国船到，即行遣回。在京当差的西洋人，不许与满汉往来，以杜邪说之源。北京既只留谙历法之人，即不能暗布邪教。各省督抚严密访查，境内若有西洋人，即行拿获，依法惩办，以绝根株。尔等其遵刑部此议。"

董事们刊布上谕时按语道："我们欣然看到，我们的驻华宣教士面对此谕毫不气馁，决意靠主继续前行；我们欢然把他交托给全能者的眷顾，深信眷顾中国的定期将至——此谕目前正如一道最广的告示，宣告圣经已经出版，必激起华夏亿万人的好奇去一读；它日后不仅必被撤销，更将有另一道嘉惠基督教的谕旨继之。尤可欣慰的是，译者正推进其重要工作，而爪哇的攻克已为圣经在数千土生华人中流布开了大门——这些人按神的安排归入英国治下，或许主要就是为此。"

## 致施鲁布索尔先生

下面两封信写给一位与伦敦传道会有关的可敬朋友；可见仁爱事业的发起人若与在异乡、敌视的官府与家庭忧患的重重令人沮丧的情形下执行其宗旨的代理人保持友好往还，于其心灵何等有益。

"亲爱的先生：

广州，1812年12月18日。

"你1月8日的惠书去年10月收到，欣闻你身体康健，仍为主的事竭力。董事们的鼓励信同时收到。善人们对我微劳的嘉许，足以坚固振奋我心。愿主的祝福伴随我们为主所作的一切。在此地，我除世俗之人别无交往，目睹属灵宗教多受抵挡，常使我渴慕你们那幸福之地的团契。我们在此孤立无援，有时还因我们的'循道宗信条'与向异教徒传福音的'空想计划'而被人非议讥笑。单就我此刻所说的一点而论，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乃至植物湾（Botany Bay），都比我们强。此地颇有些可敬之人，但无人与我们的宗教观感同身受。

"上季我寄回《路加福音》译本及印行的一册小书。据闻城中（我不能进城）有一人读了那小册，行为得以改正。他原是品行恶劣的华人天主教徒。

"本季我已印、或正在印使徒书信的大部分。《希伯来书》与《约翰书信》尚未完工。盼1813年能完成新约。这于我不算过重。

"我见过马希曼先生（Mr. Marshman）的著作，他寄了一部给我。他后悔出版太早。斯当东爵士、在广州研习过中文的诸君与我，都完全不同意马希曼关于中文易学的看法。我们也不同意他关于中文语音系统的看法——巴罗先生在《季刊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中不当地称之为'字母'。要你领会这些问题的得失颇难。英伦知中文者寥寥，自然无从自断。据我之见，欧洲自天主教传教士的报告以来流行的中文观，大体不误。劝你不要被正在兴起的那股翻案之风裹挟。我曾就《季刊评论》第10期（记得是）评论马希曼先生之书一事写过些商榷文字，已随委员会嘱我为董事会作的一部译稿寄回。难易之辨，关系不大。马希曼先生对此着墨太多，讥之为文人的'稻草人'；事实是，他学了四年，不过略通皮毛。他作《论文》时，显然被一些于他新奇、于数位英国人及二百年来数百欧洲人却早已熟知的事实所迷惑。此信篇幅有限，不便列举事实以供你自断；但须知，中文虽难学，习得并非如有时所渲染的那样不可能。世上没有哪种语言是下一点功夫学不到相当程度的。　恩慈的天命把我安置在

现今的位分上，使我每尽一分职责，就多一分与语言的亲近。

"我欣然禀告，马礼逊夫人的健康大有起色。她正全心照料一个约五个月大的小女孩。我们的宝贝身体很好。我已离家约十周，但我们几乎天天通信。商馆（the Factory）想还要在广州再住两个月。

"我敢说，马礼逊夫人与我同向你及你的家人致以基督徒的问候。

"我又在《语法》之后增编了一卷《对话集》。委员会已把我的《字典》推荐给董事会。他们盼派一部印刷机并两名工人来此印行。若能印得像样，将是我们的光荣。全书当为三巨册对开本。愿这一切都促成福音的广传。

"随时闻你的音讯，我都将十分欣喜。盼你蒙主保守，多年为教会之福，并常以你的指教惠及我。

"我仍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里深爱你的

R.马礼逊。"

## 日记摘录

马礼逊先生的日记摘录可见他如何不辞辛劳，抓住一切机会教导他的异教仆人及其他可接触之人，使他们得着那能"使他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的知识：

"1812年1月——我亲爱的M.仍受旧日的神经症困扰，恐怕终身难愈。我的神啊，求你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功劳，以你的神力扶持我。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使我忠于主的工。愿一切都促成异教徒的归正。求你使我不偏离福音的盼望，不转离你所派定的工。

"2月16日——下澳门（Macao），向仆人们讲《诗篇》三十九篇4节'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云云。

"4月26日——23日我们搬离住了三年的房子，住进现在的房子。恳求神的祝福。我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婢女和我全然归于你的圣意。助我们以谦卑、痛悔、喜乐的心事奉你。求你使我们不偏向虚妄。助我作耶稣基督的好宣教士。我愿全然献于你的事奉，万事都为你的荣耀。求你不任凭我随从撒但的诡计。我的神，我的神，求你怜悯我，赦免我一切的罪。助我以完全的心、乐意的心事奉你。预备我们二人迎接死亡。我的神，我的神，求你垂听。阿们，阿们。

"5月31日——我所领受的工进展不大，甚为难过。我哀叹自己缺少灵修之心。主啊，求你助我，我谦卑求你。求你赐我得见异教徒从迷途归正的喜乐。助我在所着手的大工上奋勇前行。

"6月28日——卢亨（Low　Heen）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索要我出版的书，想知道西洋人的道理。

"7月21日——讲解《使徒信经》及几处经文：'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外邦的偶像……有眼却不能看'云云，'神天天向恶人发怒。'

"8月2日——讲《诗篇》第一篇。翻译讲解圣经别处。

"10月1日——昨日抵广州。上主日，我正头痛难忍，又因亲爱的玛丽身体不适而心烦。主啊，求你助她，为耶稣基督怜悯她。

"10月8日——欣闻城中一位属衙门的人因读我出版的小册而改过自新；他是偶然从一位亲戚桌上拿去的。他从前是极坏的人。分发小册的人原觉得他太放荡，不配得小册。他名义上是天主教徒。据说他生活之变，人人看得出来。愿他全然归向上帝！

"三天前，给一个商人一部福音书。他欣然接受，说要叫全家都读。

"目下广州各街轮流举行多场祭祀火王（Hwa-wang，火神）的仪式，为求那吞噬一切之物的保佑。

"10月11日，主日——讲浪子的比喻。听众如常专心。晚上阿佐（A-Tso）读了小册的一部分，讲解得令人满意。他把人原初的义误作了各人出生之时。阿福（A-Fo）也读了，想用自己的话表达大意，却领会偏了。他表示愿在主日及平常礼拜时间都来。晚上我听孩子们背《要理问答》，读《路加福音》一章，照常以祷告结束。他们似乎都觉得拜偶像荒谬。郭先生（Ko Seen-sang）对此似有愧色。真理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光照了他。前些天我问他，可认识什么同胞断言没有神。他未正面回答，只说：'天地万物既是他造的，人怎能断言没有他呢？'郭先生四十五岁，祖父曾作过颇有品级的官。他性情温和良善，天资不错，一生以教书为业。卢亨约三十岁，温和但不诚实，写得一手好字，抄写付印的稿子很得力。郭先生校阅译文。二人都无顾忌地各尽其职。

"10月12日——家庭祷告读经后，阿福说想请我教他祷告。我说我随时都极乐意教他。愿主开他的心，使他藉耶稣基督的血寻求救恩。

"10月16日——把福音书、《使徒行传》、小册、《要理问答》送给一座华人庙宇的一位和尚。他称谢收下。一大群人进庙来看洋人，无从谈及书的内容。阿福参加祷告、读福音书，似有心要学。杨三（Yong-Sam）自义甚重，藐视他人，偏狭得厉害。

"孩子们学得欢喜，令我甚慰。愿主降下圣灵的感化。

"与一个商人谈预备迎接死亡的重要。

"10月18日，主日——今日礼拜只有四人到。阿三（A-Sam）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略作阐发，以祷告结束。阿云（A-Yun）与阿三背了浪子的比喻，晚上又背《要理问答》的一部分，我再讲论，以祷告结束。他们参加时极其端庄，似有心要学。愿主开他们的心。阿福留下，要我讲解神的属性与祷告的本质。愿主藉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我们！

"10月19日——阿福继续发问，问得甚好。愿主开他的心。他今晚又来一同祷告、学祷告。我讲解了附于《要理问答》末的晚祷文，然后跪下与他一同祷告，他也同时跪下。我可怜的亲爱的玛丽仍时常受苦。愿主恩待她，为耶稣的缘故祝福她和婴孩。

"10月22日——把《使徒行传》等送给一位从帝国北部的陕西（Shen-se）省来的人。

"10月25日——向我的小会众讲基督的爱，以及当如何被他的爱感动。写信给在澳门的一个仆人，劝他读圣经、信耶稣基督。与阿福一同读经，听孩子们背《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部分及《要理问答》。阿福读完，求我与他一同祷告。愿他看出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工作。

"10月30日——阿福拿了些偶像来给我看。他请我不要让他的同胞知道是他拿来的，怕他们受辱而恼恨他。他说：'我呢，信耶稣（Yay-soo），听你讲拜木头、泥土等偶像的虚妄。只是他们都肯卖他们的神，怕受辱骂。'我曾想给他施洗，又怕他知识尚浅、感动不过一时。

"10月31日——阿福又请我与他一同祷告。祷告前，我尽力教导他罪的本性之恶、悔改与信靠近神的必要。

"11月1日，主日——阿福不能来参加晚上的家庭祷告，遣人送条子来，请我为他向救赎主祷告，说明天来谢我。

"11月8日——阿福晚上谈洗礼，问可否瞒着哥哥受洗。他想秘密受洗。我尽力引导他分辨动机：若因审慎——知道官府不许信基督教——而愿秘密受洗，可以；若因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则不可。家庭祷告后他留下学《要理问答》，当面通读了一遍。阿云与阿三背了主祷文、《要理问答》几条及福音书二十六章的一部分，都是本周学的。

"11月15日，主日——照常礼拜。孩子们背了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晚上向阿福讲解《要理问答》。

"11月22日——向众人讲万人复活与末日审判，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孩子们背了一篇祷文。郭先生说，他确信拜偶像是错的，但觉得向天礼拜是合宜的。他说耶稣的道理，要人彼此相爱、虔诚度日，极好；将来永福永祸的道理，明白易懂，人人可晓。他说福音中多有易懂之处，但也有几处他不解其意。

"11月24日——今日一位天主教徒来索取我印的福音书及其他书。我给了他好几部，劝他祷告求神祝福，留心去读。书的效果无声而有力。主啊，为耶稣的缘故，求你赐福。

"11月25日——拜访上文提到的庙中道教（Taou）的一位道士，送他《路加福音》等。他说书好，已寄往罗浮（Lo-fow）——病人疗养的名胜。他问耶稣（Yay-soo）是谁，是不是菩萨（Poo-sa，中国神祇的尊称）？我告诉他，他是神，是世界的救主。

"11月29日——讲神圣律法的总纲：爱神、爱人；又讲《路加福音》二十章末节论假冒为善之罪。孩子们背了十七章的一部分，主命令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并视我们最大的事奉为本分，不配得赏。我对杨三说，我很遗憾他不看重

耶稣的工作；他在英伦的朋友若知道，也必遗憾。他说他并非全然不看重，只是心被世务缠住搅扰，无暇顾及。他说他计划翻译全部圣经，认为文体典雅重要，能悦目诱人去读；他还打算翻译我们的《字典》。可怜的杨三，本国文字所知甚浅，我们的文字更差；可惜他的能力不配他的志向。

"12月6日——讲天国及重生为进天国的必要。　礼拜令我心安。孩子们背了蒙救主医治的痲疯病人的故事。送了些《使徒行传》、小册、《要理问答》给城中一位书商。他说华人天主教徒必很喜欢。

"12月12日——华人天主教徒阿贝尔·云（Abel　Yun）说，澳门主教（bishop of Macao）发出绝罚令，凡与我往来、给我中文书者必受绝罚。主教曾与A——谈及他来看我。A——答道：'他并未说他的教是对的、我的教是错的；我只见他守安息日甚严。'A——带来一部他称为中文新约的书，其实只是摘编：《主的生平与教义史》（the History of the Lord's Life and Doctrines）。他说旧约是一位在北京的传教士译的，从未付印；他愿设法弄一部抄本。

"12月13日——考问孩子们，听他们背福音书一段及《诗篇》第一百篇。尽力向他们讲解耶稣的代赎，及儿女与父母、仆人与主人之间的本分。晚上与一位北京国子监（Kwo-

tsze-keen）的毕业生同读小册。他想得一部，教给侄儿。此人现住我处，助我学北京官话发音。他有个本省的仆人，两人方言迥异，有时彼此不懂；主人须请一位既说官话又说土话的人传话。我两种方言都略有所得。我的宗教功课都用土话进行。

"12月18日——郭先生前几天回家主持儿子的婚礼，今日回来，晚上又要回去。他请我早点举行家庭祷告，以便他参加；因数日未参加，心中不安。我为这觉醒之心感谢神。主啊，求你藉耶稣基督成全到底。

"12月20日——19日，从事外洋贸易的华商中最年长、最受敬重的一位去世。他是个心善的老人，敬虔过了头。据说病中常把几种药摆在面前，跪在偶像前祷告，求指示服哪一种。按习俗，死后更衣，停床于厅堂。妻、子、儿媳跪在床边，终日哭泣。亲友来，在床足行跪拜礼。习俗是停尸两三日，然后入棺，用灰封口。有钱人家入棺后停三七或七七日方葬。据说此期间亡魂每七日回来一次。

"把我带来的小册的最后存货，分给了即将开行的船队的海员。有人向我要圣经，我却无书可给。"

## 致传道会司库及干事信摘录

兹将马礼逊先生致传道会委员会一封信的摘录呈于读者；其开篇数语之真切优美，不能不引人注目。其中描绘了中国迷信的真实图景，由此可推知把基督的光明真理教给异教民族是何等有益。马礼逊先生不事繁琐铺陈，却使人对在这广大帝国——福音之光仅透入一线——传扬救主宗教的必要，有最广阔的领会。他的观察敏锐，　领悟力非凡：一瞥之间所见，千万人细察亦不得。

信署广州，1812年12月22日，致传道会司库及干事，原文如下：

"你们3月20日的鼓励信，9月21日收到，振奋了我有时低落的心。你们亲切的基督徒通信给我带来的愉悦与益处，非言语能表。我相信别的宣教士也有同感，同蒙裨益。你们何等幸福：那地满有一切教导、造就、安慰基督徒的凭藉，大异于我们的境遇。你们作得对，当多写、常写。今晨你们环顾四周，可喜见成千上万人聚集赞美神、听闻他的大救恩；这里却是亿万迷羊，没有牧人。无人顾念弟兄的灵魂，顾念自己灵魂的也少；那少数的几位又在无知的幽暗中摸索。他们对来世有惧有盼；惧是虚妄的惧，盼的根基是守某种仪式，或把某句祷词念数千数万遍。他们嫁给了偶像。一块木

头、一块石头、泥像、画像，他们分别为圣，作为神的代表，俯伏敬拜。贫者、病者、临死者、不幸者、亨通者，都向自己所造的偶像求告。向他们指出'更美的道路'，何等可愿，又何等不受欢迎！你们今日高度光明的国度，也曾同样黑暗。　　蒙福的神荣耀福音之光驱散了黑暗，倾下满天的白昼。你们中间虽多有闭眼不看光的，仍有成千上万人因光欢喜。

"《使徒行传》虽只是圣经的一小部分，却足以证明我们能把圣经印成中文，事属可行。欣慰你们以鼓励我继续前行的方式领受了初稿。我感谢全能的主施恩使我开了头；信此善工必有更奋勇的后续。

"上季我寄去《路加福音》译本及印行的一册小书；本季已把使徒书信大部付印，附有节码的《使徒行传》再校本亦在印，盼能及时寄上几部。我上季提到的《要理问答》已印好，一部已寄博格先生；将随开行的船队再寄几部。

"收到圣经公会助理干事论该优秀机构拨款五百英镑襄助中文圣经印行的来信，我已复塔恩先生（Mr. Tarn）之信。能为异教徒作此慈善的中保，我甚欣慰；我本是他们的仆人，谨向该公会致谢。他日他们得了用本国语言写成的基督福音，必祝福那些为英国基督徒向中国人捐输的人。

"我能广散圣经的唯一办法，是交给书商；据我所知，他们以贱价出售为业。一位书商说他是白送的。今夏我寄了几百部到福建（Fo-keen）省，运费我付的。……"

谈到前信所询起用美国宣教士一事，他说：

"恐怕我上次关于所有外国人被逐出广州一事没有说清楚。美国人并未被明文视为与别国人有异，但他们长住此地，并不引人注目。使团远征（expedition）之时，他们也留下了（除了几天多数人上船暂避），并非因他们比别国有更多法定特权，而是因被忽略了。他们从无兵船，也无一兵在此，无可疑之处。但你们盼美国宣教士在此国能进到帝国内地，我以为是无稽之谈。我认为，除天主教宣教士（内地早有其党羽接应）外，任何人都断无可能。我料深入内地的宣教士性命或可保，但必很快被拦、被锁、下狱，解往广州，勒令出境。若有土人窝藏他，必有性命之忧。那么你会问，美国宣教士有何优势？他不依赖欧洲人；以他的国籍，不致在异教徒中惹人嫉妒。

"你从我上季的信已知斯当东爵士已离此国，我比从前更多地介入公司事务。董事会对我的初任表示了部分同意；至于我最后接替斯当东爵士任中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之任命，他们批与不批，尚不可知。职责纷至，我甚忙碌。"

他如此谈他的本土助手：

"卢亨与郭先生仍在我处。郭先生已看明偶像的虚妄，乐于校正我译文的中文习惯，助我审阅付给刻字工的清稿，并参加家庭祷告。只是他尚未显出我所盼望的那种自知有罪、深感需要救赎主工作的确信。"

再谈美国宣教士问题，他写道：

"三年前，我曾向纽约（New York）的梅森博士（Dr. Mason）推荐在亚洲起用美国宣教士。他回信说这会被视为痴心妄想。为何会被视为痴心妄想，我始终不解。我盼我们两国永敦和好；事实证明此念并非痴心。基督教按其精神是普世的宗教；它埋葬民族偏见；越被理解、相信、热爱，就越使一国之人、万国之人如弟兄般联合。"

论马礼逊夫人的健康，他说：

"马礼逊夫人的健康虽大有起色，离完全康复尚远。神经衰弱，加以先天体弱，不敢作速愈的乐观想。但一切都在天父无谬的安排之下。主的旨意是好的。我们等候他。他在我们苦杯中调入许多怜悯。马礼逊夫人极盼在米怜夫人身上得一位情投意合的伴侣。愿她的居留不被拒绝。"

论宣教士之死，他写道：

"本会因宣教士去世所受的损失极大。不息劳苦以至血肉生命之终，是我们的分。到了自以为可歇一歇的关口，同工被接去，预备之工又要在别人身上从头开始。愿你们的心不灰心。尽本分是我们的，结果在全智者的手中。我们不可过盼立见成效。我们撒种，种子与我们或皆死去而不得见果。但主的道必不徒然返回。"

下一题是《字典》：

"《字典》进展不如所愿。事务纷繁，我能用的时间无多。本季委员会已正式荐于董事会，并申请一部印刷机及两名工人来此印行——中文部分由华工承印。

"我屡次提到的《语法》及新近编的一卷《对话集》，已呈交委员会。"

下面大概是第一次提到一件马礼逊先生极看重、至死追寻、大体如愿的事——在马六甲创办一所书院：

"我愿在马六甲有一机构，训练欧籍与土籍宣教士，为恒河（Ganges）以东万国而设。那里也要有那大能的引擎——印刷机。福音最终的胜利，我以为要靠土著宣教士与圣经。推动这些差会的发条，在神之下，是欧洲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中心点，为我们亚洲的差会——我们要组织联合行动——我们要一个差会委员会（会不能面聚，通信也比写信到

伦敦快得多）。这样的委员会既身在异教之地从事宣教，就有判断的凭藉，非终身未离英伦书斋案头者所能及。他们懂得宣教士的心。一切事的最终裁决，仍归董事部。"

马礼逊先生品格之一贯无私，见于下述一事：

"现任大班的埃尔芬斯通先生近来愿给我牧师（Chaplain）之职，附薪俸。他说目的是在钱财上助我，因知澳门（Macao）生活甚贵。他只愿我读公祷文，不讲道。我愿在主日主持礼拜，但辞了薪俸。我不能单为加增收入而受；以所提的形式，它也不给我传耶稣福音的机会。交涉遂无成。"

本年他被要求让出在澳门住了多年的房子；"两位葡萄牙绅士好意向总督（Governor）说了话"，他得以另租一所。他说：

"新宅更凉爽宽敞，只是租金更高。隔壁还有一小所，我想并租下来接待米怜。待他来后，恐不许我再为他另租。若接他住进我家，料无大碍。

"华人法令不许再有欧洲人在澳门登岸长住，这是百年来的具文（近百年无人过问）。葡萄牙本国也令澳门当局，只许与欧洲商馆有关者入境。澳门是混合政体，半华半葡；华

人是主人，向葡人总督与议事会（Senate）发号施令。既有华法禁洋人登岸，小吏逢有人登岸必索钱。"

华人的抵触又见一端："今夏，本区华官在澳门贴出告示，禁华人信基督教。未闻因此兴讼。"

论他直接的宣教工作，他说：

"我已尽力用口头教导少数人明白真理。[此处原列十一人姓名。]这些人参加时似甚诚恳，极其端庄。在澳门，每安息日我与上述诸人一同礼拜。先祷告，次读一段圣经——我已印好的，或为此次特译的；我尽力讲解发挥，最后以祷告、唱诗篇或圣诗结束。今夏我讲完了《要理问答》。阿云与阿三能背诵，是阿佐教的。我想得二十或三十个孤儿或贫儿，叫阿佐教他们本国文字的初步，兼读圣经。

"由此可见差会行事的方式。愿主施恩赦免一切缺欠，祝福其中合宜的。

"我仍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与盼望中，等等。"

## 传道会1813年报告摘录

"董事们继而谈到中国，这帝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众、拜偶像之风如此之盛，基督徒不能提及而不生最深的关切。在这广袤之国的海岸，我们的优秀弟兄马礼逊先生数年

孤独而卓有兴味地劳苦，把真理的圣经译成三亿多尚在黑暗中的亚当后裔所操的语言。马礼逊先生于中文的造诣，欧洲人中恐罕有能及；他已完成《汉语语法》，呈献孟加拉（Bengal）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他印行了《路加福音》译本，寄一部与董事们。董事们感激英国圣经公会第二次慨捐襄助马礼逊先生的中文圣经版本，遂即将该副本呈献该公会委员会，俾藏于其圣经图书馆——此书如此引人入胜，而该公会又如此慷慨襄助其成。

"马礼逊先生屡诉孤身服此大役，恐一旦去世，事工长期停顿；董事们已派米怜先生经好望角（Cape）前往，盼他成为蒙悦纳的同工。又依马礼逊先生的恳切推荐，决意在人口稠密的爪哇开辟差会；据说该岛有三千万居民，包括二十万华人，圣经可在其中自由流布。

"也不当忘记，我们这位可敬弟兄的热心，还见于他在广州英侨中为加尔各答圣经公会分会募捐，汇二百八十五银元与该分会司库。"

## 日记摘录（1813年2月—1814年1月）

以下日记摘录系1814年初寄传道会董事们，起1813年2月，止1814年1月，约一年：

"主施恩保我健康，又赐我机会从这异教之地致信你们；愿他的名得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

"我上次日记约止于1813年2月中。末尾记的大事，是把约一百部《路加福音》、小册、《要理问答》中文版送给两位天主教徒。近闻书已呈澳门天主教主教及其他神父看，他们命以异端之作烧毁。从前这些人就告诫他们的百姓，与我往来是罪。我提此非为毁谤，乃为显明他们的心态，于我不是笑柄，而是深忧。堕落的人性何等软弱！

"2月28日——抵澳门，欣见家人比较安好。

"3月2日——收到马希曼先生来信，附浸礼会弟兄为自相造就印行的通讯数种。他索纸、笔等。

"3月7日，主日——把我以前编的中文小册教给一个穷人。向他讲解神独一的道理及拜偶像之罪。向仆人们讲不听上天之声、在虔敬功课上懈怠之罪。晚上又与他们一同祷告。

"3月10日——法国驻华差会（French Missions to China）的代理人来访，谈天主教与新教之异；他申明教会有权裁决一切争端，凡基督徒都当服从教会的一切决断。他反对单散圣经；但与其使百姓无书可读，他宁愿给他们圣经。

"3月15日，主日——礼拜只有阿福、卢亨、阿潘（A-Pan）、阿云到。开始时他们不恭敬，还发笑。我表示遗憾：他们的举止如此不配有思想的人。读《路加福音》二十章，讲解葡萄园的比喻，着重讲神的美善，差遣先知与伟人，最后差遣我们的主耶稣；是他把神的旨意全然显明，为人的罪作了挽回。掩耳不听他声音的罪何等大！又就同章讲文士假冒为善、作冗长祷告为幌子的罪。

"4月11日——宋先生（Sung Seen-sang）告诉我，他十八岁的表弟把小册当功课读。我从未见过那少年。宋先生说要去北京，日后与我通信；又说取道福建（Fo-keen）动身，还从福建写信给我。后来才知他并未离开广州。据《京报》（Peking Gazette），1811年12月北方一省有十九名奉天主教者为避刑罚而反教，交出了书籍。严先生（Yen Seen-sang）给我一张单子，开列天主教本年的斋期，即嘉庆十八年；单上说复活节（Easter）、圣灵降临节（Whitsunday）、圣诞节（Christmas）、主显节（Epiphany）不守为罪，其余日子守不守，归化者自便。据说是新例。我雇了一个土生天主教徒住在家里，打听之下，知他素行不端。他求我给七银元，谋个生计。我给了，并附中文信一封，劝他悔改自新。主日礼拜只有卢亨、阿福、阿潘、阿三、阿金（A-Chin）到。 礼拜后我叫阿严（A-Yen）

来劝勉。阿忠（A-Chung）读小册。郭先生尚未从广州下来。

"4月18日——讲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3节）。到六人；最多的一次到过九人。

"星期五晚上我去了天主教大教堂（Cathedral）。讲道者举一幅白布，上绘一像，称是耶稣的像，叫众人看枪扎之处，伸指指给他们看。一角有一真人大小的像，卧于墓中，展示为耶稣的身体。众人一个个上前，亲那像的脚。

"上文提到的法国绅士送我三本书看：一本是一位美洲长老会（Presbyterian）牧师所著，他1783年在罗马（Rome）归了天主教；第二本《被陈述与被歪曲的天主教徒》（the Papist Represented and Misrepresented）；《穷人要理问答》（the Poor Mans Catechism）。

"5月2日——讲《希伯来书》九章27节。 礼拜后照常听孩子们背《路加福音》及《要理问答》所记。我近在宅中僻静处收拾了一小间作礼拜及学堂用，甚合用。愿主为耶稣基督降福于我们。

"5月9日——郭先生来礼拜了，已回来。上文说最多九人是我记错了，今晨礼拜到十人。讲'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阐发信徒的福。孩子们背

了本周所记。主啊，凡这些功课中合你圣意的，求你祝福；使我更献于你。

"5月16日——连日头痛剧烈。照常向众人讲道；向孩子们讲解。

"孩子们每日教读、写中文。愿主开他们的心领受真理。本地华官正式来拜，常见面。他一心想升官。

"5月23日——郭先生乐于助教孩子们。我所忧的是，无人显出被真理大有能力感动、以致可望已得救归神的光景。主啊，我谦卑求你，显你的大能。愿圣灵在他们心里有效地作工。我与马礼逊夫人一同领了圣餐。

"5月28日——郭先生今日对约翰所述救主受难大感兴趣。

"从印书人处收到二十部书信集。主啊，求你降下圣灵，使我能传你的真理，开异教徒的心领受荣耀福音的佳音。

"6月6日，主日——讲《腓立比书》二章，论基督的降卑。郭先生照常助教孩子们。晚上广州来人报他妻子病重，恐不保。他遂与儿子动身赴广州，求我为她祷告神。他说，或许她的时候还没有到；生死都在乎天，自有定时。

"6月13日——讲《腓立比书》三章，论认识基督的卓越，劝人除他的功劳外弃绝一切盼望之基。山东（Shang-tung）大饥荒，北京（Peking）邻省也一样。据说人吃人。大河（Hwang-ho，黄河）决口，淹没所经一省。广西（Kwang-se，广州西邻之省）边境地涌水。中国人不能合理地解释，说是司雨之龙在地下摆尾所致。广州附近诸河泛滥，冲走许多房屋，数区谷物被毁，多人丧生。皇上已恩准受灾各区本年钱粮减半。

"7月4日——上述期间，我日夜忙于翻译新约其余部分及所任世职的职责。如此度日，无可记入日记者。治学的劳苦艰难，细述则甚无趣。

"7月4日，主日——约三点，我与马礼逊夫人正要坐席记念主的死与受难，米怜先生来条，说已登岸。我们自然十分激动。交织的喜、望、惧，难以形容。一位同工——我盼了七（六）年——如今真的踏上这远离故乡的土地，令我甚喜。我的玛丽长久盼望、祷告得一位虔诚的伴侣，慰我们的孤寂，同我们一同灵修；米怜夫人一到，她喜出望外。但他们能否受到接待——能否获准留下，还是被驱逐——全不可知，虽可能性并非均等。不愿见的，最可惧。

"我即下到离宅约十分钟路程的客店。一路举心祷告，求神在凡事上祝福引领。相认后，米怜夫人乘轿（palanquin）先回家，我与米怜弟兄按本地习惯拜访了部长（Minister，Desembargador即法官）与总督（Governor）。二人接待有礼，当时未对米怜先生的居留表示异议。

"次日我去见一位先生（原书姓名缺），告知米怜先生已到，求准其居留。他沉吟良久，说按例不许任何人来此；在华英人的事已明言纯为商务；华人必不许立宗教机构，等等。最后他答应不主动干涉，把米怜先生视为学中文的学生。日记上有祷告：'至此（赞美大事的安排者）门已开了。愿主的仆人蒙保守健康，速习异教之语，作耶稣基督忠心的宣教士。'

"米怜夫妇一到，消息轰动，英葡人人皆知。普遍显出敌意。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似致信总督，议事会开会，议决'米怜先生不许居留'。

"7月9日——清晨总督派一军士（seijeant）来，口头传我去总督府。他前日来访，甚有礼，闲谈一小时；今晨却甚冷淡。坐定，他开口道：'住在你家的那位神父（Padre）打算长住吗？'我答：'大人若许，暂住。'他说：'断乎不可，八天

内必须走。'我跪求他收回成命、展限，等等。他说他奉本国之命，不许无商馆关系者在澳门居留；议事会与主教都要求他如此行，他必须办。'容你们住下，有悖我们的宗教。我听说有人说你因在澳门印中文书被人告发；但出于友谊，我未向委员会提及你。'最后他把八天展为十八天。我见不能挽回，遂辞出。我想呈请愿书与他，又拟了一封致主教的信，但看来徒然。总督的理由无可辩驳：'我国命我不许无公司关系者在澳门居留；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请我国不许英人在此居留；议事会已致函我[请把他逐走]；主教要求我把他送走；罗伯茨先生说他与公司无关，'等等。我们还能说什么?

"罗伯茨先生（今已去世）说，若他有权，很乐意让米怜先生以我助手名义居留。差会行事的方式本甚便当；即被华官盘问，他也不惭于说：'这里有一部书（圣经），是马礼逊先生闲暇译的；我们信其中多有美善的真理，故乐见人领受或买去读。'但我们对罗伯茨先生的指望落空了。

"我书面求罗伯茨先生准我提名米怜先生为我的助手，限期[居留]，候董事会的回音，看他们是否承办《字典》；若不承办，米怜先生即行，他也已略习语言。我又求他请葡人准他住两季，略学语言。诸求皆无允。若米怜先生愿在季末离

境，他愿请总督准他在澳门住到季末。我们盼情势或有转机，不愿作此承诺，遂辞了这提议，颇为不快。

"7月7日——米怜先生须上广州（Canton），住到我上去。他冬季可得我少许帮助。他最后的出路是去爪哇或马六甲。愿主引领，择最能荣耀他、造福于人者。

"7月11日，主日——讲《罗马书》三章。给罗伯茨先生家一个马来（Malay）女孩讲了些道理。马礼逊夫人也助她学几处经文及英文《要理问答》。我与米怜弟兄、米怜夫人、马礼逊夫人一同领圣餐。愿主的祝福伴随每一圣礼。

"7月19日——陪米怜先生拜别总督与部长。总督颇无礼，无可解释。当日总督派一副官（lieutenant）来，命住在我家的那位神父上泊在锚地（roads）的一只船。我们也拜别了大班（Chief）。

"7月20日——米怜先生乘华人快船（fast-boat）赴广州。无合法的交通办法；须写信到广州雇船，费五百银元。惯例是写信给从事外洋贸易的华商，他们向本国官府申请，发给洋人贸易的牌照。米怜先生是偷去黄埔，在彼上泊船，再赴广州。

"7月21日——为一位来访的官员作翻译。他认为米怜先生在本季船期后仍留，无可能。从几次谈话中看出，有人以

为我的宣教职责当让路；说我事公司与作宣教士，二者不相容。若再逼下去，必至分离。我在此的居留，于差会已非目的。我想终局或以我迁往马六甲或爪哇为善。主啊，求你引领！我已劝米怜先生去彼处预备立足。

"7月25日，主日——与仆人们一同礼拜。讲《罗马书》五章。听孩子们背《要理问答》。马礼逊夫人教罗伯茨先生的小女孩。与马礼逊夫人、米怜夫人一同礼拜。收到米怜先生信，知他上星期四已平安抵广州。不料此地英人待我如此无情！我原期望不高，而这点低期望也落空了。

"《京报》有上谕，命佛（Fuh）、道（Taou）二教的僧道在山川之侧建大坛，祭天求雨。命数位亲王前往行礼。

"北京拿获一佛门和尚，下狱，罪其大胆热心，贴告示请皇帝修葺天下颓坏的神庙。其大胆妄为受谴责。

"8月1日——晨赴荷兰商馆（Dutch Factory）一人之葬。他受过天主教教育，葬于教堂内。此地习俗：死者面部露出，手叠胸前，置十字架。讲《罗马书》六章，论从罪之奴仆变为神之奴仆，为得福所必需。闻米怜先生小恙。

"8月15日——7日我与大班离澳门赴广州，副总督（Deputy Viceroy）进京送行。10日抵广州。见米怜弟兄安好，攻读甚勤，只房间酷热难耐。劝他租一所商馆

（Factory），自备饮食。费用虽巨，于攻读及工作大有便益，值得。星期三我头痛大作——我的老毛病；星期四稍好，动身回澳门。在广州期间，全伙人中无一人问米怜先生安否。我弟兄的长进，必不负所望。天热得实在难当；他仍勤奋不辍。

"8月22日，主日——讲体贴肉体与体贴圣灵。因无果效而灰心。我的神啊，求你怜悯我，我谦卑求你。为你自己预备百姓。

"本周两人斗殴，数日后一人死。官想袒护行凶者，谎称死者服毒自尽，以陷其仇家。此种报复常见，故其说颇为可信。

"9月30日——今日抵广州，欣见米怜先生安好，热心攻读，预备向异教徒传福音。重入小学，学一门语言的初步，是极大的耐心试炼。我把澳门的家托付主（愿他平安带我回去），含泪与我的小羊群作别，劝他们信主耶稣基督得救。离澳门前不久，我译完了新约。

"数日前在广州，一大群人聚观街头演剧（此地常见），一堵大墙倒下压住观众，死伤甚众。讲的人说：'若早一刻或晚一刻，那地方就空了，死伤无几。但这是天命，他们的寿数定了。'为证其说，他又说：有个穷孩子惯于清晨五点坐到

晚上，守个小摊。他想离开几分钟，请一相识代看。他走开时墙倒，相识被压死，孩子得免——这是天命。

"10月15日——上季我送他中文圣经数部（我已印好的部分）的一位，今日来求再赐几部，说他一位朋友想读。

"米怜先生数日前下澳门。当晚米怜夫人病，次日平安生一女。

"我现决意专力《字典》，至杀青。此工之劳苦甚巨。

"我的心，唉，何等冷淡！意念何等贫瘠！天父啊，求你助我。'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蒙福的救主啊，求你不让我心与行偏离你。

"10月17日，主日——讲称义：《加拉太书》二章16节'人称义不是因'云云。

"11月2日——上主日米怜弟兄返广州。今日收到英伦寄来的书。我近因官府的麻烦而心情抑郁。我心所愿，是去一个更安适的居处，可自由完全公开地传'佳音'。我心中有强烈的印象，爪哇于我们的差会比此地更宜。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助我们信靠你。

"11月7日——本季公司与华官长期争论，贸易被委员会停了近两月。详情与本日记无关。

"主日讲《歌罗西书》二章1—3节。郭先生读经甚诚恳。阿三这孩子有些轻佻爱笑。一两人不常来。初见番鬼（Fan-kwei）用他们的话——或是不成句子的中国话——讲又新又奇的道理，觉得可笑；孩子们不懂，习以为常前不免轻佻。宣教士不该怪异教徒初听发笑；惟长久相习，宗教用语一出口才生敬畏之心——广州天天可见此理。中国人以为'Jos-bizen'（做生意）就是英语；这词在他们心里不生敬畏，一说就笑；英国人一说'Jos business'（做生意）也笑。若把这意思用好英语或好中文说出来，双方就都生敬畏了。英国人听见'Piety and the worship of God'（虔诚与拜神）不会笑；中国人若听见人用'拜上帝的道理'（Pae Shin die taou le）讲论，也就不会普遍发笑。然而不得不承认，堕落的人心，无论在英伦还是中国，常把最庄严的真理——即使用最感人的语言说出——当笑话。

"米怜先生正向少数欧洲人讲道。愿主怜悯看顾我们，赐我们得见人得救。若有人肯来，在广州可聚一大群欧洲人会众。差会不止一人时，向来此的欧洲人讲道甚合宜。我欣慰我弟兄作此工，虽然我以为自己当专向异教徒。

"近三月，中国人心大动，因帝国北部有叛乱。起于山东（Shan-tung），因前述饥荒。皇帝之弟有登基之志，乘机

煽动大批阴谋者，在皇帝自热河（Ichol，鞑靼[Tartary]地）回銮前一两日攻打皇宫，入据两昼夜，后被逐出。山东、河南（Ho-nan）、直隶（Pe-che-le）数区落入叛军之手。攻宫虽败，势力渐衰。各路兵马云集，连鞑靼的兵都调来。叛军终退入山西（Shan-se）边境大山，据说周回百里。皇帝心甚忧，颁了几道发人深省的谕旨。他自咎德薄，也斥百官怠惰、无爱国心、贪腐。已处死太监约二十人，其中数人曾以毒等谋害他。百姓以为他在许多机谋中得保，全赖天眷。一叛军自称奉天主（Teen　　Choo，天主教传教士所用之称）教，后改称天理（Teen-le，可译'上天之理·光明会'[Illuminati]）教。天主即'天之主'；天理者，即'天上之理·光明会'的意思。因此广州总督怀疑叛乱为天主教传教士煽动，已密令查访澳门葡人所为。此事是奉命查访的官员告诉我的。他的疑心，我信全无根据。中国好推算者，预言此时当有变革。

"11月23日——前任大班罗伯茨先生卒于澳门。以诚挚、友爱、仁慈著称，深为惋惜。

"12月12日，主日——礼拜到九人。米怜弟兄把他的两个仆人送来。郭先生读经。我这里有三个孩子每日学《要理问

答》。讲基督徒与世界、撒但、肉体的争战。愿主的祝福临到我微弱的努力。

"11月31日（原文如此）——昨晚头痛剧烈，今晚得释。愿感谢保我性命的主。我在尘土炉灰中厌恶自己，算为无用的仆人。

"感谢主，本年新约中文译本完成，现已大部印好。愿它大有功效。主啊，求你认它为你自己的话，不叫它徒然返回。

"感谢主恩待我的家。愿多年保守我与他们同在。

"感谢神，一位同工来了；信他蒙神的恩，在相当程度上堪任。愿主为自己的名保守他、祝福他。愿异教徒因他而有理由感谢神。

"过去一年多人被接去；我至今蒙留，是神怜悯的纪念碑。主啊，继续恩待我。

"我哀痛至今未见异教徒切实从迷途归正。恐怕我未尽传神全旨。主啊，赦免我，助我忠心传耶稣的福音。阿们，阿们。

"1月1日——愿本年我得见可怜的罪人从迷途归正的喜乐。我的神，我的神，求你露出圣臂，施展大能拯救。

"1月2日——闻总督衙门正纷纷议论我的名字，毁誉参半。他们不喜欢我所学得的语言风俗等知识。本季行商（Hong　Merchants）把我的名字全报官府，说英人一切公文皆我所写。官府数次出告示，措辞严厉，说凡襄助作文书者，皆心怀不轨，当拿。我只得把郭先生父子送出我家避风。

"米怜弟兄与我前些时已定：他去爪哇、马六甲、槟榔屿作宣教旅行，把新约散给各处华侨，并设法为本差会全部或一部觅一居处。这是此行的两大目的。他还要打探在爪哇印行的便易。为此我们定了二千部新约付印，一万册小书，五千部《要理问答》（亦可视为小册，是耶稣宗教的纲要）。费用必巨，旅费亦巨。但事关重大，此行实在不可避免。我们岂知主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先在英政府保护下向华人传道，使其中有人成为归国宣教士，往交趾支那（Cochin-China）、日本传道？我们不灰心，虽在我们初选之地被禁传道。

"1月10日——现正设法得一[船]位。新约日日付印。我们常忧泄漏，致功败垂成，连累所雇之人。罗伯茨先生临终前愿写信给莱佛士先生（Mr.　Raffles），为米怜先生说项。（R.注：莱佛士先生是爪哇总督。）

"亲爱的父老弟兄们，我已匆匆把过去一年的经过概述禀上。愿其中更有鼓舞你们及故乡神百姓之心的事。大事未成，但仍当感谢。'不可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山顶上的五谷必茂盛，所结的谷实摇动如黎巴嫩。'中国必有一日大获丰收。'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主亲口说的。够了！证据足了！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阿们，阿们！

"1月11日——郭先生父子被迫逃离我家，自忖亦不宜居自家。据可靠的人说，差役正要拿他们。差役以为他们跟我三年，已积三四万银元。这愚蠢的谣言足以使差役踊跃。他们正愁无借口向百姓勒索。此境甚不愉快。郭先生说他很舍不得离开我和每日的功课；他想报答我，已定意把我教他的道理广传，以为最好的报答。"

## 致米怜牧师函

如前所述，米怜先生被葡人总督逐出澳门，赴广州，不久马礼逊先生亦往会合，在汉语学习上给了他约四个月切要的帮助，其间二人商议了推进差会目标的最佳办法。马礼逊先生所提计划，前引日记已略及；下面致米怜先生的信可见他对把差会立在稳固根基上是何等看重：

"亲爱的弟兄：

1815年7月15日。

"我们蒙福特权的祖国的众教会指给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人及一切说中文的人归信基督。这一带说中文的人分布地域如此之广，我们把恒河以外全地作为工场，差不多了。

"为达成目标，在神的祝福下，最理想的是在中国腹心自由无拘地居住，但目前行不通。

"其次，在广州郊外或澳门居住似可愿；若我们能自由行使宣教职分，诚然可愿。但被幽禁于一室，与土人不得自由往来，则此地作为差会之总部，不如乍看之理想。我盼我们的差会永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所立的根基，愿后世继续建造，直到荣耀的灵宫告成，献于耶和华耶稣的尊名。

"既在此地不得居留，我的弟兄，定差会于别处是我们的事。我们恒河外（Extra-Ganges）的耶路撒冷安在何处？我们要一个总部，可以聚会商议，可以差人四出；病弱年迈时可以退修的家园。

"我们要——若在神旨中可得——一所学校，教导土籍与欧籍青年，接待初到的欧洲宣教士。我的弟兄，寻觅创立这重要据点是你的事；我们的力量在此集中，再由此四散。那里将有我们的华文书院（Chinese College）与恒河外印刷所

（Extra-Ganges mission press）。我们的宣教士要从那里'走遍各处'，传全基督的福音。

"目前澳门、广州的门尚未向我们开。也许在马六甲或爪哇有开着的门。我力劝：不要为区区居留而在世务上作令人为难的牵连。若我们作了某种有义务对耶稣和他的救恩缄默的牵连，不如留在家里。我已一次又一次对你说，我何等渴慕自由宣讲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完备地教导基督教的道理，以致常想离弃现今的位分，另寻少受限制者。

"结论是，我的弟兄，离此而就一更自由之地，无甚可惜。愿我们的救主神引领我们一切的道路。

"罗伯特·马礼逊。"

## 米怜先生的宣教旅行

米怜先生在广州久留必招省官府之注意，故认为他遍访马来群岛华人主要聚居地为宜，以达以下目的：第一，散发新约与宗教小册；第二，觅一安静平安的退修之所，为中国差会立总部，使在逼迫的官府下难以大作的重要工作得无间断地进行；第三，记录华人人口等备忘，以助日后定差会在群岛传福音的最有效方略；第四，打探在爪哇与槟榔屿印行马礼逊先生所编《汉英对话集》（Dialogu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的便易，以助后进弟兄习中文。米怜先生说："这么早就失去马礼逊先生的教导——他的个人恩慈与虔敬劝勉，我所欠的不亚于他的汉学造诣——于我甚痛。但把家眷留在马礼逊夫妇的慈爱照看下，我心大得安慰。"

米怜先生又说，他忠信朋友的劝告与明智的忠告极其有用，在群岛期间常被想起。

在爪哇，米怜先生得该岛开明的总督——已故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为其事业大开绿灯。归途中米怜先生在马六甲停留，此地注定成为他日后劳苦的工场。驻扎官（Resident）法夸尔上校（Col. Farquhar）以最盛的情意接待他；他在任期间，该君对一切以促进该埠道德宗教利益为目的的努力，一向是热心的朋友。1814年9月，米怜先生平安返华，此行目的大体达成。

米怜先生出门旅行期间，马礼逊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简述旧约的梗概：不叙细事，只略述创造、洪水、以色列人下埃及、出埃及、颁律法，及救主降生前的其他大事。同月，又出版了一小集礼拜用的圣诗。此集大部由马礼逊先生从苏格兰《诗篇》韵译本及英伦最通用的圣诗译成；作诗时，一位土人与其子或多或少助了他。

新约版本在群岛及中国边境已散出相当数量，　认为须从速再版。前版印的是大八开本（large octavo）；印这样一部书的费用，使马礼逊先生倾向于改用十二开本（duodecimo）。留两套书版以防一套残缺或遗失的想法，也不容忽视。马礼逊先生屡思从广州迁往槟榔屿或马六甲，在彼处他更自在，大益其工。届时他拟把一套书版留给广州一书商，为神道日后更广的传布奠基。再版改十二开本的另一个动机，是小卷便于在各省散发。虽非袖珍大小，小开本究以便携为胜。遂定用后式；雇一刻工，议定刻版费五百西班牙银元（Spanish dollars），每印一部另给半银元为酬。但此工的费用不止于此；华官府的专横与百姓的贪婪，使洋人全在其掌握之中。

差会为确保基督教的传布采取了这些有益的措施；虽华官府的专横与任性多方间接竭力阻挠，仍有一人出来弃绝偶像，名叫蔡阿可（Tsae A-ko），其信主的告白见于马礼逊先生1814年日记。为精确地接续本回忆录的线索，一件重要的事不可在此忽略。马礼逊先生自到华之日起，即以相当的勤勉从事《汉语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编纂。字典若只是抄本，不能广为流传；抄写的费用又迫他放弃这令人气馁的念头。天主教传教士所编的字典，不及其所计划的六分之一，抄一部还要二百西班牙银

元。马礼逊先生为购治学必需的书籍已费巨资；印行字典的费用，非个人或财力不足的宗教团体所能办。尊敬的东印度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终于承办此工，决以该有影响力的团体素来著称的慷慨办理。遂物色能督理机械部分的人才；不久索恩斯先生（Mr. P. P. Thorns）奉派来华，带印刷机、铅字及其他必需材料。论东印度公司此决，马礼逊先生致友人信中说：

"我行将从事屡次提到的中文《字典》。尊敬的董事会已慷慨承担印行费用，并为此特派一部印刷机来。我祈求神保守我性命以成之。"

索恩斯先生在华期间，据说屡在印刷诸事上为在华新教差会同人出版的各种小册等提供了重要的服务。

1814年底，尊敬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帕里先生（W. Parry, Esq.）遗赠马礼逊先生一千西班牙银元，专为传扬基督教之用。遂以其中一部分印行中文新约十二开本。

本年马礼逊先生译了《创世记》，1815年初校印毕。此时认为米怜先生宜离华；他前已与马礼逊先生商定，舍爪哇与槟榔屿，力在马六甲立差会之分部；遂于4月17日偕米怜夫人登船，约一月平安抵马六甲。米怜先生此时说："与自初到

中国就蒙非寻常的基督徒关怀接待的朋友们作别，甚痛；但职责的呼召不容违抗。"

马礼逊先生选定马六甲为差会立足地的原因如下：近中国本身，与群岛中华人所居各处往来便利；地当交趾支那、暹罗（Siam）、槟榔屿之间，与印度、广州往来便利，两地船只常经停；气候被认为健康，宜为他埠因病出来者退修之所；地既清静，当局又抱善意，他设想以之为各国宣教士的中心站，终成一神学院之总部，研习中文、马来文及其他恒河外语言。马礼逊先生在他殷切盼望促进所劳之民的道德进步之时，宣教士物质上的需用也未被忽略；他的仁爱计划包括：为年迈者、宣教士的寡妇孤儿设退修之所，为差会同人的子女设教育机构；他甚愿宣教士的子女留在海外，若堪任，续作前人的工。

米怜先生的去向既定，只剩他与马礼逊先生把意见形诸某些决议，呈伦敦传道会董事们。其大要见于《回顾》，兹呈读者：

## 英华书院

"一、中国现状，于印行及差会其他工作甚难，甚至人身居留亦无保障。　最好在某欧洲新教政府治下近中国处得一据

点，为我中国差会立总部，有更合理的长久与实用之望；并预备一俟神开门，即更有果效地进入中国。马六甲我们认为是合宜之地；遂决议米怜先生赴该地开创差会。

"二、米怜先生抵马六甲后，设法或蒙拨给或购买一地，为差会产业，其上建我们需用之屋。

"三、尽早试办华人义学（Chinese Free School），盼为一神学院（Seminary）开路，终以虔敬的土人受训，预备在中国及邻国作基督的仆人。

"四、在马六甲办一中文小刊，按月或尽其合宜的频率，以传布常识兼传基督教，曰杂志（Magazine）。

"五、该站主要为华人而设，但不排外。一得器械与经费，即可连带马来及其他邻国差会。此尤为重要，因传道会短期内很可能派宣教士赴马来等地。

"六、该站既为联合华、马来及其他印度这边差会诸目的而设，当取一足以包举的总名，日后再定。'恒河外差会'（Ultra-Ganges Missions）嗣后被选中；无意暗示印度这边没有别的差会，乃为一固定的名称，传道会派往此方的都可包括在内。当视其为指我们劳苦的地区，而非自居为这禾场唯一的主人。

"七、一得合宜的人与经费，即试以中文、马来文、英文印行；中文圣经未译各卷、中马来文其他基督教出版物，及凡能阐明土语土俗土见、或以别的方式促进差会进步的英文书，都付印。

"八、以英文办一小定期刊物，联络传道会在印度各处的差会，促进合一与合作，并广为促进基督徒德行的爱与实行，甚为合宜；即在马六甲尽速试办，并邀福音的同工们襄助。

"九、设有用中文进行的定时与不定时的宗教聚会，教导异教徒；差会情形一许，即建或购一基督教礼拜之所。

"十、马礼逊先生既以《汉语字典》等事务缠身，不能专力翻译，差会的第二位同人当从事旧约若干卷的翻译；二人合力，至全译告成。

"以上是当时所定决议的大要；如下文将见，马六甲差会开办三年内，所指诸事靠施恩的天父之助，有的已得，有的已开端。须知这些决议是以对传道会董事们应有的敬意而定的，董事们有权确认或废止其中任何一条或全部。它们是为中国差会同人拟的一指南，使他们最妥善地运用董事们所赋予的便宜行事之权。差会的一切事务，当常以这些目标为念，马六甲差会的管理当以其最终成就为目标。有固定明确

的目标，其重要性无疑。无此，人心犹豫，本应用于奋勇行动的时光，常耗于在几个看似同等重要的目标之间权衡。"

下面这样的信，在马礼逊先生为推进其大目标而遭遇的许多灰心丧气之中，不能不对这位中国新教差会创办人的心灵产生有益的感动：

**传道会公函**

致 R.马礼逊牧师（Rev. R. Morrison）

"伦敦，1813年1月8日。

"在基督里亲爱的：

"我们对关乎你幸福的一切所怀抱、所必永怀的热切关切，愿借一切通信的机会促进之，故把此信托付董事之一的公子芬恩先生（Mr. Fenn）带交，请你垂注。我们已由直航船队致信，又由你未来的同工米怜先生致信，把他介绍给你，请你以爱心关怀；信他若蒙准与你同住或邻住，必分享你习得中文的益处；你们弟兄的团契必彼此有益、彼此安慰，尤其慰你在这远离基督教世界、远离使人复兴的宗教仪文的幽居中，你最深的情感。但米怜夫妇或在好望角候船耽搁，我们先借此确认收到你的《路加福音》译本，继《使徒行传》之后，又收到中文小册；见之我们大为欣喜，英伦各

地数千人已为你感恩祷告；愿你在大洋彼岸丰丰富富地享受其益处：宝贵的生命得延长，身心健旺，得以续译新约，再译旧约，直到神全部默示的旨意藉你的手译成、印成那人口最多的帝国的语言。这一宏大事业虽然艰巨，你的尊荣何等大、赏赐何等荣耀：未生的亿万人将为我们赴华的差会感谢神，收你劳苦的果子，不仅在今世，更在与你同享来世无尽的福乐。你若寄三十六部而不止三部《路加福音》，好分赠公立图书馆及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朋友，该多好；多少人单见一叶就欢喜了。现正计划为小册刻一套书版，分赠本城的华人水手。英国圣经公会第二次投票拨五百英镑襄助你在华印经；我们怀着希望：圣经余卷你能译能印多少，他们就继续其慷慨襄助，推进此大工。

"我们也确认收到中文禁刊布基督教圣经谕旨的译本；我们为那些如此直接与天之主作对的执迷不悟者叹息；欣慰你毫不灰心，靠他全能的膀臂继续耶和华的工作。值得注意的令人欣慰的巧合是：正在此时，数千土生华人因我们新近攻克爪哇而归入英治，你日后能印多少圣经，都可在其中安全流布；槟榔屿及其他地方的华侨，想也一样。我们确知，不仅因圣经无谬的宣告，也因全部教会历史，及目今欧洲舞台与南美洲（southern continent of America）南部大陆所演，凡拦阻真理进行的，必在这震荡中被挪去；我们可以放

心地把这胆敢与普天下之王作对的谕旨，交托给教会大元首统管万有的智慧——他昔日能兴起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帖木儿（Tamerlane）于东方，今日也能兴起西方的非常之人作列国的刑杖；欧洲列国传福音路上的许多障碍，已藉他挪去。他从莫斯科（Moscow）灰烬中惨败退却之际，我们收到申请，要派三位新教牧师赴罗马（Rome）、那不勒斯（Naples）、米兰（Milan）。

"也值得告诉你：柏林（Berlin）——已故的腓特烈，人称大帝者，曾在彼地与法国不信派（Infidelity）的祭司（Hierophants）如伏尔泰（Voltaire）、达朗贝尔（D'Alembert）等通信，以过早庆祝胜过基督教为乐——就在那城，成立了圣经公会，以他的继位者今之腓特烈为首。又想想数年前论东印度差会所写的文字，加尔各答——英属印度的首府——成立圣经公会是何等奇事！亲爱的弟兄，谁知道广州甚或北京成立圣经公会、且得皇帝襄助的日子有多近？地球这边早已是奇事之时代，加尔各答已经开了头。我们要继续祷告：愿公义的日头所射的真理之光，早入中华帝国一切幽深之处，任此谕目前使之何等难以穿透。

"愿主祝福你、保守你，你亲爱的伴侣，主的脸光照你们，赐你们平安。这是深爱你们的朋友们的祷告。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

乔治·伯德，

塞缪尔·沃尔特·特雷西（Samuel Walter Tracy）。"

## 传道会1814年报告

董事们在1814年报告中记述马礼逊先生前一年的劳绩进展：

"我们不知疲倦的驻华宣教士马礼逊先生——地上最重要工场的工人——来信告知，他已完成把新约全书译成中文的大工；他上次写信时，末几部分已在印书人手中，盼下期船队能寄几部。使徒书信大部已收到，其余指日可待。董事们满心感谢神，使马礼逊先生能为基督的事业成就这卓越的服务。这些圣经，虽有禁令，他至今仍蒙准散发；已流入帝国远方。马礼逊先生还印行了阐明基督教基本原理的《要理问答》，及论其主要教义的小册。

"马礼逊先生不许公开讲道，也不许进入内地；但他向仆人及少数别的人讲解圣经，与他们一同祷告。有人似乎因道得益，离弃偶像，愿受洗为基督徒。其中一人致信本会司库及干事，　极力称赞马礼逊先生的为人，并请我们把基督教信仰详尽地告诉他。

"我们欣然报告：马礼逊先生所著《汉语字典》备受推重，东印度公司已派专人来自费印行，三巨册对开本。我们诚心所愿并祷告：愿他长久蒙保守，继续其有益的服务；愿未生的千万人以他为从英伦输送生命之水给他们的器皿而祝福他的记念。

"刚收到米怜先生的信。他1813年7月偕米怜夫人抵澳门，马礼逊先生欣然接待，　欢喜盼望一同劳苦。然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煽动下，葡人官府命他十日内离岛。米怜先生被迫服从，迁往广州，在合宜的教师指导下，勤奋攻读中文。天主教欧洲妇人不许在广州居住，他只得与米怜夫人分离；夫人仍与马礼逊夫妇住澳门。马礼逊先生嗣后在澳门与米怜先生会合，共度五个月的季期，得这位经验丰富的同工宝贵的襄助；但季期一满，弟兄二人将不知所从：若澳门居留终不可得，米怜先生至少须迁往爪哇或马六甲，马礼逊先生或亦同往。本会对那可悲的偏狭——竟使这次迁徙不可避免——不能不深表哀叹。"

## 致廷茅斯勋爵函

1814年初，马礼逊先生写信给英国圣经公会会长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随信附中文新约一部，并为该

高尚的机构第二次拨款五百英镑襄助在华印行流布圣经而致谢：

"澳门，1814年1月28日。

"英国圣经公会会长、副会长、委员会及全体会员：

"我主、诸君：

"请允许我今日如亲从中国亲临你们这振奋人心的集会，把一部在广州译成出版的中文新约呈于你们面前。

"我呈此以表敬意，并为你们慷慨襄助我劳苦目标的仁爱眷顾而致谢。愿贵会长存，直到世上人人得用本国语言拥有圣经。我怀着最大的敬意，仍是你们最顺服卑微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

为使该公会周知详情，马礼逊先生又详致助理干事约瑟夫·塔恩先生（Joseph Tarn, Esq.）。兹摘录：

"广州，1814年1月11日。

"你1812年9月14日及1813年1月1日的来信均收到。英国圣经公会第二次拨款五百英镑襄助在华翻译、印行、流布圣经，我怀着对该仁爱机构应有的敬重领受。

"谨禀公会：在此地进行中的中文新约翻译已经完成，我时刻盼望印书人送来最后一张。

"我同工米怜牧师（Rev. W. Milne）的到来，为我开辟了以前没有的切实稳妥的流布之法。他将赴爪哇、马六甲、槟榔屿，把中文新约散给各处华侨。若无深切关怀此工的人去，散发必缓；据说彼处华人有二三十万。

"我们还想在彼处一地立中文印刷所，印行圣经，不再受此地因华官府不能体察我们工作的纯正与仁爱、而终日担心受阻挠之苦。

"新约二千部现正付印，约费三千八百一十八西班牙银元（账单附上），不计散发费用。

"请允许我声明：我把此译本公诸于世，不自诩为完美的译本。　外国人所译，必有晦涩之句、有可更善之译，此事属当然；尤其翻译圣经不容意译，更是如此。凡知我者，必信我用意的诚实；我已尽了我的全力。所余的，惟以祷告交托神的祝福。

"福音书、末几卷书信及《启示录》，全是我自译。中卷依据某不知名氏虔诚劳苦的旧译，其稿存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我擅自删补了我认为必须删补之处；我乐于记录我初受这位不知名前辈裨益之恩。

"中国人是温顺、讲理的百姓。他们受劝、受教、得书，一般都似感谢领受，少见无礼。"

## 约翰·罗伯特·马礼逊诞生

本年4月17日，约翰·罗伯特·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出生；5月1日受洗。

下面致埃尔芬斯通先生（Mr. Elphinstone）——驻华大班会（Select Committee）主席——的信，可见马礼逊先生以何等无私的热忱尽其公职；当时董事会正考虑将他革职，起因是误以为他散发基督教书籍已招帝国官府之注意：

致 T.J.埃尔芬斯通先生（T. J. Elphinstone）等：

"先生：

中国广州，1814年3月15日。

"遵命，我把关于如何为尊敬的公司驻华商馆确保后继有人、精通中文听说读写的最可行的办法的鄙见，呈于台前。

"尊敬的董事会既不以为当把习本国语言定为驻华雇员不可少的职责，我料董事会或大班会空洞的推荐，必不能供给足以于公司有用的通晓语言的后继者。语言虽可不甚劳而略知，要说得流利、写得通顺，非牺牲大量时光、毫不松懈地用功不可。

"我以为第一难在语言本身之难。次难在无善师，能用学生已知的语言传其意。三难在华人猜忌的性格。地方官府，

如你深知，绝对禁止其子民教洋人语言；百姓半出于惧，半出于偏见，少有肯倾吐的。在此情形下学通语言，除非有好奇、利禄或虔敬的强烈动机，常是苦差。

"我近想：要确保后继有人如上所说合格，最有效的办法，或是把中文学生一职立为独立的部门。取二人，免其别差；则一切不习语言的合理借口都除去，二人的荣誉心也将投注于进取。年长者佐首席翻译，习通常书信体及上官府的程式，翻译病假或出缺时得以代之。

"教语言的先生非冒人身危险不能来；常有不敢出入公司商馆、若无十足把握必被差役拿去者。故当为他们在学生寓所内提供一切合理的住宿，并为其所冒风险给合理的酬金。无此，我料好先生不可得。

"华人绅士的塾师，据说年得二三百至四百银元，不计食宿。公司给三百银元，于一般应聘者大概是公道的平均数；但不足以吸引受过良好教育或聪明的土人来事洋人。

"此议并非要挫伤众人习语言的积极性，乃为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确保商馆中有人把语言学到相当精通的地步。

"以上各点考虑，出于诚心促进尊敬公司之利益的愿望，谨以极大的谦恭呈上。我仍是，十分恭敬地，你的

"R.马礼逊。"

## 致托马斯·威尔逊先生函

下面致托马斯·威尔逊先生（Thomas Wilson, Esq.）的信值得收入，因其中有若干有趣的事实：

"亲爱的先生：

中国广州，1814年2月12日。

"你由米怜先生于1813年7月4日带来的信，我欣然收到。你阖家的幸福与霍克斯顿（Hoxton）的兴旺，令我最高兴。愿你的家与你一直关怀的对象霍克斯顿继续兴旺。

"我已嘱传道会董事们把中文新约译本一部赠霍克斯顿，本季已寄回；愿该院院长（Heads）与学生（Students）把它当作敬重之礼领受——我昔年从霍克斯顿得益良多。从你寄来的报告，我喜见你们仍认我是你们的子弟之一。愿神学院长存，直到普世都传了福音。你们若时时差几个人到异教徒中去，我信主必越发祝福你们。

"你从前劝我留在家里作董事（Director）而不作宣教士；我一点不后悔没听你的。我的成功诚然小；但我信主必悦纳并祝福许多人，借我所译的新约及出版的两册小书。我愿传耶稣的福音。愿他在他的美时开又大又有功效的门。另一方面，能笔舌兼擅的，少有人能及。人的能力甚有限，即

最蒙厚恩有恩赐者也不例外；把一种方言说写流利需要很长时日，多种方言更甚；但但当一工告成，最软弱的器皿也必被使为有能力，如神的使者。

"我的同工、忠心的同工米怜先生12日离广州，赴爪哇、马六甲、槟榔屿作宣教旅行。他带一千五百部新约，散给各处华侨；又带小书一万或一万三千册。此行甚费。米怜夫人留澳门，与马礼逊夫人同住。她们的小女儿不大健旺。

"马礼逊夫人同向威尔逊夫人及阖家致基督徒的问候。我们的小丽贝卡（Rebecca），现约一岁半，蒙主恩典，身体格外好；在我离家五六个月在广州期间，已颇能陪伴母亲，给她带来许多乐趣。

"我年迈的助手郭先生，心深被真理感动，因官府要拿他，被迫不止离我的寓所，连自家也不敢住。

"此国有一场甚严重的叛乱，尚未平定，限于北方数省。当今皇帝的宝座甚不稳固。愿人在地上见神的审判就行公义。山东饥荒之惨，饿死者公开卖人肉而食。

"请代我向辛普森博士（Dr. Simpson）、胡珀先生（Mr. Hooper）致基督徒的问候，祝众学生好。他们当何等喜乐于基督徒之人的爱与关怀。我书写甚多而时间甚少。恕我简略。我仍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里深爱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

## 1814年日记

下面这篇日记　主要是1814年大事的回顾摘要，含许多宝贵有趣的资料，致传道会干事之一乔治·伯德牧师（Rev. George Burder）：

"1814年1月29日。

"蒙神恩典，我至今蒙留，又从此地致信你。过去一年本差会事情不多。我可敬的同工米怜先生将寄给你他在爪哇旅行有趣的详情，旅中他广散文字之道。愿神的祝福临之。我仍走往年一成不变的老路。

"我照常以恳求主祝福差会之工及我的家开始1814年。

"1月2日——召八个异教徒来祷告讲道。讲使徒保罗（Paul）向以弗所（Ephesus）教会长老（Elders）的告别。我祷告异教徒被感，觉得需要救恩；我得能向他们宣讲神全旨。保罗的心何等火热慷慨！他的呼吁何等恳切又充满深情！

"被召去为一位官员拜访大班作翻译。官员说，总督怀疑基督徒与北方叛乱有关，正密查澳门葡人，务求周详。

"皇帝命祭天、地、祖先及四时之神，求剿叛军得胜。

"1月9日——讲保罗在亚基帕王（Agrippa）前的分诉。

"2月24日——官府出告示，定春季祭祀之日。祭者：关帝（Kwan-te，deified 的武将）、孔子、谷神、海神、山川之神、南海（Nan-hae）境主、火神、风神、天后（queen of heaven）、农事始祖等。

"2月28日，主日——向五人讲《希伯来书》十二章。论仰望耶稣、患难或逼迫中的顺服、和平圣洁。我自己深被题目感动。郭先生父子把《诗篇》第一百四十九篇译成韵文。

"叛军仍大扰人心。一人上奏请禁中国小说类轻佻文字。中国人称这类书为小说（seaou shwo），即'small talk'。它们常讲欺压之事，煽动反抗官府，故被认为有害；又常放荡不道德。极其严正的父母有时全禁子女读小说。又一人请禁佛、道二教（Fo and Taou）的僧道。小说被禁了，僧道仍留。

"3月9日——出令查谁是天主教徒。澳门拿了九人，罪为天主教徒。此时传来官军胜叛军的消息，主帅因之封爵。

"3月12日——澳门华官出告示，禁土人信洋人宗教。主啊，助我忠心事奉你至死；我的神啊，求你怜悯我！祝福你自己的话！感动人心领受真理。

"3月17日——一位华人绅士说想学我们的祷告。我向他讲解在耶稣里的救赎、信心与圣洁的必要；许给他几部书，盼于基督教有些认识。

"3月19日——召一书商来，问散发新约的事。他发书几遍及每省，至交趾支那及海南（Hae-nan）。他以为散新约之难相当大。因约二十年前广州一人代英人作禀帖上官府而被斩，他自称害怕。土人因连洋人受累的别案，也动了他的心。

"送一部新约、一册小书、一部《要理问答》给一位华人行商（Hong Merchant）。愿主赐福！

"3月21日——昨日与[A——]长谈。他说澳门修院有一土生天主教徒，正预备赴高丽（Corea）传教。多人已丧命彼处；此人愿舍身。他把自己献给神。

" [A——]的几位基督徒同伴曾想，若被官府拿去当如何。有人提议先否认是基督徒，事后再悔。

"3月27日——今晨讲今世之终，取彼得（Peter）书信三章。我所忧的是我的服事似徒然。并非全无果效；但我未见我所愿见的那种为罪忧伤。我见果效显于端庄及性情行为的规矩。郭阿佐（Ko-a-tso）似懂福音的道理，且以爱心领受

真理。他欣然作散文译，又作韵文译我给他的圣诗，及给他父亲的。

"上周我出版了一小册，含旧约历史的纲要。

"刘四爷（Lew-sze-yay）——本地大有影响力的老绅士——前日问我们的宗教观点与习俗。我略述基督教的要旨。他说这体系宏大，他在家中教导：烧香少重，检点行为多重。这位绅士告诉我，他读我送他的新约数卷用了三天，看出其改造人心的倾向。他正追求一种静默主义：心不动于野心、怒、欲及其他情；天命逆则安然顺服，如有时所降之恶；天命顺则喜乐，如开花、如日之照耀。他曾富贵，今贫。

"中国人印善书用自愿募捐。数人捐资刻版；或竟用整版铸版。印数份，注明书存何处，邀一切善人印数份广施，造福当代。捐资刻版者姓名列入。欲得五十或一百部者，到书库定印，姓名亦列入捐资名录。前日我收到一部五卷的《诸宗教派道德格言集》，是一位刚收到三十部的人送的。他们的格言是：凡识字者都当教妇女儿童以正道。

"闻英伦立法机构已使有资格的宣教士赴印度为合法（本是正当的），大喜。

"4月2日——清晨从广州抵澳门。见家人尚称安好，为此当感谢神。3日照常与仆人们一同礼拜。讲《马太福音》一章耶稣（Jesus）与以马内利（Emmanuel）之名的意思。后与马礼逊夫人、米怜夫人一同礼拜。

"4月9日，主日——向十三人讲《马太福音》三章。论悔改及结出配得悔改的果子，斧子放在树根上。施行圣餐。考问孩子们。阿贝尔·云从广州到，彼处似有意拿他。

"4月11日——本地华官来访。他断言叛首是天主教徒。他与同僚对奉天主教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若报出各辖区有此等人，必牵连他们自己于皇帝之怒。

"4月13日——邻近一位年老的满洲（Tartar）绅士官员来访。谈满洲语言的性质；彼北至北京以北诸国等。他去后按习俗送礼：茶、火腿。此地习俗必回礼。据他说，俄国人（Russians）派十人到北京学中文，十年一换。西藏（Thibet）人在北京也有书院，学生学中文。

"4月17日，主日——马礼逊夫人生一子。蒙主恩典，母子平安。

"4月19日——北京有急件到，命在澳门及邻近各区密查奉基督教者，及与华人教门天地会（Teen-te-hway）、三合会（San-ho-hway）有关者。阿贝尔·云被迫藏于澳门一教

堂。他的广州寓所被官府搜查，两名家人被带去审问。老人与乡绅被官府勒令告发基督徒。

"4月24日，主日——讲八福（Beatitudes），《马太福音》五章。

"5月1日——向异教徒讲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云云。向六位英国人讲道，给我儿约翰·罗伯特·马礼逊施洗。愿神的灵赐给他。

"5月12日——闻5月9日星期一，英舰'多丽丝号'（Doris）派小艇入河追一美国船。此事致与华官府长期棘手的交涉。死了两三个英国人。

"5月28日——全日在把关于上事的官方公文译成中文。满洲官员来访。谈满汉性格之异；他以为满人比汉人朴实真诚得多。他叹息世人专重财富，自称奉行不同的原则。论宇宙体系，他以鸡子喻天地：以黄为地，白为天。又问英人在澳门有无如葡人的教堂，守不守安息日，有无修女。他送我两部他印以教人接生之术的中文书；另一部是百姓每年为他祝寿献的诗，颂其种种美德。他性情温和，但放荡。

"5月29日——闻孟加拉官府已定用英国纸印《汉语语法》五百部。工费六千卢比，纸费八百至一千二。

"6月17日——三首圣诗、诗篇付印。我译自英文，郭先生父子作韵文。印书人将开刻新约十二开本。

"总督悬赏一千银元拿上文提到的土生天主教徒。他终被迫去马尼拉（Manilla）。他一位朋友被拿，监禁至今。

"主日——讲解《罗马书》一章的一部分；仿《奥尔尼诗集》（Olney Collection）'可怜、软弱、无用'（'Poor, weak, and worthless'）之体作了一首。孩子们照常背小册、《要理问答》；晚上学圣诗一段。愿我能为福音的广传多作些。计划多端，此地情形使之无法实行。

"去年九月，北京一葡人房屋被焚。法国传教士普瓦罗（Poiroth）死。现只剩一法国人，名拉米奥（Lamiot）。

"蔡阿可（Tsae A-ko）求洗。他的自述如下：'耶稣为我们作挽回祭，是有福的佳音。言语思想都不足以穷尽耶稣恩慈可敬美善之意。我今信耶稣，靠他的功劳得赦罪。我有罪有缺；不靠耶稣赦罪，必永远沉沦。今既闻藉耶稣得赦，当全心靠他的功劳。不如此者不是好人。我绝不靠自己的善。反省自问，自幼至今，无力量、无功德、无学问。至今二十七岁，未曾报答神赐我生为人的恩典，未曾报答父母、亲戚、朋友之恩。我岂可怨？岂可望自己的善行？我全然呼求父神，靠神赦罪。我也常求神赐我圣灵。'

"阿可是小妾之子。父在他十六岁时死；嫡母无子而死。他二十一岁到来我家，听我讲耶稣，自言不大懂我的意思。那是我在华第一年。三年后，我说得好些，能写了，他渐懂；又被他哥哥雇去为印书人监印新约，他说始见耶稣的功劳能救万古万国之人，遂听而信之。

"他天性不好，常与哥哥及其他仆人争，我以为他离我的差使为好。但凡在数里内，他每安息日必来礼拜，晨昏恳切祷告，背《要理问答》所载十诫（Decalogue）。他说从十诫及朋友的教导，看出自己大而多的错：天性不正，不义，未尽对朋友、弟兄及他人的本分。他的知识当然甚有限，见解或模糊，但我盼他信耶稣是真诚的。我以腓利（Philip）对太监（Eunuch）的话为指引：'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愿在大日他显为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愿神在他的永恒得救上得荣耀！

"他写得一手相当好的字。父曾小有财产，一只帆船自巴达维亚返国，在中国海失事，荡尽。蔡阿可在学堂时常病，不及乃兄阿兴（A-Heen）进益。阿兴在我处，温和明理，但我恐怕他心与福音为敌。他每主日听道也很稳定。但虚伪与不诚实，是粘在华人性格上的恶习。"

"7月16日——在远离人烟、海边高山下一泉水旁，我奉父、子、圣灵之名给上文述其品格与信仰告白者施洗。愿主以耶稣的血洗净他一切的罪，以圣灵的感化洁净他的心。愿他为大丰收的初果；为信而得救、脱离将来忿怒的亿万人之一。

"郭先生写了一篇自述，与上期船队寄哈德卡斯尔先生的相似，是他儿子写的。

"9月12日——米怜先生又到我们这里；他劳苦有益的旅行已毕。愿神的祝福随着他的劳苦。几家葡人表示愿领新约，但我的朋友们忽略了寄我所求的那些。给了几册小书；澳门主教后来为此抱怨。

"9月13日——华官府出令，拿一切在洋人处当差的土人。华官府不许土人事洋人，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行不误；待官府要刁难侨居的洋人，才执行此法。

"9月28日——一直忙于与委员会的公文往来。收到R.先生（Mr.　R.）的信；他临终前深表痛悔，盼望耶稣。他留一千银元，由我用于广传我们蒙福的宗教。已拨作印新约十二开本之用。

"12月16日——赴广州。讲道七人听——题目：财主与拉撒路。

"12月17日——尽力感动听者，觉得永恒现实说不出的重要。

"1月21日——与亲爱的家人作别。马礼逊夫人长期的病，非回本国调养不可。

"亲爱的先生，我已把过去一年的事匆匆回顾过。我因深思本差会的情形，劝我优秀的同工米怜先生去马六甲，为我们的差会立永久的总部。他下季能否在广州或澳门获准居留，甚难预料；但撇开这一考虑，我劝他去。他蒙爪哇、马六甲及邻近多处德高望重人士的厚待，特别适合他将开创的本差会分部——这一举措我两年前恳切建议，传道会元老之一明智的哈德卡斯尔先生来信表示最诚挚的赞同。我对这中国差会拟设分部的成功抱乐观的盼望，一因当任者的资格，二因将完全自由地传讲教导耶稣基督我们主救主的道理与诫命。

"米怜先生将继续攻读中文，以助译圣经余卷，或改善已译各卷将来的版本。他已编成一小书付印，其中以福音真光阐发了新约多处。他的语言长进很值得称道，令人鼓舞。我祈他的性命蒙保守多年，为这些地方之福。

"《创世记》在印，盼数日可毕。若成，我寄几份校样回去。我行将从事屡次提到的《汉语字典》。尊敬的董事会已

慷慨承担印行费用，并为此特派一部印刷机来。我祈求神保守我性命以成之。

"祝传道会虔诚的劳苦得最高的成功，我仍是，可敬的亲爱的先生，在我们主的信心里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

## 马礼逊夫人离华

马礼逊先生在日记中只略略提到与家人作别的伤心事件；他虽深感家庭忧患的重压，少向通信者倾吐。此事使他此后六年独自从事艰巨的职责；其必要性，米怜先生如此记录：

"马礼逊夫人长期患重病，一次海行与气候更换被指为恢复健康最有望的办法。在知己少、造就人的谈话少的国度，基督徒家庭的成员分离不是容易事；尤当紧急重要的本地职责使健康者不能陪同照料病者。但职责常召他们忍受此试炼；中国差会的同人已不止一次遭遇。这次他们都深感其苦，马礼逊夫妇自己尤甚。但他们认为他那时的工作如此重要紧急，停数月都是差会事业的大损失；又盼既是应职责之召而别，神必扶持他们的心，施以恩慈的保护。马礼逊夫人遂于1815年1月21日携二子女登船赴英伦，蒙神美好的护理平

安抵达。气候更换与朋友团聚，起初于她的健康心神大有益。"

# 第五节

**公元1814—1819年。**

**本节内容提要**：董事院命令；马礼逊先生之复函；传道会公函；与中国政府之交涉；致斯当东爵士函；拟在马六甲设立文教机构；同一提案；英国使团赴北京（Pekin）；使团抵达；使团随员名录；致W.施鲁布索尔先生函；《创世记》译成；致G.伯德牧师（Rev. G. Burder）函；天主教徒遭迫害；处决一名骗子；刻字工人被拘、书版被毁；郭先生（Ko Seen-sang）之品格；《诗篇》译成；圣经公会拨款三千英镑，用于新约之刊印流通；J.欧文牧师（Rev. J. Owen）来函；使团返广州；赴北京使团日记；基督教与异教之比较；皇帝致英国国王之信；《中英对话》（Dialogues, Chinese and English）付印；厄姆斯顿夫人（Mrs. Urmston）来函；J.T.埃尔芬斯通先生来函；致圣经公会函；致美洲一位通信者函；致沃博士牧师（Rev. Dr. Waugh）函摘录；官府查抄部分铅字与《对话》；致传道会董事会函；《为语言学目的而作的中国观》（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四开本）与《Horae Sinicae》付印；致圣经公会函；约翰·尼奇牧师（Rev. John Nitche）来函；瓦特博士（Dr. Vater）来函；雷慕沙先生（M. Remusat）来函；罗斯博士牧师（Rev. Dr. Ross）、博格博士牧师（Rev. Dr. Bogue）与斯图尔特博士牧师（Rev. Dr. Stuart）来函；《中国的语言与政策》；马礼逊先生获神学博士学位；关于恒河外传道区（Ultra-Ganges Mission）之规章；寡妇孤儿基金；基督徒之本分；论无私之通论；书院计划；致马礼逊博士岳母函摘录；致沃博士牧师、克卢尼博士牧师（Rev. Dr. Clunie）、斯当东爵士、J.T.埃尔芬斯通先生、雷慕沙先生、W.P.克鲁克牧师（Rev. W. P. Crook）与贝尔德博士（Dr. Baird）函；传道会报告摘录；C.R.普里切特牧师（Rev. C. R. Pritchett）来函及复函；伦敦传道会来函摘录；哈德卡斯尔先生去世；W.A.汉基先生（W. A. Hankey, Esq.）与J.雷纳先生（J. Reyner, Esq.）来函。

前文已经提及，尊敬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作出一项决议，载于小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致马礼逊先生的正式公函，内容如下：

"——

机密部

"广州，1815年10月14日

先生：

"我们有必要告知阁下，尊敬的董事会获悉，阁下已在中国印刷出版了新约圣经及若干宗教小册子的中文译本；

"又闻这些译本的流传，系公然违抗中国皇帝的一道谕旨——该谕旨规定，此类书籍的出版者可处死刑；董事会担心，这些译本可能给在华英国贸易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已下令，终止阁下目前与本公司的雇佣关系。尊敬的董事会同时声明，他们对阁下的才干、品行与为人仍怀有高度敬意，并充分肯定阁下服务所带来的裨益；有鉴于此，他们已指示我们在执行上述命令时，向阁下赠予四千美元。"

尽管上述命令的内容已传达给阁下，但我们深感阁下的服务对本公司在华事务至为重要；又根据我们亲身的了解和过往的经验，深信阁下行事谨慎明智，断不会因与商馆的关系而置身于可能牵连国家利益的境地；因此我们决定，在接到进一步指示之前，暂缓执行上述命令的任何部分。

促使我们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尊敬的董事会在此事上的决议所依据的情报有误，无论就事情本身的性质而言，还是就阁下本人或在华英国利益可能面临的危险程度而言，皆是如此。因此，我们目前恳请阁下就此事

惠予进一步的说明与解释，以便我们能向尊敬的雇主呈交对此事更为公允的陈述。

我们是，先生，阁下最顺从的仆人，

"J.T.埃尔芬斯通（J. T. Elphinstone），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马礼逊先生致上述公函的答复如下：

"——

诸位先生：

——

广州，1815年10月14日

"我已收到诸位今晨代表特选委员会发来的公函，得知本季从尊敬的董事会收到一道关于本人的命令。对于我的任何行为竟致尊敬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们不悦，我深感遗憾——多年来，我对该公司在华利益，远非漠不关心。

"从公函中所用的严厉措辞——即指我所为系'公然违抗'中国皇帝谕旨——来看，似乎存在某种误解。诚然，中国曾颁布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谕旨，以严刑相威胁；但除了作为特选委员会各种官方文件的翻译、多次担任通事之外，我的名字和所从事的事业，据信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针对我个人，

从未有过皇帝的谕旨。我不属于天主教（Teen-choo Keaou，即天主教的专称），也不出版该教的书籍。即使中国政府对我所为不悦，我的行为也断不能被公允地解释为'违抗'陛下谕旨。即便我的作为引起中国政府注意，恐怕他们也不会赞同——虽然一位读过新约的本国语言教师曾告诉我：依他之见，政府最高官员读此书，也不会从中找到冒犯之处。

至于我所编印书籍的'流传'——

"印行之事，我无不以最严密的谨慎行之，其方式断难追查到我本人。即便如此，我也不指望委员会的庇护。据我所知，我所做的一切，至今未曾给尊敬的董事会在华代表带来片刻麻烦。

"我当初进入公司商馆担任此职，是出于服务的愿望，既欲于人有益，亦望于己有所得；此后一贯谨慎行事，刻意不引起官府注意，不以翻译、通事及公司仆役中文学习助手之职招致冒犯——我以热忱与敏捷任事。

"此即我的本分，我不敢居功；所受报酬优厚，我亦心存感激。我的私人志业，与初入公司商馆时无异；此后并未另创新业。以上解释，谨恭敬呈上，我是，诸位先生，阁下最恭顺的仆人，

"马礼逊（R. Morrison）。"

第一卷 2 E

致传道会的公函

1815年

传道会的一封来信，解释了董事会惊恐的原因，及其随后下令终止马礼逊先生与广州商馆雇佣关系一事：

——

致马礼逊牧师（Rev. R. Morrison）

"伦敦，1815年3月15日

"亲爱的弟兄：

"今年1月6日，我曾匆匆致函，告知我们刚收到的不快消息：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已通过决议，断绝与阁下的一切雇佣关系。缘由如下：

"他们不仅见到了阁下印行的中文新约圣经，还见到本会《会务纪要》一卷，其中载明，阁下不顾皇帝谕旨，坚持从事圣经翻译与散发工作。他们认为，此举可能触怒中国政府——尤其阁下被视为公司雇员——遂决定不再雇用阁下。此消息令我们深感忧虑；更令我们不安的是，此事竟起因于向公司图书馆馆长沃博士（Dr. Waugh）赠送新约与《会务纪

要》——本是送给他个人的礼物；因有人劝我们不要向董事们赠送圣经，我们虽有此意，也只得作罢——此乃某人一时疏忽所致。

"无论如何，我相信阁下会继续推进翻译这一至为重要的工作。恩主已大大帮助了阁下；我们与本国及他国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弟兄一同，为上帝使阁下成就的一切欢喜感恩。这将成为阁下生前、临终乃至荣耀中不住赞美的原因；我们恳切祈祷并盼望，众人能因这劳苦永远蒙福。

"董事们已投票决定，赠阁下一部最近在巴黎印行的对开本中文词典，相信将随本季船队寄出；另有传教事务的消息。米怜弟兄来信说，阁下健康欠佳，认为航海或于阁下有益。董事们恳切盼望阁下延年益寿、恢复健康；若航海确有必要，他们绝不反对。

"届时阁下须认真考虑：是前往据说气候健康的槟榔屿（Pulo　Penang），还是亚洲其他岛屿，或是气候极为宜人的好望角，无需返回英国；此事由阁下自行决定。费用虽巨，工作亦将长期在某种程度上停顿，但若阁下愿行此举，他们愿欣然承担费用。

"愿亲爱的弟兄与尊夫人蒙智慧慈爱的天父所赐的一切祝福，我们是，主内最亲爱的弟兄，

"司库约瑟夫·哈德卡斯尔（Joseph Hardcastle），

"书记乔治·伯德（George Burder）。"

尽管尊敬的董事会已将他除名，不再视为正式雇员，并将其名字从官方名册上删除——只因他不肯放弃传教志业；然而，他的服务对董事会在华代表实在太重要，无法舍弃，这从传达董事会命令的委员会信函中可见一斑。

上一年，公司驻华代表正与省政府就商业冤屈进行棘手的交涉；为求伸冤，他们决定暂停贸易。在这次与以往所有为难之际，马礼逊先生不仅是双方沟通的媒介；而且屡屡凭其审慎与不妥协的坚定促成双方的正确理解——他既维护了英国人的尊严，又以其对中国语言风俗的广博知识，尤其是以其温和与众所周知的仁慈禀性，赢得了各阶层中国人的好感。但从他此时致特选委员会的一封信可见，他认为自己在这些场合的处境，并非全无个人危险：

——

* 1814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被派往广州，任特选委员会委员，与总督委派的一位官员就英公司与中国官府之间当时争议的各点进行谈判；他颇为成功，获得省政府一道谕旨，让步了最关键的几点；英人据此谕旨的保证，重开了由他们自己暂停的贸易。然而，这一成

功自然使斯当东爵士为中国官府所忌恨——他们的图谋被他挫败；次年，他们从皇帝那里取得密旨，要秘密拘捕其人、暗中取其性命；但英国民族的品格使省政府不敢作此尝试——

与中国政府的交涉

1815年

"致特选委员会主席等

"澳门，1814年10月

"先生：

"希望我说自己一如既往，随时准备热忱履行尊敬的委员会所委任之职，不会被认为僭越。但此刻，一如其他一些情形，中文翻译之职伴随着相当大的人身危险。此前，在与中方严正交涉、触怒广州地方政府时，他们曾迫害并报复翻译个人；弗林特先生（Mr. Flint）与罗德理哥神父（Padre Roderigo）的遭遇，是我记忆中的两例；有此在前，我不禁忧虑：撰写或翻译一封致中国皇帝陛下的信——其中自然包含对本省地方政府的弹劾——将使我在中方手下遭受人身之苦，甚至在当前争端平息之后长久难免。我谨以最恭敬的态度陈述此事，并恳请尊敬的委员会指示，有何权宜之计可以

消除阁下最顺从的仆人心中合理的忧虑——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罗伯特·马礼逊牧师

"先生：

"澳门，1814年10月11日

"回复阁下昨日来信，我们——

"现告知阁下：阁下要求我们保证，不因我们所采取的措施而追究阁下责任——这些措施主要经阁下之手传达给中国政府——我们对此毫无异议。

"阁下所举事例，尤其是弗林特先生*一案，我们承认足以引起疑虑与忧惧；因此，阁下向我们提出申请，完全正当。

"我们深知，广州政府官员为剥夺公司和委员会使用任何能提供阁下这般重要服务之人的服务，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不公或专断的手段。深知承认中国政府干涉将带来诸多严重后果，我们认为，坚决抵制此类企图是我们的职责。

"关于此问题我们的意见与立场，请参阅我们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往来文书，尤其上季的文书——阁下在其中担当主要角色，并协助我们从总督处获得承认：他此前声称有权干涉我们委员会委员任命一事，已予撤回。从那场争论期间的往

来文书中，阁下当已看出，我们已下定决心，以我们的一切手段，抵制中国政府对尊敬的公司机构的任何干涉企图。

* 弗林特先生曾被中国人拘捕，囚禁近三年。

"若我们竟一时怀疑，凡经我们授权、遵我们指示所行之事，或在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中任何文件文书所表达的意见，责任应归于何人，我们便全然不配所居之位，不配所受之托。在一切情形下，我们认为唯有委员会应当负责。

"希望此处解释已充分，能令阁下满意，消除阁下可能存在的疑虑与不安。我们是，先生，阁下谦卑的仆人，

"J.T.埃尔芬斯通，

"托马斯·查尔斯·佩特尔（Thomas Charles Paitle），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在这些交涉期间，G.斯当东爵士与马礼逊先生之间往来了数封论及此事的信函，其中一些显示了与一个专制政府在不平等条件下谈判的艰难。

致G.T.斯当东爵士等

"我亲爱的爵士：

"澳门，1814年11月16日

"刚拜读阁下24日来函。当初说'无论如何都要收场'时，自然理解为大局已定，剩余各点并非首要。阁下知道，人之常情，事若不成，便会猜测'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或'我本不该如此'。

"依鄙见，阁下在这场艰苦的交涉中，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与坚定，为阁下的见识与涵养增光；相信所有相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同感。但当我们的愿望或利益受挫时，情绪便左右了判断。有人嫌阁下太慢，但系于阁下决断的利害何等重大，谨慎从事自是应当。

"我此刻写信，是想提出一个读阁下昨日公文时想到的主意。指望总督的谕旨完全令人满意，未免期望过高；其中不满意的部分，也不足以构成决裂的理由——难道没有中间道路吗？我担心，默然接受会被解释为阁下同意今后完全遵从他的一切要求；例如，用英文与中文同时致函于他，以及其他一些令人反感的——

"——关于陛下军舰的种种。若果真如此，将是严重之害。那时阁下或许可以说或写：'这道谕旨中有些部分，我们不能承诺遵守；但我们愿将讨论推迟到他日，'等等；同时照常进行贸易。事实上，这等于提出一种委婉的抗议，防止它

被——阁下自己不得不做阁下所不赞成的事。我是，我亲爱的爵士，怀着崇高敬意，阁下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

致同一人

"我亲爱的爵士：

"1815年1月10日

"今晨收到阁下便条，连同行商们的陈述一并收到。我已从《京报》翻译了所附文件；阅后请转交埃尔芬斯通先生。它颇能说明皇帝的心态；我认为会引导阁下对他关于阁下的荒谬命令作更冷静的看法。他实在是个可怜的人。深居宫中，疑忌左右；大批被指为叛首的人尚未捕获；他以为针对他性命与皇位的阴谋正在进行，可能如上次动乱一样突然爆发。在这种心态下，某个心怀叵测的恶棍把阁下的名字呈到他面前，说阁下二十年前绘制了该国的地图；英人种种明显的进犯——带来军舰、带来军队、驶入内河、攻击他国人民，等等——都是出于阁下的唆使！陛下本来就恐惧万分，听了这些会作何感想！

"行商们既已否认对阁下的指控，若地方政府也持同样立场，阁下在皇帝陛下心目中的名声便可洗清；此事或许就此不再提起。

"我看，要获得类似满意的无罪开释、并放弃所依据的原则，困难重重。事实上，我认为不可能。中国政府要向几个外国商人赔礼——这是他们不愿做的，不到被迫不会做；他们也不相信，在敌人逼近到比现在更近之前，会被迫如此。我谨恭敬地呈上鄙见，我是，阁下最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

马礼逊先生此时的公务固然重要而紧张——事实上，在他与东印度公司的整个雇佣关系中皆是如此——他执行公务也极为热忱；但这些公务从未使他的心偏离他一生至高奉献的那个伟大目标；即使在此时，他正全神贯注于实现一个长期萦怀的计划，即在马六甲（Malacca）创办一所书院，研习欧洲与中国文学科学，主要为在东方群岛传播基督教。以下提议，据信是首次公之于众。

"广州，1815年10月

"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仁慈的基督徒：在东印度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的募捐提议。

"一、本提议——

书院的直接目的，在于促进英国与使用中文书面语的各国之间友好的文学交流。

"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希望：在神圣天意的祝福下，科学与启示之光，将藉此书院，和平而渐进地照耀亚洲东陲与日出之岛。

"二、书院职员如下：

"1. 英文与中文欧洲教授一名，年俸——英镑*。

"2. 中文土著助理教授一名，年俸——英镑。

"3. 欧洲助理教授一名，年俸——英镑（欧洲教授须为大不列颠国王陛下之臣民）。

* 金额后定。

"三、为六名欧洲学生提供津贴，每年每人——英镑。

"四、亦为六名土著学生提供津贴，每年每人——英镑。

"五、唯有笃信基督教圣经所载神圣启示者，方可担任欧洲教授或被录取为欧洲学生。

"六、书院向学生开放（自费并缴纳书院费用），不论其宗教派别，凡已为大不列颠大立法机关所容许者皆可入学。

"七、十一位捐款最多的原始捐助人，应为当然信托人，并组成委员会，安排书院创办细则。

"八、将此计划恭敬禀告尊敬的东印度公司及国王陛下政府，谦卑恳求其同意与嘉许。"

由于马礼逊先生不得不随英国使团赴北京，推进这一重要目标的进一步步骤暂时中止。并非每位读者都了解此次使团的缘起，以下摘自G.斯当东爵士的日记，足以说明其目的。在提及1814年的交涉后，斯当东爵士写道："这些阴谋的报告，自然在英国引起了相当大的——凡关心贸易者无不惊恐；人们深为忧虑（事后证明是多余的），担心省一级的争端调解无法维持，因此，若要保住贸易于所期望的基础上，别无他法，唯有直接上诉北京。"

关于拟派使团前往北京朝廷的确实消息，于1816年1月由国王陛下军舰"霍雷肖号"（Horatio）抵达中国。

在华英国当局长期深知马礼逊先生才干之价值，在此重大关头希望借助其服务，不足为奇；他遂被请随大使同行，任中文秘书。他缺席将对其直接工作造成中断，起初令他犹豫；但他的异议终被推翻，不仅因友人力劝，也因他看到此行可与中国上层阶级交往、增广见闻；他最终同意随使团同行，任中文秘书兼翻译。

经过诸多预备安排——关于投递白金汉郡伯爵（Earl of Buckinghamshire）致广东总督的信函，宣布摄政王殿下拟派使团前往北京朝廷之意；议定礼仪细节等——马礼逊先生对使团抵达中国作如下记述：

"1816年2月9日，国王陛下特命驻中国皇帝大使、代表国王陛下的王储殿下全权大使阿美士德勋爵阁下（Lord Amherst），在朴茨茅斯登上国王陛下军舰'阿尔塞斯特号'（Alceste），舰长麦克斯韦尔（Maxwell）。尊敬的公司商船'休伊特号'（Hewitt），船长坎贝尔（Campbell），装载礼品；国王陛下双桅船'利拉号'（Lyra），船长霍尔（Hall），随'阿尔塞斯特号'同行。

"6月23日——乔治·斯当东爵士在澳门收到阿美士德勋爵来信，告知其6月9日已抵巽他海峡（Straits of Sunda），拟数日后继续航程。

"7月9日——乔治·T.斯当东爵士、图恩（Toone）、戴维斯（Davis）、皮尔逊（Pearson）、曼宁（Manning）诸先生及马礼逊，登上尊敬的公司巡洋舰'发现号'（Discovery），舰长罗斯（Ross），出海迎接大使。次日，双桅船'利拉号'抵达，宣告大使临近。'阿尔塞斯特号'与'休伊特号'于7月10日抵伶仃岛（Lemma Island，近澳门）外海。使团人员名单如下：阿美士德勋爵阁下，特命大使兼全权公使；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第一专员；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先生，第二专员；图恩、戴维斯、马礼逊、曼宁诸先生，中文部秘书兼翻译；海恩（Hayne）先

生，使团代理秘书兼大使私人秘书；阿美士德阁下之子（Honourable Mr. Amherst）；格里菲斯牧师（Rev. Mr. Griffith），随军牧师兼教师；埃布尔（Able）先生，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皮尔逊先生与莱恩医生（Dr. Lyne），外科医生；哈维尔（Havell）先生，画师；萨默塞特阁下（Honourable Mr. Somerset），卫队副官；马里奇（Marriage）先生，管理礼品；阿博特（Abbot）、马丁（Martin）、普尔（Pool）诸先生，随使团；卫兵二十二名；乐队十二名；仆役若干；共七十二人。

"必要的安排就绪后，使团取道海路北上。乔治·斯当东爵士与马礼逊先生移驻'阿尔塞斯特号'，陪同大使；7月13日，船队趁顺风启航。"

为尽可能按日期保存事件顺序，以下1815年的信函与日记摘录，将总览马礼逊先生该年的事务：

致威廉·施鲁布索尔先生（William Shrubsole, Esq.）

"我亲爱的先生：

"澳门，1815年1月9日

"蒙上帝恩慈，我至今健康在世，得以提笔给朋友们写几行匆匆的信。自上次致函以来，我的研究屡被政务打断。去年我向阁下提及的中国北方叛乱，使中国君主之心大为惊

恐；各国都不乏这样的人，为在这种场合表忠心，徒然加剧已有的恐慌。一位危言者上奏陛下，称澳门、广州及四周，基督教广为传播，人人准备谋反。他指的是天主教徒——他们是迄今中国政府所知的唯一信基督者。地方政府立即颁布禁令，并惩治了几名基督徒。天主教传教士在广州的代理人，一名中国人，侥幸逃脱被捕。其家被搜，家人终被囚禁。他藏身澳门一所书院，直到中国官府追查之烈使藏匿他变得危险，才被送往马尼拉（Manilla）。这使我们的人大为恐惧。

"中国人不愿英国军舰留驻沿海对美作战；与美国船只的两三起小冲突，引发了一场漫长而令人疲惫焦虑的交涉，几乎以英人撤退告终。他们真的离开了广州，带走了英国旗；但中国政府转念，邀请乔治·斯当东爵士（他已因此事离开澳门）返回。中方随后在表面上准了英人的要求。我作为中文秘书，在此事中自有我的忧虑，也付出了大量劳苦。

"今年我得以译完《创世记》，现已付印；又印了十二开本新约一种。我还印了少量《旧约史略》，以及一本《赞美诗集》——由高先生（Kó Seen-sang）父子按我每周日早晨给他们的散文译稿译成韵文。我起初的用意，不过是让他们有所事事。

"米怜先生（Mr. Milne）回来后非常勤奋，也相应有成。他部分作为语言练习，撰写了一部——

《新约》。他现正付印。在此地，讲道授课的机会如此有限，我已表明意见：他作为中华传道会的一支，应前往马六甲，在彼处开设礼拜堂与学校，同时继续研究，以协助翻译圣经尚未完成的部分。

"我希望在彼处建立一所中华书院（Chinese College）。公司已派出一名印刷工，来印我向阁下提及的中文词典。

"米怜与我都认为，此书的完成，作为在这些国家传播基督教真理的工具，至为重要；我打算把大量时间投入其中。

"马礼逊夫人去年夏天病得很重，英国外科医生力劝她航海回英国，住上几年。因此，马礼逊夫人与我们的两个孩子——丽贝卡（Rehecca）与约翰——将乘本季船队的'梅尔维尔夫人号'（Lady Melville），船长洛克纳（Lochner），回国。若马礼逊夫人在伦敦居住，或有幸见到阁下与令嫒。我谨将她介绍给阁下，请以仁慈的基督徒之情相待。对她的每一分礼遇，我都将视为对我本人的十倍之恩。愿恩惠平安与阁下同在。我是，亲爱的先生，在我们主的信仰中，阁下亲爱的弟兄，

"罗伯特·马礼逊。

"又及：我想索取一些祈祷书等，免费散发，理由见所附信函。或许公会能给我一些。请阁下在巴特利特大楼（Bartlett's Buildings）一试。

"此地的天主教主教很反对任何人'不规则'（他所谓）行善。我想散发一些葡萄牙文圣经。不是有一个新的天主教公会吗？若他们肯给我一些圣经，我愿散发。两年前我写信给我们公会，未得答复。我们公会寄来的书籍，包装得不像做生意的样子——不先用纸包，就胡乱扔进箱子。

"依鄙见，先生们若能时不时地赠一本新出版物给某个传教站或某位传教员，传教士们会很感激，也大得造就。在家乡引起阁下兴趣的半克朗或五先令小册子，寄到后，也能给传教员单调的研究带来短暂愉悦的变化。我特别感谢阿尔弗雷德·哈德卡斯尔（Alfred Hardcastle）先生对此的关照。他上季把亚当·克拉克（Adam Clarke）注释已出版的部分全寄给了我，一部新颖有趣的著作。公会去年寄给我的斯科特（Scott）著作，我们都特别得造就；对我而言，它比我见过的任何注释都有用。好书在传教站至为重要。但我上述所指的，只是新书或小册子带来的一点思维变化，对流亡传教员产生的愉悦效果。传教士也有人类心智的普遍弱点：很少能

不间断地专注于同一对象。当他收到一本在家乡引起关注的新书，他既长见识又愉悦；而且，他感激某位相识或不相识的基督徒朋友的关怀。若鄙见蒙阁下赞同，我很乐意阁下能使之广为人知。阁下的，等等。

"罗伯特·马礼逊。"

以下摘自1816年1月1日致G.伯德牧师的信，总述1815年的工作与困难：

"我再一次致函阁下与传道会董事们，论及我们联合的伟大目标——传播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董事们欣然派我前往的这个站点，被认为是一个既无广泛事工的即时前景、亦无即时成功希望的地方。预备材料以供未来岁月或后来工人之用，是本会最乐观者所预期的全部。我们仍须怀此志坚持下去，盼望那掌管万事的全能者终将除去目前阻碍启示真理在中国充分自由传播的障碍。道德的改变通常缓慢而成；我们不可因未见即时果效就懈怠。中国仍处动荡。政府似乎受惊恐支配，在本无敌人的地方臆想敌人；于是以不必要的限制烦扰百姓。因上次叛乱，刑事追诉与死刑仍频。最近一期《京报》，北京，1815年10月6日，提到在湖北、江西、江南诸省发现图谋传播叛乱旗号。数人

被捕，查获此事的总督已受封爵。这些屡发的叛乱企图，自然使政府惊恐，给无辜者带来限制与烦扰。

"去年六月，四川的天主教徒遭到迫害。该省总督在奏报开头说，西方宗教，称为'天主教'，是邪教或不正之教，尤其败坏人心风俗。此断言他未提出证据。他说十五年（五年前），二千户改悔，此后又有二百余户。他最近拘捕七十二人；查获五十三本书；收缴六百二十个十字架、三串念珠、四幅圣像、两件法衣、两顶圣帽。这些东西的损失无关紧要；下文更为严重。

"须注意，在另一起发生于北京附近的案件中，查获的书籍里明确载明，未发现任何可被解释为对抗政府的言辞；教师们也未骗取愚民钱财。总督在指自己时用'奴才'一词，可见他是鞑靼人（满人）。他最后说，怀疑四川山中有某个欧洲人，虽未能拘获。

"皇帝陛下在朱批开头就斥责人的盲目顽固：人身虽陷法网，一旦升天的念头深入人心，便不顾生死。不肯改悔的两个首领，朱荣（Choo-yung）与唐高（Tang-gaou），命即绞决。三十八个同样不肯改悔的，命发往鞑靼（满洲），给厄鲁特人（Eleuths）为奴。其中有数名——

妇女与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妇女与老人在许多情形下可纳赎金赎身；但此次不许。另，命挑选那个顽固的老头和几个罪较轻的，永远戴上重枷。三十二个被捕后改悔的，判杖一百、发配三年。七百个闻风前来改悔的，释放。

"数日前，皇城内的传教士住宅奉皇帝之命被搜查，为寻找某些宗教书籍的雕版以焚毁。搜查的官员报告，雕版十年前已毁。

"夏季，一个自称某大人物、宗教苦行者的骗子，因其僭称被处决。帝国南北都有各种兄弟会，其主张我无法得知，常为迫害对象。我记得北方有一个，弘阳教（Hung-yang-keaou），意为'红羊兄弟会'或'红羊教派'。

"数日前，一些中国人正要乘葡萄牙船去槟榔屿（Penang），中国政府干涉阻止，并将其中三个安排他人出发者，判戴重枷两月后杖责。在此事中最卖力的那个官，就在我澳门住宅隔壁坐堂。他极其贪婪，不断派出密探，寻找攻击个人的借口，以勒索钱财。他听说一个穷仆人几年前随一个葡萄牙人去了果阿（Goa），便将他拘捕，指控他曾是天主教徒；为赎此罪，向他索要三百美元。

"我向阁下提及这些事，以便阁下判断本传道支部的处境与前景。翻译方面我面前仍有大量工作，我在书斋中推进传

道目标。主日我仍继续服事；但听者的恐惧，使他们不敢公开承认他们——我希望——心中有些敬重的东西。去年（1815）的困难与挫折很多。为词典刻字而雇的刻字工被捕，使我大为焦虑；我一度被置于悬而未决的境地，颇为窘迫。上帝——颂赞他的名——至今慈悲地保全了我！

"圣经各卷已通过各种途径散发出去。我无法详述。那个带书去内地的书商尚未回来。他带了一封信给据说在河南开封府（Kae-fungfoo in Honan）的犹太人，但未收到回信。新约小字版与《创世记》的雕版，在他合伙人手中；但刻字工被捕时，他们受惊搬走了。希望我能把雕版找回来。

"请代我向圣经公会致谢，感谢他们对本传道目标的资助，也感谢去年十月收到的一箱圣经与新约。真是及时的供应，正在散发中。

"本季将把词典第一号寄交阁下与哈德卡斯尔先生照管。希望传道会视之为推进传道目标之举。对我而言这是巨大的任务。完成它所需的时间之长，令我气馁。若非为它，我相信本季我已回英国接家眷——

来这些国家。

"昨日收到米怜先生11月4日的信。米怜夫人略有不适；他的印刷工病倒了；我正要给他另派一个。希望阁下能设法

给他送一台印刷机和一位合格的印刷工。不仅要求他手艺好，还要是敬虔的人；语言懂得越多越好。汤姆森先生（Mr. Thomson）在学*……我猜是马来语。我冒昧建议他学中文。米怜先生很需要一位校长和一位助手。

"我认为，我们传道事业的大毛病是，人人都不愿居第二。这其中有弊端，因为它妨碍分工。或许利大于弊，但我未能看出。救主在门徒中不分彼此。反过来说，受感动的使徒在凡事上是未受感动的传教士的榜样吗？'众使徒皆然'吗？米怜按人之常情说身体不强壮，恐怕不长寿。希望董事们认为应在马六甲为对中国及华人侨居地的永久事工打下良好基础是妥当的；愿主赐福，否则一切徒然。

"1月3日——昨日得知，在刻字工涉案的困难中，藏有新约十二开本雕版的书商，为防被发现，已将雕版毁去。目前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待。这类事似乎很不利于我们；但谁知道它们最终会如何运作？让我们坚持，仰望上天赐福。"

以下评述，生动说明他对真理一丝不苟的尊重、他的大智与深切的谦卑。有鉴于此，获准刊出——"在报告中说，一名学生在一位中国博学之士门下受教。这话是否应更谨慎？英国从未有过中国博学之士。宁可说得保守，不可夸大。我相信我这番直言必蒙见谅，因其出于最好的动机。在描述传

教士到异教国家不久便讲道时，也应谨慎；要能以土人能懂的方式传达真理，需要很长时间。夸大的记述最终会败坏我们自己的目标：若我们有如此博学的助手，讲道又如此完备，敌人会问，为何不见更多果子？也请注意，不宜刊登对在世传教士的夸大颂词。讲道者或许会听从建议，不把讲坛演说家满腔热忱的善意之言尽数付印。看到我的名字以大写字母登在传道讲章上，我深感羞愧。"

他接着写道："阿福（A-fo），正式名字是蔡阿福（Tsae A-fo，蔡是圣名即姓，一般不用）——我为他施洗的——仍凭良心在主日来参加敬拜。他不如我所愿的那样顺从。高先生（Kó Seen-sang）仍与我在一起，协助编纂词典，或做我需要的其他事。他来得——

主日与家庭祷告，他来得欢喜而准时。天性非常和蔼，行为举止堪称楷模。他很胆小。他的儿子协助公司的印刷工排字。我在广州时，他没有机会听神圣真理。上次我问他对自己和福音的看法如何？他说，和当初一样——就是他写那篇文章时所表达的，他写得很好。他天性骄傲独立；判断力好，但自视甚高。为新约雕版写字的Tsae-a-keen不在我雇佣之列，只偶尔来敬拜。他一向表现出对福音的反感。去年夏天，我无法继续教导孤儿男孩。其中一个男孩与我在一起，

继续背诵圣经等。就他而言，表象令人鼓舞。一位行商，我曾赠他新约，最近评论说，他觉得我们的圣书中有些事和他们的书一样荒诞；例如，耶稣基督升天。难道我以为天上有房间和种种便利，供耶稣的物质身体使用吗？我有一个苦力（即扫地、挑水等的劳工），为人尚正直，虽极无知，我劝他来听劝勉或参加家庭敬拜，他不肯；我认为他真正的动机是顽固地执着于他认为纯正的中国东西；他却说原因是他太穷，无心敬拜上帝。

"我正从事《诗篇》的翻译，颇感困难。恕我直言己见。愿主悦纳阁下的劳苦与爱心，愿阁下得见所成就的——我希望阁下永远渴慕的——多人从迷途归正。我是，"等等。

因中国政府官员搜查澳门印刷所（词典正在彼处印刷，虽与传道无关），保管新约十二开本雕版的人惊恐之下，毁去了大部。好在第一版此时已近散完，又为第二版重刻。铅字损失虽大，但英国圣经公会及时慷慨拨款一千英镑，使马礼逊先生得以推进第二版，并为《诗篇》刻版。已故备受尊敬的欧文先生（Rev. J. Owen）的以下信函，显示马礼逊先生的劳苦多么为欧文先生任书记的那个崇高机构所器重，也显示该机构多么关切如此众多的人类能分享它荣幸地在世界各地散发的祝福。

致罗伯特·马礼逊牧师

"我亲爱的先生：

"富勒姆（Fulham），1815年1月6日

"我很荣幸正式通知阁下：英国圣经公会委员会深感在阁下及同工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人中散发中文新约的重要，已一致决议，除从前的捐赠外，再拨一千英镑资助此事；请阁下按常规开具三十天期汇票支取。

"亲爱的先生，上帝似乎引导阁下关注的工作——上帝又使阁下获得如此卓越的资格以成此工——其——

难说是要克服的障碍更大，还是预期的果效更大。阁下似乎充分意识到这些障碍；因此几乎无需提醒阁下，务要使译文尽善尽美，并为此充分利用塞兰坡（Serampore）弟兄译者的劳苦之光，以及偶发自愿批评的贡献。

"若阁下的译文总体上是神圣原文的忠实写照，而中国人的心又被其神圣作者开启，得以理解欣赏，则阁下的劳苦将何等荣耀，阁下将承受何等祝福！

"英国圣经公会渴望分享这荣耀与祝福，已不时以金钱资助阁下；阁下可确信，它将继续资助阁下推进这项与其设立宗旨及主持者心愿如此相合的事业。

"恳切祈祷阁下在主儿子福音中所事奉的上帝，慈悲保全阁下的性命，亨通阁下为推进他在地上国度的一切努力；并请阁下以弟兄的代祷记念我和我的工作。恕此信写得匆忙。我是，亲爱的先生，阁下最忠实的，

"约翰·欧文（John Owen），

英国圣经公会书记。"

致同一人

"我亲爱的先生：

"富勒姆，1815年9月5日

"趁有加班船的机会告知阁下：在英国圣经公会委员会会议上，昨日一致决议再捐一千英镑，以使阁下能更慷慨、更广泛地推进中文圣经的散发。此拨款须经下次会议确认方有效；但我敢断言，鉴于阁下目标的重要、阁下行事的正当，以及天意为阁下开的门户，拨款必将以通过时同样的同心同德获得确认。

"中国的情形，是重压在我们委员会心上的题目；若不向那些劳苦启迪大帝国臣民的人提供最好最热忱的合作，我们将自认严重失职。至于在天意的议会中，中国何时降服于基督的权杖——这是我们无须实际关切的问题。我们只须知

道，上帝已在东方各地兴起器皿，赋予他们恩赐，能以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把见证基督的圣经赐给中国人。若再加上各地已显出的领受这宝贵恩赐、高看这恩赐的心意，我们就有充分的勉励继续工作，也有理由盼望眷顾中国的时刻——那命定的时刻——近了。

"那么，亲爱的先生，请在阁下至今幸福持守的热忱审慎之道上坚持。勿失良机，尽阁下所能调动的一切帮助，改进译文，使版本尽近完美。阁下的任务非同寻常地艰难；我们同情阁下必有的劳苦焦虑。但我们愿常记在心——我们深信阁下也常记在心——阁下所事奉的主必在工作中扶持阁下，使阁下经历他应许的安慰：'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是，亲爱的先生，阁下最忠实的，

"约翰·欧文，书记。"

1816年1月初，使团返回广州，马礼逊先生恢复公务与通信。关于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朝廷，已有更详尽的日记公之于世；但以下这份失败的使团纪要，间以对人民道德状况的宝贵反思，在此刊出并不为多余。马礼逊先生随阿美士德使团赴北京之行的这份记述，是他亲笔寄给乔治·伯德牧师的：

"最近我随英国使团走过中国六省，谨陈述旅途中发生的几件事。使团的政治交涉与事务，与我们的志业无关，我不置喙。

"1816年7月7日，我与几位英国绅士在澳门登船；10日，国王陛下军舰'阿尔塞斯特号'——载有王储殿下驻中国皇帝大使阿美士德勋爵阁下——抵伶仃岛外海。我在彼处离开所乘的尊敬的公司巡洋舰'发现号'，登上护卫舰。我们一路顺风抵达直隶湾（Gulf of Chih-le）——中国人以'直隶'称北京所在的省。7月28日，分舰队五艘船安全锚泊于白河（Pih-ho，即'北河'）口。沿河水行两日，即达著名的天津（Teen-tsin，意为'天之津渡'）。河口的村庄叫大沽（Ta-koo）。四周陆地一望平原，地势极低，从锚地几乎难以分辨；因水浅，锚地距岸八九英里。这里显出一种令我颇为惊讶的缺乏文明：渔民或赤身裸体，或只披一件褂子。我们登陆后逆流拉纤的人，也同样。直隶、山东两省全境，十二三岁的男孩都赤身。在大沽有一座庙，供奉佛（Fiih，即'佛陀'（Buddah）的中文发音；通常只用第一个音节'佛'（Fuh），故按手稿词典的拼法为Foe，近代作者简作Fo）。

"8月1日，应大使之请，我上岸去见钦差大臣广（Kwang）——奉派接待使团。在这座庙里，我发现一幅我们救主头像的欧洲版画。他戴荆棘冠，手执芦苇。这幅画贴在一大幅纸轴上，挂在僧人的一间房里，前面放着香炉。轴上有中文，我很想读。僧人却说这画供奉在此，不能取下。他给我看一本书，说是他们拜这幅画时念的经。经文风格极为玄奥（那天已晚，我次日天亮即离开），我未能弄清大意。这幅画和天主教（Teen-choo-keaou，天主教之名），是我整个旅途中遇到的基督教仅有的痕迹。

"8月13日，我们在天津参加两位钦差大臣以皇帝名义设的宴。同一个在欧洲盛行的原则——把次等的食物酒水放在桌子下首——在这宴会上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钦差大臣、英国大使和两位专员——乔治·T.斯当东爵士与埃利斯先生——坐在很低的垫子上，离地约六七寸；使团随员坐在地上，地上铺着红毡。我们以把人类同胞尽量拉到平等为荣——就教育和境况所许可而言；避免非绝对必要的卑下与隶属标志，我认为是正当的。这地方的人却以——

此地的人却以明文规定社会中每个人的位置、并以特定的外在礼仪强加于人注意来维持社会秩序。上级对这些形式的遵守总是极其执着。一边是专横之气，一边是卑屈之态，

普遍流行。一位常与我交谈的相当高级的官员论及皇帝，说'他是我们的天'——在他们理解中，这话的分量不亚于用我们的说法'他是我们的全能的上帝'。

"我们宗教的一般原则，赋予人心一种此地感受不到的高尚与尊严。定期聚集敬拜、接受宗教教导，无限伟大的神不断呈现在君王、贵族与百姓眼前；又常提示一切地上的分别都算不得什么、转瞬即逝——这节制了人心在顺境高位时总易生的专横倾向；同时，不妨碍社会良好秩序，使最贫贱者的心也升到刚强的地步。此地的人从不在类似情形下聚集。他们不在近乎平等的条件下聚集敬拜他们的神。僧人从不讲道，也不口头教导。他们偶尔藉印刷品灌输对神的虔诚与道德实践。我此刻正从一座庙里给阁下写信，庙中有僧人百余、偶像百余。约五十名僧人早晚拜佛像，约四十分钟。佛像前一字排开三尊；僧人们点烛、焚香、诵经，有时跪着反复念同一祷文，有时以额触地，表示敬拜、降服与祈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行；但他们从不把各阶层各年龄的人聚集起来教导他们。事实上，他们也不配——他们自己多半不识字、未受教。他们只是仪式的表演者，不该与基督教传教士同名。从道德与宗教看，此地芸芸众生真是'没有牧人的羊群'。

"且不论基督教特有而重要的教义，只谈它在新教国家的一般面貌，及其传教士在民众公开集会中的资格与职责，比此地盛行的异教体系优越多少！在使团随军牧师于这座庙里主持的礼拜中，这对比强烈地击中了我。此地关于在大人面前坐或不坐，议论纷纷。中国人反对卑一级者在上级面前坐，到了可笑的地步；无论宗教或典礼场合，上级从不免此俗。因此，当我在讲道时环顾会众，见英国贵族、爵位较低的绅士、国王陛下军官、商人、士兵、仆役同坐一室、同听教导，上述基督教宗教的一般施行远为优越的想法，更加有力地浮现。

"各国不识字的劳苦穷人，乍看似乎差不多。但我们的安息日、公共聚集的社会敬拜，以及口头教导人对上帝与彼此的本分，使我们的穷人处境比此地有利得多。穷人若不利用手边的益处——这太常见了——有益果效自然不显。

"中上阶级，有钱可花、时间不全耗在谋生上的，处境也比此地同类人有利得多。他们手边有更多智力消遣。自由讨论关乎国家福祉的问题，慈善、文学、科学团体的事务，甚至报纸与月刊，都多少能使智力有所用、得锻炼、变刚强。此地，讨论政府措施一概不许；人民为任何目的结社一概被压制；对求知或通晓人类一般事务毫无兴趣；有产有闲者无

事可做，　通常（不敢说总是）不是闲荡，就是吸鸦片，或沉溺于最堕落的肉欲。但其他国家曾有现有的某些公开淫乱的程度，此地完全不知。他们的宗教中没有淫秽，不像古希腊罗马；政府也不容不幸的女子像我们国家那样在街上游荡。

第一卷 2 G

赴北京之行

1816年

"8月20日，使团抵通州（Tung-chow），距北京一日之程。我们在此停留八天，与一位公爵及他人讨论双方都视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却全系于一种礼仪。中国的高官、藩属鞑靼王公，都向大皇帝行一种礼——这善于外在降服形式的民族所能发明的最强烈的虔诚与降服的外在表达。跪地、前俯时双手按地、以额触地一次，已是崇敬、虔诚或降服的充分标志。但他们还要加码：要求以额触地三次；又如我们的三呼万岁，再三其三。每三叩之间，拜者起身直立，再跪下。此礼叫'三跪九叩'（San kwei hew kow），直译即'三次跪拜、九次叩头'。诸神受三叩或六叩，天受九叩。藩属王公与外国使臣向皇帝行此礼，单独行之，不附他礼，以表臣服。此礼被称为'大礼'；这就是鞑靼人（派来谈判的全是鞑靼人）要求英国大使行的。他犹豫不行——少有人会奇怪。

"公爵最后假装让步；28日下午四点，我们出发前往圆明园（Yuen-ming-yuen），行了一整夜，次日天亮——

皇帝（或称'天子'）指定的接见大使的时辰已经过去。鞑靼人起得早。我们连夜赶路，未洗漱、未更衣，就被催到宫门口。一位代表其君主的英国贵族，远行五万里*到中国朝廷，自然不愿这样进入御前，便向出来催大使进见的公爵陈情：夜行劳顿使他不适，请公爵代求陛下慈悲，将今晨的接见延后。公爵进去向主子转达，说大使病得不能挪步。这换来一道恩旨：大使退回为他预备的住所，御医将前去诊视。御医果然来了。所报何情，不得而知。但他据实不能报称大使病得极重或危险。皇帝却以为受了愚弄。他召集内阁特别会议。公爵、王公及其他知我们连夜赶路实情的朝臣，无人敢告诉他；同样知情的低级仆役，直到两三天后才告诉他——为时已晚；皇帝陛下在盛怒中，当着那些知实情、本可一言平息其怒的朝臣之面， 谕令大使立即起程离境。

* 包括回程。

2 G 2

赴北京之行

1816年

"这道谕旨当日即执行。下午四点，我们离开圆明园，又连夜赶路，30日天亮时分抵通州。

"皇帝后来查明实情，将公爵革去所任高位，降级。公爵是皇后的兄弟。另有三名一品大员也被革职；并颁谕旨，斥责朝臣可恨地漠视公益，　痛惜自私竟到如此地步——他说，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公爵最亲密的朋友（陛下亲口说），平日自称最忠诚亲热，对他笑脸相迎、阿谀奉承，见他被问得窘迫尴尬，明明有能力纠正，却不肯为他说一句。个个都说：这不关我的事。'皇帝在谕旨中叹道：'唉，治国者所行的，是何等危险的悬崖绝壁啊。'下文又说：'你们若不顾公爵，难道不顾你们的国家吗？为何不为他陈述实情？'

"尽管如此，他的骄傲与尊严观念不容他向大使解释；但他命自己的官员在使团过境时以礼相待。我们起程当夜，他送了三件东西作为——按他们的说法——

'赏赐'给英国国王，并从我们的礼品中取走三件——按他们的叫法是'贡物'。其中一件是我们敬爱而痛悼的君主*与王后的画像。

"我说过不谈使团的政治，但以上简述似乎必要，以便阁下略窥这个专制半开化朝廷的品格。

"9月2日——我们从通州启程南返。时间不允许我描述所经之地。大部是前朝乾隆（Keen-lung）年间英荷使团走过的，各使团出版的书中已有记述。直隶大平原最引人注目；从天津（使团书作者作Tien-sing）通航至浙江杭州的运河之长，也驰名中外。我们只航行到长江（Yang-tsze-keang）——一条大河，发源于四川，入海处距古都不远。南京（Nan-king）——我们未渡江走对岸经浙江的运河，而是逆长江而上至鄱阳湖（Po-yang），渡湖后在江西省会南昌府（Nan-chang-foo），重回合上次使团的路线。

* 皇帝陛下致英国国王一函，由马礼逊先生翻译；将附于日记之末，作为这位专制君主对独立国家所取高傲口吻的奇特样本。

"10月6日——我们渡过黄河，当时不如一般预期的壮观。河面没有想象的宽，水流没有想象的急，水也没有想象的黄。但仍气象不凡；一想到它流程之长，想到它湍急的水在某些季节冲决或冲刷松软的冲积两岸造成的频繁灾害，景色便有了尊严与分量。

"10月11、12日——在南京上游一点，一座名叫高旻寺（Kaou-ming-sze）的宏伟宝塔处，我们换下运河用的平底

船，改乘更大、结构不同的船，以航行长江。南京城墙内不到一半有人居住，其余是田园，间有几簇房屋。

"进入长江之前，我们在瓜洲（Kwa-chow）停留，我在一座佛寺里与一位穆斯林绅士交谈，他在彼处借住一两日。中国的寺庙，如欧洲大陆的宗教住所，常被旅人作临时客栈；政府也作此用；因此我写信的这座庙，就成了英国大使的驻地。穆斯林在中国多处为数不少。他们获准奉其宗教，并可入政府任职。我提到的这位绅士是官员；我在江西省会交谈的另一位在军中任职。

他们获准——据这些人告诉我，江南有三十六座清真寺，中文叫礼拜寺。在山东，我见过几座清真寺的外观；但与中国偶像教的庙不同，它们一般锁着，只在他们的安息日——即我们的星期五——开放。他们有一位教师，用阿拉伯语念经。信众也学着背诵，但不懂其意。据告我此事的人说，他们的经和教义都未译成中文。我想他说得不对。我请他向朋友打听，给我弄一本书；但他坚持说没有中文书。我设法从这两人，又从北方一位老店主——他的招牌，或说灯笼（代招牌用）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回回老店'——进一步打听。他们说法一致：他们用简单的'主'字——主人、君主或至高者——来表达神，而不用'神'字——灵或无形的神圣

存在；因为，据瓜洲那位绅士说，'神是在造化之内'——（诸）神是被造之物的一部分。坐在旁边的佛寺僧人说：'我们（敬）无形真主创造万物'。他是：'无似像，无比像，独一真主'——没有任何可比拟他的，没有可与他相比的——他是独一的真主。另一位对用'天'字指神也反对，说：'天，是主所造，地、神亦然。'

"首先提到的那位告诉我，河南开封府有几户人家，称为'挑筋教'（Teaou kin heaou）——即把所食之肉的筋都挑去的宗教或教派。他们也有礼拜寺，守第八日为安息日。格罗西埃（Grosier）所述的被视为犹太人者相符；我认为此处的记述增强了他们确是犹太人的可能性。那位穆斯林绅士以为他们和'天主教'——即罗马天主教徒——是一样的。去年，一封由伦敦某犹太绅士用希伯来文写的信的抄件，已由一土人带往河南，并许诺：若能找到能用同种语言读信回信的人，必酬其劳。

他去了开封府，据说找到一个自称懂那信的人，答应在数日内设法回信；但当时因各种叛乱谣言时局动荡，送信人害怕，未等拿到回信就走了。

"10月19日——我们离开瓜洲和彼处所见的美景。对岸，长江中崛起一座圆锥形岛，叫金山（Kin-shan）。本朝几位皇帝曾游览，山坡建庙宇，山顶有宝塔。

"江水流急——为简便称'江'——航行艰难危险。我们靠风；从不在夜间航行，因此有时整日在某处停留，有时天不亮就起身。这样一直到11月19日，我们离开鄱阳湖，在江西省会换船。整整一个月，我们得以在乡间作数英里愉快的漫步。气候凉爽宜人，景色多变。江岸起伏平缓，树木葱茏，叶形万千、色彩纷呈，美不胜收。

"在鄱阳湖，我游览了一处极富诗意的胜地。在山东，我们经过距孔子诞生地不远处；在此地，有一所书院，'四书'最受推崇的注家朱夫子（Choo-foo-tsze）约六百年前曾在此讲学。书院坐落在一道幽谷之巅，一条清溪蜿蜒流过岩石溪床。溪畔有耕地，山坡长着各种树木。谷顶，庐山（Leu-shan）——退隐之山——耸起黝黑多岩的峰峦，为'白鹿洞书院'（College of the White Stag Valley）挡住冬日的寒风。朱夫子曾在此讲学。他们指给我看他垂钓的岩石，和他亲手种的至今开花的树；地方官严禁摘其叶。

"12月20日——我们翻过分隔江西与广东两省的梅岭（Mei-ling）。为便于通行，约一千年前一位从唐朝宫廷退

隐的人出资，在山顶坚石中开了一条深沟。他在广东一侧庙中塑有像，受神一样的尊崇。但这整片土地遍布偶像——'他们敬拜自己手的工作，自己指头所造的。'——以赛亚书二章八节。

"1月1日——使团抵广州。自澳门登船，近六个月过去。旅途中我见过许多庙宇，多失修，有的已成废墟。那些有点像伦敦桥纪念碑的宗教建筑——我们叫宝塔（Pagoda），中国人叫塔——许多正在倒塌。多建于上朝。僧不住其中，各层供偶像；据我在一座上见到的铭文判断，把偶像尽量放近天，是建得如此之高的动机之一。

最高的九层，有的七层，有的五层。常建于山顶，营造之劳费必极巨。

"我本愿给阁下写更详尽的旅程记述，并略抒感想，但繁杂公务占去大量时间，通信又广，只得作罢。我是，"等等，

"罗伯特·马礼逊。"

中国皇帝致英国国王的信

"奉天承运、统御寰宇的至高君主，颁谕旨于英国国王，尔其详悉。尔国远在重洋之外，诚心纳贡，倾心向化。

"昔乾隆五十八年，高贵、尊荣、无瑕的皇帝在位将终，尔曾遣使臣泛海至我宫廷。当时尔使臣恭敬行礼，无过无不及，恪守礼仪，得以瞻仰天颜、承恩赐宴，赏赉繁多华美。

"今年，尔王复遣使臣，呈递表文，并携尔土产物进献。朕念尔王敬顺之忱，极为欣悦，即命稽查旧档，特派大员多名迎候尔使臣，定于抵达之日恭见朕躬，赐宴，一切悉照前朝之礼。尔使臣在天津交涉；朕派员在彼处赐御宴；彼不遵钦定之礼。朕念边远小国之微员，礼仪形式不足深论，可宽容体恤，特命大员与尔使臣通融；及抵北京，谕之曰：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完全（或一向）跪拜叩首，悉遵定式；此次岂可更改！尔使臣面告朕之大员：届时必遵行，行跪拜叩首之礼，于定式无过无不及。朕之大员据此奏闻；朕降旨：七月初七日，命尔使臣觐见；初八日，于大光明殿赐宴、赏赉；复于'同乐之园'（mutual pleasure）赐食；初九日辞行，同日准游万岁山；十一日，于大和门赏赉毕，赴礼部赐宴；十二日起程。

"行礼之日与应守之礼节，大员皆预告尔使臣。初七日，尔使臣觐见之——

时辰已到；朕将入见之殿。使臣忽称病，不能挪步；朕想使臣或猝病，命副使进见；两副使亦称病。此无礼，前所

未有。朕未加严惩，当日即令回国。尔使臣既未觐见，尔王表文亦不便呈递。原物由尔使臣带回。

"念尔王远隔万里，恭呈表文，虔献方物；尔使臣未能代尔竭诚尽敬，咎在其身；尔王恭顺之忱，朕实鉴之。贡物中只收了地图、山水、版画、画像，尔之诚心，一如全收；特赐尔王白玉如意一柄（祥瑞之象）、朝珠一串、大小荷包十个（大二小八），以示怀柔。

"尔国距中华上国太远。遣使泛海而来，非易事。且尔使臣不晓中国礼仪，唇舌之劳，殊非乐事。天朝不贵远物，尔国奇巧之产，亦不视为珍宝。尔王但保民安、固疆圉，使远近不相离，朕实嘉之。今后无需遣使远来，跋山涉海，徒劳往返。

"尔但能倾心效顺，不必按时前来朝化。

"此谕，尔其永遵。

"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西历1816年9月11日。"

米怜先生评道："此行使马礼逊先生略得休息——九年埋头苦读之后，这休息很必要。他的健康大为改善，获得不少地方史料；旅途中又有许多机会熟悉各地流行的方言。"

除上述简明日记，马礼逊先生还写过更详的日记，在本国出版，所得款项赒济一贫寒之家。他离开直接工场期间，他预先备好的一卷《中英对话》，由一位与英国商馆有关联的绅士督印。

从马礼逊先生浩繁的通信中，此处选录几封，可见与他多年亲密相处、最有机会目睹他可爱品格的人，对他何等敬重——这些品格赢得了所有最了解他之人的钦佩。米怜夫人在马礼逊家养病期间写道：

"亲爱的罗伯特，请接受我为美国葡萄酒（American wine）的最诚挚感谢；但说到感谢，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和全家欠你的情太多了。你对我康复与舒适的默默关怀——虽默默却非无人察觉——以及你对孩子们的照顾，我永志不忘。愿最好的祝福临到你和你的家人。"

厄姆森夫人（Mrs. Urmston，现为厄姆森爵士夫人）来信

"我亲爱的先生：

"澳门，1816年1月4日

"承蒙阁下屡次友好厚待，我欠情无限；离华之际，不能不表达我的感激，献上最诚挚的谢意与祝福。

"中文书籍数日前安全抵达，相信是阁下时相惠赠的长串珍奇中的最后几件，我的感激之债又增。它们对我都极珍贵，必当珍藏；但请相信，我珍视的，与其说是它们本身的价值与来自中国的种种渊源，不如说是它们使我对一位敬重的朋友常怀愉快的纪念。

"若有什么我能带给马礼逊夫人，或能为她效劳的，我将乐于受托。

"阁下惠赐的地址我将保存；若蒙允安全抵达英国，我将欣然有机会在彼处见到老友，并盼他恢复健康。

"请相信，我亲爱的先生，在岁序更新之际，我为阁下与全家未来的安适幸福献上何等诚挚的祝愿（盼你们早日团聚），厄姆森先生（Mr. Urmston）同表此愿并致候；我是，我亲爱的先生，阁下最诚挚感激的，

"伊丽莎白·厄姆森（Elizabeth Urmston）。"

前英国驻华商馆大班J.T.埃尔芬斯通先生来信

"我亲爱的先生：

"格兰特（Grant）船上，1816年4月5日，北纬52度52分，西经22度32分

"我们偶遇'伊利侯爵号'（Marquis of Ely），得以寄此信，说我们航程至今顺利，希望好运不离我们，使我们五月初抵达英国。自离中国，无事可记；遗憾的是，我竟无缘一睹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堪称天下第一奇观——波拿巴（Bonaparte，自称拿破仑）在那岛上安然稳居，自然看守严密；关于见他乃至从船登陆的规矩极严：须提前一天报名，写明求见者的姓名身份。无此预告，他不见人；我们抛锚时被告知停留不超过三十六小时，看似无望；但我们的专员们又挤出一天，几位幸运或说大胆者，得与这位大人物交谈半小时；他很客气，如君王般向每人发问。我将永远遗憾这次失之交臂，直到再有机会见他：据说他身体极好，还能活很多年。

"据欧洲来讯，我看一月后某时英国可能派出使团；因此阁下很可能在北京收到此信——我料阁下必是使团的主要人物：报告说，乔治·斯当东爵士和我本也在使团之列。遗憾董事会的意图未及早详告我，行程已定；倒不是我后悔离华——气候变换，我的健康体力实在需要。不知董事会是否——

对我离华是否满意；但当他们想到公司事务留在了能干的人手中，我想我会得到充分谅解。

"行前我太匆忙，直到最后对行期仍不确定，未能如愿与阁下多谈使团之事。据说阁下对此行不抱希望；我认为这无害，反而有益。不会有什么显著成果——既无割地，也无减税或商业豁免；但我认为，委员会在广州政府眼中的分量必增几分。经阁下之手的沟通将使双方走近；与北京的交往可对广州官绅有所制衡。我认为目前所能期望的不过如此；这可防止他们再企图整垮小商行，或以其他方式骚扰贸易。潘启官（Pawn-ke-qua）恐怕至少是个靠不住的朋友；章官（Chun-qua）则断然是我们的敌人。这两人必不忘灌输压制英人的必要与权宜；除非英人学东方各国之道，以礼物（对上层官或许价值菲薄，对下层官绅或许更实在些）并对他们的风俗礼貌稍加注意，设法消除他们的成见——与广州政府官员的交往难以持久。就我个人，我承认这于我既疲劳、又厌恶、总是无聊；看到阁下身先士卒、毫无怨言，我很欣慰。官吏们常摆出的优越感，有时几乎令人难忍；但我视之为职责，自问未曾放过任何与官吏沟通的好机会。不附惯常的礼物，一切礼节都无用。我不是说贵重的，但偶尔须有所牺牲；若要办成一件事，恐怕得出钱。

"北上之行打断阁下正在从事的伟大工作，阁下必不乐意。我极遗憾未能把第一号呈给波拿巴——我深信他会如其应得地赏识。对访客他未必显得出色——只管发问，有时问

得琐碎；但据我所知，总督威尔克斯上校（Colonel Wilks）——本人很有才干，波拿巴似乎与他有更充分的推心置腹的交谈——说他对几乎一切文理题目都出奇地通晓：因此他必会以应得的价值接受阁下的著作。撇开著作，我对英国图书销售的奥秘一无所知，目前无可奉告；抵达后我将设法打听，有用于阁下或于阁下有利的，必不忘告知。随词典附去的《对话》，我们的大使却没有——但有阁下指导，我不为他担心。

"马礼逊夫人我抵达时可能在爱尔兰；若在附近，我必去看她。我们尚未与'伊利号'通过话，刚和一艘挂白旗的小法国船打了招呼。欧洲看似平静，愿主使之继续；但法国内部、西国内部的纷争，恐怕使三国一时都不得安宁。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再见阁下时一如分别时康健；我是——

埃尔芬斯通先生的信

1816年

"愿有幸收到阁下来信。米勒先生（Mr. Millet）安好，问候阁下。无论如何，我是，阁下忠实的，

"J.T.埃尔芬斯通。"

同一人致同一人

"我亲爱的马礼逊：

"上哈利街（Upper Harley Street），1816年11月7日

"感谢阁下的数次通信，感谢阁下惠寄的关于中国人的有趣记述——虽远隔重洋，凡出阁下之手，于我都饶有趣味。此后我去过苏格兰（Caledonia），刚回来，未及见到威尔金斯博士（Dr. Wilkins）——关于阁下的伟大事业词典，我主要靠他提供消息。我相信，不止好奇心会驱使藏书家购置；愿它在每家图书馆占一席之地；公立机构、书院等，当然也必有藏。

"我相信阁下未受南海县（Nan-hae-heen）差役或他人骚扰，阁下雇的人也学会了谨慎。铅字被扣一事，幸而了结——我一度担心它会引起注意。我还相信，潘（Pawn）是阁下的朋友。浩官（How-qua）虽冷淡，我想也不友好，但他太不愿与官府打交道，不会去告发。潘仍如从前爱发号施令、爱操控；除非我们把他当神谕，他总不满意。他确是个极精明能干的人；我宁愿与他吃饭，不愿与他做生意。

"他机灵得很，看得出我们能说中文时，他的权势就受限了。据我所知，尊敬的董事会对阁下的一切，完全愿意以最宽大的眼光看待；我们奉命对阁下作为所作的解释，被认为完全满意——他们知道阁下的功绩多高，对他们的事务价值

多大；同时，他们说确有惊恐的充分理由——对此我坦承完全同意他们；因为阁下在本国的朋友们，把阁下在使人归信、印行散发圣经方面的作为，宣扬得足以引起那场惊恐。现状下，我希望潘等人不会给阁下添麻烦；但若有政府官员拿着阁下的书到委员会，要求我们驱逐作者，我们能说什么呢?

"阁下的词典，恐怕会被随阿美士德勋爵之行打断；但阁下在朝廷得见众人的机会，将充分补偿——阁下必去，我料阁下也看得出。我不信广州省政府多么渴望这次沟通；但我认为若处置得当，本可防止他们的干涉；一旦抵达白河口，我想皇帝断难拒绝接见阿美士德勋爵。我们在广东总督或巡抚（Foo-yuen）那里没有朋友；有老宋（Sung）；我从前的朋友巡抚大概也不是敌人。韩（Han）等人，或许还算友好。但以叩头礼为借口，皇帝陛下或其大臣，确有一个——

现成的推辞不见的借口。但使团仍有好处：它证明我们识得去白河的路，也证明我们未被我们的皇帝遗忘或不加庇护。

"我料阁下在北京不会久留，或许此刻已在想归期。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近信件是四月的，我没有。四月的信让我难过地得知威廉·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 Fraser）又病了。

我衷心希望他已康复——我敬重的人中，没有比他更令我看重其刚直高尚襟怀的年轻人。欣闻我的朋友梅特卡夫（Metcalf）已康复，可能五六月到中国。这样乔治·斯当东爵士若愿北上，便完全自由了。

"本国上下贫富一片哀叹之声：地里的出产小麦等跌价，土地价值相应下跌；农民趁两年前喧闹之机，也向地主叫涨，普遍拒交租。有些地方农场被放弃，但一般是租金打了折扣——因媾和后对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过度投机。运往各地的巨量货物尚未售出或收回货款。这对商业界是沉重打击：富有的银行家和以货物或土地放贷的人，货物贬值三四成，土地或许卖不掉；一有风声，银行被挤兑，债务人或抵押品不能即时变现，商号只得停付——许多家如此；但国内消息灵通，人们很快镇定，倒闭的不如预期的多；虽信用大受干扰，商业界陷入极大困境。或许我还有幸再见阁下一面，或许在阁下收到此信后不久；但我将由孟买船再致函。再见，我亲爱的马礼逊；请代我问候我们的朋友们；请相信我是阁下最忠实的，

"J.埃尔芬斯通。"

次年年初，马礼逊先生恢复与圣经公会的通信，摘录如下：

"广州，1817年2月24日

"上次拨款已收讫，等等。新约九千册一版即将在马六甲开印——因认为在此地印不明智。

"我相信圣经公会委员会必充分体谅一个生活在断然敌视基督教任何形式传入的政府之下的人的心情与看法。我们只愿用和平的努力。不可急躁。我们将谦卑倚靠神助前行；尽环境所许，成就目标；同时怀着盼望，盼这人口众多之国的统治者改变看法。

"我已嘱米怜先生随新约加印《创世记》一种；他自己译的《申命记》，我想他也会印一些。若我不迁往彼处，我打算年底前把《诗篇》寄去。

"请原谅信短。我急于推进旧约翻译。走过中国，我深感旧约多么适合交到偶像教徒手中——几乎每页都直接或间接谴责偶像崇拜。"

以下摘自致私人朋友的信，生动而简略地描绘了在困难中忍耐的图景——

这证明作者进入这艰苦工场时，已充分计算了代价。正是使大卫……保罗说出"这些事没有一件能动摇我"的那灵。

致美国一位通信者

"广州，2月25日

"收到阁下1816年7月的信，我很欣慰。信在我结束六省有趣之旅回来时到达。我仍从事翻译与词典编纂——这是非常劳苦的工作。我的勇气与毅力几乎耗尽。

"我弟兄米怜在马六甲，安好。想到那站点可能成为向读中文的亿万人永久传福音的基地，我心甚慰。这是个非常孤寂的地方，亲爱的先生……我在此已十年了。多么希望我能看明自己的本分，去享受自由与宗教团契之乐。我常惧怕压迫者的手臂；更甚的是，协助我的土人被追得东躲西藏，有时被捕。请原谅信短——握笔的手累了。若能有时换执犁锄，我的健康会好些。阁下亲爱的，

"罗伯特·马礼逊。"

致沃博士的信摘录

"广州，2月24日

"阁下托R先生（Mr. R）转交的几行深情之言，我已从他手中收到；但那时太匆忙，只见过他两次：我刚从北京回来，又须每日陪伴大使。离别阁下已十年。我觉得自己已算老人；当年我离英时已老的人，更当如何。何等福分：进入死荫幽谷时，永生的盼望越发明亮。愿这福分归于阁下，也归于我。

"我已恢复案头公务。走过中国，呼吸了那么多新鲜空气，如今觉得案牍之困难耐。米怜健康衰退。他本打算来中国借寒冷天气调养，但未能成行。体质弱，他又太拼命。他在善工上非常勤奋。

"此地政府现正对印我词典的印刷所采取行动。我为阁下的旧相识山姆（Sam）担心。听说他倒下了，还有他弟弟阿兴（A-Heen）。我的老助手高先生（Kó　Seen-sang）已逃亡。自从那夜官府闯入印刷所、抢走我的一些《对话》与中文铅字，已过去两周*。

"这是个非常令人疲惫的地方；孤独，常在恐惧中。愿全能的膀臂——素来是我的保障——仍保我脱离凶恶。"

* 此处疑为"a fortnight"（两周）的OCR误植。

"12月13日

"我尊敬的年迈的父亲：岁末，我再给您写几行。上帝慈悲地保全我，引领我在这传道的新目标上稳步前行，即翻译圣经。我现正印《诗篇》。米怜和我现在非常渴望有更广阔的园地散发这些书、传讲教导主耶稣基督。

"米怜身体很差；他若此时去世，这传道怎么办！这政府的心意至今未见好转。愿主快快改变这地统治者的心。百姓也是多疑、狡猾、说谎、世俗的一族。愿上帝怜悯他们，为

耶稣的缘故改变他们的心！他们不会比希腊罗马人更坏，也不会比我们的祖先更坏。基督的福音大有能力。愿您晚年蒙福。再见！"

* 《对话》与铅字被扣，起因于工人内讧：其中一人为报复刻字工，把一张词典样张送到佐堂（Tso-tang，即县丞）处；县丞得了勒索钱财的好机会，派差役查抄印刷器材，并拘拿参与协助外国人印中文这种非法勾当的土人。此事给相关人带来许多烦扰；但因英国大班西奥菲勒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Theophilus Metcalfe）坚决抵制，最终议定：《对话》与铅字不交出；但广东总督下令，土人不得协助外国人刻印中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托姆斯先生（Mr. Thoms）只得教葡萄牙工人刻词典所需的汉字。

约此时，马礼逊先生撰写了中华传道前十年的记述，由米怜先生扩充，在马六甲出版；其概要附后，呈传道会。

1817年9月4日广州来信，马礼逊先生如此回顾传道工作的进展与现状：

"今日距我初登此岸已十年。为实现传道会的目标——同时也是我衷心珍爱的目标——我离开了祖国。上帝恩待我们；他容忍我们的软弱；部分应允了我们心愿；颂赞他的圣名。

"阁下记得优秀的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对传道目标的深切关怀。我相信传道会的创立归功于他。我也记得雷诺先生（Mr. Reynor）的忠诚热忱。阁下知道，那时我们的困难很多，前景很窄。恐怕我们许多朋友以为成就甚微；必须承认，我们的进展确实不大。但我们应记得挡在路上的障碍多大，我们当时的即时希望多小；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当时的预期。

"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很有限——居留的希望小——毫无门路。学语言、渐渐把圣经译成中文，是我们当时直接的目标。阁下的中华传道会现在对该国的知识——人民的品格、语言——已相当可观；已备有器具，可以开始更属灵的部分。

新约已译成中文，部分已散发；我们相信必产生有益的果效——'主的话必不徒然返回。'

"传道会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重要而有前途的分支；从那里，藉印刷机，神圣真理已在说中文读中文的人中散发到相当程度。两人已弃绝偶像，　公开表示信仰我们主耶稣。我们不可忘恩。我们，或我们的后继者，若不灰心，必见更大的事。哦，愿上帝我们的救主丰盛浇灌他的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洁净我们的心，祝福我们的劳苦！我们已撒了一点种

子，如一把，撒在浩瀚的田地里；愿它扎根结果，再生种子，由他手播种；工作就这样推进，直到遍满全地。

"——不可灰心。

"我的同工米怜先生携全家在此已有些时日。他和米怜夫人的健康都有所改善。他们打算明年一月离开此地。米怜先生来广州，不仅为健康，也为处理传道事务，并与我校对他译的《申命记》与《约书亚记》。若上帝慈悲赐我弟兄生命健康，这些连同《诗篇》，将于1818年内在马六甲付印。我们的性命在他手中；我的日子或许比我尊敬的同工更短——但表象对他不利：他的肺弱，人极消瘦。

"我们已分工旧约剩余部分，计划若可能，1818年译完全部。麦都思先生（Mr. Medhurst）寄来小号金属活字样张，拟用于杂志与小册子，很有希望。M先生（Mr. M.）的资格与用心，令我们很满意。

"我已把《公祷书》中的早晚祷文照原文译出，只改了为国中统治者祷告的部分。现正与《诗篇》同印，《诗篇》按一月三十天分段。我打算用它们帮助集体敬拜，也为个人灵修提供极好合宜的表达。米怜先生想修改它们，使更合我们特殊处境与异教情形；但它们在此并无权威，只有其本身的卓越，也不约束任何人的实行或良心；又因它们并不排他，

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样为好——若不够用，可另加辅助。异教徒起初需要集体灵修的辅助；米怜与我对此意见一致。在我看来，其灵修措辞之丰富、对神之认识之崇高、对我们主耶稣之工之明确充分的承认，都是卓越之处；译其原文，胜过——

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给我们提供了中文《要理问答》；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es）给我们提供了基督徒聚会的范式；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给我们提供了灵修手册，帮助那些还不足以主持集体敬拜的人。我们不属任何党派。我们只认同类的两种划分：义人与恶人，敬畏上帝者与不敬畏者，爱我们主耶稣基督者与不爱者。愿恩惠归于一切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阿门，阿门！

"请代我向本会各位董事致基督徒的问候。替我恳求他们，让中华传道永远在他们心中有深切的地位，永远在他们的祷告中被记念。在可称颂的救赎主的信仰中，我是阁下忠心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

"又及：我最近在此印了一本小书，题为《为语言学目的的中国观》（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我还撰写了一篇《基督教中华传道前十年回顾》（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米怜先生可能会扩充并在马六甲付印。我继续在主日为土人服事，有两个男孩在学《要理问答》。我还用英语给几个人讲过圣保罗《腓立比书》。这些都是小事，但阁下会愿意知道。想到我在这温暖气候中如此久坐用功，又有家国公私的忧虑挂心，我的健康竟如此好，连我自己都觉得希奇。愿一切颂赞归于上帝的慈悲！我开始觉得词典是个巨大的任务，渴望更多从事基督教传教士属灵的服事。但我能放弃它吗？似乎不可能。我必须在它上面劳苦，直到从别处被打断，或直到完成。"

除这些他以特有的谦逊提及的宗教与文学劳苦，马礼逊先生今年还出版了《华英初学》（Horae Sinicae，即"中国时光"）与中文初学课本，又作了他自己的词典与蒙图奇博士（Dr. Montucci）词典的对照。他在圣经翻译上的进展，在以下致圣经公会委员会的信中有更详的记述：

"广州，1817年11月24日

"现支取的一千英镑，留作来年1818年的经常费用；米怜与我希望在1818年内译完全本圣经。他已译完《申命记》与《约书亚记》。《创世记》印出已有些时日。《出埃及记》

与《路得记》我已打初稿。《诗篇》已译完，现付印。《以赛亚书》约译了一半。已雇数名刻字工去马六甲，为印《申命记》《约书亚记》与十二开本《诗篇》。

"我在此编纂的词典，每天须写六至八小时；其开本比我们的十二开本新约还小。米怜抓住一切机会，散发我们已出版的圣经各卷。我们不易追踪其果效——但有一只眼，无秘密可藏。

果效未必如我们热切的心所期望的那样快，但必会来。怀着这确信，我们前行；虽不能立刻拿出劳苦有益的明证，我相信基督徒公众不会草率断定劳苦与费用徒然。

"我们愿从马六甲站派出人员，主要在马来群岛的华人侨居地中散发'生命之道'。目前我们传道会人数太少，做不到。人数增加、全本圣经译成后，我们将有更多时间专心散发；愿上帝以他的祝福伴随我们的努力。

"读英国圣经公会的报告，我们的心大得鼓舞。各国各基督教派的许多人，对圣经广传的深切关怀，已为此地的事业慷慨捐输；我希望，亚洲东陲的人民，在不太远的将来，会真正领会这份恩情。目前他们无感，但日后必知必感。圣经全译成中文后，米怜与我愿聚在一起，把新旧约仔细校订一

遍。这样可除去因各卷在不同时间、零散译出而产生的错误或不一致。

"请向委员会诸先生及公会全体转达：我们对他们主动慷慨资助我们所奉差前往的异教徒，深表感激。所助虽非为增加我们的安适，我们仍因蒙他们的慷慨得以实现心愿，深感亏欠——心愿即广泛散发上帝我们救主的启示。

"孟买一位绅士来函索要中文新约，在彼处雇用的中国人中散发。

"今日收到美国来信，提到一件喜事：一个中国人，看似深受感动，实在已信了基督。一本从此地寄去的中文新约（他略懂），加上英文的敬虔教导，是开启他心眼的凭借。只要可能，我总把圣经寄给散居的中国人。这人若证明他现今所表的热忱是真诚的，他可能成为在他同胞中散发圣经的极有用器皿。"

这封讲述上述年轻人的信，饶有趣味，刊于《印中拾穗》（Indo-Chinese Gleaner）第二期；此处引出，以勉励凡有能力者，即使只向众多离乡谋生的中国人中的一人提供基督教教导的凭借。

第一卷 2 I

约翰·尼奇牧师（Rev. John Nitche）来信

1817年

致R.马礼逊牧师

"尊敬亲爱的先生：

"虽与阁下素昧平生，我冒昧致函，论及一事——无疑阁下作为基督徒必感兴趣，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蒙上帝护理以中华民族为特别关怀对象者，更必感兴趣。去年夏天，约七八月间，家母蒙上帝安排遇见本市一个中国青年，约二十六岁，问他愿不愿意学认字。他答：'我付不起学费。'她问若免费教他，他愿不愿上学；他眼中闪出喜悦的光，急切答应愿意。她便提到詹姆斯·M.马修斯牧师（Rev. James M. Mathews）教会所属的一所主日学——马修斯是本市神学院梅森博士（Dr. Mason）的同事。下一个安息日他去了，从此主日学和教会一次不缺。他来自澳门附近，名叫陈三仔（Tsin-san-chai）。数年前他来本市，给詹姆斯·米尔诺先生（Mr. James Milnor）做侍者。住了十八个月，回国；1812年又来此，一直住到现在；他来的目的，是学——

英语，为的是能做通事。他未能如愿，英语口语进步甚微，因他多与同胞来往。那时他上学时，是瓷器店的搬运工，住在米尔诺先生家；米尔诺先生一向很看重他，认为他非常可靠，品行很好，论聪明举止，胜过同阶层的同胞。他

认得字母，能拼一点单音节词；在学校进步很大。几周后，我因好奇他的进步去学校看，从此每安息日教导他。我很快给他弄到一本圣经，他开始读《创世记》。第一个安息日他读了十四五节，似乎懂了，很感兴趣。我偶尔晚上也教他。见他渴慕宗教知识，我安排他每周每天有两三小时用于进修。他在我办公室学写字，少有指导，只偶尔看看铜版字帖的提示。写完一大一小两套字帖后，他开始照印本抄《创世记》，已抄了十七章，正确得惊人，字也少有人能写得更好。有闲时，我花一两小时推进他的阅读。五月作了安排，使他能全时间读书；他用功之勤，我从未见过。他已读完《创世记》三十五章、《马太福音》四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全卷、《使徒行传》十八章，理解得很好。新旧约其他部分也偶尔读过，特别是为理解新约典故所必须的旧约部分。他还用阁下的中文（新约）对照后者。他的学习计划如下：安息日及我能陪他的其他时间，他读英文新旧约，不懂处我讲解；新约读过的部分，再与中文对照。这纠正他对英文的误解。他自己读英文时，无一处放过不懂的；我见过他为一段经文花数小时，直到完全明白。他在本国上过九年学。据我把他的字与阁下的书对照判断，他中文写得又快又好；读得流利，理解得好。他曾为我口译阁下新约的章节，意思译得非常准确。我偶尔教他一点语法、地理、天

文初步，他领会得很快，虽然后两门对他全然新奇。他似乎是极认真的慕道者；就他从圣经所读，他全然接受为上帝的真理。他宣称惟独把永生的盼望建在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身上，藉他十字架的血得赦罪。他认为宗教是个人的事，是上帝的工作，扎根在心里。我尽量让他从自己读上帝的话、从我对他所读的提问中，自己发现基督教教义；就他所学的，他的看法非常清楚。他深知同胞坐在黑暗中、死荫里、没有指望——因不认识基督，不知罪得赦免、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路——他为他们极其焦急，不断思想回去后教导他们的计划。他已把所学的神圣知识，尽其所及，传给此地的同胞。与他——

同劳的几个人中，他说四个信了真理；另一个，他说，总笑他信。他告诉我，从小他就不信本国的宗教。他说他知道自己在血中（按本性）和行为上都是罪人，带着罪不能上天堂；他认为，一个不告诉他如何脱离罪的宗教，于他无用。他到本国后，无心打听此地的宗教，以为不比自己的好。他说同胞们普遍觉得自己的宗教不是真宗教。他们很看重犹太人的宗教，视为第一宗教，常称'天主教'。

"他似乎渴望熟悉圣经，传给同胞；他说为这样的事业不怕丧命。他对阁下的品格与阁下寻求中国人得救的动机，极

为敬重。教会里没有比他更专心听上帝话语的人；讲道他虽只零星听懂，却目不转睛。

"他早想给阁下写信，已写了一封短信，随函附上。经我建议，他把《创世记》第一章译成中文寄给阁下，是专为此时在很短时间内译的。他已为我口译了他给阁下的信。我问他信中所说上帝对他的怜悯，他说他相信上帝已改变了他的心。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若非上帝动工，他断不能像如今这样从心里信他的话。他说他昼夜祷告上帝，祷告得安慰；若不盼望自己的心已改变，他不能像这样给阁下写信，因为那是'欺骗上帝'。我认为他是真诚的慕道者，深信上帝已在他心里动了善工。他用英文给我写过两封信。贝休恩先生（Mr. Bethune）告诉我，他已把其中一封的抄件寄给阁下。考虑到一切情形，写得非常好。他给了我一封他去年四月写给母亲的信的译文，回母亲严责他久离家乡。摘录如下：

"'不要只在意念中天天说：你和我一样想见我，我也一样想见你。但去年夏天我听见喜讯：主上帝正为他的百姓成就大救恩，藉此可承受永生，这救恩正临近我国。因此，我立刻——

离了我的工作来跟从它。因此，我写这封信给您和家里众人。你们见信，或有人说我是傻子，或有人说我醉了；但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傻子，也没醉，是真信这一切，因为上帝的话显明得像摆在我面前的镜子；我不能不信；凡信这些的有福，凡不信这些的有祸。但我希望，母亲，您不要疑惑拒绝。现在我告诉您，宁可信这些，不要不信，因为那救恩起初惟独藉一人而来，名叫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在地上为我们的罪受死；除他以外再无救主；他在一千八百一十七年前来到世上。到如今，信他的人遍满天下。只是我国还没听见他，因为我国律法太严，城门紧闭，不让外人进去传讲这一切；所以我们听不见。现在您若不信，我不能劝服您，但时候将到，您会信。因为我们的主说，万民都要进入上帝的国。如今我国的人像醉酒睡在床上的人，火烧到身上还不知道。有的知道了，也不设法逃跑，甘愿被烧成灰。'（此处他指同胞们普遍的情形：知道自己是罪人，却不知逃脱的路，仍安然自若。）'试想，从创世以来，多少万万千千的人这样死了。哦，我多么可怜这些可怜的灵魂，他们在哪里？如今他们个个在地狱受折磨。谁听见这些，敢不爱上帝、敬畏上帝呢！'

"他特别喜悦地抓住上帝话语中的应许：福音要传给天下万民，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地上万族蒙福，地极都要看见主

的救恩。我照他的原话原拼写给出；由此阁下可判断他的英文进步。他给阁下信的信封，可见他写字的样子。

"我希望，亲爱的先生，阁下原谅我这个素昧平生者的信之长——阁下从未见过我，我也只见过阁下一次：阁下离城前夕，我在中荷兰教会（Middle Dutch church）的讲坛下听过阁下'时候短促'的郑重劝勉。怀着对阁下的敬意，为阁下个人福祉、为上帝祝福阁下在蒙昧中国人中的劳苦、为上帝预备陈三仔作阁下在这荣耀工作中的帮手，恳切祷告，我是，阁下的，等等。

"约翰·尼奇（John Nitche）。"

此时，马礼逊先生的劳苦开始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引起相当大的兴趣，他的通信为当时最杰出的文人所求；以下几例，或可娱一般读者：

法特尔博士（Dr. Vater）来信

"先生：

"1817年1月5日

"阁下的博学声名激起我的敬意，更因阁下为传播我们救主福音的努力，以及相信像阁下这样的人必肯把传播之法见告于热心朋友，使我致函。

"欧洲文坛中像我一样从事偏远语言研究的人，很想得知中国各方言的情形。《华英初学》（Horse Sinicse）与中文圣经译本的著名作者，证明阁下有资格就这大帝国的不同方言提供有趣的情报。

"我们从肯普弗（Kampfer）与巴罗（Barrow）的著作中得知的很少：十五或十八省每省——

有各自的方言，南部尤甚；因此同一汉字在不同省份发音不同。莱登博士（Dr. Leyden）在《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第十卷中，把四种（十六种中的）方言追溯到各自的本土地区，虽他自称在许多点上不能确言。阁下若肯惠告湘潭（Hiang-tan）等地的事实与例证，我个人乃至全欧洲文人，将何等感激！

"阁下在一个大商埠的本地机会，我想，异常有利。在阁下直接观察范围内，或可接触各省土人。我不包括安南、西藏、满洲语；但仫佬族（Maw lao）、苗族（Meao tse）、索洛斯（Solos）及海南岛（北纬十九度）山中诸部落的语言，尤其朝鲜语，于我都极有趣。

"我不赘言此研究对科学事业的重要。我因要照顾多子女的父职与公职，系于祖国；但我极渴望以我对多种语言的研究、以把圣经章节译成美洲语言的尝试、以激发同胞对此工

作的热忱，来为福音传播效力。阁下会在我有幸呈上的小册中，看到我的宗教心。斯坦科普夫博士牧师（Rev. Dr. Steinkopf，萨伏伊，伦敦）会把阁下的见告转交我。

"盼阁下俯允见复，并惠赐关于中华帝国不同方言语言的著作目录；请接受，先生，我完全敬意与尊重的保证。

"我是，先生，阁下最忠实顺从的仆人，

"约翰·塞韦林·法特尔博士（Dr. John Severin Vater），

"普鲁士柯尼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Koningsberg）教授。"

雷慕沙先生（M. Remusat）来信

君子爱文会友以友辅仁*

"先生：

"巴黎，1817年5月20日

"我写这几篇冒昧呈上的小文时，对阁下的中文劳绩所知甚少，只知道伦敦印过一本小译文集，题《华英初学》（Horee Sinicse），和《使徒行传》的两张样张。至今我还弄不到阁下的《路加福音》或其他著作。只从报纸得知，阁下现正编纂一部完整的中文词典，其计划与我的想法完全相合；我忍不住要让阁下知道，在三千里格之外，同一计划在

同一时刻被描述并提请学者注意。但付诸实施的荣耀留给了阁下；我唯一的遗憾是，这样一部优秀著作在欧洲大陆对我的学生们永远太稀罕，或许我也够不着。

"阁下从附信的残篇可见，我已投身于中国与鞑靼文学、历史、语言学。希望数月内能呈上三部正在付印的著作：第一是《四书》，附文中有预告。将收许多中鞑文字例句，按我的手迹以新法雕版印制。第二是中文满文版的'中庸'（Chung-yung），附拉丁文直译与法文意译，加注与解说。为我的中鞑学生而作。第三是三年前巴黎出版的未完成词典的补编；那词典若无康熙字典（Kang-he Tsze-teen，即'帝制词典'）的检字表，对谁都没什么用——

* 致敬语。

字汇（Tsze-hwuy）。我遗憾地告知，我已发表的关于中国与鞑靼天文、哲学、宗教、语言的论文，散见于法国或外国文集，都已售罄，我手头一册不剩。

"我正与塞兰坡的马希曼博士（Dr. Marshman）就他用'神'（Shin）字称上帝一事进行论战；在基督教著作中，我断不能容忍此用法。我很想知道，在阁下译本的这个关键点上，阁下选了什么词。马希曼先生用《字典》（Tsze-teen）的例证回答我的批评，那些例证我都知道。从那些段落可断

定，在中华帝国最初几个世纪，他们以'神'指超乎可见之物；在这一点上，近于拉丁人的Divus，虽全无全能、有智能的创造主与赏罚之主的概念，因而也无我们的真上帝的概念。但即便'神'字古义接近马希曼博士的解释，也不能因此就如他那样使用。我们面对的不是《书经》的古作者尧、禹或孔子。读中文福音的人，对'神'字的理解完全不同。世上从无一个称号被如此滥用；对承认几百万神的偶像教徒讲一位'神'，会落入马希曼博士想避而未能避的危险——以'上帝'（Shang-te，至上主宰）译基督教概念，在我看来，是把地方词用于普世概念，弊端大得多。

"请原谅我如此唐突地开始通信；请惠赐与阁下这样愉快有益的交往。

"我荣幸地署名，先生，阁下忠实的仆人，

"约瑟夫·亚伯·雷慕沙（Joseph Abel Remusat），

"医学博士，法兰西皇家学院（Royal College of France）中文满文教授，皇家铭文与美文学院（Royal Academy, Des Inscriptions and Belles Lettres）院士，等。"

* 见第201页。

罗斯博士牧师（Rev. Dr. Ross）来信

"亲爱的先生：

"阿伯丁（Aberdeen），1818年1月30日

"我冒昧致函，论及一事，相信阁下乐于惠赐我所渴求的信息。

"我已学中文一段时间，得阁下宝贵文法之助；但苦于买不到有助于进一步进修的书。我向朋友菲利普先生（Mr. Philip）提及此事，同时表示希望有认识阁下的人可托，请阁下为我代购几本中文书，由持信人加斯兰先生（Mr. Gasland）带回——他将任一艘东印度船的助理外科医生去广州。菲利普先生好意答应为此致函阁下。但我忍不住亲自致函阁下，希望随书惠赐指点，告诉我进修此语言的最佳方法——蒙上帝保全，我决心为之。请原谅我冒昧；阁下为至善事业劳苦行善，或不便复信；若蒙持信人带回阁下认为合宜的书，我将视为大恩。

"我很想得一部古杂剧集——戴维斯先生（Mr. Davis）从中译出《老生儿》（The Heir in his Old Age），与希腊戏剧的主要特征惊人相似。

我也很想得一部《诗经》，附简明实用的注，能解难句与本地典故；但我怕读完还是不懂许多篇——如阁下所说，'不广泛通晓其古代历史与一国风俗，很难理解其诗。'许

多故事，如'三间专用房'（Three Dedicated Rooms），似乎很有趣。我所知的中文书只有《论语》（Lun-i/u）——风格极为简朴，虽不太有趣，若容我置喙，倒是很好的入门书。

"阁下的中文词典在欧洲大陆流传颇广。我在海牙荷兰国王的私人博物馆见过第一号，馆藏许多珍奇中文书及论中国的著作；全书出齐后，对每个中文学生都是无价之宝——德金（De Guigne）的书似乎很不完备。

"再为冒昧致歉；请相信我对阁下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最恳切的祝愿，阁下最忠实的，

"亚历山大·利思·罗斯（Alexander Leith Ross）。"

博格博士牧师（Rev. Dr. Bogue）来信

"我亲爱的先生：

"戈斯波特（Gosport），1818年7月8日

"请接受随函附上的《论千年》讲章一卷，作为作者高度敬意与热忱情谊的信物。出版约六周。这题目对传教士与传道之友特别有趣。我恳切祷告上帝以他的祝福伴随此书。

"阁下1817年10月12日的信已安全收到。我为阁下的健康福祉欢喜，祷告上帝长久保守阁下在这极重要的岗位上。把

圣经译成中文，是效用最高的事业。失去讲道的机会很令人沮丧；但阁下的翻译在为他人——若非为自己——打基础。况且，这显然是首先要做的工；上帝或在阁下完成它之后，为阁下大开传福音的门。那国现今虽对福音关闭，我深信上帝必显著显现，为他的话语和他的传教士开路。此前这不重要，因无人去占那禾场。阁下的翻译是必需的预备步骤。译成后，阁下与米怜先生能用中文向中国人传讲上帝的大作为，我将热切注视中国，期待怜悯的上帝为其中灵魂的世界显现。愿阁下因此活在盼望中，相信在中国必见更好的日子。道德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年年都有新的进展。传教之灵越传越广。英国现在几乎每个独立教会都捐助传道会；其他宗派同样；众人的眼都转向异教世界。那注入此灵的——

他可怜的仆人们至今设法使之成为拦阻真理进入的有效屏障。

"我恳切祷告，愿阁下与米怜先生蒙保守健康，完成翻译；愿如阁下所愿所盼，年底完成。那时阁下们可一同守禧年，大声赞美那在我们里面成就一切工、如古时尊荣所罗巴伯（Zerubbabel）——他不但立了工的根基，也安上了顶

石，欢呼'恩典，恩典归于它'——尊荣阁下们的那位。我相信基督徒世界必与阁下们同乐。

"弥尔顿先生（Mr. Milton）正前往马六甲与米怜先生会合，已奉命学习中文，正在读阁下的文法；若我没看错，他将是阁下难得的同工。他才干出众，用功不倦，忠心于主。董事们恳切希望，鉴于中华传道的重要，阁下与米怜先生能得几位能干的帮手。

"遗憾得知塞兰坡的先生们在阁下的文法与译本一事上如此行事。米怜先生对他们译本的记述，在我看来足以证明是抄阁下的。M博士（Dr. M.）在此事上毫无体面。据说他写了一封刻毒至极的信寄往欧洲，印了（未出版），在浸信会中传阅，严厉攻击阁下——这是见过此信的人告诉我的。我的意见是：阁下应以冷静刚毅的态度为自己辩白，主张阁下对译本的权利，揭露一切剽窃。他们连阁下的错误都抄，连阁下的雕工误漏的都漏——这本身就是不诚实的充分证据。向基督徒世界充分明白地陈述此事，是阁下欠自己的公道；揭露这种不公道的行径，也是应当的。做时要有力，但要冷静节制。

"阁下出发前对北京之行不成功的猜测，没有错。但它给了阁下本来不能得的、多见人民与国土的机会。愿阁下日后

以耶稣基督传教士的身份再访那些地方。约四个月前，四名传教士从神学院去了马六甲；两名去了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两名——汉普森先生（Mr. Hampson）与弗雷泽先生（Mr. Frazer）——数日后启程去加尔各答；一名数周后去马德拉斯（Madras），一名去特拉凡科（Travancore）；还有一名去希腊群岛。愿护理与恩典的上帝丰盛祝福阁下的灵魂身体。我是，亲爱的先生，怀着崇高敬意，阁下亲爱的朋友，

"大卫·博格（David Bogue）。"

斯图尔特博士牧师（Rev. Dr. Stuart）来信

"我亲爱的先生：

"爱丁堡（Edinburgh），1818年12月28日

"我很遗憾一直没有机会感谢阁下1817年11月6日托沃克博士（Dr. Walker）转交的信，感谢阁下惠赠的中文《创世记》译本与年表提要等——那如今（对基督徒）更有兴趣的一方世界——因它有望成为全能的父定为'那爱自我毁灭的万国受造者、为赎他们脱离一切罪孽而舍己为祭'之主的奖赏之业，而比从前更有兴趣。

"我很遗憾，现在才有机会——我相信——感谢阁下最可敬的赠礼；这礼物之宝贵，如种子之于荒岛独居者——

时间局促——杂事占去我本该写信的时间，我只能请阁下相信，我对阁下的厚意感激至极；阁下从前的中文新约惠赠，我也一样感激——我与阁下素昧平生，本无理由指望；但我热切关心阁下的劳苦，切愿赞美那兴起阁下、保全阁下、我相信正使阁下推进这艰巨无限宝贵事业的那位。

"中国似乎对上帝话语的进入筑起了高墙；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一切堡垒必在其面前倒塌，如约书亚面对耶利哥城。那感动许多人的心为天上圣言预备道路的，能确保此事。那预备材料、挖好根基、打算并有能力建造上层建筑的，不是愚蠢的建造者。必得完成——让我们等候他的时间——保守他的道——跟随他的引导，倚靠——永远——他的膀臂——不避任何那话语所提示的（我甚至不愿向阁下提及）——不动用肉体的兵器来推广和平仁爱福音；那福音不扰动任何政府，不助长地上革命，在世上一切制度之下，只向人吹送善意。希望米怜先生健康恢复。十月我在他故乡阿伯丁郡住了一个月，多人问起他。小女已嫁给凯莫雷（Kemoray）的伯内特先生（Mr. Burnett），在阿伯丁西北十五英里。愿他们都是基督的门徒。在那荒凉之地（先知意义上的），有人微弱地努力传播真理知识，有些果效与神圣祝福：一个基督徒联会属下的十间教会有学校、巡回事工与图书馆。灵魂被唤醒；败坏的教士平信徒一代，有盐撒向

各方，纠正并保守他们脱离世上的败坏污染。持信人戴维森先生（Mr. Davidson）与我家是世交。请阁下提醒他那一件不可少的事；若有闲暇托他复信，阁下将使我感激；匆匆，我是，亲爱的先生，阁下感激亲爱的朋友仆人，我相信也是基督福音中的弟兄，

"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uart）。"

米怜先生成功在马六甲建立了中华传道的一个分支，得荷兰政府拨地，荷兰政府欣然批准并支持；他与马礼逊先生合作，创办了一份中文月刊。论文多为宗教道德类，间有几篇简单的天文论文、益智轶事等。这刊物得到相当大的鼓励。随后又创办了一份英文季刊，题《印中拾穗》（The Indo-Chinese Gleaner），载中国及邻国的各种消息；印中诸国的哲学文学；汉文马来文等的译文；宗教论文；印度基督教传道进展记；基督教一般情形。这优秀刊物一直办到米怜博士令人痛惜地去世。它在欧洲文人中颇负盛名，并为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赢得一位英国贵族的赞助：他捐一千五百英镑增其基金，还寄赠一批珍贵图书充书院图书馆。

米怜博士论中国语言与政策的以下评述，说明仍应继续把福音知识传入那帝国的唯一可行之法——因为没有——

自这些评述写成以来，局势未变：

"在每种有文化的语言中，印刷机对传播知识——人间的与神圣的——的益处，人人皆知。在中文里，书作为进益之法的重要，或许超过任何其他活的交流媒介。读中文书面语的人，比例超过任何其他民族。其口语方言极多，彼此差异极大，邻省之人（如笔者屡见）常不能长谈，不借助书写不可。书面语有一致划一的同一性，为他种语言所无。希腊语的方言，不仅发音要分，其名词拼法、动词时态语气的构成、副词、不定过去时都要标出差异。中文几乎无此。全帝国，及其多数藩属与几个邻国，文字与文体，除极少数微小例外，都相同。又，中国现被迫害谕旨关闭，又有几乎不可征服的排外猜忌，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得走遍全地、以活的声音传福音——是的，他在边境几乎不敢开口，召其拜偶像的芸芸众生悔改。书是人人懂的。书无处不去。有了合宜的代理人与应有的谨慎，可把书倾入中国。"

因此，莫里森博士（Dr. Morrison）力劝英美基督徒群体派出能写书印书的代理人，以抵制中国流行文学的有害倾向；他自己出资雇两台印刷机，率先垂范。

1817年——"是年，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评议会（Senatus Academicus）因马礼逊先生

已出版与正在出版的语言学著作——旨在便利中文学习——一致免费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是年米怜先生也携家眷到中国；他当时健康需要从埋头苦读中换换环境。这样聚在一起数月，他与莫里森博士得以安排自己未来的行止，也为日后加入传道会的人作安排。关于远东传道会（Ultra-Ganges Mission）的详述，与本传记的宗旨无关；但莫里森博士与该会成员自创会至他去世，关系密切，其进展不能不提。米怜先生在《传道回顾》中论及他自己与莫里森博士，说"他们一向认为秩序原则至为重要；就自己的劳苦而言，一向遵守。诚然，没有固定的目标和追求目标的一般规则，最热忱的心加上最勤的工，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他们认为，过于琐细的规定，或对最宽大的规则作过度的解释，会成为烦人累赘的阻碍；而一个由几条重要纲领组成的总体计划，既使心专注于一两个突出目标，又给每个相关者自由，让他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部分，反而大大促进善工。当时他们是仅有的传教士——除麦都思先生外——是他们所知在该国的全部；因此他们是多数；1817年9月，他们拟了几条决议，主要关于自己，也关于弟兄们——只要后者不认为采纳这些会'违背他们的愿望与便利'。这些决议于同年11月2日由两位传教士签署，他们自称远东传道会临时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

远东传道会，拟于方便时增至三四人。

"远东传道会临时委员会决议

"以下规则，旨在使我们以最好最有用的方式，运用传道会授予我们的便宜行事之权。它们只是一个更全面更宏大计划的一部分，现拟成此式，以便查阅。它们不仅或主要为加入我们的弟兄而设；它们也约束我们自己，且首先约束我们；我们认为它们适用于一切现属或（在规则有效期间）将属这些传道会的人。

"一、我们建议，在马六甲（或有两名以上传教士的任何站点）设公共餐桌；但我们不强求，若已设，也不强求每人必到。若情形使传道会全家每餐聚齐有困难，可一日一次，或一周一次。我们认为，一般而言，在不违背个人愿望便利的前提下能办到，是很合宜的。

"二、那些到马六甲不停留、学了语言就去邻国的传教士，我们认为他们合宜的做法是遵从传道会家庭现有规章，而非坚持另立新规——新规在他们走后或被认为无用。

"三、考虑到马来人作为民族识字甚少，我们建议来做马来传教士的弟兄，把更直接的注意力放在口头教导与建立学校上；因为我们认为，在该民族中广泛散发书册小册，目前益处相对小——因他们不会读。我们不是说不该预备散发书

册小册；但我们的意见是，在马来人目前情形下，口头教导是第一位的。

"四、中华传道是总站的主要目标，马来传道的事务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大；因此我们认为，除个人住宿外，建筑的主要部分应拨给中华传道。

"五、关于传道会家庭的宗教操练，我们认为主要应由年长传教士主持，作为一家之长；因为我们认为他可设想更了解家庭情形，更知道能拨给这些操练的时间份额，不致干扰工场的常规劳苦。但这不是排他的。这是我们认为一般合乎秩序、造就、合宜的建议。

"六、我们建议，若有有利可图的印刷业务上门，在马六甲妥为考虑，酌情接受与否。

"七、《拾穗》（Gleaner）继续出版，由现任编辑主持。

"八、我们建议，定出合宜的时间，教导初级弟兄土语，必要时也教神学，及马六甲传道会环境便利所允许的其他知识。为此应在传道会房屋中预备合宜的房间，整个教学有序恭敬地进行。

"注：环境所迫，教学工作至少目前须全由马六甲年长传教士承担。

"九、初级弟兄（一人或多人）一俟能干，就作巡回之旅，去槟榔屿、爪哇（Java）及其他属地，散发圣经、小册子等，短期后返回。

"十、我们在中国和马六甲，都预备日记与致传道会公函的副本（或至少摘要），互通消息；预备这些抄件副本摘要的费用，列入各站总账。

"十一、1818年的账目，于9月1日结算， 核对无误的副本寄出——

寄往中国，列入总账。

"十二、总站所需的其余建筑，继续兴建。

"十三、关于我们自己的劳苦，我们将努力，除手头已有的，在来年（1818）内译完旧约剩余全部（按我们之间的分工）；之后我们将设法（或聚在一起，或用别法）对照、校订、修正我们的译本，以我们当时认为最有用的形式出版全部。

"十四、旧约中已译、或年底前将译完并校订的部分，付印；若能雇到，在中国雇刻工，带往马六甲。

"十五、我们认为应高度重视日本诸重要岛屿，收集一切可能的情报；若可能，逐步预备道路，以便将来我们中有人

航海去该国；为通晓其语言，并查明中文圣经译本须经何种改动才能用于该国，或是否须另译全新译本。

"罗伯特·马礼逊，

"威廉·米怜，

"远东传道会临时委员会委员。

"中国广州，1817年11月2日。

"远东传道会临时委员会通过的追加决议

"一、议决：鉴于一位朋友*捐四千西班牙银元，在马六甲建一所特定规模的建筑，名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用于研习中文，及按其捐款条款所列的其他（文学、神学、哲学）用途；我们作为传道会在此站的代表，为襄助其仁慈之愿，以传道会名义，在马六甲远东传道会产业内拨出一块地，作为该书院建筑之地基。鉴于这位朋友为促进这些国家的文学与基督教利益，有条件地捐此巨款；为传道会的福祉，我们毫不犹豫，以传道会名义，按他捐书院建筑的同一条件，捐出该地基：即若书院不再用于其捐款所列特定用途，我们议决，该地基连同建筑归'远东传道会寡妇孤儿基金'所有，由其信托人领取。

"二、议决：米怜先生负责督建该书院，尽早采取必要措施。

"三、议决：《印中拾穗》目前由马礼逊、米怜两位先生合资办理；已花费用，由他们付给传道会。

"四、议决：此三条决议，呈传道会董事们考虑批准。

"五、议决：鉴于传教士在此诸国的情形，一般无望在去世后为遗属作安排；又因至今未定——

在本国为此作安排（希望本会财力一允许即会如此）；我们认为，这种不确定状态自然产生的忧虑，加上远离亲人、常患疾病，极易使他们在教会服事中手软，成为试探，使他们在健康生命大受威胁之地和之时，畏缩不前；传教士若死，家属或失去'得糊口之需'的合理指望与前景——为家人谋得此，是每个基督门徒的本分。为此议决，为消除这不能算不合理的忧虑，立即设立一基金，名'远东传道会寡妇孤儿基金'*；一位朋友（原书此处缺名）慨然捐四百西班牙银元为基金之始，接受之，交信托人保管。我们及有权享受该基金福利的弟兄，每月捐不少于一西班牙银元（特殊情形除外）。临时信托人为三位年长传教士：马礼逊牧师、米怜牧师、汤姆森牧师（Rev. Messrs. Morrison, Milne, and Thomson）；由他们拟定章程、采取措施，以增殖管理基

金。此决议恭呈传道会董事们，恳求并期望他们在建议与捐款上的帮助。

"罗伯特·马礼逊，

"威廉·米怜，

"远东传道会临时委员会委员。"

"中国，1818年1月2日。

*　莫里森博士不仅是此基金的创议人，也是慷慨的捐助人。

蒙神圣天意的祝福，莫里森博士至此得以实现他最初的计划，克服了在不那么热忱广阔的心看来不可逾越的困难。怀着他素以著称的一贯仁爱之灵，他从微薄的产业中拨出一千英镑建书院建筑，每年一百英镑、五年，充其基金，还捐赠珍贵图书充图书馆。这慷慨之灵，与他一生持守实行的原则相合："基督徒不应只顾自己的福祉，而应以仁爱的眼看顾他人的事务"；或如他别处所说："基督徒应按环境所需，牺牲个人与家庭的安适——偶尔——常常——恒常；有时应离开家、亲人、祖国，出于对其他部族国家人类福祉的仁爱关怀。"*

这原则在他身上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因实行而在他接近"那奖赏的赏赐"时更显刚强。天意祝福他为家人预备生计的努力；他坚定信靠全能者的应许：他必"不撇下、不丢弃"那些事奉信靠他之人的后裔。莫里森博士的目标，不是为自己或家人求财富或大事。他有心"谋划慷慨的事"，为——

*《临别纪念》（Parting Memorial）。

ance（接上：为福音的广传）与执行之智。免得有人因他未给儿女留下丰厚产业而对他的名声作不公的议论，须记得他从未有过这样做的资财。他的收入，每年五百至一千五百英镑，慷慨用于家人亲属的即时需要；若非他自己的习惯非常简朴省俭，仅靠东印度公司给的薪水，断不能体面维持他在社会的地位——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为各宗教团体所做的服务，全是无偿的。莫里森博士按性情也按原则，好客——慷慨，不尚浮华排场；但一种可以说经济的制度，贯穿他的家政——连家人仆役，一般二十口人。也可一提，尊敬的公司驻华代表中有人认为他的服务报酬不足，又有多口之家仰其劳苦为生，认为应增加他的收入*；但本国当局未批准；他们虽慷慨地把公司出资印的词典几乎整版赠他，但售出的寥寥数册，在书商账上从未给他留下余额。由此题外话可见，莫里森博士若为儿女将来的安身立命，扣下给慈善事

业的捐款，这打算仍会落空——他早逝，在能为幼小儿女作充分的安排之前；无论他平日的慷慨多么受限。同时，许多人将失去因他立刻遵行救主吩咐"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而得的益处。此处也应提及，英国商馆的先生们及在华其他英国侨民的光荣：他们以慷慨捐款，极愿与莫里森博士在他一切慈善计划上合作；无需劝募——相当数额的自愿捐款，在他事先不知情时就为这些目标募齐交给他。莫里森博士把书院计划大纲印成传单散发，表明建院之意一传开，广州立即认捐五百英镑。以下一位与公司无关的先生的便条，最能表达当时的普遍心情，谨录于此：

*　特选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在此情形下，我们已告知莫里森博士，我们将尽早把他的情形呈请董事会垂顾，并建议本年给他加薪三百英镑，使与高级外科医生相等；同时建议，鉴于他的服务，莫里森博士应有权享受与本机构外科医生、牧师相同的退休金。"据我所知，即每年六百英镑。阁下忠实的，（签署）F.J.莫里斯（F. J. Morris），秘书。

致罗伯特·马礼逊牧师

"我亲爱的朋友：

"广州，1818年11月30日

"我承认这计划远超我的期望；它仁慈——慷慨到极点；也很宏大；我们的捐款也当如此。请阁下随时向我支取四百二十美元，合一百畿尼（guineas）。

'在信心与盼望上，世人会有分歧。

但全人类的关切是仁爱：

上帝与自然这样联结了万有的框架——

命自爱与博爱本为一。'

"我若不是比——

昨晚见我时还不如现在，我对书院的评价就不会如此吝啬了。

阁下忠实的，

"W.S.戴维森（W. S. Davidson）。"

为使许多至今不知有此书院存在的人得知，谨附上莫里森博士当时拟定公布的《总计划》：

在米怜牧师（Rev. W. Milne）督导下于马六甲创办之书院总计划

一、名称——书院定名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此名比学院、学校或计划初拟时想到的其他名称都更合宜。

二、目标——书院的目标是中欧文学的相互研习。一方面，使欧洲人能接触中文与中国文学；另一方面，使读中文的远东诸国能接触英文与欧洲文学科学。这些国家是：中国、交趾支那（Cochin-China）、东群岛的华人侨居地、琉球（Loo-choo）、朝鲜（Corea）、日本。希望此举最终有利于基督教原则的和平传播，与东半球的普遍开化。

三、书院供给学生的——

1. 书院将备有丰富的中文藏书，及一切与目标有关的欧洲书：一般文学科学书，及论上述诸国语言、历史、风俗等的书。

2. 中文欧洲教授——亦能传授欧洲学问——及中文土著教师。欧洲教授为新教徒。

3. 书院内为有限名额的学生提供住宿，收费后定。自费的学生若愿意，可住城里，如欧洲之例。

4. 将设立基金，供养贫寒土著学生。

5. 欧洲学生授中文——学生愿用于何种目的：宗教、文学或商业，悉听其便。

6. 土著学生授英文——地理、历史、算术，及时间所允许的其他学问，连同道德哲学、基督教神学及他们自己的经书。

7. ——

本站有中英文印刷机，文学学生可用；拟在书院园地建植物园，把东群岛的热带植物汇于一观。

四、谁可入学——

欧洲任何国家或美洲大陆的人，属任何基督教团契，带来关于其道德习惯与目标的可敬推荐，即可入学。欧洲大学有旅行奖学金者、基督教传教士、商业公司人员或国家领事随员，可入学。上述诸国的土著青年，自费，或由基督教公会或私人绅士资助——绅士愿以英文教育造就土著青年者，可入学。这些土著青年不被要求公开表示信奉基督教，也不被强迫参加基督教敬拜；但会被邀请参加；书院的良好秩序要求他们出席一切公开讲座。

五、在院期限——在院期限视情形后定。

六、经费——书院经费来自自费或受资助的欧洲或土著学生（由其资助人或朋友）缴纳的费用，及自愿捐款。

七、管理——书院及其基金的管理，交赞助人与信托人。

印度、美洲、大不列颠的许多私人对计划的热烈赞同，以他们慷慨的认捐为证；加上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拨款五百英镑，莫里森博士得以实现他长期筹划的设计；在已故米怜博士主持下，英华书院开工建成。1818年11月11日，W.法夸尔上校（Colonel W. Farquhar，当时驻马六甲英军司令）在尊敬的J.S.T.泰森（J. S. T. Thyson，总督）、尊敬的J.J.厄斯金（J. J. Erskine，槟榔屿法官）、司法院（College of Justice）成员及各界人士面前，安放了建筑的基石；米怜博士代表书院创办人，发表了合宜的演说。书院进展后文再述。

莫里森博士致密友的以下信函，充分表现了他执行各种公务、承受家庭试炼时的心境，无需多作评论：

致岳母的信摘录

"中国广州，1818年1月18日

"我给您写信而不给玛丽（Mary）写，因不确定她现在是否在英国。蒙神圣慈悲，我健康如常，照常研究不辍。在知道家人今年是否出来之前，我略感焦虑；阁下容易想象，一想到家事，心就不定。但同时，我愿把我一切的道路和家

事，都交托给慈悲的天意。我在这里很孤独；常厌倦。写作是如此枯燥的工作，又如此多地忙于写字。人的心——写字不过是——文字。说来话长。我愿我——词典——翻译——不至于如此——被束缚于琐事——但这种匮乏，总使人心——常存善念——常存感恩于我们慈悲的救主，他对我和我的家人大施怜悯。我们要在马六甲建一所书院，名英华书院，研习中国文学。我衷心希望它有利于福音的——"

* *

本季早班船未给莫里森博士带来家人的消息，他写道：

致同一人

"1818年3月20日

"我现在——可能要到九月才见分晓，一直在不确定和悬念中。何等慈悲，上帝使我们的心仰望他得保护、得幸福。我不能帮助那些对我有首要权利的人；但有天意！耶稣已使我们所公义得罪的天父与我们和好！让我们在他的慈悲与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已大半成了隐士。我很少去公司或别处吃饭。周复一周同一道菜：爱尔兰牛排（原文作steic）配干菜根，用中国筷子吃。我一向安好，从早七点写到晚九十点。"

* * * * *

答沃博士来信，他说：

"广州，1818年11月5日

"阁下说，有人告诉阁下，马六甲将是东方的雅典。我也愿它是东方的耶路撒冷——福音从那里向四周传播。我亲爱的父亲，若此信到时阁下还在世，请助我唤起仁慈基督徒对我们这非常开明的书院的注意。

"阁下知道，我因家人长期不在身边，被召受苦难。我有时深为悲伤。公会说我该回家；但按常情审慎，我此时不能离站。我很想访欧，奔赴我受苦的妻子和幼小儿女，聊作安慰；但愿望与较小的本分，须让位于更大的。再见！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阁下同在。"

致克卢尼博士牧师（Rev. Dr. Clunie, LL.D.）

"亲爱的——

"中国广州，1818年12月9日

"阁下1817年4月8日的好信，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写后一年才到手。写此信时我不太安好。我——有些疼痛——恐怕——

我右肋疼痛，恐怕是肝病。

"我已译完词典第二部；这样，我若去世，可留下一部完整、此地许多人认为是很有用的中文词典，给传教士和欧洲学者用。我愿欧洲的基督教学者不再神化希腊罗马——其著作充满骄傲、复仇、淫秽；愿他们为把科学与宗教注入其中而研究东方语言。

"何等荒谬：一种活的语言，世界上最古老的之一，三分之一人类所知，在英格兰苏格兰竟完全被忽视；各宗各派、教徒学者，竟——！不能分出几个人学中文吗？那是五国的语言，有几千卷原创文学！

"阁下会听说英华书院。请襄助。把阁下的名字和影响力放在更好的一边。

"我家中的苦难——马礼逊夫人的病、缺席、无助——很大：我虽不多抱怨，却常心情沉重。但我不怨天尤人——不！上帝是公义的。他是慈悲的！

"我不在澳门期间住我房子的一位富有的医生，患风湿病；他说，他一生品行端正，本该蒙全能者眷顾，如今却受折磨。唉！可怜的富人，把不义之名加给造他的主，何等不虔！哦，愿受更好的教导。再见！代我问候克卢尼夫人（Mrs. Clunie）。阁下的，

"马礼逊。"

致G.T.斯当东爵士等

"亲爱的乔治爵士：

"中国广州，1818年3月19日

"欣闻阿美士德勋爵一行终于抵达老英国。你们很快会忘记中国，或许也忘记其中的每一个人。但我再冒昧打扰一次，讲一条中国新闻。

"约十二天前有快马从朝廷来，半夜到达。总督、巡抚、粤海关监督（Hoppo）在天亮前聚齐读其内容。海关监督*（据说）大为惶恐，怕是对他不利。拆开一看，他松了口气。原来陛下要两名土著通事，能写（据我们听说）葡萄牙文和英文。崑水官（Consequa）先把消息告诉图恩先生（Mr. Toone）。其他商人都保密，直到前天，潘启官（Puan-ke-qua）才把官方文件送给我，附言问我是否认识皇帝要的那种人。细读文件，情形如下：

"有人奏称，欧洲人设立的——

* 外国商务专员。

京城能把中文译成拉丁文的人只剩一个，须有后继。陛下准了，但说广州十三行（Hong Merchants）中自然有许多通晓欧洲文学的华人（Hwa-jin）；因此命地方政府选两个

这样的人，官费送京，接任现任翻译。有人认为，向皇帝的陈述——不如说是误报——源于澳门的一场阴谋，为把他们的人更多安插进朝廷。我不谙阴谋，不敢置喙。

"愿阁下的健康，若未改善，也一如离别时。愿那使人富足、不加忧虑的祝福，成为阁下最高的志向。我是，阁下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

致莫里森博士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

"伦敦，1818年3月26日

"感谢阁下屡次记念我；信我在苏格兰时收到。使团的结局我确未预见；但我以为，我的结论并非全是在'大礼'这个重大问题会如所见那样讨论的预期下作的。埃利斯先生（Mr. Ellis）在书中详述了阁下们的行止；若有中文译本，中国人将看到英国大使也会撒谎，和他们一样；他们会看出，国王并无命令拒绝行礼，拒绝的唯一原因是斯当东爵士。埃利斯先生公道地说，阁下对与中国人交涉的正当方式，给了充分的建议。

"专员的袍服*阁下尽管穿。按我裁缝的描述，是件华丽的袍子；他对我说，可惜我没见过，又说他想我未必喜欢穿，太不合我的路。我只遗憾御容没有照在阁下身上。乔治·斯当东爵士身体很好；我们一起笑谈从前的窘境，特别1814年那场重大的与政府的交涉。成功了，委员会得赞扬；若失败了，再坏的话都不够骂——世事多如此。俄国人对改善中国人的风俗能做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但我想，只要他们还卖茶，东印度公司就不会干涉他们。

"据说国家比去年好转，贸易多了等等；或许是人们更安于许多人因战费停止而减少的收入。我冒昧给几位中国朋友写了几行，请阁下译成中文。给他们的灯在标有P君照管的箱子里。想必阁下已听说罗伯茨夫人（Mrs. Roberts）去世：可怜的女人！没听说她有病。再见，我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仍是阁下忠实的，

"J.T.埃尔芬斯通。"

* 莫里森博士在使团期间所穿。

致同一人

"波特兰坊（Portland Place），1818年4月10日

"我亲爱的马礼逊：

"中国船比预期早发，留给我写信给中国朋友们的时间比预想的少；但我急于不错过这个机会，感谢阁下10月10日的惠函。

还要感谢阁下上季惠寄的《对话》样张，已收到。除了印刷所那场骚动，自我离华以来，与中国人交往的一切都如此平静愉快，我非常欣慰。我相信这会被视为对使团所采政策路线的又一佐证；无论印度诸先生怎么说，我很高兴能向阁下保证，本国消息灵通者大体上都在叩头问题上断然站在我们一边，深信若顺从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这次使团的整个问题在本国正快快被人遗忘；我怀疑连埃布尔先生（Mr. Abel）那本书的预期出版，也难使之复活。据我所知他有幸参考了阁下的回忆录，希望他充分利用了；阁下对人民语言风俗的成熟知识，使阁下的观察带有权威的印记，这是他自己的观察完全没有的。但试图就中国问题启迪公众，实在近乎浪费时间。不过我绝不打算完全放弃中国文学；自住进现居，我已辟一间房专放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文稿，希望将来有闲重拾旧业。

"曼宁（Manning）答应给我们一些中文语言学著作，还有他爪哇之行的记述；但我对公众很快能读到他的劳苦成果，不很乐观。不过我相信他正与他的中国朋友忙着；他完

全能写出一部在他那方面经久有趣的著作。蒙登先生（Mr. Munden）正在出版一部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有趣著作——马可波罗（Marco　Polo）游记的译注。蒙图奇（Montucci）把他的词典与阁下的作比较，想必娱阁下一笑。巴黎《学者杂志》（Journal de Savans）很恭敬地评论了阁下的词典，虽有几处批评，承认其卓越超群。我设法把那篇文章寄给阁下。恕此信匆匆散漫；请相信我永远是阁下最真诚的，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雷慕沙先生来信*

"先生：

"巴黎，1818年11月

"分隔我们的遥远距离，以及本可对我大有裨益的通信所带来的延误与阻碍，实在是损失——无论就心智的愉悦还是教益而言。不过，阁下1817年11月14日的惠函，我收到未久；若非等着看能否随此包裹寄上一部值得阁下注意的文学作品，我早该复信了。

* * *

"我的《鞑靼语言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已完成过半，希望不久能寄上第一卷。我看出阁

下对这书评价不高：至少我预先这样猜。阁下知道此书的目的和用意后，或许看法不同。某些作者为传播不信之见所采的计谋中，有一个至今无人试图推翻废除。阁下知道，有人想从亚洲诸国的编年史中引出论据，证明世界比摩西所说的古老得多，以此反驳圣经的年代学。此说少有成功，其鼓吹者便退到更少人知的领域；否认圣经关于洪水、人类分散及《创世记》前几章叙述其他要点的真实性，宣称曾有一个原始人种住在鞑靼。此假说论证充分，已有众多信徒；为反驳它，我掌握了鞑靼语，研究了那半开化民族的文学，查明他们非但没有教过任何——

他们所知的一切，反而亏欠基督教传教士、印度人、波斯人。

* * *

阁下最顺从谦卑的仆人，

"J.P.亚伯·雷慕沙（J. P. Abel Remusat），

"法兰西学院（French Institute）院士。"

同一人来信

"巴黎，1818年11月24日

"先生：

"上一封信，我尽力回答了阁下1817年11月14日来信中的主要意见；这一封将由欧文先生（Owen）与汉基先生（Hankey）面交，我要重谈几个上次因篇幅匆匆带过的点。相隔如此之远，又面对一位我自己有太多要学的人，纸上通信永远不够——至少不合我的口味。

"当我浏览阁下呈给文坛的著作目录——我受托使之广为人知，以惠欧洲诸国，我乐于尽此责——我注意到，阁下的谦逊使阁下略过那些最能激起同时代人惊叹与感激的著作。我指的是阁下把圣经多卷译成中文。不揣测阁下保留的动机，我认为审慎地效仿为宜；在我们的《学者杂志》上，我既未分析新约译本，也未分析《诗篇》与《要理问答》。事实上，在得到阁下授权改变做法之前，我只在书目中提及这类著作。

* * *

"我现在要求一件事——阁下自己的慷慨提议使我敢于开口。我最大的志向是建一座中文图书馆。我完全知道从广州运书出去的困难与费用；若非知道办得到、价格不太离谱，我不会开口。我已开了一张特别需要的书单，随信附上；希望阁下好意交书商，请他在每项后注明大概价格；同时，若

此托付给阁下带来丝毫不便或丝毫危险，请阁下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若我的请求给阁下添麻烦，我将抱憾终身。

* * *

"总被迫匆匆结束信，只剩一点篇幅重申我永久的敬意。等等，等等，

"J.P.亚伯·雷慕沙。"

W.P.克鲁克牧师（Rev. W. P. Crook）来信

"我亲爱的弟兄：

"塔希提（Tahiti），1818年9月24日

"阁下1817年2月24日的惠函刚到，如冷水之于干渴的灵魂。这里大事已成；但在阁下那方世界，更大事的根基已立，宗教界也心知肚明。亲爱的弟兄，请继续给宗教界那已经给过的欣慰，推进我们主的国在中国的亿万人中；我们恒切祷告，愿阁下能站稳脚跟，大大成功。

这些岛都自称基督教：塔希提、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甚至帕利泽群岛（Palliser's）。后者及社会群岛最西边的几个岛，是被去过塔希提或艾米奥（Aimeo）的本国人劝服丢掉偶像的——他们自己从未见过传教士。福音的名声传到周围各岛，居民都恳切盼望传教士。

"私下的、社会的、公开的祷告都有人参加。和平与最严格的诚实普遍流行；读书写字很普遍。他们中间有《路加福音》三千册，多有人读；人人都恳切盼望得更多的上帝话语。

"如阁下所说，困难我们必会遇到。土人懒惰的习惯是大害；他们国王行为不端，使他们保持那状态。他大肆宣扬宗教，不靠我们，与殖民地几个人通信。

"最近运来一台制糖机，要在艾米奥装起来；几位弟兄已搬去装机器。这岛上我们人很少，我和家人几乎独自在民中。我的工作颇重。安息日讲道两次，听众五百以上；下午教孩子。周三有讲座，周一晚有座谈，还有每月的传道祷告会，都很多人参加。除周六，我每天在学校教课，设法按英国制度办，有望成功。

"经国王推动，已成立传道会，我想人人都会是会员；捐款将很可观。这样，亲爱的弟兄，主在推进他的工作；我们大大欢喜他在世界各地推进，愿他继续，直到遍地满了他的荣耀。代我向米怜弟兄和他的同工问安；弟兄们若在，必同问。请阁下写信给我们的弟兄时勉励他们；寄给我们请走新南威尔士（N. S. Wales）。

"我是，在基督里阁下亲爱的，

"威廉·帕斯科·克鲁克（William Pascoe Crook）。

"希望阁下下封信写完并署名；但信写一半也比没有好，我欣然原谅阁下。"

贝尔德博士（Dr. Baird）来信

"尊敬的先生：

"爱丁堡拉姆齐府（Ramsay Lodge, Edinburgh），1819年1月25日

"我趁一位年轻相识克拉克先生（Mr. Clerk）去中国之便，劳阁下读此信。

"作为大学校长（Principal），我很高兴直接告诉阁下：阁下经伦敦沃先生（Mr. Waugh）惠赠本馆的著作，评议会（Senatus Academicus）已感激收受，作为本馆藏书的宝贵增补。我个人很愿听闻阁下翻译的进展，及阁下在救赎主宝贵福音善工中有趣劳苦的成效。

"再冒昧一提：我正在收集全球贫穷史的材料。我的通信已顺利进行多时。我已从各国得到用各种语言写的报告；已收到或承蒙许诺收到从彼得堡到中国长城的每个可及民族部落的报告。阁下肯不肯劳驾，把阁下在——

在——北京——的，是我的朋友珀斯郡（Perthshire）议员德拉蒙德先生（Mr. Drummond）所托；但不确定能否得到所要的全部信息，我求阁下在此事上帮忙。

"无力自养的穷人数目（估计数）——赈济的经费、筹款与使用方式——穷人受益与否——有无为此目的的国家或地方公税——穷人是否仅靠私人的仁慈与博爱——有无为孤儿的单独——任何种类的——办法——有无为普通患难各阶级的供应——有无为疯人——病人的特别照顾——或宗教教导？凡阁下想到的、能阐明总题目的题目，我所提示的这些或其他，都将非常受欢迎。

"关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宝贵结论——因政府形式、宗教形式、土地保有制的差异，因文明程度的差异而变化的人性奇观——将从上述调查得出；各国也可学别国的风俗法律制度而受益。

"我以长信结尾，请允许把一两份印好的文件交阁下手中；一读便知其来历目的，无需解释。其信息或于阁下或阁下在华朋友有用；若不费事，能为母校（Alma Mater）效力，将有益公众，也使我大为欣慰——

"尊敬的先生，阁下忠实顺从的仆人，

"G.H.贝尔德（G. H. Baird）。"

这几例选自浩繁的通信——除与公立团体的通信外，都非常有趣。宗教小册、祈祷书、讲章诸公会，迅速利用莫里森博士的服务所开的门，以最慷慨的方式把他们的各种出版物传入中国——但关于此，他们自己的信提供了最满意的信息；其中一些，连同传道会1819年报告，显示莫里森博士宗教文学劳苦至那时的进展。

以下是报告摘录：

"莫里森博士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祝福的直接劳苦，仍被政府不容忍的严酷限制在他自己家庭的狭小范围，及从他偶尔教导得益的少数人。去年夏天他还给精选的——

精选的听众讲过课——在他自己的寓所。蔡阿果（Tsae Ako），一个中国人，曾受莫里森博士施洗，恒心来受教，去年十月死于肺病。莫里森博士对阿果评价良好，认为他的信仰告白真诚。死者的哥哥阿元（Ayun）已去马六甲，协助那里的传道；他说，在中国乡村中特立独行很难，若有人如此，拒绝参加拜偶像的乡村仪式，就会被标出来受迫害。

"去年，莫里森博士何等恳切地推进中文词典的劳苦——出于想充分进入传教士劳苦中更愉悦部分的愿望——似乎与好好顾惜健康难以相容。我们遗憾地报告，他已开始偶发严重不适。

"莫里森博士 期望去年十一月初能写完词典按字母排列部分的文稿。他已撰写并在澳门印行《为语言学目的的中国观》；又为私人散发，印了一系列1817年在彼处讲的讲章。除这些劳苦，他还为中国人翻译印行了英格兰教会的早晚祷文；又按祷告书每日一篇，把《诗篇》分了一月三十天。

"在马六甲，莫里森博士译的《诗篇》已印完；圣经其他各卷正在进行中。"

"莫里森博士提到，一位英国牧师行将驻澳门；据说美国也将每年派一位去，在彼处向欧洲人讲道；又说，访问广州的敬虔人士比从前多。

"莫里森博士 许久以来一直热切想访英，董事们也向他表示完全赞同；但深感所从事劳苦的重要，他已决定牺牲个人感情，服从公众职责；因此目前放弃了此意。

"马六甲传道会重要性日增，证明了莫里森博士的眼光——那传道会是按他的推荐办的。"

C.R.普里切特牧师（Rev. C. R. Pritchett）来信，开始了他与莫里森博士终生的通信：

"祈祷书讲章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

"伦敦索尔兹伯里广场（Salisbury Square, London），1819年4月15日

"尊敬亲爱的先生：

"阁下1817年11月19日广州来信，去年五月某时到达，随附本教会早晚祷文的中文译本，使我们极为欢喜；本该早就复信，但想先就一般题目见G.斯当东爵士，请教他的意见。G.斯当东爵士已回伦敦多时，我有幸代表本委员会向他请教，得到的答复使我们完全确信，全力襄助此工是合宜的。本委员会因此指示我转告：中文祷文可印二千册，费用由公会出，一俟阁下方便即印。若阁下肯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在华人侨居地散发，在中国本土若似乎合宜也散发，委员会将很高兴。此决议今日方通过，我明晨必须发出此信，未及与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书记约西亚·普拉特牧师（Rev. Josiah Pratt）商量；不过——

不过，很可能希望把书寄给与该公会有通信的各委员会；我们也希望寄一百册给我们，在英国的中国人中偶尔散发，或作为珍奇出售。印好后，阁下可向我们支取，通过伦敦传道会——他们建议这是最好的办法。

"关于《诗篇》，我不多说，因为英国圣经公会很可能出资助阁下散发；我将与伯德先生设法为阁下成此事。

"随信附上八开本《讲章集》一册，供阁下自用；另二百册精选讲章小册，供散发。阁下何时认为把第一篇或任何一篇讲章译成中文有用，愿意翻译，本公会将出资助阁下印行。我要在此说明：阁下未对祷文作任何改动，使我们有机会与阁下合作（我们实在乐意）；若加了不必要的改动，就直接违背本公会的原则了。我们把第一篇讲章译成现代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正要译成荷兰文和阿拉伯文；我们讲求忠实，也讲求简明工整；不容改动。

"现在，亲爱的先生，请容我真诚感谢阁下的信，感谢阁下在散发我们改教家这些著作上给我们的普遍勉励，感谢阁下在结尾为我们献上的亲切热切的祷告。若阁下需要英文祷告书和讲章，我想（但我只以个人身份说），本委员会必乐于供应；我们最真诚地祝愿阁下奉我们共同主救主之名的爱心劳苦成功。

"我重读上文，觉得阁下若凭对本地情形的了解，认为印一千册《诗篇》比印二千册祷文更为合宜，本委员会必满意。路途遥远，目标重大，他们愿给这样的合理变通。这样的话，

一有机会，各寄五十册到本国，就够了。

"阁下是弟兄；若我不觉得自己全然不配，我还要说，是我们主葡萄园中的同工，

"C.R.普里切特，秘书。"

莫里森博士的答复

1819年

致C.R.普里切特牧师等

"尊敬亲爱的先生：

"中国广州，1819年12月26日

"阁下1819年4月15日的信，去年九月我在澳门时收到；当时我正忙于完成圣经中文翻译，及其他事务；未及参考阁下来信，我已命马六甲印祷告书与《诗篇》合订本二千册——在我看来，这比单印合宜得多。不过，从阁下信中看到，阁下说的是祷告书一千、《诗篇》一千。我不信祈祷书讲章公会会为这超数作难；与三万万人口相比，二千册算什么？向阁下支取的款项很少——六百美元；我打算支取此数印书，不等到实际印出。这一点之合理，——

阁下细想必信服：我们既是免费翻译，就不能不累及他人，垫款付印。

"我们的困难阁下知道，相当大。我托给一个土人的第一套雕版，被他藏在角落，直到白蚁毁了大部。我新刻了一套，1818年底印了四百册*，费用由传道会出。其中不少已在中国散发；部分经印刷工书商之手。我现已命在马六甲刻新版，费用由阁下出，印二千册（如上）。我按每册四分之一美元、雕版一百美元计价。恐怕加上纸税及其他费用，成本还要多些。感谢阁下惠赠的八开本《讲章集》及精选讲章。我送了几册给英国绅士，其余设法在澳门广州的穷人中散发。听说阁下一些敬虔小册被毁，阁下不要灰心。我深信这些书册必有些蒙用，成为使多人从邪恶回转、从撒但权下归向光明、得上帝儿女自由的凭借。

"乔治·斯当东爵士写信告诉我阁下拜访过他；他的意见赞同阁下襄助此事，我很高兴。

"阁下建议翻译一篇或几篇讲章，我不会忘。我打算从传道会出资印的书中，寄十册祷告书诗篇合订本给阁下；并嘱马六甲的米怜牧师在他们印完所需版数后，从彼处寄几册给阁下。

"谨附上马六甲一书院的'简述'，我认为值得每个认为须用方法促成世界归信的基督徒赞助。哦，愿基督教仁爱的各种

形式都蒙上帝祝福加冕！这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我是阁下真诚的朋友，

"罗伯特·马礼逊。"

* 此处原文似有脱漏。

以下是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官方信函摘录，表达他们对莫里森博士在马六甲建立传道会之举的嘉许，及他们对关于此目标的重要措施成熟商议后通过的一些决议：

"最亲爱的弟兄：

"伦敦，1819年2月26日

"阁下1月18日、30日，2月3日、25日，6月10日的信，都已收到并考虑。董事们特别注意了阁下关于英华书院建立这一非常重要措施的通信；随函附上多次郑重讨论的结果。

"我们充分知道阁下劳苦中的一切不利——阁下1月30日信中提到的；我们相信，也不忘记阁下和阁下在远东传道会（Extra-Ganges Mission）的同工——这事业各分支都至为重要；阁下可确信，董事们必不失于行使阁下所求的慈父般看顾；同时也知道，除非主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劳苦徒然。我们仰望他保守阁下在不宜人的气候中的性命——保守阁下

心身的活力——坚定、明智、热忱——求世俗权力的保护——求仆役的忠诚——求劳苦的成功——

而我们，在无价的特权中，同样倚赖；怀着这意识，我们办事之前，必先求那从上头来的智慧。愿各样美善恩赐的赐予者常帮助阁下和我们。

"听说与阁下有关的土人中有可喜的迹象，我们很高兴；我们相信，凡有益于他们的，阁下无不尽力；但使人归信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

"阁下把《拾穗》归自己和米怜先生办理，做得好；因这刊物性质有些太宽泛，不便由公会明确批准。希望它产生阁下所期望的益处。内斯比特先生（Mr. Nesbit）收了一批代售；但我们怕每册二先令六便士的价格，许多人会嫌贵——他们不体谅海外印刷的费用。

"词典第三部已收到；H.F.伯德先生（Mr. H. F. Burder）已就其发售事宜详尽致函阁下；布莱克公司（Messrs. Black and Co.）也——我们相信——写过。

"董事们正按米怜先生的请求，为马六甲物色一位技艺精湛的印刷工，专管印刷、铸字等。我们此时也致函他，并把董事们关于书院的讨论结果寄给他。

"阁下未说明打算留在中国还是迁往马六甲；我们希望早日知道阁下的决定。

"热切祝愿阁下健康，及一切可羡的祝福；我们是，代表董事们，阁下主内的弟兄，

"W.阿勒斯·汉基（W. Alers Hankey），司库。

"乔治·伯德，书记。"

关于拟建英华书院的决议：

"议决——董事们感激承认莫里森博士与米怜先生关于建立英华书院的慷慨提议；衷心赞同总体设计；确认拨地建拟议建筑；并愿对计划中与传道目标密切明确相关的部分，捐款襄助。

"议决——董事们赞同建立远东传道会总管理委员会，只要它是按促进同工合一、维持传道团各成员和谐的原则办理。

"议决——临时委员会印行决议中，第2、6、7、9、10、11、13、14条，大体批准；第3条，经验或有修改建议；第4条批准——理解为：不打算为执行该条而建新增建筑，拨作该用途的房间，为现传道会房屋中的一间；关于第12条，因

未附估算，委员会无法判断，无意见；第15条批准，并大力建议执行；——

第1、4、5号追加决议，完全交传教士自行斟酌。

"议决——关于拟建英华书院，着重嘱咐马礼逊、米怜两位先生，使书院有明确的、以传道目标为主的方向；并建议他们扩大计划，扩展课程，使之包括向马六甲以东大陆岛屿传福音所需的一切语言。

"议决——董事们在表示同意建立书院（书院拟兼顾传道之外的目标）时，建议马礼逊、米怜两位先生，极谨慎地防范已发现的弊端与不便：为纯世俗目的求学的人，与专为宗教目标的人混合，会产生弊端。

"议决——公会的津贴，只限给预定做传道工作的人。

"议决——董事们确认任命马礼逊、米怜两位先生为拟建书院前三年的督导委员会；认为在这期限内，应按环境经验，为书院治理作进一步安排，是合宜的。

"议决——董事们建议马礼逊、米怜两位先生拟定书院内部管理章程：学习时间、研习目标、家庭敬拜、主日遵守，及其他文学家政重要事项；章程一俟方便即呈董事们批准。

"议决——董事们恳切建议马礼逊、米怜两位先生，对接收为学生、但不预备做传教士的青年，其品格，及这些学生对传教士学生心灵的影响，极为谨慎周详。

"议决——董事们认为，拟建书院的事务，自然与传道总务同受董事会的指导管理。

"议决——马六甲寡妇等救济机构的拟议，暂缓，直到本会传教士遗孀孤儿总救济基金应否设立的问题决定。"

是年，优秀的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去世——他是伦敦传道会之父之一；莫里森博士失去一位宝贵的朋友和通信者；他对哈德卡斯尔先生的怀念，常表最热切的敬意。哈德卡斯尔先生的位置，由威廉·阿勒斯·汉基先生（William Alers Hankey, Esq.）有效接替——他被选为公会司库，接哈德卡斯尔先生。该先生的以下来信，开始了他与莫里森博士的通信，直到莫里森博士去世未中断；自那令人痛惜的事件以来，汉基先生以不倦的热忱、无私的努力促进故友家庭的福祉，显示了他友谊的坚强与恒久。

以下是那封信：

"我亲爱的先生：

"伦敦，1819年4月10日

"阁下在我身上没有找到更好的通信者，不是我对阁下本人缺乏感情，也不是不看重阁下所从事的有趣劳苦。我收到阁下几封信；我为不断的事务拦阻我写信而懊悔所花的时间，比写信所需的时间还多。

实在是，当我们已故敬重的司库日增的病弱使寻求后继成为正当之举时，我不仅感到不配接续这样一位前任，又感到必要职责接连不断、健康又绝不能支撑劳苦，能用于履行这重大义务的闲暇很少——这使我极不愿接受公会的邀请。但我对目标和公会的敬重，终使我答应尽我情形所能尽的服务；我就这样软弱却坚持地走下来了。

"除上述详情，我还要怀着悲痛报告：我们亲爱的朋友哈德卡斯尔先生，现已脱离地上教会的劳苦效用之境。他的病弱日增，一连串中风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本月3日（三月）他离世。他走向那河，如他一生始终如一的品格，平静安详。只要还能表达情感，他的信心刚强活泼，安慰满满。整个病程对见证者都最造就；诗篇三十七篇37节的话，很少得到如此显著的阐明与验证。如阁下1817年10月29日信中所说，他一向深系阁下的传道；我相信这感情保持到最后。请允许我说，在这一点上，我愿紧随他的脚步。我可以坦然保

证，论阁下劳苦目标的重要，我的评价不让于人。我们热切盼望全本圣经翻译完成的消息，如阁下给我们的盼望。

"我认为阁下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上的作为，极为重要，可能对福音在那方世界的进展有大影响。董事们很重视阁下的计划；阁下已收到他们的详细意见，我无需再谈此题。但有一点在我看极为重要，阁下来信未提及：在非英国王权领土上建立如此重要的机构，是否明智。关于这有趣的题目，我自己对妥当性颇有怀疑。我认为，不仅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政府对宗教努力的猜忌——尤其在非母国本地人主持下——使把传道主要基地设在那方地区的政策，极可商议。我的意见——我早已在董事会陈述——因我们弟兄经马德拉斯去马六甲时发生的一事，更加坚定。我写信给荷兰大使要护照，即蒙寄来；但一月后，大使阁下来信，说必须收回许可，要我向海牙申请。我们已安排妥当，他们即将启程；我只能写信给大使，说我们不能延迟传教士启航，希望他不阻挠他们入境。我料这是他从本国政府得到某种通知。我们若向海牙申请准派传教士去，我们大概会听说他们能供应自己的殖民地。我想我们的弟兄必已把此事告知米怜先生和阁下。书院地基的拨地是否得总督确认，阁下当知道。

"去年八月，我去法国短游，很高兴在巴黎利用机会——与几位——

结识文人，短住巴黎，尤其结识该城大学教授、学院院士雷慕沙教授。他的中文造诣之声誉，使我愿为他与阁下通信提供任何帮助，以增进这位杰出人士对阁下劳苦目标的认同。欣闻他已与阁下通信；尤其欣闻他对阁下的几部著作评价如此之高。我送他《诗篇》与《要理问答》各一册——他当时还没有；他欣然接受；他似乎对一切与中文有关的东西都着迷。我又以本公会名义，把阁下词典的已出各号送巴黎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 at Paris）。教授欣然接受我为他转信给阁下的提议；此后寄来随附的那封。我很乐意为阁下转交阁下寄给他的任何东西。他是个很可亲的人，据我观察，开明而宽宏。我想知道《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s）——他是（官方身份，我相信）编者之一——是否注意过阁下的劳苦。得知他们已详尽评论过阁下的词典、文法、《中国观》及米怜先生的《圣谕》。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提供的任何关于中文或其他东方语言文学进展的消息，他都乐意刊登。我只能说，米怜先生或阁下想这样转交的任何东西，我都乐意代寄。无疑，为我们所从事的崇高事业赢得世上有分量者的好感与影响——在合宜范围内——是行善的方法；而我们眼前的目标比单纯的文学无限大；证明

我们不是真文学的敌人，反而是它的真盟友与支持者，不能不有益。我相信这将是阁下各种劳苦的美好果效之一。也希望这也是阁下在马六甲的拟建书院的结果（虽我们自己只以之为次要目标）。关于那机构提交的各点，董事们的意见，阁下在收到此信前已收到。我们的盼望是，它不仅促进福音在中国；而且藉研习马六甲以东的一切语言方言，阁下的书院可成为从阁下到美洲西岸整片大地的传道士苗圃。

"* * * * *

"欣闻我们的朋友在伊尔库茨克（Irkutsk）的斯塔利布拉斯（Stallybrass）与罗米乌（Rohniu）说，戈登船长（Captain Gordon）从马六甲带去的中文新约，有些已到他们手中。目前不许他们使用，或至少他们还没找到合宜的机会。我欣慰这样的交通已开通；这正是我盼望中的、进行阁下所致力的大国传道工作的一种方法——我们派传道会去那地方时，我就预期如此。他们将离开伊尔库茨克，去色楞格斯克（Selinginsk）或附近——阁下看得出，那里比伊尔库茨克更接近中国鞑靼。我们在彼得堡还有一位优秀青年，学蒙古语，得两位已信基督教的蒙古宰桑（Saisangs）帮助；他与——

他们正要去他们所属的部落宣告福音。我们欣然收到在他们督导下印的该语言小册两册，得知两卷福音书也在付印中。这些从四面八方对无知、迷信、罪恶之帝国的攻击，断不能徒然。它们表明，动摇——若非拆毁——其根基的时候近了。愿阁下宝贵的性命长久蒙保守，健康得坚固，精力得振作，恩典、知识、悟性的各样供应都赐给阁下，使阁下被神圣之手持作促进救赎主荣耀、推进他国度的杰出器皿。请相信我对阁下本人和工作怀着真诚的敬意，我是，亲爱的先生，阁下真诚的，

"威廉·阿勒斯·汉基。"

宗教小册公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库J.雷诺（J. Reynor）来信

"伦敦，1819年12月28日

"我宝贵亲爱的朋友：

"阁下1818年11月30日的信责备我。我看是四月收到的，但经本委员会转到个人，今日才回到我手。我上一封是今年1月27日，托基德将军（General Kyd）带——克拉克先生（Mr. Clarke）会把信连同文件和其他通信交给阁下。

"我亲爱的弟兄，我与阁下同感阁下的孤独，同感阁下与至亲骨肉的分离；但我不能不赞同那使阁下出于本分意识而

放弃这些的动机——不愿离开天意派给阁下的工和岗位；我也不能忽视阁下坚守所带来的影响；不能忽视阁下必有的欣慰：看到阁下在土人中的劳苦更被公正地赏识，看到阁下每日在认识他们的品格、偏见、盼望、恐惧上长进；我深信圣灵的影响必不被扣留，那话语（读的或讲的）必成为有生命有功效的，能辨明这些可怜异教徒的心思意念——阁下常与他们来往。

"应许是确实的：'看哪，我必与你同在。'他或乐意暂时收回这影响，以试炼操练他仆人的信心——如在大溪地特别那样；但应许是确实的，如彼处圣灵的浇灌所显明的，使那干旱之地如耶和华的园子。

"我不能不盼望我宝贵的朋友得见劳苦更多的果子；但若被收回，他不会忘，大卫的愿望蒙悦纳：'你心里要为耶和华建殿，这意念甚好。'

"我对阁下的期刊《拾穗》很感兴趣，希望它预备中国人接受真理的传播。我没见全，但见过的非常鼓舞人心。

"我相信马六甲站大体选得好；朋友们认为后来创办的书院将是它最大的装饰；我相信不止于此，它将成为把光和知识传播到中华帝国及其属地的方法。阁下问我以热忱支持襄助它；我遗憾不能以身作则，但我深信本地、印度等地必找

到方法。是的，我宝贵的朋友，本国新近创办的机构，初创时看来不过如先知所见的小云，后来扩展遮满全天。

"阁下也必欣然得知，阿塞林先生（Mr. Asselin）得的一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圣经抄本，已——

行将付印，用的是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方言（Ethiopic　Amharic），将成为这百姓不可估量的祝福——他们除教堂外，长期被剥夺了上帝的话语。

"随信附上宗教小册公会前二十年《会务纪要》一卷，赠阁下图书馆；阁下会感兴趣地看到'小子已成千'。今年散发的小册预计超过五百万，其中许多为抵制不信的出版物——那些出版物影响社会安宁秩序，已广泛散发。我希望这不仅得到遏制，而且藉散发圣经传播知识的努力，真理的事业已有进展，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被激动，去查验他们自称拥护的教义。

"战后，本国人口超过劳工需求，尤其在制造区；这阶级长期经历困难严酷。不独本国如此，与新近战争有关的周边国家也一样。我相信最沉重的压力已过，天意正使那些合乎和平体制的关系复归有序。

"在这一切匮乏中，在新近倾倒的不信与亵渎中，我深信真理在前进：因圣经的散发、国教内外福音派讲道，国民比

从前更开明；在别国推广圣经、设学校、派传教士的努力，是对仇敌国度的进军，已无可怀疑。

"我与在马六甲的朋友米怜同感他的大丧*：为他自己的健康，我很担心；愿蒙保守，愿他重要的站点日渐刚强。我不能不赞叹我们上帝的手指引仆人到那里，及后来他警醒看顾的明证。

"我若能加上金银就好了；现在我求这不缺，愿它成为伯特利（Bethel），成为他祝福之地。

"阁下对小册只字未提。希望不久听到阁下正在印行、散发云彩般的见证人或使者到异教徒中。米怜先生的站点有利于此；阁下的资源，我料未缺，否则早有消息。我仍认为，含基本教义的小册，比任何其他方法更可期待。这些小小的教师，悄悄走进茅屋，走进上层宫殿，蒙圣灵伴随，预备人接受圣经及其他方法。

* 米怜夫人去世。

"南海诸岛的消息继续令人欣慰：土人自己来访问偏远站点岛屿，传讲他们所感受所摸过的真理。阁下知道，他们已有本国语言的圣经大部，若非全部。那里的一位传教士现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从南非的消息到去年十月。卡弗尔战争（Caffre war）已持续一段时间，严重打断传道工作：联合弟兄会（United Brethren）有几位传教士在维特维尔（Witte Ville）被杀。

"我想上一封提过，坎贝尔先生（Mr. Campbell）今年初陪菲利普博士（Dr. Philip）去了南非；后者打算带P夫人（Mrs. P.）全家住在那里，任好望角（Cape）常驻传道主任。我最近收到坎贝尔先生的信，他安好，打算去拉塔库（Latakoo）。

"得知经孟买的这次机会将行，我就此搁笔；把我亲爱的弟兄交托给那能保守阁下直到那日的；写信的人盼望那日与阁下同乐，记念我们上帝的一切慈悲。R夫人（Mrs. R.）和孩子们同表问候。

永远是，我亲爱朋友的，亲爱的，

"约瑟夫·雷诺（Joseph Reynor）。

"想必阁下已听说我们宝贵的朋友哈德卡斯尔去世。他的结局是平安。"

第一卷终。

p. p. 托姆斯（Thoms），印刷铸版，沃里克广场12号。

# 术语表

## 人名

| 中文 | 英文 |
| --- | --- |
| J.雷纳先生 | J. Reyner, Esq. |
| J.雷诺 | J. Reynor |
| D·贝休恩先生 | Mr. D. Bethune |
| P.先生 | Mr. P. |
| R.先生 | Mr. R. |
| S.施鲁布索尔夫人 | Mrs. S— |
| C. 巴克牧师 | Rev. C. Buck |
| C.R.普里切特牧师 | Rev. C. R. Pritchett |
| T. 汤森牧师 | Rev. T. Townsend |
| W. 莫斯利牧师 | Rev. W. Moseley |
| W.P.克鲁克牧师 | Rev. W. P. Crook |
| T.J.埃尔芬斯通先生 | T. J. Elphinstone |
| T.J.埃尔芬斯通先生 | T. J. Elphinstone, Esq. |

| | |
|---|---|
| T.威尔逊先生 | T. Wilson, Esq. |
| W.A.汉基先生 | W. A. Hankey, Esq. |
| W.施鲁布索尔先生 | W. Shrubsole, Esq. |
| 严先生 | Yen Seen-sang |
|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 | Sir George T. Staunton |
| 乔治·斯当东爵士 | Sir George Staunton |
| 亚历山大·威尔逊先生 | Mr. Alexander Wilson |
| 亨利·马丁牧师 | Rev. Henry Martyn |
| 亨德森 | Henderson |
| 休斯 | Hughes |
| 伯德先生 | Mr. Burder |
| 克劳 | Crau |
| 克卢尼博士牧师 | Rev. Dr. Clunie, LL.D. |
| 克拉克博士 | Dr. Clarke |
| 克拉普罗特先生 | Mr. Klaproth |
| 凯里博士 | Dr. Carey |
| 切特 | Chater |

| | |
|---|---|
| 刘四爷 | Lew-sze-yay |
| 利文斯通博士 | Dr. Livingstone |
| 加斯兰先生 | Mr. Gasland |
| 劳船长 | Captain Law |
| 博格先生 | Mr. Bogue |
| 博格博士牧师 | Rev. Dr. Bogue |
| 卡林顿先生 | Mr. Carrington |
| 卢三 | Low Sam |
| 厄斯金 | Erskine |
| 史密斯夫人 | Mrs. Smith |
| 吉姆 | Jem |
| 唐高 | Tang-gaou |
| 圣克鲁瓦先生 | Monsieur de St. Croix |
| 基歇勒先生 | Mr. Kicherer |
| 塔恩先生 | Mr. Tarn |
| 塞缪尔·基德 | Samuel Kidd |
| 塞缪尔·沃尔特·特雷西 | Samuel Walter Tracy |

| | |
|---|---|
| 多德里奇 | Doddridge |
| 奥利弗·沃尔科特先生 | Mr. Oliver Wolcott |
| 奥斯汀船长 | Captain Austen |
| 威克斯船长 | Captain Wickes |
| 威廉·布朗先生 | Mr. William Brown |
| 安德森先生 | Mr. Anderson |
| 宋先生 | Sung Seen-sang |
| 宋大人 | Sung Ta-jin |
| 容三德 | Yong Sam |
| 容三德 | Yong-Sam-Tak |
| 小 J. 克莱顿牧师 | Rev. J. Clayton, junr. |
| 尼科尔博士牧师 | Rev. Dr. Nicol |
| 山姆 | Sam |
| 巴罗 | Barrow |
| 巴罗先生 | Mr. Barrow |
| 巴西亲王 | Prince of Brazils |
| 巴顿先生 | Mr. Button |

| | |
|---|---|
| 布尔先生 | Mr. Bull |
| 布朗先生 | Mr. Brown |
| 布罗迪先生 | Mr. Brodie |
| 布莱克曼船长 | Captain Blakeman |
| 布莱克本先生 | Mr. Blackburn |
| 布雷恩 | Brain |
| 布雷恩先生 | Mr. Brain |
| 帕特森先生 | Mr. Patterson |
| 广 | Kwang |
| 弗雷先生 | Mr. Frey |
| 弗雷泽先生 | Mr. Frazer |
| 弥尔顿先生 | Mr. Milton |
| 德格兰奇 | Des Granges |
| 德金 | De Guigne |
| 戈登先生 | Mr. Gordon |
| 托德 | Todd |
| 托马斯·威尔逊先生 | Thomas Wilson, Esq. |

| | |
|---|---|
| 拉米 | Rami |
| 拉米奥 | Lamiot |
| 拉萨尔 | Lassar |
| 斯图尔特先生 | Mr. Stewart |
| 斯图尔特博士牧师 | Rev. Dr. Stuart |
| 斯托顿博士 | Dr. Staughton |
| 斯普拉特先生 | Mr. Spratt |
| 施鲁布索尔先生 | Mr. Shrubsole |
| 施鲁布索尔先生 | W. Shrubsole |
| 章官 | Chun-qua |
| 普里切特先生 | Mr. Pritchett |
| 普里查德 | Pritchard |
| 朱夫子 | Choo-foo-tsze |
| 朱荣 | Choo-yung |
| 李先生 | Mr. Lee |
| 杜瓦 | Dewar |
| 杨三 | Yong-Sam |

| | |
|---|---|
| 林格尔陶布先生 | Ringeltaube |
| 查尔默斯先生 | Mr. Chalmers |
| 格林博士 | Dr. Green |
| 格罗西埃 | Grosier |
| 格雷博士 | Dr. Grey |
| 格雷厄姆夫人 | Mrs. Graham |
| 梅先生 | Mr. May |
| 梅森博士 | Dr. Mason |
| 欧文 | Owen |
| 比斯先生 | Mr. Biss |
| 比斯夫人 | Mrs. Biss |
| 汉普森先生 | Mr. Hampson |
| 沃克先生 | Mr. Walker |
| 沃尔科特先生 | Mr. Walcott |
| 沃斯先生 | Vos |
| 沃纳先生 | Mr. Warner |
| 沃纳先生 | Warner |

| | |
|---|---|
| 法国传教士普瓦罗 | Poiroth |
| 波马雷王 | Pomare |
| 泰勒 | Taylor |
| 泰勒博士 | Dr. Taylor |
| 洛夫莱斯先生 | Mr. Loveless |
| 浩官 | How-qua |
| 海伊博士 | Dr. Hay |
| 海沃德先生 | Hayward |
| 潘启官 | Pawn-ke-qua |
| 潘启官 | Puan-ke-qua |
| 理查森 | Richardson |
| 琼斯船长 | Captain Jones |
| 瓦特博士 | Dr. Vater |
| 科马斯船长 | Captain Commas |
| 米兰博士 | Dr. Millan |
| 米勒先生 | Mr. Millar |
| 米勒先生 | Mr. Millet |

| | |
|---|---|
| 米尔多勒斯博士 | Milldollars，原文如此 |
| 米尔诺先生 | Mr. Milnor |
| 索洛斯 | Solos |
| 约瑟夫·亚伯·雷慕沙 | Joseph Abel Remusat |
|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 | Joseph Hardcastle, Esq. |
| 约瑟夫·塔恩先生 | Joseph Tarn, Esq. |
| 约瑟夫·杜普雷·亚历山大先生 | Joseph Dupre Alexander |
| 约瑟夫·雷纳先生 | Joseph Reyner, Esq. |
| 约瑟夫·雷纳先生 | Joseph Reyner，Esq. |
| 约翰·尼奇牧师 | Rev. John Nitche |
| 罗宾逊 | Robinson |
| 罗尔斯顿先生 | Mr. Ralston |
| 罗斯博士牧师 | Rev. Dr. Ross |
| 罗曼恩牧师 | Rev. Mr. Romaine |
| 罗杰斯博士 | Dr. Rogers |
| 罗米乌 | Rohniu |
| 考伊先生 | Mr. Cowie |

| | |
|---|---|
| 肯普弗 | Kampfer |
| 肯特先生 | Mr. Kent |
| 胡珀兄弟 | brother Hooper |
| 胡珀先生 | Mr. Hooper |
| 艾伦·阿肯 | Allen Aken |
| 芬恩先生 | Mr. Fenn |
| 范德康普博士牧师 | Rev. Dr. Vanderkemp |
| 莱克先生 | Mr. Lake |
| 莱登博士 | Dr. Leyden |
| 蒙塔古船长 | Captain Montague |
| 蒙戈·帕克 | Mungo Park |
| 蒙登先生 | Mr. Munden |
| 西格马 | Sigma |
| 贝休恩先生 | Mr. Bethune |
| 贝克先生 | Mr. Beck |
| 贝尔德博士 | Dr. Baird |
| 崑水官 | Consequa |

| | |
|---|---|
| 赫维先生 | Mr. Hervey |
| 赫顿博士 | Dr. Hutton |
| 郭阿佐 | Ko-a-tso |
| 阿Boss | A-paw-shay |
| 阿严 | A-Yen |
| 阿云 | A-Yun |
| 阿元 | Ayun |
| 阿勒斯·汉基先生 | Alers Hankey, Esq. |
| 阿多尼拉姆·贾德森先生 | Mr. Adoniram Judson |
| 阿忠 | A-Chung |
| 阿潘 | A-Pan |
| 阿科 | A-ko |
| 阿莱恩 | Alleine |
| 阿金 | A-Chin |
| 陈三仔 | Tsin-san-chai |
| 雷慕沙先生 | M. Remusat |
| 霍尔丹先生 | Mr. Haldane |

| | |
|---|---|
| 韩 | Han |
| 高先生 | Kó Seen-sang |
| 麦克唐纳先生 | Mr. McDonald |
| 麦克奈特博士 | Dr. M'Knight |
| 麦克莱先生 | Mr. M'Lae |
| 麦金托什船长 | Captain Mcintosh |

## 地名

| 中文 | 英文 |
|---|---|
| 丁内弗利 | Tinnivelly |
| 三间专用房 | Three Dedicated Rooms |
| 仰光 | Bangoon |
| 内加帕坦 | Negapatam |
| 凯莫雷 | Kemoray |
| 南希尔兹 | South Shields |
| 同乐之园 | mutual pleasure |
| 多巴哥 | Tobago |

| | |
|---|---|
| 大溪地 | Otaheite |
| 威尔士亲王岛 |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
| 安吉尔 | Anjier |
| 安多弗 | Andover |
| 巴士拉 | Bussora |
| 布勒斯格林 | Buller's Green |
| 希尔兹 | Shields |
| 希尼之地 | Sinim |
| 德文郡街 | Devonshire Street |
| 德梅拉拉 | Demerara |
| 恩特里巷 | the Entry |
| 斯帕菲尔兹礼拜堂 | Spa-fields chapel |
| 斯托克纽因顿 | Stoke Newington |
| 朗霍斯利 | Long Horsley |
| 杰克逊港 | Port Jackson |
| 汤加塔布 | Tongataboo |
| 温拉顿 | Winlaten |

| | |
|---|---|
| 温盖茨 | Wingates |
| 湘潭 | Hiang-tan |
| 潘登谷 | Pandon Dean |
| 玛丽维尔 | Maryville |
| 福斯 | the Forth |
| 纽卡斯尔大市场街 | Great Market |
| 维扎格 | Vizag |
| 色楞格斯克 | Selinginsk |
| 莱瑟黑德 | Leatherhead |
| 邓弗姆林 | Dumfermline |
| 韦尔街 | Well Street |
| 韦洛尔 | Vellore |
| 高旻寺 | Kaou-ming-sze |
| 高桥礼拜堂 | High-bridge Chapel |
| 黑龙江 | Helau-keang |

## 机构名

| 中文 | 英文 |
| --- | --- |
| 伦敦巡回布道会 | London Itinerant Society |
| 卡内基公司 | Messrs. Carnegie & Co. |
| 商馆特别委员会 | Select Committee |
| 恒河外传道区 | Ultra-Ganges Mission |
| 无依贫病会 | Friendless Poor and Sick Society |
| 朗文出版社 |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
| 霍尔丹派 | Haldane connexion |

## 术语

| 中文 | 英文 |
| --- | --- |
| 《中国律例》 | my Chinese Code |
| 《中国纪行》 | |

| | |
|---|---|
| 《中英对话》 | Dialogues, Chinese and English |
| 《主的生平与教义史》 | the History of our Lord's Life and Doctrines |
| 《传道杂志》 | Missionary Magazine |
| 《回顾》 | Retrospect |
| 《奥尔尼诗集》 | Olney Collection |
| 《得救之道》 | Way of Salvation |
| 《欧文博士传》 | Life of Dr. Owen |
| 《福音杂志》 | Evangelical Magazine |
| 《穷人要理问答》 | the Poor Mans Catechism |
| 《老生儿》 | The Heir in his Old Age |
| 《被陈述与被歪曲的天主教徒》 | the Papist Represented and Misrepresented |
| 亨利圣经注释 | Henry's Commentary |
| 亨利释经 | Henry's Exposition |
| 仫佬族 | Maw lao |
| 伊利号 | Ely |
| 佛 | Foe |

| | |
|---|---|
| 佛史 | History of Fiih or Foe |
| 副总督 | Deputy Viceroy |
| 商人号 | the Merchant |
| 圣奥尔本号 | St. Alban |
| 坎伯兰号 | Cumberland |
| 多丽丝号 | Doris |
| 太平洋号 | Pacific |
| 字汇 | Tsze-hwuy |
| 弘阳教 | Hung-yang-keaou |
| 托马斯号 | Thomas |
| 挑筋教 | Teaou kin heaou |
| 摩斯海姆《教会史》 | Mosheim'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
| 欧文·格伦道尔号 | Owen Glendower |
| 福音派不从国教者 | Evangelical Dissenters |
| 罗曼恩书信 | Romaine's Letters |
| 苗族 | Meao tse |
| 赫维著作集 | Hervey's Works |

| | |
|---|---|
| 达夫号 | the Duff |
| 阿尔比恩号 | Albion |
| 马歇尔《论成圣》 | Marshall on Sanctification |

## 人名索引

| 姓名 | 出现章节 |
|---|---|
| J.雷纳先生（J. Reyner, Esq.） | 目录 |
| J.雷诺（J. Reynor）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D·贝休恩先生（Mr. D. Bethune）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P.先生（Mr. P.） | 第一时期 |
| R.先生（Mr. R.）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S.夫人（Mrs. S—） | 目录 |
| C. 巴克牧师（Rev. C. Buck） | 第二时期 |
| C.R.普里切特牧师（Rev. C. R. Pritchett）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 |
|---|---|
| T. 汤森牧师（Rev. T. Townsend） | 第二时期 |
| W. 莫斯利牧师（Rev. W. Moseley） | 第二时期 |
| W.P.克鲁克牧师（Rev. W. P. Crook）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T.J.埃尔芬斯通先生（T. J. Elphinstone） | 目录、第三时期·第四节 |
| T.J.埃尔芬斯通先生（T. J. Elphinstone, Esq.） | 目录、第三时期·第四节 |
| T.威尔逊先生（T. Wilson, Esq.） | 目录 |
| W.A.汉基先生（W. A. Hankey, Esq.） | 目录 |
| W.施鲁布索尔先生（W. Shrubsole, Esq.）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严先生（Yen Seen-sang）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 |
|---|---|
| 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 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亚历山大·威尔逊先生（Mr. Alexander Wilson） | 第一时期 |
| 亨利·马丁牧师（Rev. Henry Marty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亨德森（Henderson） | 第一时期 |
| 休斯（Hughes）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伯德先生（Mr. Burder）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克劳（Crau）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克卢尼博士牧师（Rev. Dr. Clunie, LL.D.）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克拉克博士（Dr. Clarke）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克拉普罗特先生（Mr. Klaproth）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凯里博士（Dr. Carey）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切特（Chater） | 目录、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 |
|---|---|
| 刘四爷（Lew-sze-yay） | 目录、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加斯兰先生（Mr. Gasland）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劳船长（Captain Law）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 |
| 博格先生（Mr. Bogue）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博格博士牧师（Rev. Dr. Bogue）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卡林顿先生（Mr. Carrington）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卢三（Low Sam）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厄斯金（Erskine）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史密斯夫人（Mrs. Smith）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 |
| 吉姆（Jem） | 第一时期 |
| 唐高（Tang-gaou）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圣克鲁瓦先生（Monsieur de St. Croix）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 |
|---|---|
| 基歇勒先生（Mr. Kicherer） | 第二时期 |
| 塔恩先生（Mr. Tar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 | 前言 |
| 塞缪尔·沃尔特·特雷西（Samuel Walter Tracy）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多德里奇（Doddridge）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奥利弗·沃尔科特先生（Mr. Oliver Wolcott）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奥斯汀船长（Captain Austen）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威克斯船长（Captain Wickes）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威廉·布朗先生（Mr. William Brown） | 第二时期 |
| 安德森先生（Mr. Anderson） | 第二时期 |
|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 |
|---|---|
| 宋先生（Sung Seen-sang） | |
| 宋大人（Sung Ta-ji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容三德（Yong Sam）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容三德（Yong-Sam-Tak）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小 J. 克莱顿牧师（Rev. J. Clayton, junr.） | 第二时期 |
| 尼科尔博士牧师（Rev. Dr. Nicol） | 第二时期 |
| 山姆（Sam）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巴罗（Barrow） | 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巴罗先生（Mr. Barrow）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巴西亲王（Prince of Brazils） | 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巴顿先生（Mr. Button） | 第二时期 |

| | |
|---|---|
| 布尔先生（Mr. Bull）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布朗先生（Mr. Brown） | 第二时期 |
| 布罗迪先生（Mr. Brodie） | 第一时期 |
| 布莱克曼船长（Captain Blakema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布莱克本先生（Mr. Blackbur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布雷恩（Brain） | 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布雷恩先生（Mr. Brai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帕特森先生（Mr. Patterso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广（Kwang） | 前言、目录、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弗雷先生（Mr. Frey） | 第二时期 |
| 弗雷泽先生（Mr. Frazer）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 |
|---|---|
| 弥尔顿先生（Mr. Milton）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德格兰奇（Des Granges）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德金（De Guigne）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戈登先生（Mr. Gordon）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托德（Todd）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托马斯·威尔逊先生（Thomas Wilson, Esq.） | 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拉米（Rami） | 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拉米奥（Lamiot）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拉萨尔（Lassar） | 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斯图尔特先生（Mr. Stewart） | 第一时期 |
| 斯图尔特博士牧师（Rev. Dr. Stuart）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斯托顿博士（Dr. Staughto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 |
|---|---|
| 斯普拉特先生（Mr. Spratt）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施鲁布索尔先生（Mr. Shrubsole）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施鲁布索尔先生（W. Shrubsole）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章官（Chun-qua）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普里切特先生（Mr. Pritchett）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普里查德（Pritchard）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朱夫子（Choo-foo-tsze）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朱荣（Choo-yung）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李先生（Mr. Lee）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杜瓦（Dewar） | 第一时期 |
| 杨三（Yong-Sam）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 |
|---|---|
| 林格尔陶布先生（Ringeltaube） | |
| 查尔默斯先生（Mr. Chalmers）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格林博士（Dr. Gree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格罗西埃（Grosier）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格雷博士（Dr. Grey）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格雷厄姆夫人（Mrs. Graham） | 目录、第三时期·第一节 |
| 梅先生（Mr. May）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梅森博士（Dr. Mason）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欧文（Owen） | 目录、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比斯先生（Mr. Biss）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比斯夫人（Mrs. Biss）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 |
|---|---|
| 汉普森先生（Mr. Hampson） | |
| 沃克先生（Mr. Walker） | 第二时期 |
| 沃尔科特先生（Mr. Walcott）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沃斯先生（Vos）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沃纳先生（Mr. Warner） | 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沃纳先生（Warner） | 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法国传教士普瓦罗（Poiroth）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波马雷王（Pomare）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泰勒（Taylor）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泰勒博士（Dr. Taylor） | 第二时期 |
| 洛夫莱斯先生（Mr. Loveless）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浩官（How-qua）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海伊博士（Dr. Hay）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 |
|---|---|
| 海沃德先生（Hayward）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潘启官（Pawn-ke-qua）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潘启官（Puan-ke-qua）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理查森（Richardso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琼斯船长（Captain Jones）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瓦特博士（Dr. Vater） | 目录 |
| 科马斯船长（Captain Commas） | — |
| 米兰博士（Dr. Milla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米勒先生（Mr. Millar）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米勒先生（Mr. Millet）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米尔多勒斯博士（Milldollars，原文如此）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米尔诺先生（Mr. Milnor）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索洛斯（Solos）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 |
|---|---|
| 约瑟夫·亚伯·雷慕沙（Joseph Abel Remusat）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约瑟夫·哈德卡斯尔先生（Joseph Hardcastle, Esq.） | 目录、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约瑟夫·塔恩先生（Joseph Tarn, Esq.）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约瑟夫·杜普雷·亚历山大先生（Joseph Dupre Alexander）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eyner, Esq.） | 目录、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eyner，Esq.） | 目录、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约翰·尼奇牧师（Rev. John Nitche）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罗宾逊（Robinson） | 第二时期 |
| 罗尔斯顿先生（Mr. Ralston）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 |
|---|---|
| 罗斯博士牧师（Rev. Dr. Ross） | |
| 罗曼恩牧师（Rev. Mr. Romaine） | 第一时期 |
| 罗杰斯博士（Dr. Rogers）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罗米乌（Rohniu）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考伊先生（Mr. Cowie）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肯普弗（Kampfer）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肯特先生（Mr. Kent） | 第二时期 |
| 胡珀兄弟（brother Hooper） | 第二时期 |
| 胡珀先生（Mr. Hooper）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艾伦·阿肯（Allen Aken） | 第二时期 |
| 芬恩先生（Mr. Fen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范德康普博士牧师（Rev. Dr. Vanderkemp） | 第二时期 |
| 莱克先生（Mr. Lake）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 |
|---|---|
| 莱登博士（Dr. Leyden）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蒙塔古船长（Captain Montague） | 第三时期·第二节 |
| 蒙戈·帕克（Mungo Park） | 第二时期 |
| 蒙登先生（Mr. Munden）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西格马（Sigma） | 目录 |
| 贝休恩先生（Mr. Bethune）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贝克先生（Mr. Beck） | 第二时期 |
| 贝尔德博士（Dr. Baird）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崑水官（Consequa）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赫维先生（Mr. Hervey） | 第一时期 |
| 赫顿博士（Dr. Hutton） | 第二时期 |
| 郭阿佐（Ko-a-tso）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阿Boss（A-paw-shay）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阿严（A-Ye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阿云（A-Yun） | |

| | |
|---|---|
| | 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阿元（Ayun）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阿勒斯·汉基先生（Alers Hankey, Esq.） | 前言、第三时期·第五节 |
| 阿多尼拉姆·贾德森先生（Mr. Adoniram Judso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阿忠（A-Chung）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阿潘（A-Pa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阿科（A-ko） | 目录 |
| 阿莱恩（Alleine）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阿金（A-Chin）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陈三仔（Tsin-san-chai）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雷慕沙先生（M. Remusat） | 目录、第三时期·第五节 |
| 霍尔丹先生（Mr. Haldane） | 第二时期 |
| 韩（Han） | |

| | |
|---|---|
| | 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高先生（Kó Seen-sang）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麦克唐纳先生（Mr. McDonald） | 第二时期 |
| 麦克奈特博士（Dr. M'Knight）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麦克莱先生（Mr. M'Lae）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麦金托什船长（Captain Mcintosh）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地名索引

| 地名 | 出现章节 |
|---|---|
| 丁内弗利（Tinnivelly）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三间专用房（Three Dedicated Rooms）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仰光（Bangoon） | 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内加帕坦（Negapatam）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 |
|---|---|
| 凯莫雷（Kemoray）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南希尔兹（South Shields） | 第一时期 |
| 同乐之园（mutual pleasure）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多巴哥（Tobago）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大溪地（Otaheite） | 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第三时期·第五节 |
| 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s Island） | 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安吉尔（Anjier） | 第三时期·第一节、第三时期·第二节 |
| 安多弗（Andover）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巴士拉（Bussora）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布勒斯格林（Buller's Green） | 第一时期 |
| 希尔兹（Shields） | 第一时期 |
| 希尼之地（Sinim） | 第二时期 |

| | |
|---|---|
| 德文郡街（Devonshire Street）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德梅拉拉（Demerara）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恩特里巷（the Entry） | 第一时期 |
| 斯帕菲尔兹礼拜堂（Spa-fields chapel） | 第二时期 |
| 斯托克纽因顿（Stoke Newington） | 前言 |
| 朗霍斯利（Long Horsley） | 第一时期 |
| 杰克逊港（Port Jackson） | 第三时期·第二节、第三时期·第三节 |
| 汤加塔布（Tongataboo） | 第一时期 |
| 温拉顿（Winlaten） | 第一时期 |
| 温盖茨（Wingates） | 第一时期 |
| 湘潭（Hiang-tan）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潘登谷（Pandon Dean） | 第一时期 |
| 玛丽维尔（Maryville） | 第三时期·第一节 |
| 福斯（the Forth） | 第一时期 |

| | |
|---|---|
| 纽卡斯尔大市场街（Great Market） | 第一时期 |
| 维扎格（Vizag） | 第三时期·第四节 |
| 色楞格斯克（Selinginsk）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莱瑟黑德（Leatherhead） | 第二时期 |
| 邓弗姆林（Dumfermline） | 第一时期 |
| 韦尔街（Well Street） | 第二时期 |
| 韦洛尔（Vellore） | 第三时期·第三节 |
| 高旻寺（Kaou-ming-sze） | 第三时期·第五节 |
| 高桥礼拜堂（High-bridge Chapel） | 第一时期 |
| 黑龙江（Helau-keang） | 第三时期·第四节 |